

预 言

这一个心跳的日子终于来临！
你夜的叹息似的渐近的足音
我听得清不是林叶和夜风私语，
麋鹿驰过苔径的细碎的蹄声！
告诉我，用你银铃的歌声告诉我，
你是不是预言中的年轻的神？

你一定来自那温郁的南方
告诉我那儿的月色，那儿的日光，
告诉我春风是怎样吹开百花，
燕子是怎样痴恋着绿杨。
我将合眼睡在你如梦的歌声里，
那温暖我似乎记得，又似乎遗忘。

请停下，停下你疲劳的奔波，
进来，这儿有虎皮的褥你坐！
让我烧起每个秋天拾来的落叶，
听我低低地唱起我自己的歌。
那歌声将火光一样沉郁又高扬，
火光一样将我的一生诉说。

不要前行！前面是无边的森林，
古老的树现着野兽身上的斑纹，
半生半死的藤蟒一样交缠着，
密叶里漏不下一颗星星。
你将怯怯地不敢放下第二步，
当你听见了第一步空寥的回声。

一定要走吗？请等我和你同行！
我的脚知道每一条平安的路径，
我可以不停地唱着忘倦的歌，
再给你，再给你手的温存。
当夜的浓黑遮断了我们，
你可以不转眼地望着我的眼睛。

我激动的歌声你竟不听，

你的脚竟不为我的颤抖暂停！
象静穆的微风飘过这黄昏里，
消失了，消失了你骄傲的足音！
呵，你终于如预言中所说的无语而来，
无语而去了吗，年轻的神？

一九三一年秋天，北平
(选自《汉园集》，1936年，商务印书馆)

脚 步

你的脚步常低响在我的记忆中，
在我深思的心上踏起甜蜜的凄动，
有如虚阁悬琴，久失去了亲切的手指，
黄昏风过，弦弦犹颤着昔日的声息，
又如白杨的落叶飘在无言的荒郊，
片片互递的汉息犹似树上的萧萧。
呵，那是江南的秋夜！

 深秋正梦得酣熟，
而又清彻，脆薄，如不胜你低抑之脚步！
你是怎样悄悄地扶上曲折的阑干，
怎样轻捷地跑来，楼上一灯守着夜寒，
带着幼稚的欢欣给我一张稿纸，
喊看你的新词，

 那第一夜你知道我写诗！

 一九三二年五月一日

 （原载 1932 年 10 月 1 日《现代》第 1 卷第 6 期）

秋 天 （一）

说我是害着病，我不回一声否。
说是一种刻骨的相思，恋中的症候。
但是谁的一角轻扬的裙衣，
我郁郁的梦魂日夜萦系？
谁的流盼的黑睛象牧人的笛声
呼唤着驯服的羊群，我可怜的心？
不，我是忆着，梦着，怀想着秋天！
九月的晴空是多么高，多么圆！
我的灵魂将多么轻轻地举起，飞翔，
穿过白露的空气，如我汉息的目光！
南方的乔木都落下如掌的红叶，
一径马蹄踏破深山的寂默，
或者一湾小溪流着透明的忧愁，
有若渐渐地舒解，又若更深地绸缪……

过了春又到了夏，我在暗暗地憔悴，
迷漠地怀想着，不做声，也不流泪！

六月二十三日

（原题《季候病》。原载 1932 年 10 月 1 日《现代》第 1 卷第 6 期）

慨 叹

我是丧失了多少清晨露珠的新鲜？
多少夜星空的静寂滴下绿荫的树间？
春与夏的笑语？花与叶的欢欣？
二十年华待唱出的青春的歌声？

我饮着不幸的爱情给我的苦泪，
日夜等待熟悉的梦来覆着我睡，
不管外面的呼唤草一样青青蔓延，
手指一样敲到我紧闭的门前。

如今我悼惜我丧失了的年华，
悼惜它，如死在青条上的未开的花。
爱情虽在痛苦里结了红色的果实，
我知道最易落掉，最难拣拾。

六月二十五日

(原载 1933 年 3 月 5 日成都《社会日报·星期论坛》第 7 期)

欢 乐

告诉我，欢乐是什么颜色？
象白鸽的羽翅？鸚鵡的红嘴？
欢乐是什么声音？象一声芦笛？
还是从簌簌的松声到潺潺的流水？

是不是可握住的，如温情的手？
可看见的，如亮着爱怜的眼光？
会不会使心灵微微地颤抖，
或者静静地流泪，如同悲伤？

欢乐是怎样来的？从什么地方？
萤火虫一样飞在朦胧的树荫？
香气一样散自蔷薇的花瓣上？
它来时脚上响不响着铃声？

对于欢乐我的心是盲人的目，
但它是不是可爱的，如我的忧郁？

六月二十七日

（原载 1933 年 3 月 5 日成都《社会日报·星期论坛》第 7 期

昔 年

黄色的佛手柑从伸屈的指间
放出古旧的淡味的香气；
红海棠在青苔的阶石的一角开着，
象静静滴下的秋天的眼泪；
鱼缸里玲珑水的假山石上
翻着普洱草叶背的红色；
小庭着有茶漆色的小圈椅
曾扶托过我昔年的手臂。
寂寥的日子也容易从石阑畔，
从踟蹰着家雀的瓦檐间轻轻去了，
不闻一点笑声，一丝叹息。
那迎风开着的小廊的双扉，
那匍匐上楼的龙钟的木梯，
和那会作回声的高墙
都记得而且能琐细地谈说
我是一个太不顽皮的孩子，
不解以青梅竹马作嬉戏的同伴。
在那古老的落寞的屋子里，
我亦其一草一木，静静地长，

静静地青，也许在寂寥里
也曾开过两三朵白色的花，
但没有飞鸟的欢快的翅膀。

七月二十一日

(原载 1933 年 4 月 9 日成都《社会日报·星期论坛》第 11 期)

雨 天

北方的气候也变成南的了：
今年是多雨的夏季。
这如同我心里的气候的变化，
没有温暖，没有明霁。

是谁第一次窥见我寂寞的泪，
用温存的手为我拭去？
是谁窃去了我十九岁的骄傲的心，
而又毫无顾地遗弃？

呵，我曾用泪染湿过你的手的人，
爱情原如树叶一样，
在人忽视里绿了，在忍耐里露出蓓蕾，
在被忘记里红色的花瓣开放。

红色的花瓣抖着过成熟的香气，
这是我日与夜的相思，
而且飘散在这多雨水的夏季里，
过分地缠绵，更加一点润湿。

八月十八日

(原载 1933 年 3 月 12 日成都《社会日报·星期论坛》第 8 期)

罗 衫

我是曾装饰过你一夏季的罗衫，
如今柔柔地折叠着，和着幽怨。
襟上留着你的嬉游时双桨打起的荷香，
袖间是你欢乐时的眼泪，慵困时的口脂，
还有一枝月下锦葵花的影子
是在你合眼时偷偷映到胸前的。
眉眉，当秋天暖暖的阳光照进你房里，
你不打开衣箱，检点你昔日的衣裳吗？
我想再听你的声音。再向我说：
“日子又快要渐渐地暖和。”
我将忘记快来的是冰与雪的冬天，
永远不信你甜蜜的声音是欺骗。

九月十五日

（原载 1933 年 5 月《西湖文苑》第 1 卷第 1 期）

梦 歌

吩咐溢流的月华涤清你的行程，
夜的胸怀为你的步履起伏得更柔美，
你裙带卷着满空的微风与轻云，
流水屏息倾听你泠泠的环佩。

你修曼的丝发纷披着金色的群星，
如满架紫藤垂着璀璨的花朵，
那清辉照亮了人间每粒合眼的灵魂，
每颗心都开着，期待你抚慰的低歌。

梦呵，用你的樱唇吹起深邃的箫声，
那仙音将展开一条兰花的幽路，
满径散着红艳的蔷薇的落英，
青草间缀着碎圆的细语的珠露。

我的裸足微颤于盈盈不尽的奇遇，
欲伫又行的惴惧轻失了沿途的清新，
如慵的双臂垂着沉沉的惊异：
不能环抱无边的温柔，流着的欢欣。
密林的绿叶滴下令人酥醉的芳馨，
但饮干这杯杯灵酒呵我更清醒，

绿苔空平陈着诱人轻睡的锦茵，
还有更灵奇的林外在招引。

白石的长堤伸直的静卧，
听着我的足音渐近竟不微惊。
说着什么甜蜜呵睡在它身侧的柔波，
可能语我王子的吻，仙女的漆睛？

我知最后等着的是一泓空莹，
你澄清的银镜照彻了我的心隐。
我觉到你的幽冷已俗没了我全身，
虽说你拥抱着的我痴凝的瘦影。

我觉到红茎的荇藻已抚着我两臂，

是什么媚香流泛在你皓洁的胸怀？
我真甘愿化作柔柔的一滴清水，
在你无边的蜜吻里深深安埋。

九月十七日

（选自《刻意集》，1938年10月，文化生活出版社）

秋 天（二）

震落了清晨满披着的露，
伐木声丁丁地飘出幽谷。
放下食过稻香的镰刀，
用背篓来装竹篱间肥硕的瓜果。
秋天栖息在农家里。

向江面的冷雾撒下圆圆的网，
收起青鳊鱼似的乌桕叶的影子。
芦蓬上满载着白霜，
轻轻摇着归泊的小桨。
秋天游戏在渔船上。

草野在蟋蟀声中更寥阔了。
溪水因枯涸见石更清冽了。
牛背上的笛声何处去了，
那满流着夏夜的香与热的笛孔？
秋天梦寐在牧羊女的眼里。

九月十九日晨

（原题《秋天》。选自《汉园集》，1936年3月，商务印书馆）

花 环

放在一个小坟上

天落在幽谷里的花最香。
无人记忆的朝露最有光。
我说你是幸福的，小玲玲，
没有照过影子的小溪最清亮。

你梦过绿藤缘进你窗里，
金色的小花坠落到你发上。
你为檐雨说出的故事感动，
你爱寂寞，寂寞的星光。

你有珍珠似的少女的泪，
常流着没有名字的悲伤。
你有美丽得使你忧愁的日子，
你有更美丽的夭亡。

九月十九日夜

(原载 1934 年 4 月 16 日《华北日报·文艺周刊》)

爱 情

晨光在带露的石榴花上开放。
正午的日影是迟迟的脚步
在垂杨和菩提树间游戏。
当南风从睡莲的湖水
把夜吹来，原野上
更流溢着郁热的香气，
因为常春藤遍地牵延着，
而菟丝子从草根缠上树尖。
南方的爱情是沉沉地睡着的，
它醒来的扑翅声也催人入睡。

霜隼在无云的秋空掠过。
猎骑驰骋在荒郊。
夕阳从古代的城阙落下。
风与月色抚摩着摇落的树。
或者凝着忍耐的驼铃声
留滞在长长的乏水草的道路上，
一粒大的白色的殒星
如一滴冷泪流向辽远的夜。
北方的爱情是惊醒着的，
而且有轻 的残忍的脚步。

爱情是很老很老了，但不厌倦，
而且会作婴孩脸涡里的微笑。
它是传说里的王子的金冠。
它是田野间的少女的蓝布衫。
你呵，你有了爱情
而你又为它的寒冷哭泣！
烧起落叶与断枝的火来，
让我们坐在火光里，爆炸声里，
让树林惊醒了而且微颤地
来窃听我们静静地谈说爱情。

九月二十三日

（选自《预言》，1945年2月，文化生活出版社）

月 下

今宵准有银色的梦了，
如白鸽展开沐浴的双翅，
如素莲从水影里坠下的花瓣，
如从琉璃似的梧桐叶
流到积霜的瓦上的秋声。
但眉眉，你那里也有这银色的月波吗？
即有，怕也结成玲珑的冰了。
梦纵如一只顺风的船，
能驶到冻结的夜里去吗？

十月十一日

（原题《关山月》。选自《汉园集》，1936年3月，商务印书馆）

休 洗 红

寂寞的砧声散满寒塘，
澄清的古波如被捣而轻颤。
我慵慵的手臂欲垂下了。
能从这金碧里拾起什么呢？

春的踪迹，欢笑影子，
在罗衣的变色里无声偷逝。
频浣洗宇日光与风雨，
粉红的梦不一样浅褪吗？

我杵我石，冷的秋光来了。
它的足濯在冰样的水里，
而又践履着板桥上的白霜。
我的影子照得打寒噤了。

十月二十六日

（选自《汉园集》，1936年3月，商务印书馆）

夏 夜

在六月槐花的微风里新沐过了，
你的鬓发流淌着凉滑的幽芬。
圆圆的绿荫作我们的天空，
你美目里有明星的微笑。

藕花悄睡在翠叶的梦间，
它淡香的呼吸如流萤的金翅
飞在湖畔，飞在迷离的草际，
扑到你裙衣轻覆着的膝头。

你柔柔的手臂如繁实的葡萄藤
围上我的颈，和着红熟的甜的私语。
你说你听见了我胸间的颤跳，
如树根在热的夏夜里震动泥土？

是的，一株新的奇树生长在我心里了，
且快在我的唇上开出红色的花。

十一月一日

（选自《汉园集》，1936年3月，商务印书馆）

祝 福

青色的夜流荡在花荫如一张琴。
香气是它飘散出的歌吟。
我的怀念正飞着，
一双红色的小翅又轻又薄，
但不被网于花香。
新月如半圈金环。那幽光
已够照亮路途。
飞到你的梦的边缘，它停伫，
守望你眉影低垂，浅笑浮上嘴唇，
而又微动着，如嗔我的吻的贪心。
当虹色的梦在你黎明的眼里轻碎，
化作亮亮的泪，
它就负着沉重的疲劳和满意
飞回我的心里。
我的心张开明眸，
给你每日的第一次祝福。

十一月二日

（选自《刻意集》，1938年10月，文化生活出版社）

赠 人

你青春的声音使我悲哀。
我忌妒它如欢乐的流水声
睡在浅浅的绿草里，
如群星的银声坠落到
梦着秋天的湖心，
更忌妒它产生从你圆滑的嘴唇。

对于梦里的一枝花
或者一角衣裳的爱恋是无希望的。
无希望的爱恋是温柔的。
我害着更温柔的怀念病，
自从你遗下明珠似的声音，
触惊到我忧郁的思想。

十一月二十二日

(原载 1932 年 2 月上海《新时代》第 4 卷第 1 期)

再 赠

你裸露的双臂引起我
想念你家乡的海水，
那曾浴过你浅油黑的肤色，
和你更黑的发，更黑的眼珠。

你如花一样无顾忌地开着，
南方的少女，我替你忧愁。
忧愁着你的骄矜，你的青春，
且替你度着迁谪的岁月。

蹁跹在这寒冷的地带，
你这不知忧愁的燕子，
你愿意飞入我的梦里吗，
我梦里也是一片黄色的尘土？

（原载 1933 年 6 月《西湖文苑》第 1 卷第 2 期）

圆 月 夜

圆月散下银色的平静，
浸着青草的根如寒冷的水。
睡莲从梦里展开它处女的心，
羞涩的花瓣尖如被吻而红了。
夏夜的花蚊是不寐的，
它的双翅如粘满花蜜的黄蜂的足，
窃带我们的私语去告诉茸茸的芦苇。

说呵，是什么哀怨，什么寒冷摇撼
你的心，如林叶颤抖于月光的摩抚，
摇坠了你眼里纯洁的珍珠，悲伤的露？
“是的，我哭了，因为今夜这样美丽！”
你的声音柔美如天使雪白之手臂，
触着每秒光阴都成了黄金。
你以为我是一个残忍的爱人吗？

若我的胸怀如蓝色海波一样柔媚，
枕你有海藻气息的头于我的心脉上。
它的颤跳如鱼嘴里吐出的珠沫，
一串银圈作眠歌之回旋。
迷人的梦已栖止在你的眉尖。

你的眼如含苞未放的并蒂二月兰，
蕴藏着神秘的夜之香麝。

你听见金色的星殒在林间吗？
是黄熟的槐花离开了枝头。
你感到一片绿荫压上你的发际吗？
是从密叶间滑下的微风。
玲珑的阑干的影子已移到我们脚边了。
你沉默的朱唇期待的是什么回答？
是无声的落花一样的吻？

一九三三年春天

（选自《刻意集》，1938年10月，文化生活出版社）

柏 林

日光在蓖麻树上的大叶上。
七里蜂巢栖在土地祠里。
我这与影竞走者
逐巨大的圆环归来，
始知时间静止。

但青草上
何处是追逐蟋蟀的鸣声的短手膀？
何处是我孩提时游伴的欢呼
直升上树杪的蓝天？
这童年的阔大的王国
在我带异乡尘土的脚下
可悲泣地小。

沙漠中行人以杯水为珍。
弄舟者愁怨桨外的白浪。
我昔自以为有一片乐土，
藏之记忆里最幽暗的角隅。
从此始感到成人的寂寞，
更喜欢梦中道路的迷离。

一九三三年秋天

(原载 1933 年 12 月《每周文艺》第 1 期)

岁 幕 怀 人（一）

驴子的鸣声吐出
又和泪吞下喉颈，
如破旧的木门的鸣泣，
在我的窗子下。
我说，温善的小牲口，
你在何处丢失了你的睡眠？

饮鸩自尽者掷空杯于地，
一声尖锐的快意划在心上；
其次哭泣着自己的残忍；
随温柔的泪既尽，
最后是平静的安息吧。
在画地自狱里我感到痛苦，
但丢失的东西太多，
惦念的痴心也减少了。

我曾在地图上，
寻找你居住的僻小的县邑，
猜想那是青石的街道，
低的土墙瓦屋，
一圈古城堞尚未拆毁，

你仍以宏大的声音
与人恣意谈笑，
但不停地挥着斧
雕琢自己的理想……

衰老的阳光渐渐冷了，
北方的夜遂更阴暗，更长。

十二月三日

（选自《汉园集》，1936年3月，商务印书馆）

岁 幕 怀 人（二）

当枯黄的松果落下，
低飞的鸟翅作声，
你停止了林子里的独步；
当水冷鱼隐，
塘中飘着你寂寞的钓丝；
当冬天的白雾封了你的窗子——

长久隐遁在病里，
还挂念你北方的旧居吗？

在墙壁的阴影里，
在屋角的旧藤椅里，
曾藏蔽过我多少烦忧！
那时我常有烦忧，
你常有温和的沉默，
窗子上破旧的冷布间
常有壁虎抽动着灰色的腿。
外面是院子。
啄木鸟的声音枯寂地颤栗地
从槐树的枝叶间漏下，漏下，
你问我喜欢那声音不——

若是现在，我一定说喜欢了。

西风里换了志的骆驼群
举起足
又轻轻踏下，
街上已有一层薄霜。

十二月七日

（选自《汉园集》，1936年3月，商务印书馆）

梦 后

生怯的手
放一束黄花在我的案上。
那是最易凋谢的花了。
金色的足印散在地上，
生怯的爱情来访
又去了。

昨夜竹叶满窗，
寒风中携手同归，
谈笑于家人之前，
炉火照红了你的羞涩。
(你幸福的羞涩照亮了
我梦中的幽暗。)

轻易送人南去，
车行后月白天高，
今晚翻似送走了我自己。
在这风沙的国土里，
是因为一个寂寞的记忆吗，
始知珍爱自己的足迹。

一九三四年二月二日

(原题《梦》。选自《刻意集》，1938年10月，文化生活出版社)

病 中

想这时湖水
正翻着黑色的浪，
风掠过灰瓦的屋顶，
黄瓦的屋顶，
大街上沙土旋转着
象轮子，远远的郊外
一乘骡车在半途停顿，
四野没有人家……

四个墙壁使我孤独。
今天我的墙壁更厚了
一层层风，一层层沙。

“今夜北风象波涛声，
摇撼着我们的小屋子
象船。我寂寞的旅伴，
你厌倦了这长长的旅程吗？
我们是到热带去，
那儿我们将变成植物，
你是常春藤
而我是高大的菩提树。”

黄昏。我轻轻开了
我的灯，开了我的书，
开了我的记忆象锦匣。

三月十三日

（原题《风沙日》。选自《汉园集》，1936年3月，商务印书馆）

短 歌 两 章

其一

日头西沉了
又东升，希望
在你们的路上。

问我为何徘徊，
越过海又走遍沙漠，
挂念一个木窗亮着
红烛光，不是期待我
但我祝福？

我倦了
就休息在路上。一棵树
倒下时不择地方。

三月十九日病中

其二

沿着长锄柄

汗水流到泥土里，
长出了青的草，
黄的谷花。

贪婪的向土中发掘的
人呵，你将睡在地下。
又在墓墟里起高楼，
笑声杂着杯盘响，
欢乐使你们发狂了
又拔剑相向。

巨大的城将要崩坏，
埋在墓里的人将要起来。
大地老这样沉默才真古怪。

三月二十九日

（选自《刻意集》，1938年10月，文化生活出版社）

夜 景（一）

市声退落了
象潮水让出沙滩。
每个灰色的屋顶下
有安睡的灵魂。

最后一乘旧马车走过……

宫门外有劳苦人
枕着大的凉石板睡了，
半夜醒来踢起同伴，
说是听见了哭声，
或远或近地，
在重门锁闭的废宫内，
在栖满乌鸦的城楼上。
于是更有奇异的回答了，
说是一天黄昏，
曾看见石狮子流出眼泪……

带着柔和的叹息远去，
夜风在摇城头上的衰草。

三月二十八日

（原题《夜景》。选自《汉园集》，1936年3月，商务印书馆）

古 城

有客从塞外归来，
说长城象一大队奔马
正当举预怒号时变成石头了。
(受了谁的魔法，谁的诅咒！)
蹄下的衰草年年抽新芽。
古代单于的灵魂已安睡在胡沙里，
远戍的白骨也没有怨嗟……

但长城拦不住胡沙
和着塞外的大漠风
吹来这古城中，
吹湖水成冰，树木摇落，
摇落浪游人的心。

深夜踏过白石桥
去摸太液池边的白石碑。
以后逢人便问人字柳
到底在那儿呢，无人理会。
悲这是故国遂欲走了，
又停留，想眼前有一座高楼，
在危阑上凭倚……

坠下地了

黄色的槐花，伤感的泪。
邯郸逆旅的枕头上
一个幽暗的短梦
使我尝尽了一生的哀乐。
听惊怯的梦的门户远闭，
留下长长的冷夜凝结在地壳上。
地壳早已僵死了，
仅存几条微颤颤的动脉，
间或，远远的铁轨的震动。

逃呵，逃到更荒凉的城中，
黄昏上废圯的城堞远望，
更加局促于这北方的天地。

说是平地里一声雷响，
泰山：缠上云雾间的十八盘
也象是绝望的姿势，绝望的叫喊。
（受了谁的诅咒，谁的魔法！）
望不见落日里黄河的船帆，
望不见海上的三神山……

悲世界如此狭小又逃回
这古城。风又吹湖冰成水。
长夏里古柏树下
又有人围着桌子喝茶。

四月十四日

（原载 1934 年 7 月 1 日《文学季刊》第 1 卷第 3 期）

夜 景（二）

下弦夜的蓝雾里。
（假若你不是这城中的陌生客，
会在街上招呼错上。）

马蹄声凄寂欲绝。
在剥落的朱门前，
在半轮黄色的灯光下，
有怯弱的手自启车门，
放下一只黑影子，
又摸到门上的铜环。
两声怯弱的扣响。
（你猜想他是一个浪子，
虚掷了半生岁月，
乃回到衰落的门庭，
或者垂老无归，
乃远道投奔他仅存的亲人？）
又两声铜环的扣响
追向门内凄异的沉默。
（猜想他未定的命运吧！）
剥落的朱门开了半扇，
放进那只黑影子又关上了。

（把你关到世界以外了。）
马蹄声凄寂遂远。

（所以黄昏时候
鸟雀就开始飞，
是怕天黑尽了
在树林里找错了它们的巢。）

四月十六日

（选自《刻意集》，1938年10月，文化生活出版社）

失 眠 夜

正有人辽远的梦里回来，
有人梦里也是沙漠，
正踟蹰。

 邦，邦，
梆子迈着大步，
在深巷中惊起太吠，
又自己哑下去。

最后该你夜行车
来叹一口长长的气了，
你那样蛮强又颤抖，
当这时林叶正颤抖于冷露。

病孩在母亲的手臂里，
揉揉睡眼哭了。
白发人的呓语
惊不醒同座的呼噜。
车呵，你载着各种不同的梦，

沿途拣拾些上来
又沿途扔下去。

四月二十八日

（选自《汉园集》，1936年3月，商务印书馆）

初 夏

绿叶牵满你屋檐下，
长脚蜂在寻它的旧巢，
那是初夏吗？郊游的归途上
一片白水误认是河流，
到疏耸的林木下去徙倚，
想起故乡，故乡的渔船……

真送你走了，让火车载着
瘦弱的你去过黄河铁桥。

已几个初夏了。检点衣衫
曾湿过隔年的故乡雨，
失悔竟没有去看你的病，
看你屋侧的塘，看你的钓竿。
我在家里作了点远方客，
匆忙的远方客，没有在木窗下
追思那些消逝的童时，
没有在废楼的蛛丝尘里
发掘缺足的小臂椅，
没有去看我少年时的朋友
（睡在墓里已五年了），

常爱墓前挂剑的古人，
但竟没有去说点异乡景物
与他听就走了，回来了……

黄昏瞑坐在靠背椅上
想卖草鞋的老人坐在架上
（清早对于他也象日暮）
看门前长长的石板路：
多少人来了又去了，
多少人穿着他手编的草鞋
到城里买布，山里贩药材。
他记得白莲教的造反，
记得从前的铜钱用绳子穿，
留着白了又脱发的小辫子

嘲笑时间的迁移，世界的变，
过路人说他越老越强健
象棵树，他自己明白快倒下了……

想我就是那故事里的老人，
无论是黄昏还是清早
瞑坐在窗前的靠背椅上。

你该来邀我出去走走了，
若是这时仍同住在会馆里。
我也邀自己到深深的树林里
去洗一洗满身的尘土，
但北方的园子里没有深林，

而且：“劳驾，哪儿是樱花呢？”
“早谢了，先生，你来晚了。”

五月七日

（选自《汉园集》，1936年3月，商务印书馆）

墙

轧轧的水车的歌唱
展开清晨的长途：

灰色的墙使长巷更长，
我将伫足微叹了。
看藤萝垂在墙半腰
青青的，谁遗下的带子
引我想墙内草场上
日午有亭亭的树影升腾……

朦胧间觉我是只蜗牛
爬行在砖隙，迷失了路，
一叶绿荫和着露凉
使我睡去，做长长的朝梦。

醒来轻身一坠，
喳，依然身在墙外。

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五日

（选自《刻意集》，1938年10月，文化生活出版社）

砌 虫

听是冷砌间草在颤抖，
听是白露滚在苔上轻碎，
垂老的豪侠子彻夜无眠，
空忆碗边的骰子声，
与歌时击缺的玉唾壶。

是呵，我是南冠的楚囚
惯作楚吟：一叶落而天下秋。
撑起我底风帆，我底翅，
穿过日光穿过细雨雾
去烟波间追水鸟底陶醉。

但何处是我浩荡的大江，
浩荡，空想银河落自天上？
不敢开门看满院的霜月，
更心怯于破晓的鸡啼：
一夜的虫声使我头白。

八月二十五日

（原载 1934 年 10 月《水星》第 1 卷第 1 期）

扇

设若少女妆台间没有镜子，
成天凝望着悬在壁上的宫扇，
扇上的楼阁如水中倒影，
染着剩粉残泪如烟云，
叹华年流过绢面，
迷途的仙源不可往寻，
如寒冷的月里有了生物，
每夜凝望这苹果形的地球，
猜在它的山谷的深淡阴影下，
居住着是多么幸福……

十月十一日

(原载 1935 年 3 月 10 日《水星》第 1 卷第 6 期)

枕 与 其 钥 匙

“ 沧浪之水清兮， ” 有人唱，
“ 卷梧桐叶以为杯，
一饮遂丧失了记忆。 ”

我不问谁的梦象草头露
作了我一夜的墓：
最怕月晓风清欲坠时，
失落了墓门的钥匙。
有人把枕当作仙人袖：
在袖内的壁上题着惜别字。
我不问从谁梦里醒来，
自叹我的悲哀明净
如轻舟，不载一滴泪水。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二日

(原载 1935 年 3 月 10 日《水星》第 1 卷第 6 期)

风 沙 日

正午。河里船都张起白帆时
我放下我窗外的芦苇帘子。
太阳是讨厌思想的。

放下我的芦苇帘子
我就象在荒岛的岩洞间了。
但我到底是被逐入海的米兰公，
还是他的孤女美鸾达？
美鸾达！我叫不应我自己的名字。
忽然狂风象狂浪卷来，
满天的晴朗变成满天的黄沙。
这难道是我自己的魔法？

数十年来未有的大风，
吹飞了水边的老树想化龙，
吹飞了一垛墙，一块石头，
到驴子头上去没有声息。
我正想睡醒来落在仙人岛边

让人拍手笑秀才落水呢。
但听你自己的梦话吧！
.....Maidens call it love-in -idleness ,
不要滴那花汁在我的眼皮上，
我醒来第一眼看见的
也许是一匹狼，一头熊，一只猴子.....

.....口渴？可要一杯水？一只橘子？
说着说着，一翻身，一伸手，
把床前藤桌上的麦冬草
和盆和盘打下地了。
打碎了我的梦了。
我又想我是一个白首狂夫，
被发提壶，奔向白浪呢。

卷起我的窗帘子来：
看到是黄昏了

还是一半天黄沙埋了这座巴比伦？

一九三五年春

（原题《风沙日》（二）选自《刻意集》，1938年10月，文化生活出版社）

送 葬

燃在静寂中的白蜡烛
是从我胸间压出的叹息。
这是送葬的时代。

我听见坏脾气的拜伦爵士
响着冰冷的声音：“金钱。
冰冷的金钱。但可以它换得欢快。”

我看见讷伐尔用蓝色丝带
牵着知道海中秘密的龙虾走在大街上，
又用女人围裙上的带子
吊死在每晚一便士的旅馆内
用刀子割他颈间的蓝色静脉管。

我再不歌唱爱情
象夏天的蝉歌唱太阳。

形容词和隐喻和人工纸花
只能在炉火中发一次光。
无声地啮食着书叶的蚕子

在懒惰中作它们的茧。
这是冬天。

在长长的送葬的行列间
我埋葬我自己，
象播种着神话里的巨蟒的牙齿，
等它们生长出一群甲士
来互相攻杀，
一直到最后剩下最强的。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八日，莱阳

（原题《送葬辞》。原载 1937 年 3 月 15 日《文丛》第 1 卷第 1 期）

于 犹 烈 先 生

于犹烈先生是古怪的。
一下午我遇见他独自在农场上
脱了帽对一丛郁金香折腰。
阳光正照着那黄色，白色，红色的花朵。
“植物，”他说，“有着美丽的生活。
这矮小的花卉用香气和颜色
招致蜂蝶以繁殖后代，
而那溪边高大的柳树传延种族
却又以风，以鸟，以水。
植物的生殖自然而且愉快，
没有痛苦，也没有恋爱。”
他慢慢地走到一盆含羞草前，
用手指尖触它的羽状叶子。
那些青色的眼睛挨次合闭，
全枝象慵困的头儿低垂到睡眠里。
于犹烈先生是古怪的。

十一月十日

(原载 1935 年 3 月 15 日《文丛》第 1 卷第 1 期)

声 音

鱼没有声音。蟋蟀以翅长鸣。
人类的祖先直立行走后
还应庆幸能以呼喊和歌唱
吐出塞满咽喉的悲欢，
如红色的火焰能使他们温暖，
当他们在寒冷的森林中夜宴，
手掌上染着兽血
或者紧握着石斧，石剑。

但是谁制造出精巧弓矢，
射中了一只驯鹿
又转身来射他兄弟的头额？

于是有了十层洋楼高的巨炮
威胁着天空的和平，
轧轧的铁翅间散下火种
能烧毁一切城市的骨骼：钢铁和水门汀。
不幸在人工制造的死亡的面前，
人类丧失了声音
象鱼
在黑色的网里。

当长长的阵亡者的名单继续传来，
后死者仍默默地在粮食恐慌中
找寻一片马铃薯，一个鸡蛋。

而那几个发狂的赌徒也是默默地
用他们肥大而白的手指
以人类的命运为孤注
压在结果全输的点子间。

十一月十二日

(原载 1937 年 1 月 31 日天津《大公报·文艺》第 293 期)

醉 吧

给轻飘飘地歌唱着的人们
醉吧。醉吧。
真正的醉者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如其酒精和书籍
和滴蜜的嘴唇
都掩不住人间的苦辛，
如其由沉醉而半解
而终于全醒，
是否还斜戴着帽子，
半闭着眼皮，
扮演一生的微醺？

震慑在寒风里的苍蝇
扑翅于纸窗前，
梦着死尸，
梦着盛夏的西瓜皮，
梦着无梦空虚。
我在我嘲笑的尾声上
听见了自己的羞耻：

“你也不过嗡嗡嗡
象一只苍蝇！”

如其我是苍蝇，
我期待着铁丝的手掌
击到我头上的声音。

十二月十一日

（选自《预言》，1945年2月，文化生活出版社）

云

“我爱那云，那飘忽的云……”
我自以为是波德莱尔散文诗中
那个忧郁地偏起颈子
望着天空的远方人。

我走到乡下。
农民们因为诚实而失掉了土地。
他们的家缩小为一束农具。
白天他们到田野间去寻找零活，
夜间以干燥的石桥为床榻。

我走到海边的都市。
在冬天的柏油街上
一排一排的别墅站立着
象站立在街头的现代妓女，
等待着夏天的欢笑
和大腹贾的荒淫，无耻。

从此我要叽叽喳喳发议论：

我情愿有一个茅草的屋顶，

不爱云，不爱月，
也不爱星星。

一九三七年春天
(原载 1937 年 7 月 25 日天津《大公报·文艺》)

成都，让我把你摇醒

的确有一个大而热闹是北京，
然而我的北京又小又幽静的。

——爱罗先珂

—

成都又荒凉又小，
又象度过了无数荒唐的夜的人
在睡着觉，

虽然也曾有过游行的火炬的燃烧，
虽然也曾有过凄厉的警报，

虽然一船一船的孩子
从各个战区运到后方，
只剩下国家是他们的父母，
虽然敌人无昼无夜地轰炸着
广州，我们仅存的海上的门户，
虽然连绵万里的新的长城
是前线兵士血肉。
我不能不象爱罗先珂一样

悲凉地叹息了：
成都虽然睡着，
却并非使人能睡的地方。

而且这并非使人能睡的时代。
这时代使我想大声地笑，
又大地叫喊，
而成都却使我寂寞，
使我寂寞地想着马雅可夫斯基
对叶赛宁的自杀的非难：
“死是容易的，
活着却更难。”

二

从前在北方我这样歌唱：

“北方，在你僵硬的原野上，
快乐是这样少
而冬天却这样长。

“而且你难道真成了风瘫的手膀，
当强盗的刀子指着你，
你也不能举起手来，
重重地打他几耳光？”

于是芦沟桥边的炮声响了，

风瘫了多年的手膀
也高高地举起战旗反抗，
于是敌人抢去了我们的北平、上海、南京，
无数的城市在他的蹂躏之下呻吟，
于是谁都忘记了个人的哀乐，
全国的人民连接成一条钢的链索。

在长长的钢的链索间
我是极其渺小的一环，
然而我象最强硬的那样强硬。

象盲人的眼睛终于睁开，
从黑暗的深处我看见光明，
那巨大的光明呵，
向我走来，
向我的国家走来……

三

然而我在成都，
这儿有享乐、懒惰的风气，
和罗马衰亡时代一样讲究着美食，
而且因污秽、陈腐、罪恶
把它无所不包的肚子装饱，

它在阳光灿烂的早晨还睡着觉，
虽然也曾有过游行的火炬的燃烧，
虽然也曾有过凄厉的警报。

让我打开你的窗子，你的门，
成都，让我把你摇醒，
在这阳光灿烂的早晨！

一九三八年六月，成都
(原载 1938 年 6 月 16 日成都《工作》第 7 期)

一个泥水匠的故事

“同志，请你告诉我
一个意志坚强的人的故事。
告诉我一个人怎样用意志
征服了困难、痛苦或者甚至死亡，
光荣地完成了他的胜利，
如上一次那个在沦陷区
做过地下工作的同志，
他被敌人的暗探抓去，
面对着墙壁站了六天六夜，
没有被逼出一句秘密，
或者如古代的小说描写的一位壮士，
医生割开了他中箭后的手臂，
用刀子刮着他骨上毒质，
还神色不变地和人下着围棋。”

“在今天，这样的故事实在太多太多。
从北方到南方，
有着战争的地方就有着死亡。
太多太多的人在坚强地搏斗，
为了自由，为了信仰。”

“我愿意听一个……”

“好，我就讲一个泥水匠。
在雁门关的北边，
有一个村子名叫细腰涧。
我们的主人公王补贵
(依照当地的读法是阿不归)
在那里有两间窑洞，三亩地，
一个老婆，一个刚断奶的孩子。
他象所有的农民一样活得异常朴素，
在他的生活里几乎分不出快乐和痛苦。
除了农忙的时候，除了下雨天，
他间或又带一块木板，一把刀，
去抹人家的墙壁，去修理灶，
去找一点额外的收入

来买几升过冬的小米。

“战争来了。战争把农民赶到山里面。
十几个到乡间来抢劫妇女的敌人
被我们的游击队截断了归路，
而且最后，在一个碉堡内被我们围住。
经过了一夜一天，经过了劝降的叫喊，
敌人的顽固激怒了我们的战士。
有的提议继续围下去，把他们饿死；
有的反对：‘你这等于让他们等待救援！
不如用火攻，那最省事！’
于是从附近的细腰涧、于家庄、马岩，

搬来了大堆的干草，大堆的木柴。
于是夜半的时候把它堆在碉堡的四面。
于是放起火来。这是夏天。
火很快地就烧红了一半边天。
火在跳跃，火在叫喊，火在呻吟，
火在说着人的仇恨。
战士们沉默地站着，想起了
他们的父母被杀死，妻子被强奸，
想起了他们失掉了的热的炕，
安静的日子，黄金一样的丰年……
当早晨太阳上升，
碉堡外只剩下一些灰烬，一些烟，
乡村是如此和平，再也听不见枪声。

“农民们从山里面回来，
重新安排他们破碎的生活，
打开锁着的门，烧起冷了的锅。
虽说他们从灾祸里
逃了出来，不会把它忘记，
但农民不愿脱离土地，
只要战争在较远的地方进行，
他们就会利用这一缝隙来安身。
这也好。这可以让他们喘一口气。
这可以让我们的王补贵
到旁的村子去卖艺。

“但灾祸还在旁边等着，

象残忍的猫无声地伺候着老鼠；

灾祸还在结队巡行，

象荒年的野兽。

七天以后。一个惨白的黎明。

当全村的居民被枪声惊醒，

街上已充满了疯狂的敌人。

他们挨家挨户地搜捕着壮丁；

老人和小孩在刺刀下死去，

成了他们渴血的欲望的点心。

他们把俘获的妇女关在一个庙内。

他们押送壮丁们到一个悬崖的边上，

用一排机枪构成交叉的火网，

围着他们成一个半圆形。

机枪开始哀鸣。这些年轻的善良的农民

有的倒下，有的在地上乱滚，

有的带着伤跳下崖去。

一直到活生生的人都变成了尸体

枪声才停止，敌人才又回到村里

进行他们的恐怖的余兴：

就在那座古庙的殿堂上

轮奸了那些无力自卫的妇女。

最后他们走了，他们这些醉于血，

醉于疯狂，醉于凶残的可怕的醉汉，

剩下黄昏来抚慰这一群弱者的受难。

她们在哭泣。她们仿佛在互相责备：

‘我们怎样活下去？我们还有什么脸？’

‘我们去跳井！’一个女子突然这样喊。

由于一种朴素的美德，朴素的骄傲，

她们知道在这人间

有些东西更贵重于生命。

她们慢慢地走出庙门，

低垂着头，象一九虔诚的进香人，

去履行她们自己的可悲的决定……

“第二天，王补贵从旁的村子赶回来，
和许多人一起料理他妻子的丧礼。
他发现他三岁的孩子死在门口；
在炕上中蹲着他的忠实的狗。
他们帮助他把他埋葬。
他们劝他搬家到旁的地方。
他倔强地沉默着，不回答，也不落泪，
他在对自己说，‘你只有去参加游击队！’……”

“我的故事还没完。
我还要说这个泥水匠在半年后
就成了八路军里的通信班长。”

“我还要说在今年春天，
当敌人又一次开始了‘扫荡’，
当他独自通过了敌人活动的区域，
完成了一个紧急的联络任务，
他碰着一队敌人，在他的归途上。
他扔完了手榴弹。他鞭着马。
他受了伤。马受了伤。他跌下。”

敌人很高兴地把他带回广灵城，
由于他穿着一身干净的棉军服，
挂着一个皮的图囊，
把他当作一位高级官长。
他们先劝他投降，用大量的金钱，
用伪军里面的重要的位置。
他只笑了一笑，不理。
他们又用酷刑来逼迫他，
鞭打，喝煤油，吞盐巴，
而且用十颗针穿进他的手指。
他咬紧牙齿，不动摇，也不呻吟。
他们只有把他交给伪县长去审问。

“在堂上，伪县长向他讯问，
‘你为什么要和皇军作对？’
他象一个雄辩家那样谈论
(虽说他两眼落眶，脸白得像一张纸)，

从火烧碉堡的故事
说到他的老婆、儿子的惨死。
最后他特别大声地讲，
‘我现在更明白了一个正确的道理：
我们要齐心打日本鬼子
不只是为了报仇，
而且是为了我们的子孙的自由！’
羞惭的翻译官只对日本顾问
转术了前半。他狞笑了，他下命令：
‘枪毙他还太轻，只有用火型！’

于是他派一排日本兵押送着犯人
到城外的墓地里，
在一棵柏树上用铁链把他紧绑。
于是倒半箱煤油在他的衣服上，头发上，
堆一些干草、木柴在他的身旁。
于是放起火来。红色的火焰上升；
在火的吼叫里这个新的殉道者，
新的圣徒，没有发出一声哀号；
被逼来参加这个丧礼的汉奸
和徒手的保安队都用手掩住了脸，
只听见树枝炸裂的声音……

“就在这天半夜，当暗淡的广灵城
坠入了睡眠里的死亡一样的寂静，
五十个保安队聚集在一块儿，
从城墙上用绳子吊下城外，
一齐来投奔我们八路军。”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延安
(原载 1940 年 2 月《中国文化》创刊号)

《北中国在燃烧》断片（一）

一 岚 县 城

听呵，我们的土地在怒鸣！
我们的土地在颤抖着，而且发出吼声，
如同受着一阵沉重的打击，
一面大鼓发出它的号召，
号召我们去迎接战争。
今天，来到这里一个礼拜后，
我第一次听见了战争的声音。
今天，当我们的司令员正用着早餐，
吃着青色的菠菜，
军号象受了惊似地叫了起来。
而现在，司令员正站在城墙上，
叫他的警卫员找一个隐身的地方，
准备用照像匣子给日本飞机照像。
但天空里一直没有它们的影子出现：
“他妈的，日本飞机瞎了眼睛，
找错了岚县城！”

街上恢复了寂静。

街上是空空的而且寂静。
在这冬天，
在这出产着油麦和山药蛋的西北高原，
没有风，没有雪的日子似乎更加寒冷，
一滴水落到地下马上就结成了冰。
但我却感到温暖，政治部的同志。
从你的叙述我看见了你
你们未来以前
古老的山西的无力的风瘫，
而且当新的血液流动在它的脉搏间，
八路军的兵士在前线夺回了许多县城，
你们到乡村里去
说服了，遣散了遍地的溃兵，
它开始回复到健康和年轻。

而你，动员委员会的同志，
我在听着你讲这里过去的风习。你讲下去。
你说农民们信奉着白龙爷，
六七月间去进香还愿。
进香人牵一条羊跪在神前，
用山上的井水灌进它的耳朵里面：
它摇动了头便是神已接受，
它不摇头便得还跪下去，
而且祈求：“白龙爷，你嫌我的羊瘦？”
被神接受后的羊的角上
用烧红的铁筷子烙一个记号，
然后被庙主牵去换成钞票……

我并没有笑。
我一直听到你说你们要劝那庙主
用那卖羊的钱来办农民合作社。
我记起了昨天那个工人代表大会，
那些石匠、木匠、泥水匠
是怎样谈说着，要求着光明和智慧……

二 轰 炸

停住！不要跑！

我已经停住。我已经找着了一个洞
来躲避已经来到头上的风暴。
当马达的轰鸣象遮蔽了天空的浓云，
当狂乱的脚步响在街上象雨点，
我带上了门，我按上了锁，
我沿着屋檐边
跑到城墙脚下的防空洞里面。

不要挤！炸弹已经落下了地。
我们的洞随着颤抖，
我们的心随着沉落了下去而又浮起。

不要出去！可不是该死的日本飞机
飞走了一会儿又飞回来炸第二次。

轰炸声离我们更近了。
一面黑色的网落在我们身旁，

我们被惊于它的沉重的影子。
“一定炸了街头的福音堂或者鼓楼！”
“天呀，我们的司号员在鼓楼上！”

但经过了一阵长长的静寂的时间，
军号象一只鸟一样快活地叫了起来。
我走到洞外。我拾着了一块破片。
我抚摸它。我想着苏格拉底的头脑
也不能抵御这一小片铁或者一粒子弹。
我随着人群流到街上，
象从刚靠了岸的汽船
或者刚进了车站的火车
走下来，因为踏上了平稳的土地
反而感到昏眩。
我走进我的屋子。
窗子上的玻璃破碎了，掉在书桌上，
而那些新盛上泥土的餐具
唤醒了我对于时间的记忆：
又是早晨。又是正用着早餐。

我看见一个尸体。
它伏卧着
象一些破布、棉花和血的堆积。
但是它还在动着，
它还在用两个肘撑着地，
仿佛想用那两只完全断了腿站起。

一个白发的老人哭他的母亲。
她太年老了。她又害着病。她没有逃避。
而现在她完全被倒塌的墙埋葬了，
外面只剩下一片衣衫，一片血迹。

供给部的一匹毛驴
象被谁挖去了它的脏腑。
在远远的另一条街上

它的一只蹄子仰翻着，
铁掌上发出惨淡的青色的光。

一只乌鸦死在屋檐下。

停止！停止我们的巡行！
在前面，我们年轻的司号员来了，
让我们向他致敬。
当炸弹落在鼓楼旁边的教堂内，
当他和死亡那样邻近，
他没有想到离开他的岗位。
而且在那边，那个政治部的小勤务员
刚才抓住了一个站的城墙上
用白手巾打信号的坏蛋逃走，
虽说当他被追急了的时候
他扔了一个没有爆炸的手榴弹。

三 进 军

夕阳的黄色淡了下去。
山沟里浮起了夜的影子。
沿着没有泥土的草木的发渴岩石，
临时军用电话线牵过去，而且蜿蜒着
我们长长的单行的队伍。
我们脚步跟着脚步，马跟着马，
如同爬行着的蛇肚腹
望不见自己的头，也望不见尾巴。
我们已经行军几天。通过了平原和高山，
通过了寒冷、饥渴和疲倦，
我们用脚量着祖国的土地：
即使是寂寞的土地，荒芜的土地，
到底是我们自己的土地呵！我们爱它！
我们要在它上面建立新的伊甸，
使沙漠变为绿野，乡村变为城市，
白天响着摩托的鼓翅声，
晚上在有繁星的天空下亮着电灯……
是的，你们经过长征的同志，
这要经过很长很长的斗争，
更长于你们走过了的二万五千里。

然而我们要走下去，走下去，
如我们开玩笑的时候所说的，
“天下不好走的路都归我们来走。”
而你们不久以前才告别了锄头的

新战士，你们也一定了解
建筑黄金的未来的第一块基石
是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
而且在今天，
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分担一份苦难……

混合着我的纷乱的思绪，雪在飘落。
雪在无边无际地而又争着抢着地
飘落，没有一点声息。
这是我记忆里的进军的第一天。
当出发的命令把我叫起来，
点着灯用了早餐，收拾了行李，
我到城外的集合场上去：
剧团的警卫营在互相欢迎着唱歌，
如同欢迎着早晨；
马伸着颈子，迎风长鸣，
如同欢喜它们的蹄子
将跑过无数的田野和树林。
当长长的队伍开始流动，
它本身就是一个吸引我的力量，
拉着我快活地而又兴奋地
跟着它，穿过无边无际的雪，
穿过辽阔的原野，
而且听着爬过雪山的人谈说雪山，
来自绥远的人谈说绥远，
我仿佛看见了那没有人迹的高山，
狂风和它带着的万年雪

是怎样扑打他们的脸，
而且爬上了山顶，身体虚弱的同志
是怎样颤抖着，颤抖着，突然倒下死去，
又仿佛看见了那塞外的冬季，
大地龟裂，葡萄结冰，

旋雪飞舞时行人睁不开眼睛……
第二天，我们继续前进：
一夜的风带走了原野上的积雪，
带走得那样干净，
只有被自行车的轮子
和人的脚步压紧了的地方
留下白色的轨迹，白色的足印；
太阳发射着眩目的光辉
象一团金色的蜜蜂在嗡嗡飞鸣；
而在它们对面，衬着远远的黄土山，
天空是那样的蓝……

但现在没有雪，也没有太阳，
月亮如金色的号角悬挂在天上。
我们走过了岩边，又走到平地，
在月光照着的平地上跑着，
在有阴影遮蔽的洼地里休息。
再一气跑十里，二十里。
我们严格地遵守着夜行军的纪律，
不说话，不咳嗽，不抽烟，
而且注意着侦察连预先插在岔路上的
小白旗，小黑旗，防止走错路。

“ 向后传，不要掉队！ ”
“ 向后传，不要掉队！ ”
命令从前面传来，每个人回转头
用同样的低声传到后面，
如同经过一个金属的传声器，
声音颤抖着而且很快地传过去。
在几里路以外，和我们平行地流着的，
左边是我们的一个团，右边是一个支队。
我们中央梯队的大部分非战斗人员，
医务所的驮子上带着药品，
剧团的驮子上带着道具，
和带着步枪和手榴弹的战士们
一同去通过封锁线。
我们疾行着，穿过一条宽阔的
两旁种着稀疏的树的汽车路，

又跨过同蒲路的窄轨，
如同夜风吹过枯草。
和着远远的村子里的狗叫，
敌人在用大炮驱逐
黑夜带给他们的恐惧。
我们放哨的战士坐在铁轨上，
要等整个队伍过完后才撤退。
下半夜了。号角似的月亮已经落下。
北斗星更明亮地翘着它的尾巴。
寒冷刺痛着我的鼻子，我的脸，
而且一夜没有得床铺的睡眠
使我时而合上眼，又时而惊醒。

然而我们继续前进，
一直到朝阳把黄色的光
投射到原野上，而且照见
我们羊皮大氅的翻领上结满了白霜。

四 滹 沱 河

滹沱河在大声地歌唱，
而且流向辽远的地方。
它歌唱着奔向自由的力量不可阻挡。
它歌唱着和古老的时间一起
流了无数年，它仍然年轻而且强壮。
它歌唱着农民们的汗水和嗟叹。
它歌唱着封建的黑暗已经裂开，
希望从里面愤怒地生长，
如同在它的两岸
树木生长着，受着它的灌溉。

我们翻过了太多太多的高山。
拉着马尾巴向上爬的小鬼们
把上坡路拉得象松紧带。
下坡路象一阵呼喊。
而且我们穿过了太多太多的村子，
男的女的快活地拥挤在街边，
指着我们俘虏来的高大的日本马，

笑着它们背上的麻做的伪装。
小孩子们因为从人丛中

露不出眼睛，预先爬上了屋顶。
而且我们喝了他们放在路旁的开水，
看见了他们随着口号
高举起来欢迎我们的手臂。

我们今天停下来休息，
在这河边，在这被烧过的村子里
（滹沱河呵，你也是当时的见证）。
失去了屋顶的黑色的墙壁
说着当时的火焰是怎样
吞卷了一些农民的家和粮食，
而且一个没有逃走的疯子是怎样
在街上被杀死。是的。我能够想象
当敌人用枪瞄准着他的身体，
他还是笑着，说着疯人的话语，
以为他们在和他嬉戏。
我走进灰烬旁边的区农会。
一个自耕农现在成了武装干事，
他对我说一些数目字，
说这一区有多少乡农会，村农会，
会员，游击小组和新开垦的荒地，
象说着他农里有多少儿女。
而且他说得象一个政治家，
当屋里的人们在随便讲话：
“你们不要讲话。我在谈问题。”
最后他介绍他们的主任：
“他是一个无产阶级。”

听他自己说吧。他说得多么高兴。
从前他是一个雇农，
现在，当抗日的军队需要粮草，
他常常一夜不睡觉去动员。
赶毛驴出身的组织干事
也抢着说他对于工作的热心，
说他离家时这样嘱咐孩子们：

“你们有好吃好，有歹吃歹，
我忙我的工作。工作要紧。”
向他们说了再见，我走了出来。
我在思索着人的觉醒，人的改变。
我在思索着有多少和他们同样的农民
经过了实际斗争的锻炼，开始认识了
他们自己的存在重要和世界。

一九四 年春天

（选自《夜歌》，1950年，文化生活出版社）

夜 歌（一）

—

你呵，你又从梦中醒来，
又将睁着眼睛到天亮，
又将想起你过去的日子，
滴几点眼泪到枕头上。
轻微地哭泣一会儿
也没有什么，也并不是罪过，
因为眼泪也有着许多种类：
有时为了快乐，
有时为了悲伤，
有时为了温柔的感觉，
有时为了崇高的思想，
有时在不会唱歌的人
就象歌声从他的胸膛飞出，
带走了小小的忧郁，小小的感伤。

二

但你这个年青的孩子，

你说你在人间的宠爱中长大，
你又有什么说不出理由的理由
有时也不能好好地睡？
你说你是一团火，
那你就快活地燃烧吧。
你说知道自己聪明便多痛苦，
知道自己美丽便多悲哀，
不，聪明的人不应该停止在痛苦里，
美丽的人不应该只想到自己美丽。

三

我们不应该再感到寂寞。
从寒冷的地方到热带
都有着和我们同样的园丁

在改造人类的花园：
我们要改变自然的季节，
要使一切生活都更美丽，
要使地上的泥土
也放出温暖，放出香气。
你呵，你刚走到我们的队伍里来的伙伴，
不要说你活着是为了担负不幸。
我们活着是为了使人类
和我们自己都得到幸福。
假若人间还没有它，
让我们自己来制造。

四

不要说你相信人类有着美好的将来，
但你自己是一个例外。
当大家都笑着的时候，
难道你不感到同样的愉快？
当下一代的男女孩子们
在阳光下游戏，
在好的季节里恋爱，
难道会忌妒？
不，在明天我们有我们的幸福，
在今天我们我们的任务。

五

那么你就再睡去吧。
夜晚的寂静和漫长
不是为了让我们思想
而是为了让我们休息，
让我们有足够的欢喜和精力
来迎接一个新的早晨，
而且在工作的困难中
也带着歌唱的心境和祝福。
那么你就再睡去吧，
你就轻轻地合上你的眼皮。

一九四 年三月十一日

(原载 1940 年 7 月 13 日香港《大公报·文艺》)

夜 歌（二）

我的身体睡着，我的心却醒着。

——《雅歌》

而且我的脑子是一个开着的窗子，
而且我的思想，我的众多的云，
向我纷乱地飘来，

而且五月，
白天有太好太好的阳光，
晚上有太好太好的月亮，

我不能象莫泊桑小说里的
一位神父，
因为失眠而绞着手指：
“神呵，你创造了黑夜是为了睡眠，
为什么又创造了这月亮，这群星，
这飘浮在唇边的酒一样的空气？”

我不能从床上起来，走进树林里，
说每棵树有一个美丽的灵魂，
而且和他们一起哭泣。

而且我不能象你呵，雪莱！
我不能说我是爱丽儿，一个会飞的小精灵，
飞在原野上，飞在山谷里，
我不能象你一样坐在海边叹息：
“呵，我没有希望，没有健康……
没有名誉，没有权力，没有爱情，没有闲暇……”
我不能象你一样单纯地歌唱爱情：
“我从梦着你的梦中醒来……”
你仿佛一天什么也不做，
只是躺在夏夜的草地上，
睡了一个热带的睡眠。

“但是，何其芳同志，你说你不喜欢自然，
为什么在你的书里面
你把自然描写得那样美丽？”

是的，我要谈论自然。
我总是把自然当作一个背景，一个装饰，
如同我有时在原野上散步，
有时插一朵花在我的扣子小孔里，
因为比较自然，
我更爱人类。

我们已经丧失了十九世纪的单纯。
我们是现代人。
而且我要谈论战争。
大规模的战争正在进行。

在法兰西的边境，
两百万军队正在互相撞击，互相吞噬。
坦克车的出游三千辆一次。
国际联盟象倒闭了的百货店，
正在收拾文件，遣散人员，
每一个人发一点遣散费。
而且你赶快滚进去吧，意大利！

你们都赶快滚进去，滚进去！
谁也拉不住你们的，
谁也拉不住你们这些火车头
疯狂地开驶到你们的末日去！

多少活生生的人，
多少有着优秀的头脑的人，
多少善良的单纯的人，
多少可以为这个世界和它的未来工作的人，
被迫去作你们的殉葬的物品！
而且我呵，我多么愿意去拥抱他们！
然而我并不哭泣。
我知道他们将要觉醒，
将要把帝国主义的战争变为另一种性质的战争。
而且从死亡里，
将要长出一个新欧罗巴，新的世界！

而且我要谈论列宁。

而且我看见他了，

我看见他在抚摩着小孩子们的头顶：

“他们的生活将要好起来吧，
不象我们的生活一样充满着残酷吧。”

我看见他坐在清晨的窗子前：

“我在给一个乡下工作的同志写信。
他感到寂寞。他疲倦了。我不能不安慰他。
因为心境并不是小事情呀。”
而且我仿佛收到了他写的那封信。

而且我仿佛听见了

他在一个会议上发出的宏大的声音，
“我们必须梦想！”

是呵，我是如此喜欢做着一点一滴的工作，
而又如此喜欢梦想，

我是如此快活地爱好我自己，
而又如此痛苦地想突破我自己，
提高我自己！

一九四 年五月二十三日

（原载 1940 年 7 月 13 日香港《大公报·文艺》）

夜 歌（三）

我的兄弟，你为什么哭泣？
你说你哭泣着为什么生活如此不美丽？

你说你看见了
当月滑进了乌云里，
当夜风使一丛多刺的蔷薇颤栗，
一对分别不久的爱人
在他们第一次接吻的地方相见，
代替了盟誓和谈说理想和沉醉，
互相拷问着，供认着彼此的不忠实？

你说你看见了
在一个农村的家庭里，
在蜘蛛网和麻油灯之间，
在婚宴后，
因为一点点不如意，
丈夫开始吼骂着，打着他的新妇？

你说你看见了
一个寄养在亲戚家的
五岁的孤儿，

在阳光照着的道路上
跑着，跑着，又突然停止，
突然嘴唇颤抖起来，
流出了眼泪？

是的，生活是并不美丽，并不美丽。

你说你知道
你看见的还太少，还太细小，
还有着更多的不美丽，更大的不美丽？
是的，还有着更多的不美丽，更大的不美丽，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走到革命的队伍里。
你说，

你也说到革命了，
你说你知道革命不是用肥皂洗得香喷喷的
而且戴着白手套的手干的事，
我们的手带着泥土
而且筋肉突起，
而且甚至于不怕沾染上污秽，
然而你有着一颗幼小者的心，
那样容易颤悸？

你说你知道你应该想着另外的故事，
比如取火者的故事，
那个神的反抗者被铁链锁在荒山顶上，
每天被猛鹫啄食他的肝叶，

被啄食了而又重新生长起来的肝叶，
而且人类的历史上不只是有一个取火者，
而且现代的取火者不复是孤独的，
有着无数的伙伴，
也就有着无数的故事？

你说你也看见了
通过黑暗的光明，
通过痛苦的快乐，
通过死亡的新生，
通过丑恶的美丽，
而且它们并不怎样辽远，
并不是一些影子，
因为你不但看见了，
而且还从它们呼吸，
如同从天空，
从旷野，
从清晨的空气？

那么你还要说什么呢，我的兄弟？

那么你还要哭什么呢，你这个傻孩子？
你说你哭泣着你自己的软弱，自己的愚昧？
用手指擦干你的眼泪，

让我们来谈说光明的故事，
快乐的故事！

六月十一日

（原载 1940 年 7 月 13 日香港《大公报·文艺》）

夜 歌（四）

我要起来，到小孩子中间去。
我要去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我要教他们认认字，
给他们讲一些简单的然而动人故事。
我要告诉他们清洁的重要，
时常替他们洗干净他们的手指。

我要和他们在一起游戏。
“藏好啦没有？”
“藏好啦！”
由于我的大声的回答，
他们很容易在门背后或者帐子里
找到了我，
而且因为我是蹲着的，
他们很容易一边笑着，
一边用他们的手膀围上的我颈子。

我要和他们谈着这，谈着那。
让他们对于任何一种事物
挖根问到底。
我要尽我所知道的告诉他们。

假若我不能回答，
我要诚实地说，“我也不知道。”

我要起来，到工人们中间去。
我要去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我要他们对我讲一些他们过去的生活里的故事。

假若他是一个童工，
他会告诉我他很小就进了工厂，
因为一天工作的时间太长久，
他时常在机器旁边打瞌睡。
他看见过一个比他更小的孩子
在打瞌睡的时候被机器上的皮带卷了去，
那疯狂地旋转着的机器

很快地吃了他，
连骨头都嚼得粉碎。

假若她是一个女工，
她会告诉我她第一天进工厂去
就站得腿酸，腰痛，脚底发烧，
只有到厕所去偷偷休息一会儿。
而在那窗子很小，充满着臭气的小屋子里
已经坐着，睡着许多和她同样的女工，
而且有的说，“还是快些回去吧，
等一下工头要来查啦！”

她会告诉我

一个怀孕的女工
有一晚突然停止了工作，
坐在地板上哭了起来。
她们请假送她回去。
在半路上她走不动了，她睡下去。
黑夜静悄悄的。只有蛙叫。
她坐了起来。孩子生下来了。

旁的工人更会告诉我一些斗争的故事。
我要说：“同志们，我没有参加过什么斗争，
我很斩愧。”

我要起来，一个人到河边去。
我要去坐在石头上，
听水鸟叫得那样快活，
想一会儿我自己。

我已经是一个成人。
我有着许多责任。
但我却又象一个十九岁的少年
那样需要温情。

我知道我这样说
是可羞的，

但我又还不能把这种想法完全抛弃。

我要起来，

但我什么地方也不去。

我要起来，点起我的灯，
从在我的桌子前，
赶着做我今天未做完的工作
或者计划明天的工作，
总之做我应该做的事。

六月二十日

（原载 1940 年 9 月 17 日重庆《国民公报·文群》）

我们的历史在奔跑着

—

我亲爱的姊妹，
年轻的姊妹，
我们的历史在奔跑着，
你看它跑得多快！

你们在学习着马克思列宁主义，
你们在学习着联共党史，
你们都快要是干部了，
而你们又多么像一群小女孩子！
你说你们晚上临睡前
大家轮流着讲故事，
一直讲到了那些古老顶古老的。

你要我也讲一个。
好，我也讲一个顶古老，顶古老的故事，
我的姑母的故事。

我的姑母是一个阿菲丽亚。

我的姑母是一个疯子。
阿菲丽亚，那个爱着哈孟雷特的疯子，
攀着河边的白杨树，
攀着那叶子在水面上反光的白杨树，
一下子就掉进了水里。
我的姑母坐在我那古老的家宅的后门口，
唱着那种疯子的歌，
只有她自己才知道它的意义的歌，
而且把腰门摇得吱呀地响。

后门里面是我们吃饭的屋子。
墙壁上总是爬着许多蚊子。
我那时总是喜欢用我的小手掌
去打死它们。
外面是竹林，阴沟，水井。

葡萄树上结着很小很小的葡萄。
青梅树上结着很酸很酸的梅子。
我的姑母原来是一个沉默的安静的人，
有着那种沉默的安静的微笑，
如那些心地善良的人所常有的。
我的祖父把她嫁给
一个县城里的商人的儿子，
因为他家里有上万的财产，
有好几家铺子。

她的丈夫到我们乡下来的时候，
穿着发亮的丝织品的衣服，

抽着香烟，
而且哼着那种县城里的下流的调子。
他和他的一切
和我们那古老的家宅是很不调和的。

她嫁过去后不久就疯了，
而且被绑着手
装在轿子里
送回到我们家里。
我不知道那是怎样开始的，
只是从大人物的谈话
知道她的婆婆是一个后母。

而我就有了一个疯子的姑母。

她的病好了，
又被送回到她的丈夫的家里。
我到县城里去看见她的时候，
她又是一个沉默的安静的人，
又有着那种沉默的安静的微笑。

她好几年不生儿女。
她的丈夫又娶了一个妓女。

最后她很年轻地死去了，

由于一种奇怪的病。
我的母亲谈说着她的病的时候，

说那是一种可怕的疮，
使全身溃烂的疮，
不可医治的疮，
说不出它的名字，
而且悲伤地，无可奈何地叹着气。

一直到我生活在都市里，
阅读着图书馆的各种书籍，
我才在一个外国医师著的
《性的知识》上
给我的纯洁的姑母的
不洁的病
找到了一个名字。

二

我亲爱的姊妹，
年轻的姊妹，
我们的历史在奔跑着，
你看它跑得多快！

我也许给你讲了一个不愉快的故事。
我能够想象未来的男女的生活
都快乐而且合理，
但是我有时又想起了过去，
想起了过去的人，
如同我们有时想伸出手

去抚摩那些不幸的小孩子的头顶。

我的姐姐有一个女朋友。
她的父亲在清朝是一个小京官，
在民国是一个顽固派。
一直到她岁数很大，
一直到她的父亲回到家乡，

把她交给幼时许配的人家，
她才有机会在北平上学校。

我的姐姐说她是很聪明的，
说好每次从电影院出来，
从刚看过一次的有声电影
就学会了一只新的歌子。
她很快地熟悉了新的事物，
会给自己做一些时髦的衣服。

她很快地被同学介绍给一个男子认识，
很快地从她的未婚夫的家里逃出，
和那男子一起到日本去度蜜月。

很快地我的姐姐收到她从海外寄来的信，
她带着旧式女孩子的口气
写了一句很古老的话，
“一失足成千古恨”，
用它来总括她婚后地生活和幸福。

很快地她回到北平来生孩子，
而她的丈夫就抛弃了她。
一个人总是有自尊心的。
于是她独自抚养着她的婴孩，
在会馆里过着很穷苦，很穷苦的日子。

北平是一个衰落的都市。
大街上总是照着淡淡地寒冷的阳光，
大车的轮子后面总是跟着一片尘土。
就是那有铁轨的电车也走得很慢，很慢。
仿佛它总是很疲倦，随时都想停住。

那会馆更充满了衰落的空气。
它是从前的一位四川的爵爷
捐修来给那些上京投考的士子们住的。
现在住着穷苦的学生，
没有职业的家庭。
院子里的槐树上吊着青色的槐蚕。

窗子的冷布上爬着灰色的壁虎。
她写了很多的信给她的父亲，
但收不到一封回信，
因为他总是不拆开看就烧了它们。
他把打算给她的遗产捐给了庙里，
而且后来自己成了一个瞎子。

后来她又和一个小职员结了婚，
又生下了一个孩子。

后来那个男子又抛弃了她，
而我们就再也没有了她的消息。

三

我亲爱的姊妹，
年轻的姊妹，
我们的历史在奔跑着，
你看它跑得多快！

但是你看我自己快要流出了眼泪。
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是在欢喜历史给我们带走了那过去，
那沉重的不愉快的过去，
还是在悲伤着在它的行程中
有那样多的无名的悲剧。

但是现在该轮到我来听
你们讲你们自己的故事了，
你们这幸福的年轻的一代，
你们这些胜利的叛逆者，
你们这些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的人！

十月十一日

（原载 1940 年 11 月 22 日香港《大公报·文艺》）

快乐的人们

秋天和夜晚。野外。大的红色的火堆。
许多青年男女歌唱着，跳舞着。

所有的人

我们使荒凉的地方充满了歌唱。
在寒冷的夜晚我们感到温暖。
我们开垦出来的山头突起而且丰满
象装满了奶汁的乳房，
从它们，我们收获了冬天的食粮。
我们庆祝着我们的收获，
也庆祝着我们自己。
我们年轻而且强壮，
而且蓬勃地燃烧着，
我们是一堆红色的火！

所有的女子

我们是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嘲笑过的
有着狭小肩膀的女子。
就是用这肩膀，我们和男子一块儿

担负起人类的未来。
男子所能走到的地方我们也要走去，
男子所能做的事情我们都要参与—

所有的男子

我们非常欢喜！

所有的女子

而且我们要和男同志竞赛：
我们要把任何工作都做得很好，
不管它多么困难，多么细小。

我们也曾用锄头开过荒地，
我们也曾用镰刀割过谷子，
我们还坐在缝纫机前
制出军服和衬衣。

所有的男子

我们非常欢喜！
我们欢迎人类的一半的觉醒！

所有的人

我们庆祝着我们的觉醒，

也庆祝着明天呵
快向我们走近！
我们是这样的快活，
我们是一堆红色的火！

我们在土山上开出窑洞，
我们在河水里洗我们的衣服和身体。
我们在冬天到来以前
上山去砍树来烧木炭。
我们用自己的手来克服一切困难。

我们并不说小米是最好的粮食，
但当更多的人饿着肚子，
吞食着同样粗粝的东西，
每个中国人应该只取这样贫苦的一份。

我们并不掩饰我们的贫苦，
但在它的面前没有一个人垂头丧气，
反而象粗石
它磨得更锋利。
我们知道在未来，
家庭和学校，友谊和爱情
将对青年男女带着更甜蜜的笑貌，
给他们更温柔的拥抱，

但我们光明磊落地
放弃了更多的享受，更多的游戏，
我们知道是谁剥夺了那些我们应该有的。

第 一 个 男 子

但是我们什么也没有丧失，
我们不应该叫那些本来没有的为放弃。

比如我，我从前是一个烧饼铺里的孩子，
我的哥哥是一个跑堂的，
我很小就打柴来帮助家里。

第 二 个 男 子

我八岁就给人家放牛，
成天吃着油麦糊和蕎麦花子糊。
我的母亲为着买一条裤子，
卖去了我的一个兄弟。
我因为摔死了一条小牛，
又被扣去一年的工资。

第 一 个 女 子

我的童年度过在工厂里。
我的童年和那些棉花包子一起卖了出去。
我现在记起那飞满了棉花和尘土的空气，
就似乎不能够好好地呼吸。

第 二 个 女 子

我是一个孤儿。
十年前一个可怕的日子，
我的家被围住了，
就在我们那石板铺地的院子里
反革命把我的父亲绑住，枪杀。

我的哥哥躲在屋檐下的匾额里面，
他们没有发现。
我看着他们到外面搜查。
我不自主地望了那匾额一眼。
我颤抖了一下。
因为我看见从那上面正掉着尘土。
我的哥哥就因此也被捉住。

第 三 个 男 子

是啊，你们什么也没有丧失，
什么也没有放弃。
由于参加了革命的队伍，
你们反而得到了教育，得到了爱护。

就是我，我这个小地主的儿子，
不愁穿，不愁吃，
用家里的钱进学校，
但因为我是一个叛逆者，

如同那叛逆的莱谟斯
蔑视他哥哥建筑成的庄严的罗马，
我不能从那旧世界的秩序
看见一点儿幸福，一点意义。
我想不起我曾经有过什么快乐的日子。
我想不起我丧失了什么，
我有什么可以放弃，
除了那些冷冰冰地书籍，
那些沉重的阴暗的记忆，
那种孤独和寂寞，
那些悲观的倾向和绝望。

所 有 的 人

是啊，我们什么也没有丧失，
什么也没有放弃，
除了那沉重的阴暗的过去，
除了奴隶的身分和名义！

第 四 个 男 子

我不说我的过去，
我早已经把它完全忘记。
我们活着是为了现在，
或者再加上未来。
所以我只说
我现在是一个真正的浪漫派。

我最讨厌十九世纪的荒唐的梦。
我最讨厌对于海和月亮和天空的歌颂。
比较海，我宁肯爱陆地，
比较月亮，我宁肯爱太阳，
比较天空，我宁肯爱有尘土的地上，
因为海是那样寂寞，那样单调，
月亮是那样寒冷，
天空是那样远，望得我的颈子发酸，
而且因为我是一个真正的浪漫派，
我能够从我们穿了两个冬季的军服，
从泥土，
从山谷间的黄色的牛群和白色的羊群，
从我们这儿的民主与和平，
从我们的日常生活，
从我们起了茧的手与冻裂了的脚，
看出更美丽的美丽，
更有诗意的诗意。

一 部 分 人

停止，我们的丑角！
停止，我们的滑稽的同志！

比较浪漫主义者，
我们有更好的称呼，更正确的名字。
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我们是我们这时代的智慧，良心和荣誉。

另一部分人

不过他也说得有一些道理，
而且他说得那么快活！

所有的人

我们庆祝我们的快活，
也庆祝着过去的阴影
离开了我们。
我们发出光辉，照耀自己，也照耀别人，
我们是一堆红色的火！

第三个女子

但是，我说我们不应该太快乐，
因为战争还在进行，
敌人还在我们的土地上
散播着死亡和灾祸！

而且大部分世界还是被黑暗所统治，
大部分人还带着枷锁，
我们不应该唱太早的凯歌。

第四个女子

是啊，我在最欢乐的时候
总是记起了我的只有一只腿的哥哥。

我在最欢乐的时候
总是记起了他走路时放在肋下的两只木脚。

第五个女子

我有一个弟弟，一个才十九岁的孩子，
昨天从黄河边带伤回来，躺在医院里，

医生说恐怕难医治，
因为一颗子弹穿进了他的肺里。
送葬的行列。覆着旗帜的尸体。
人们沉默地抬着它走近火光前。

第 五 个 女 子

呵，这就是我的弟弟！

所 有 其 他 的 人

呵，这就是我们的小兄弟？
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谈说着他的时候，

他已经死去！

第 五 个 男 子

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谈说着他的时候，
就在这一刹那，
有多少和他一样年轻的弟兄
在战场上死亡，受伤，
或者在监狱里受着拷打！

所 有 其 他 的 人

这诚然很可悲伤！
有许多人是如此可贵，
又有些人还是两只脚的兽类！

我们要为这位小兄弟哭一会儿，
把他当作所有牺牲者的代表，
然后擦干眼泪，
用歌声送他去安睡！

所 有 的 人

我的小兄弟，

我们在为你哭泣，
在悲伤你死得太早，
你闭上的眼睛

再也不能睁开来
看见我们的明天的美丽。

我们的眼泪
擦干了而又流了出来，
我们知道
一个人的死亡
并不是太细小的事。

但是，在我们看来，
死亡并不是一个悲剧。
尤其是为了生存的死亡，
为了明天的死亡，
更是无可迟疑而且合理。
花落是为了结果实。
母亲的痛苦是为了婴儿。

整个人类象一个巨人，
长长的历史是他的传记，
他在向前走着，
翻过了无数的高山，
跨过了无数的旷野，
走向一个乐园。
我们个人
不过是他的很小的肢体，
他的细胞，
在他整个身体

并不算太重要。

但是，我们的小兄弟，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说得太理智？
是不是觉得我们说得冷冰冰地，
象大自然的口气？

不，我们是你一样的人，
我们的脉搏在跳着，
我们的血在流动，
我们和你一样
愿意为着明天
献上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眼泪
擦干了而又流了出来，
我们知道
一个人的死亡
并不是太细小的事。

但是让我们用歌声覆着你，
使你安睡！
你已经完成了你的任务，
你没有什么悔恨！

平安归于你，
荣誉归于你！

在未来的社会里，
当那些比我们更快活的儿女
在最欢乐的时候
记起了为他们死去的先驱者，
在那灿烂的思想的光辉里
有着你的一个位置！

钉棺材的声音。筑坟的声音。天色渐渐地发白。

第 五 个 女 子

我的歌唱得最低最低，
因为我不是用声音而是用眼泪，

因为他不但是我的同志，
而且是我的弟弟，

因为我和他一起度过了贫苦的童年，
一起在田野间游戏，
一起看着我们的可怜的母亲害病死去，
因为自从革命把我们这一对孩子
从农村带到了它的队伍里，
我们很少在一起，
我很少对他尽过姐姐的责任。

所 有 其 他 的 人

他是在众多的同志间长成，

我们相信一个集体的爱护
更大于一个母亲，一个姊妹！

第 五 个 女 子

但是我还在迟疑
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我们是快乐的，
我们是只应该默默地工作
还是也可以唱着歌？

所 有 其 他 的 人

我们还是应该说我们是快乐的，
虽说我们的快乐里带着眼泪。
因为痛苦虽多，终将消失，
黑夜虽长，终将被白天代替，
死亡虽可怕，终将掩不住新生的婴儿的美丽，
旧世界虽还有势力，终将崩溃，
战争虽残酷，这已经是接近最后的一次！

第 五 个 女 子

那么让我的歌声
还是投入你们的巨大的合唱里，
在那里面谁也听不出
我的颤抖，我的悲伤，

而且慢慢地我也将唱得更高更雄壮！

所 有 的 人

我们将唱得更高更雄壮，
而且唱得那样谐和，
就象从一个人的胸膛里飞出来一样。

我们歌唱，
我们尽情地歌唱，
一直到我们唱完了
这个准备完全献给欢乐与游戏的晚上。
由于有了一阵争论，
我们达到更坚强的一致，
由于有了一阵悲伤，
我们达到更深沉的欢快。

我们在今夜经历了更多的生活，
仿佛我们突然长大了许多，
象一树果子突然成熟于一个晚上。

呵，黎明已经到来，
我们欢迎它，
如同伸到天空中去欢迎阳光的山峰。
我们因为看见它的颤抖，
如同带着眼泪一样的露水的草木
颤抖于带走了最后一阵寒冷的晨风。

看呵，就在那边，
就在那顶上，
已经出现了阳光！

欢迎，我们的太阳！
我们象好久好久没有看见你一样！

欢迎，我们的太阳！
我们的光辉

将投入你的更大的光辉里，
得到更大的快乐，
得到更大的谐和，
我们这一堆红色的火！

在他们的剧烈的急速的跳舞中阳光出现。

十一月二十日到二十三日

（选自《夜歌》，1945年5月，诗文学社）

夜 歌（五）

同志，请你允许我想起你，
带着男子的情感，
也带着同志爱。

我们的敞篷汽车在开行。
一路的荞麦花。
一车的歌声。
谁知道我们是怎样开始攀谈起来的呢，
我们虽还不认识，我们已经是同志啦。
“到延安去”这个目的
把我们连结在一起。

我们的敞篷汽车停了下来。
汽车工人在修理着机器。
苦寒的陕北高原也有那样多的野花，
各种各样的野花，
象对我们发出的一些小小的欢呼。
我真想把我采的一束花献给你呢，
你这个年轻的安静的女同志，
你这个从南京逃出来的女同志，
你对我谈得多么亲密！

你说你曾经化装成一个乡下姑娘，
不象，
又化装成一个男孩子，剪短了头发，
也还是不象。
然而你终于绕了一个大弯子，逃了出来，
从上海，从香港。

我们消失在延安
象鱼消失在大海。
谁知道我们又会意外地碰见呢。
而你，你是那样欢喜，
象碰见了亲兄弟，
你对我谈说着许多琐碎的事情。
你说你们是那样喜欢吃小米锅巴，

那样喜欢吃花生米，
有了一点点大家都分着吃。

后来在清凉山——
那时我为着写《我歌唱延安》，
爬上鼓楼去看碑记，
又爬上清凉山去访问
一个熟悉那儿的掌故的老人——
你在半路上碰见了，
告诉我你打算去学医。
你有些犹豫不决，
我也不能替你出主意。

我到前方去了。
我有时竟想起了你，
虽说我想起过的人是很少的。

我回来了。我去看你。
你说，“我现在完全习惯了这里的生活。
我现在常常和很多的同志往还，
不象刚来的时候那样感到寂寞。”
我们坐在小饭馆里吃着大米饭。
你问我，“你从前常常一个人旅行吗？”
接着你又说，“在从前，
我总是和家里的人一起旅行，
一直到抗战以后，我才一个人坐船，坐火车。”

我们就象坐在车厢里，
在窗子旁边吃着车上的蛋炒饭。

你也许奇怪
我为什么想起了这样多的琐碎的事情。
那么
难道我这是一篇情诗？
我想不是。
我想即使是，
恐怕也很不同于那种资产阶级社会里的，
无论是在它的兴盛期或者衰落期。

我没有把爱情看得很神秘，
也没有带一点儿颓废的观点。

我从来就把爱情看作
人与人间的情谊加上异性间的吸引。
而现在，再加上同志爱。

我并不奇怪我们为什么没有发展为恋爱。
我们实在太不接近。
延安的同志我想都是
忠实于革命，
也忠实于爱情，
只要生活在一起，
而又互相倾心，
就可恋爱，结婚。

那么
同志，请你允许我今晚上
想起你，
而且为你祝福！

十二月四日下午
(原载 1941 年 3 月 1 日香港《大公报·文艺》)

叫 喊

—

叫呵，喊啦！

你们在河边
拉着载满了货物的木船
走上险恶的滩的人，
叫呵，喊啦！

你们抬着石头
爬上高山
去建筑屋子的人，
叫呵，喊啦！

你们码头上的苦力，
叫呵，喊啦！

你们在战场上，
在倒下的尸首的旁边，
向敌人进攻的兵士，

叫呵，喊啦！

你们在阳光下流着汗水的，
你们担负着沉重的担子的，
你们为了人类的未来而进行着斗争的，
我在和你们一起叫喊！

二

我听见了从各种各样的人发出的叫喊的声音。
我听见了从各个地方发出的叫喊的声音。
我甚至于听见了从各个时代发出的叫喊的声音：
孤独地绝望地喊着“光！”
软弱地忧郁地喊着“明天！”
空洞地喊着“来呵，来到大路上！”

或者“走呵，走到辽远的地方！”

而我们却喊着

“同志们，前进！”

我听见了我们的队伍的整齐的步伐，
我听见了我们的军号的声音。

我们是幸福的。

我们知道我们要去的是什么地方。

我们知道那里是什么状况。

那里没有饥饿的人，

没有受冻的人，

没有卖淫的妇女，

也没有作牛马的男子。

那里失掉了家的人将重又得到他的家，

失掉了爱情的人将重又得到爱情，

失掉了健康的人将重又强壮，

失掉了青春的人将重又年轻。

那里我们愿意把世界变成怎样美好

就可以使它变成怎样美好，

再也没有人阻拦。

那里离我们并不太辽远，

虽说走到那里去还要经过很多很多的困难。

而我呵，我这并不是预言！

我不是先知，

我只是忠实的真理的翻译者，

我只是忠实地说出我所知道的，

我所相信的事情。

三

我在为着未来而叫喊，

也为着现在。

为着我们的信心。
也为着我们要通过的困难。

你穿着光滑的丝织品的衣服的人，
你因为喝多了牛奶而消化不良的人，
你喜欢在阴影里行走的人，
你只愿听溪水和秋天的虫子的声音的人，
对不起，
我打扰了你的和平！

我的叫喊并不是为着你们。

对我的同志们
我要用我的叫喊证明：
我既有着温柔的心，
又有着粗暴的声音。

我要证明：
唯有有力量的才能叫喊得很宏亮，
唯有真理才能叫喊得
简单，明白而且动人。

我要证明：
一个今天的艺术工作者
必须是一个在政治上
正确而且坚强的人。

我还要证明：
我是一个忙碌的，
一天开几个会的，

热心的事务工作者，
也同时是一个诗人。

十二月六日清早
(原载 1941 年 3 月 13 日香港《大公报·文艺》)

解 释 自 己

—

清晨。阳光。
河水哗啦哗啦地响。
我走在大路上。
没有行人。
没有奔驰的马。
尘土静静地，没有飞扬。

我忽然想在这露天下
解释我自己，
如同想脱掉我所有的衣服，
露出我赤裸裸的身体。

二

我曾经是一个个人主义者。
世界上有着各种各样的个人主义，
正如人有着各种各样的鼻子。

我不会用一个简单的形容词
来描写我过去的个人主义，
我只能从反面说，
我不能接受浪漫主义，
也不能接受尼采，
也不能接受沙宁。

我喜欢沙宁不耐烦读完
《萨拉图斯察如是说》，
读了几页就把它扔到屋角去，
但当他到乡下去和妇女调情，
喝着麦酒，
伏地作马鸣，
我突然憎恶这个自以为了不起的人。

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

一个可怜的中国人，
我不能堕落到荒淫。

我犯的罪是弱小者的容易犯的罪，
我孤独，
我怯懦，
我对人淡漠。

我曾经在晚上躺在床上想，
我会不会消极到这样：
我明知有一个人在隔壁屋子里自杀，

我明知还可以救他，
却由于对人淡漠，
由于懒惰，
由于不想离开暖和的被窝，
我竟不管他，继续睡我的觉，
而且睡得很好。

有一个时候我常常想着这个幻想中的事情，
仿佛我真曾经这样做过。

三

把我个人的历史
和中国革命的历史
对照起来，
我的确是非常落后的。

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时候，
我才离开私塾到中学去，
革命没有找到我，
我也没有找到革命。

内战的时候，
我完全站在旁边。

一直到西安事变发生，

我还在写着：

“用带血的手所建筑成的乐园
我是不是愿意进去？”
虽说我接着又反问了自己一句：
“而不带血的手又是不是能建筑成任何东西？”

但是，难道从我身上
就看不见中国吗？
难道从我的落后
就看不见中国的落后吗？

难道我个人的历史
不是也证明了旧社会的不合理，
证明了革命的必然吗？

难道我不是
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中国人的例子？

四

呵，我的父亲，你为什么那样容易发脾气？
你为什么那样爱惜钱，
因为母亲事先没有得到你的同意，
用几十块钱在县城里买了一些东西，
你就骂她，和她吵架，使她哭泣，
而且撕破了她买回来的布，
摔破了她买回来的镜子？
我知道你有很多很多的钱，

你在柜子里放着很多很多的银子。

呵，我的祖父，你为什么要把我关在私塾里，
强迫我读那些古老的书籍？
你这个固执的人，
你竟坚信民国将被推翻，
新的皇帝将要出来，
不久就将要恢复科举！

呵，那难道就是我吗，
那个发育得不好小孩子？
那个戴着小瓜皮帽，
穿着总是不合身的衣服的？
那个清早起来就跑到箭楼里去
背昨夜读的古文，唐诗，
然后又读一段礼记，写字，做文章，做试帖诗，
一直到静静的阳光的影子爬过城墙去，
一直到黄昏时候才可以歇一口气，
坐在寨门口望着远远的山，
望着天空的蝙蝠飞，
象望着灰色的空虚的老头子的？

五

呵，那难道就是我吗，

那个初中二年级的孩子，

和一些大胆的同学坐木船走九百里的水路，
在阴恶的波涛里，
在船身倾侧，快要翻进水里去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恐惧地躺在舱里，
脸色苍白，停止了呼吸，
他却静静地抬起头来
望着那野兽一样怒吼着的河水，
仿佛他那样年幼就已经对于生和死无所选择？

那个十八岁的高中学生，
常常独自跑到黑夜的草地上去坐着，
什么也不想地坐很久很久，
仿佛就仅仅为了让那黑暗，那寒冷
来压抑那不可抵抗的寂寞的感觉，
一直到脑子昏眩起来，
俯身到石头上去冰他的头额？

或者在大雨天，

独自跑到江边去
走着，走着，
象一匹疯了的马，
一直到雨淋透他所有的衣服？

或者在漆黑的晚上，
独自跑到很远很远的堤岸上去，
望着水中的灯塔的一点光亮，
听着潮水单调地打着堤岸响，

然后突然感到了恐怖，
象被什么追逐着似地，
很快地跑回学校，
一直跑到学校旁边的小书店里，
从那耀眼的电灯，
从那玻璃柜里的书籍，
从那打招呼的伙计，
才感到了他还是活着，
才感到了一点活着的欢喜？

六

呵，什么时候我才能够
写出一个庞大的诗篇，
可以给它取个名字叫“中国”？

或者什么时候我才能够
写出一个长长的诗篇，
可以给它取个名字叫“我”？

我的国家呵，
你是这样广大，
这样复杂，
这样阴惨惨，
这样野蛮，
这样萎缩而又这样有力量，
这样麻木而又这样有希望，

这样虐待你的儿女，
而又锤炼着他们，
使他们长得更强壮！

每一个中国人所看见的中国，
每一个中国人的历史，
都证明着这样一个真理：
革命必然地要到来，
而且必然地要胜利！

我谈说着我
并不是因为他是我自己，
而是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人，
一个可怜的中国人，
而且我知道他最多，
我能够说得比较动人。

我并不把“我”大写
象基督教大写着“神”。
我只是把他当作一个具体的例子，
一个形象，
通过它
我控诉，
我哭泣，
我诅咒，
我反抗，
我攻击，

我辩护着新的东西，
新的阶级！

七

是的，你们参加革命比我早得多的同志，
或者你们岁数比我小得多的同志，
你们可以笑我的道路太曲折，太特殊。

不用经过统计，

我知道我这样的人并不太多。
但中国这样广大，
这样复杂，
假若我真是太特殊，
那才真是太古怪，不可解释。

说吧，你们继续说下去。
我准备完全同意
你们的结论，
说我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十二月十九日上午

（选自《夜歌》，1950年增补版，文化生活出版社）

夜 歌（六）

冬天的晚上
我坐在窑洞里烤着红红的炭火。

我忽然想，是谁呵
在他的一部小说的最后说了这样一句话，
“上帝呵，祝福那些无家可归的人！”
是你吗，屠格涅夫？
我不象你这个旧俄罗斯的贵族
用这句空话来减轻我的不安，
我不能把责任推给上帝，
那个本来不存在的鬼东西，
而且我知道祝福没有一点实际的用处，
对于那些没有衣服穿的人，
那些没有屋顶过夜的人，
那些没有家或者失掉了家的人。

还有我们的前方的兵士，
前方的干部，
在这晚上，
我知道你们正在和敌人争夺着村庄，
大炮象雷一样响，

机关枪象害疟疾的人一样敲打着牙齿，
你们在受伤，在死；
或者你们正和衣躺在炕上，
突然紧急集合了，
你们翻身起来把背囊背上，
备好马，
准备出发；
或者在那更北的北方，
现在正下着大雪，
你们在行军，
你们有些人还没有鞋袜；
或者你们在过封锁线，
走了一天一夜还没有吃东西。

我曾经参加过的一二 师的同志们，
我知道在我离开了你们以后，
你们在河北遭遇过大水灾，
经常把两只腿浸在水里行军；
你们在山西遭遇过敌人的围攻，
经常在下大雨的晚上
用两手两足爬着泥滑的山路；
而且因为粮食困难，
你们经常吃着喂马的黑豆，
吃一顿小米就是会餐。
对于你们
鼓励的话，
关于未来的话，

都不必说呵。

你们不是空口谈说着未来，
而是在为它受苦，
为它斗争。

是谁呵，想天下有一个被水淹的，
就象是自己使他被水淹一样？
是你吗，大禹？
你真忙啦！你真苦啦！
据说你治理了九年的洪水，
你三次从你家里门前走过没有进去，
而且你听见了你的小儿子在哇哇地哭。

还有你提倡自己刻苦的墨翟，
你跑到这个国家去劝人家不要进攻，
又跑到那个国家去帮助人家防御，
据说你住一个地方
总是灶还没有烧黑
就又走啦。

这种传统，
这种英雄，
只有我们的队伍里

才承继了下来，
才找得出很多很多。

我不是历史家，
但我必须从你们
来给“英雄”们下一个另外的定义。
过去的历史家
对于亚历山大、恺撒或者拿破仑
常常发生兴趣，
正如小孩子喜欢听狼和老虎的故事——
唯有你们从人民中来
而又坚持地为人民做事的，
才最值得用诗，用历史
来歌颂，来记下你们的功劳和名字。

十二月二十四日

（原载 1945 年 5 月《诗文学》丛刊第 2 辑）

夜 歌（七）

—

“ 生命小船
碰上了生活中的礁石…… ”

呵，你们死者！

你发狂而死的死者！
你象夜莺一样唱得吐血而死的死者！
你驾一只船到海上去
就再也不回来的浪漫派！
你象中国农村里的小媳妇一样
用带子吊死的厌世家！
你从革命的队伍里开了小差
却首先用一颗子弹
惩罚了你自己的逃兵！

呵，我最悲痛
你们用自己的手
割断了生命的人！
不只是你们呵我想，

在最痛苦的时候
想象用手枪对准他的太阳穴，
在最疲乏的时候
希望闭上眼睛就再也不睁开，
在斗争最剧烈的时候
动摇过，打算从人生里开一次小差！

你们
有冷静地研究那种死法最不痛苦的，
有嘲笑了别人的自杀而后来自己也自杀的。
呵，生活是平凡的
而又充满了残酷的！

但最勇敢的

还是战斗着活了下来，
或者战斗着死在敌人手里！

二

死呢还是活，
这已经绝对不成问题。

问题在怎样地活：
轰轰烈烈地活，
打得头破血流地活，
大声笑着，大声哭着地活，
拥抱呀，接吻呀地活，

一天开几个会
而且每个会上都热烈地发言地活？

这是平凡地活，
埋头苦干的活，
一丝一毫也不放松地
科学地活，
冷静地活？

呵，生活是平凡的
而又充满了矛盾的！
多少勇往直前的船
在日常生活的沙滩上搁了浅！

但最正确地活着的
应该最热情也最理智，
最勇敢也最机警，
最傻也最聪明，
在平常的生活里也斗争着，
在斗争最尖锐的时候也从容而镇定！

三

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人，

好好地过日子，
而且拚命地做事情，

我们谁也还不晚！

活下去，
工作
而且快乐，
一个人就是简单，

一切为了革命。
一切都是革命工作，

我们一个马夫
或者一个伙夫
都明白这个道理，
你听，他们说得多动人：
“我们做的也是革命工作！”

他们遛马，
饮马，
备鞍子，
铡草，
半夜起来添料，
或者烧火，
洗菜，
煮小米饭，

行军时候抬一口锅，
他们并不思索死与活，
但他们最知道活着是为了什么。

十二月二十八日上午

（原载 1941 年 2 月延安《中国文艺》第 1 卷第 1 期）

革命——向旧世界进军

—

革命——向旧世界进军！
向各个黑暗的角落进军！
向快要崩溃的阶级社会进军！
向绅士和流氓的联合统治进军！
向监狱进军！
向飞着炮弹的阵地进军！

有时为了必要，革命暗暗地在地下进军！
有时为了必要，革命光明磊落地进军！
有时革命向后退却一步，
为了向前十步地挺进！

同志们，
现在是什么时候呵？
战争与革命交错的时代！
欧罗巴，你资本主义的老巢，

你现在打得很好！
你现大打得很热闹！
在帝国主义者的火并里
革命的火焰将要燃烧起来，
把强盗们烧掉！

地球，你旋转得更快些！
更快些让我看见每天早晨的太阳！
更快些让我看见旧世界的死亡！

二

中国的革命，
亚细亚方式的革命，
今天呵我才第一次真正地
感到了它的长期性，残酷性！

今天呵我才第一次深深地
感到了我是一个中国人，
感到了做一个中国人的艰苦和不幸，
也感到了做一个中国人的勇敢和责任！

一九二七！灿烂的记忆！
轰轰烈烈的记忆！

你呵，你从那记忆里长大起来的同志，
你说着说着，你流出了眼泪。
你记起了你是一个打红领巾的少先队员，
你记起了那些活了的街道，
那些群众大会，
那些呼喊，
那些奔跑！
那些游行示威的工人群众！
那些农民暴动！

那些接着来的枪声，屠杀，镇压！
革命被包围了。
革命被袭击了。
多少尸首！
多少血！
多少被毁坏了的优秀的青年男女！
多少监狱！

三

你呵，你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
你还记得你在监狱里的号数，
你还记得要弯下腰去才能看见一小块天空，
你还记得脚镣，手铐，橡皮鞭，

长期的饥饿，长期的失眠。

你还记得狗子们不断地钉梢，
跟着你上电车，又跟着你走在人行道，
现在你还保持你在监狱里习惯，

每天晚上只能睡三个钟头的觉。

而你，你从农民战争里长大起来的同志，
你还记得你的哥哥被白色的军队捉住，
被绑在树上活活地烧死。

而你，你全家都参加了革命的老同志，
你一家十二口人都为革命牺牲了的老同志，
你的儿子们、孙子们死在战场上，
你的母亲、妻子、儿媳被反革命杀死。
你说起这些，
你并没有哭。
而带着庄严的微笑。

是什么样的东西在支持着你们呵！

是什么样的东西使你们有那样坚强的信心，
那样勇敢地继续着那样残酷的斗争？
你身上带了十几处枪伤的，

你只剩下了一只胳膊的，
你三年没有吃过热饭，
三年没有脱过衣服睡觉的，
你在饥饿的时候
吃过煮的皮鞋底和野草的，
你在长征的时候生下了小孩
而又把他抛弃了的，
还有你们死于枪弹、炮弹和飞机的轰炸的，
你们死于饥饿、寒冷和疾病的，
你们死于爬山、渡河和过草地的，
你们为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
而被活埋，被枪杀，被拷打而死的，
所有你们以你们的血肉之躯
为革命铺成一条大道的，

你们无数最好的人，
最好的中国人呵！

我听见了斯大林的钢铁的声音：

“共产党人是特种样式的人，
是用特殊的材料制成的！”

四

今日的中国是什么样的中国！

四分五裂的中国！

血淋淋的中国！

光明与黑暗交错着的中国！

被铁链捆绑着而又快要打破它的中国！

革命的武装活跃在各个地方，

在渤海边，在东北的森林里，在海南岛上，

而延安，革命的心脏，

我白天和晚上都听见它巨大的跳动！

虽说在我们的土地上

也有着日本人，

有着汪精卫，

有关乌烟瘴气的重庆，

虽然在重庆，一天饿死五千人，

而阔人们却喝着飞机从香港运来的自来水，

他们的狗吃着一百块钱一顿的大餐，

而且在外交宴会上

他们高呼着“大英帝国万岁！”

虽说那些囤积粮食的，

运私货的，

买外汇的，

不停地压榨人民，

在巴西买甘蔗田，

在瑞士造别墅，

在纽约的银行里存着长长的数字的款子的，

也是中国人，

他们到底是极少数的人，
快走进坟墓里去的人呵！

一切腐烂的东西都在死亡！
一切新生的东西都在成长！
腐烂的和新生的
已经清楚地分别开
象黑夜和白天！

全中国的兄弟们，
站到革命方面来！

五

革命——给我们把幸福带来！

让我们自由地呼吸，
让我们用歌唱来代替咒诅和哭泣，

让我们感到这样大的国家真正是我们的，
让我们真正能使用这样肥沃的土地，
让我们有足够的粮食，
让我们有穿不完的布匹！

我们知道自然能够供给我们所有需要的东西，
世界原来是如此美丽，
人与人间也能够建筑起一种亲爱的关系，
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现在如此贫苦，
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没有和平和幸福！
我们什么都知道呵！

革命——进军！
我们紧紧地跟着你前进！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五日
(原载 1941 年 5 月 25 日延安《解放日报》)

给 T.L 同志

当我说

象可怜的洋车夫喊“打倒电车”，
我真想喊出一句很朴素的口号，
“打倒爱情”。

T.L.同志

你笑得多厉害呵！

十年是很长很长的。

在这十年中缠绕得我灵魂最苦的
是爱情，
你也说

在知识分子当中，
无论走到哪里，
谈论得最响亮的是恋爱。

有了恋爱的人因为恋爱而苦恼。
没有恋爱的人因为没有恋爱而苦恼。
这真使人感到人生是多么可怜，

假如我们不是想到
另外一个提高人生的名字：革命。

我提议我们在恋爱的这题目下
来做一首讽刺诗。

你很快地说出了一句：

“让那些以讲恋爱为职业的人
滚蛋吧！”

我想，唯有一个诗人
才能象你那样厉害地笑，
你那样热烈地谈论呵！

今天学校发了延长的煤油。
我点上了我的小美孚灯。
虽说没有生炭火，我的窑洞里并不冷。

我们吃完了你买来的红枣，花生。
当你打算走了，
我说，
T.L.同志，
我们再谈一会儿！

我想起了

你从前的那些寂寞的夜晚，寂寞的黄昏，
当我打算从你屋子里走了，
你总是留我：
“何其芳同志，
再谈一会儿！再谈一会儿！”

平常我总是感到你有些怪脾气，
而且喜欢发一点牢骚。
今晚上我才对你有了兄弟的情怀，
带着同志爱
看你的缺点，
看你的可爱的地方。

（原载 1942 年 2 月 17 日延安《解放日报·文艺》第 88 期）

给 L. I. 同志

你说
你总是感到生活里缺少一些东西。

我们在黄昏的路上走过来走过去。

是的，我们缺少糖，
缺少脂肪，
缺少鞋子，
缺少衬衣，
而且我们的生活要求着这些
并不是奢侈。

但是为了革命
很多同志比我们缺少更多的东西，
他们缺少休息，
缺少健康，
缺少睡眠，
甚至于缺少生命的安全。

是的，你并不是指这些物质的东西。
昨天我在野外，
河里冰已经完全融解。
水流得那样快活。
空中鸟也一边飞，一边叫。
大路上走着驮粮食的运输队。
有的牲口的颈子上挂着一个大铜铃。
它孤独地大声地响，
象在喊着：“我发声，我摇动，我存在！”
有的牲口的颈子上挂着一串小铜铃，
它们和谐地清脆地响，
象在争着嚷：“看我们这群小东西是多么愉快！”
搬家的老百姓
在毛驴上绑着铁锅和被窝卷，
在他们后面跟着两匹绵羊。
一切都在活动。
一切都在生长，

我却一个人在河边的石头上坐了一阵。
我也感到我似乎缺少一些什么。

今天你把这句话对我说了出来，
我只有把对我自己说过的话再说一遍：
“缺少一些东西又算得什么呢，
为了革命
我们不是常常说着牺牲？”

我们在黄昏的路上走过来，走过去。
希望你接受我这一点很朴素的意思。

（原载 1942 年 2 月 17 日延安《解放日报·文艺》第 88 期）

给 G . L . 同志

我们睡在一个床上。
我感到我象回到了木板书里的古人的生活：
到远远的地方去拜访一个朋友，
而晚上就和他睡在一个床上。

已经吹灭了灯。
又没有月亮。
这是一个漆黑的农村的夜晚。

今天我在懒洋洋的天气里
爬了一座高山，走了二十里路。
你说你昨晚没有睡好，也有些疲倦。
但我们还是谈着，谈着，
谈了很多的话。

你说一切都好，
只是有时在工作的空隙中，
在不想做事情的时候，
有些感到空虚。
我说，
在这样的时候

你就用任何东西去填满它吧，
到老百姓家里去和他们谈问题，
打开书，
或者找一个同志去散步。

你说你们在乡下是那样缺乏娱乐和游戏，
有时用石头来当作铁球投掷。
我似乎看见了你们在田野间，
在夕阳下，
寂寞的挥手的姿势。
这些日子我又很容易感动。
世界上本来有很多平凡的然而动人的事。

我感到我们有这样多的好同志，

这样多的寂寞地工作着的同志，
就是为了这我也想流一会儿眼泪。

三月二十六日

（原载 1942 年 2 月 17 日延安《解放日报·文艺》第 88 期）

让我们的呼喊更尖锐一些

—

大火，太大的火，
企图毁灭人类的火，
在半个地球上
升得更高了。

拉起警报来！
让我们的呼喊
象飞驰过街道和广场的救火车，
让我们的呼喊更尖锐一些！

起来！起来！
所有并不梦想逃避到火星上去的人！
今天我们是自己的民族的子孙，
也是全世界的公民，
今天轮到我们来为历史的正常前进而战斗了，
我们要以血去连接先驱者的血，
以战争去扑灭战争！

—

苏联的公民，
模范的世界公民，
你们已经动员起来了。

飞行员，炮手，坦克和潜水艇的驾驶者，
红色的步兵，红色的哥萨克骑兵，
你们在从天空，从陆地，从水上，从水下，
从一切敌人进攻的地方打击敌人。

无数的城市。无数的跳动的心。
工厂、作坊、机关在喧嚣着，举行集会。
基耶辅：多么动人的场面呵，
人民和军队自发地走在一起，举行联合的游行示威，

学生，儿童，主妇，铁路上的职员，工人，
爬到车辆上去和炮手们拥抱，接吻。

更加活跃起来！更加顽强地斗争！
你最先开花的黑土，
你最先实现了人类的梦想的人民！
你们有着人类最响亮的名字，列宁，斯大林，
它们响着就象真理和信心！
没有人能够抢走你们的乌克兰，
没有人能够攻下你们的莫斯科，
没有人能够用枪枝把地主、资本家重新抬上宝座！

三

但是你，欧罗巴，
难道你就屈膝于暴力之下？
难道你就沉默地看着你的人民
被法西斯军队拉去作建筑战车行驶的道路的机器，
作代替他们耕种土地的牛马？

欧罗巴的人民，
起来！起来！
首先恢复十四个独立的国家！
历史的列车正在开行，
没有人能使它停顿，
没有人能把它向后拉！
无论用怎样的军队，怎样的野心
都不能！不能！
再也不能有黑暗的中世纪！
再也不能有全欧罗巴的人民都变成奴隶
去侍候几个主人！

你们的饥饿，
你们的低声耳语，
你们的地下组织和活动，
将要扩大起来，汇合起来，
成为一场扑灭大火的暴雨！

雷呵，更响一些！

闪电呵，更亮一些！

罢工！暴动！从各个角落发动战争！
拿起一切可能拿到的武器打呵，
打这个放火者，
打这个二十世纪的尼龙，二十世纪的暴君！

四

德意志的兵士，
你们已经有了太多太多的战争。
你们说兵士总是兵士，
但我说人总是人。
你们说你们没有思想，没有得到解释，
多么可羞的话呵，
经过八年的纳粹统治，
你们有了集中营和降落伞部队，
然而却没有了思想了！

五

至于你，希特勒，
你这个笨拙的演剧家，
你再象被谁打掉了一颗牙齿一样地
扮着鬼脸对兵士们喊
“愿上帝援助我们”吧！
是的，只有上帝援助你了！
还有你，墨索里尼，

你这个老打败仗的将军，
你这个尾巴！

所有你们这些强盗，
虽说你们能够制造战争，
在今天的历史上你们并不重要。
走开吧！从地球上走开吧！从我的诗里走开吧！
已经没有什么日子让你们炫耀！

六

我总是沉痛地记起我是一个中国人。
我总是愤愤不平地记起我是一个中国人。
我们的祖先好象在历史的道路上睡了一觉。
有一段时间我们没有很多东西可以夸耀。
我们不愿只是回到先秦去找思想家，
我们不愿只是回到唐代去找制度文物的繁华，
我们也不愿只是提起屈原杜甫的讴歌，
我们知道有无数无名的中国人
忍受得更多，也劳作得更多！
从海盗们的军舰驶进了我们的海港和扬子江，
那隆隆的炮声呵，终于把我们惊醒！
我们终于站了起来，走我们的祖先耽搁了的路，
不习惯地走，摸索着走，摔着跤走，
终于走到了今天！
今天我们的担子并不小，
但我们担负得很好！

我们知道这四年的战争日子是怎样过出来的！
我们是怎样勇敢地活着，怎样勇敢地去死！
打下去！再打下去！
让我们的呼象驶过街道和广场的救火车，
让我们的呼喊更大声一些！
让我们和苏联的公民们一样
屏息地听着冲锋的号令：

“ 向我们的胜利前进！ ”

七月十二日于苏德战争爆发之后
(选自《夜歌》，1950年增补版，文化生活出版社)

黎明

山谷中有雾。草上有露。
黎明开放着象花朵。
工人们打石头的声音
是如此打动了我的心，
我说，劳作最好的象征是建筑：
我们在地上看见了房屋，
我们可以搬进去居住。

呵，你们打石头的，砍树的，筑墙的，盖屋顶的，
我的心和你们的心是如此密切地相通，
我们象是在为着同一的建筑出力气的弟兄。
我无声地写出了这个短歌献给你们，
献给所有一醒来就离开床，
一起来就开始劳作的人，
献给我们的被号声叫起来早操的兵士，
我们的被钟声叫起来自习的学生，
我们被鸡声叫到地里去的农夫。

（原载 1941 年《草叶》创刊号）

河

我散步时的伴侣，我的河，

你在歌唱着什么？

我这是多么无意识的话呵。

但我知道没有水的地方就是沙漠。

你从我们居住的小市镇流过。

我们在你的水里洗衣服，洗脚。

我们在沉默的群山中间听着你

象听着大地的脉搏。

我爱人的歌，也爱自然的歌，

我知道没有声音的地方就是寂寞。

（原载 1941 年 11 月延安《草叶》创刊号）

戏

你呜呜地唱了起来的
对面山上的 戏，
你笛子，你胡琴，
你敲打着的拍板，
你间或又向一下的锣声，
你的节奏是那样简单，那样短促，
你呜呜地唱着
象哭泣，
从你我听出了陕北过去的人民的生活，
我听出了古代的秦国的贫苦，
我听出了唐朝的边塞的战争，
我听出了干旱，
我听出了没有树林的山，
我听出了破烂的窑洞和难吃的小米饭，
我听出了女孩子卖钱，男孩子没有裤子穿，
我听出了地主们驱使着农民
象蒙了眼睛的毛驴一辈子绕着磨子转……
但是你停止了，
我叹了一口气，

我象从一个沉重的梦里醒了过来，
灿烂的阳光在我的窑洞的门外。

（原载 1941 年 11 月延安《草叶》创刊号）

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

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
我歌唱早晨，
我歌唱希望，
我歌唱那些属于未来的事物，
我歌唱正在生长的力量。

我的歌呵，
你飞吧，
飞到年轻人的心中
去找你停留的地方。

所有使我象草一样颤抖过的
快乐或者好的思想，
都变成声音飞到四方八面去吧，
不管它象一阵微风
或者一片阳光。

轻轻地从我琴弦上
失掉了成年的忧伤，

我重新变得年轻了，
我的血流得很快，
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

（原载 1941 年 11 月 15 日桂林《力报·半月文艺》）

生活是多么广阔

生活是多么广阔，
生活是海洋。
凡是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和宝藏。

去参加歌咏队，去演戏，
去建设铁路，去作飞行师，
去坐在实验室里，去写诗，
去高山上滑雪，去驾一只船颠簸在波涛上，
去北极探险，去热带搜集植物，
去带一个帐篷在星光下露宿。
去过寻常的日子，
去在平凡的事物中睁大你的眼睛，
去以自己的火点燃旁人的火，
去以心发现心。

生活是多么广阔。
生活又多么芬芳。
凡是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和宝藏。

（原载 1941 年 11 月 15 日桂林《力报·半月文艺》）

虽说我们不能飞

虽说我们不能飞，
我们有想象的翅膀。

人制造了航海的船。
人又制造了飞机。
而现在我们却要用它们去打仗。

让我们想象将来只用它们来游戏，
只用它们来旅行远地，
让它们给我们带来久别的亲人，
给我们带来各地的物产，
给我们带来书籍和乐器。

（原载 1941 年 11 月 15 日桂林《力报·半月文艺》）

我看见了一匹小小的驴子

我看见了一匹小小的驴子，
它是那样跳跃，那样欢喜，
干燥的多尘土的道路
在它的蹄下也象是一片草地。
它不知道它长大了的时候，
它的背上将压上什么东西。
它来到世界上还不久，
它能够那样轻快地跳跃，
那样快活地呼吸。
看它是怎样摇动着耳朵呵，
看它这个小东西！

（原载 1941 年 11 月 15 日桂林《力报·半月文艺》）

从那边路上走过来的人

“从那边路上走过来的人，
你看见了什么？
你又经历了什么？”

“道路很长。我见过的东西也很多。
我经历了很多的苦痛，
但我现在记得的却是快乐。
我疲倦的头曾经挨着温柔的胸怀睡过。
也曾经有许多暖和的屋顶遮过我的寒冷。
一阵拥抱，一阵吻，
一点灯火，一个声音的喊叫，
一颗好的心，一本历史上的巨人的传记，
都曾经使我在快要倒下的时候
突然恢复了力量和勇气。
一切都完成了我。一切都引向一个真理。
我相信了人，也相信了自己。
人，多么渺小的人呵，
却能够做出多么伟大的事情，
象很高的山峰突出于平地！
你这边那边的人，
你向我问着这问着那的人，

让我们互相称为兄弟！
我象好久好久没有看见过人了呵！
我们从许多不同的道路走到了一起真是不容易！
今天我象是第一次感到世界是这样好，
人是这样可亲，
草是这样香，
阳光是这样美丽！”

（原载 1941 年 11 月 15 日桂林《力报·半月文艺》）

我把我当作一个兵士

我把我当作一个兵士，
我准备打一辈子的仗。

当我因为碰上了工作中的困难而烦恼，
当我因为疲乏而感到生活是平凡而且单调，
我就想我是一个兵士，
一个简简单单的兵士。

我想我是在攻打着一座城堡，
我想我是在黑夜里放哨，
我想我不应该有片刻的松懈，
因为在我的队伍中一个兵士有一个兵士的重要。

我把我当作一个兵士，
我准备打一辈子的仗。

（原载 1941 年 11 月 15 日桂林《力报·半月文艺》）

《北中国在燃烧》断片（二）

一 黎明之前

迎接着我从梦中醒来的
是一阵有力的雄鸡的合唱。
天还没有亮。
我梦见一个盛大的宴会上，
在灯光照不到的暗淡的角落里，
一个穿黑衣服的女子突然站了起来，
用嘶哑的象刚哭了过后的声音说：
“我们从哪里不，到哪里去？”

为什么在这样的晚上我还做这样的梦？
为什么我的梦比我的白天还要沉重？
难道这是我要回答的问题？
呵，这已经不是！
古书上说，人生于尘土，人死复归于尘土。
在这是间，印度王子只看见了痛苦，
而托尔斯泰，那个俄罗斯的贵族，
说人象悬在一根快断的树枝上，
下面是毒龙，而人还舐着地子上的蜂蜜。

我舐着的甚至并不是蜜，而是很苦的东西，
但我仍然如此贪婪，如此固执，
如此紧紧地抓住我的每一个日子。

我的感官，我的肢体向我证明，
我周围的一切存在向我证明，
生命并不是虚伪。
我们承认自然的限制。
在限制里最高地完成了自己，
人就证明了他的价值和智慧。
唯有自己是人而否定着人，
自己活着而反复地说活着没有意义，
才是取大的罪过，最大的愚昧。

我曾经是一个迷失的人。
象打破了船的乘客抓住了木板，

我那样认真地委身于梦想和爱情。
但梦想和玻璃一样容易破碎。
爱情也不能填补人间的缺陷。
我的灵魂是燃烧在莽原上的小小的火，
仿佛它是那样容易熄灭。
一直到我发现了而且叫喊了出来：
“不对！这个人类生活着的社会完全不对！”
我才突然有力量向全世界张开了我的手臂。
我说，迎接我呵，
你这个古老的世界！
我是你的迷失的儿子，

我是你的失去了而又重新获得的儿子，
给我双倍的爱抚！双倍的教育！
让我把我的头伏在你的胸怀里，
让我把我的双手紧紧地搂住你的颈子，
然后很快地揩去我的眼泪，我的记忆，
抬起头来分担你的痛苦！

但我的声间是如此弱小，
似乎谁也没有听到。
对于全世界一个人是非常不重要。
而且比人的声音响得更高的是军号和大炮。
呵，那是战争！
那是最大的也是接近最后一次战争
正在进行！我必须参加进去！
我知道我是属于哪一方面的。
我听见了我的伙伴们的呼喊。
我必须赶快去呵，
我已经快过完了我的和平的最后一晚！

当我有远行的时候前一晚上我总是睡不好。
我总是醒得太早。我总是等待天明
象等待着汽船或者火车的汽笛的鸡叫。
黎明呵，快些到来！
我将马上动身，
马上离开我的家，我的亲人！

我的母亲，

你是不是奇怪我为什么永远这样奔波，
永远不能给自己造一个温暖的窝？

昨天晚上我向你告别的时候

你哭了。

难道我是一个疯狂的人，

当我处在可悲的境况中

我还说“你为什么哭——

你应该笑？”

难道我打算担负的将是我所不能担负的？

难道在你的眼中我还很幼小？

泪呵，那从心里涌出来的泪，

那由于爱的泪，那为了他人的泪，

是沙漠中突然开放的一朵朵的花呵，

那是将结出果实来的！

让我走吧！

让我背负我所有的沉重的悲伤和忧虑，

也让我背负着一个人的温柔的眼泪，

踏上我前面的道路，

那长长的道路，那艰苦的道路，

那不知道有些什么在等待我的道路！

那只有用我的脚去一步一步地走的道路！

我是命中注定了没有安宁的人，

我是命中注定了来唱旧世界的挽歌

并且来赞颂新世界的诞生的人，

和着旧世界一起，我将埋葬我自己，

而又快乐地去经历

我的再一次的痛苦的投资。

一九四二年一月五日

(原载 1942 年 5 月《草叶》第 4 期)

二 寂 静 的 国 土

奇异的寂静。中国画里的寂静。
新生出来的婴儿一样的早晨
也不能给这国土注入新的生命。
阳光，飞着的鸟雀的翅膀，
从屋顶上升的晨餐的炊烟，
都不打扰它的古老的睡眠。
在树林中露出粉墙的庙宇呵，
把你亭子上的钟声传递过来！
我象走入了时间里的过去。
我象重又是一个小孩子。
在这附近我曾经和那些农民的儿子
放牛的，放羊的，或者割猪草的，
一起作过许多寂寞的游戏。
我们曾经搬起溪水里的石头捉螃蟹，
钻进有刺的矮林中摘红色的莓子，
在土地庙的墙壁上取下泥蜂的土巢，
而又把土地菩萨的手臂敲断。
这一切都似乎没有什么改变：
溪边仍然开着蓝色的扁竹花，
桥下的流水也没有 哑，

还有树林呵，你并没有长得更高更大。

但我已经失去了我的小伙伴。
他们已经成了农夫。继续他们的父母
他们又一年四季在田里受苦。
就在那山坡上，他们在默默地
弯着腰，汗流满面地割着谷子。
这是吝啬的多山的土地。
天空也常常吝啬雨。
而且是怎么啦？怎么收割的人这样少？
从前的那种收获季节的热闹哪里去了？
那一排一排的人在田里竞赛着割；
高高的谷子倒下；镰刀嗖嗖地响；
蚱蜢跳着，飞着，展开了
它们的红色的扇子形的翅膀；

打谷场上石碾转动着；有时一声牛叫；
场子的周围堆着小山一样的稻草；
到了晚上，人们就睡在露天下；
有时还借来的牛皮灯影戏静静地开演……
现在是怎么啦？怎么这样静悄悄地？
是什么时候他们完全丧失了他们的歌的？
呵，路旁的茅草屋，你掩盖着一个悲伤的故事！
在你的屋檐下曾经坐那个年轻的鞋匠，
那个曾经为我们孩子们所爱戴的。
我们常常在阳光下围着他，望着他
一边用两根猪毛针很快地上着鞋底，
一边不断地给我们讲会土遁的土行孙，

会飞檐走壁的大强盗毛钻子。
他的母亲也很和气，从来不讨厌我们。
谁知道是因为什么呵，后来有人说他私通土匪，
那些真正抢劫人的县城的官
把他捉了去，而且最后把他枪毙。
而这失去了她的独儿的母亲逢人便哭喊着：
“我的儿是不会抢人，杀人的！”
一个夜晚她投入的屋侧的池塘里。
这事变是那样深地刺进了我幼年的心：
我那时一个人走过这池塘，也不怕这个跳水鬼。
我知道她是不会取我去作替胎的。
从此这茅屋又住着另一家人；
平静的乡下吞没了这个悲伤的故事
正如吞没了一个人依然平静如故的塘水。

路从山上伸展下来
又爬上一座高山。
为着行人的休息，山顶有几家小店。
你还是在这里呵，你这个小铁匠铺！
风箱还是呼呼地响。炉火冒着红光。
锤打的声音和火花飞满一屋子。
你满脸煤烟的铁匠，你已经老了，
你记不记得我从前常常好奇地站在这门外，
看你有力的手臂怎样用钳子和铁锤
把坚硬的铁变成锄头、镰刀或者剪刀？

你这样锤打着锤打着，过了多少日子！
还有隔壁的小饭铺，也还是原来的模样。

桌子旁边坐着客人。锅铲和铁锅敲打着响。
系着围裙的饭铺主人，你还认识我，你招呼我坐。
但今天我不能在这里休息，我要赶我的路程。

这就是我曾经在它上面生长起来的国土。
这就是我曾经一起呼吸的人民。
他们的潜藏的力量只够贫穷的生活的消耗。
他们的灵魂里的黑色悲苦不被人知道。
他们生前几乎没有希望，
死后也没有幻想的天堂。

我就是从他们中间走了出来。
对于他们我是负债的。
我的父亲不种田而我有粮食吃。
我的母亲不织布而我穿着衣。
虽说我的祖父的祖父是一个自耕农，
我的祖父的祖母也常常下田耕种，
人们说，在六月的大太阳天，因为没有草帽，
她常常披一床破席子到田里去锄草，
我的父亲已经完全没有了农民的辛勤
而仅仅有着地主的贪婪和吝啬。
他的箱子里放着许多锭银子；
每年除夕他把它们取出来，摆在桌子上；
他从蜡烛光中望着它们，发出微笑。
如果不得他的同意，我的母亲到县城里去
为孩子们买了几尺布或者一双鞋子，
他就要把它们撕破而且和她大吵一次。

我就是从这样的小天地里走了出来，
走到了无边的阔大的世界。
我走进了人类的文化的树林里。
我发现了许多秘密。
我才知道人可能过着另外的生活，
而且这可能就依靠他自己。

但什么时候才有那样的日子？
那发光的日子？那甜蜜的歌一样的日子？
呵，我的邻居，我的亲人，我的一切受苦难的兄弟！
我走向前去。我去迎接。我去找寻。
那样的日子是一定会到来呵，
随着无数人的不幸所汇合成的
巨大的风暴，巨大的雷霆！

一月二十日

（原载 1942 年 6 月《谷雨》第 5 期）

三 一个造反的故事

我的心里郁结着的东西是这样多，
它们拥挤着，争抢着，要变成歌。
我自以为对于乡土我很淡漠，
但当我离开了它，许多熟悉的面貌，
许多悲苦，许多风俗和许多传说
都来到了我的心里，把我缠绕。
你最有力量的，你最先从混乱中浮现！
我愿跟着你重又把苦难经历一遍！

在这奔向县城的大路上和我一样走着的
我知道曾经有过到衙门去纳税的，
被招募去当兵或者修马路的，
挑着菜蔬去卖了而又买回几尺布的，
但是也曾经走过造反队伍。
最有力量的就是人民的反抗。
即使是失败的反抗我也要为它歌唱。

在从前，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喜欢讲白莲教，
那是他们平静记忆里的最大的风暴。
蓝大顺，蓝二顺，那两个造反的头子，
率领着人马沿途攻打城堡。
那时县城里只有很少明清时代的兵士。
书院里的人聚集起来和知县商量大事。
他们建议在城外附近的一座树林里
挂上一长排灯笼，到了夜晚把它们都点亮，
然后派一队兵士从侧面去袭击。
蓝大顺，蓝二顺中了疑兵计，不敢前进，
而且当战斗把他们赶到了一片冬水田里，
又深又软的泥陷住了他们的马蹄。
他们就这样被捉住。队伍也就奔窜到别处。
好多年来再也没有大的变乱，
只有间或有过路的军队拉夫，
把农民们赶得象鸡鸭一样
满山乱跑或者从岩边滚下去，
间或有小股的土匪活动，
他们叫山为龙背，叫有钱人为肥猪。

一直到一只老虎下山的荒年
深山里才又出现了“神兵”。
那是一个和外面隔绝的世界。
只有冒险的小贩到那里去买药材。
他们回来后嘲笑那里的人经常吃包谷，
因为在城里的人看来，那是喂猪的食物。
就在这深山里出现了大菩萨、二菩萨，
他们会披着黄袍，拿着毛扇，念咒作法，
他们把信从的农民称为“神兵”，
说吞了他们的符水就会突然有神力，
而且无论刀，无论枪子儿，都不能杀死。
有一天，这样的队伍拿起菜刀，锄头和火钳，
从深山里杀出来。顺着大路向县城进发。
队伍沿途扩大。那些怕死的有钱人家
在门前点着香烛，跪着迎接。
他们的命运悬于两块竹根做成的卦。
在他们面前卦被掷下地去：
得顺卦者生，得阴卦者死。
队伍继续前进。他们喊着“杀灰狗儿”！
那些被他们称为灰狗儿的驻军
被逼退入了县城，关了城门。
他们真似乎杀不死。子弹穿进了身体，
他们仍然向前冲，象一点落到身上的雨。
他们把夺来的枪枝，他们所鄙视的新式武器，
用石头砸破，一捆一捆地沉入河水里。
驻军是那样危急，他们在城里
杀黑狗，杀雄鸡，而且搜索产妇，

要用他们的血来破“神兵”的法术。
一直到爬城的时候，这些从不后退的勇士
被一排机枪扫射了下来，兵士们才恢复了信心，
才很快地传着消息，说“神兵”还是打得死。
于是在接着来一阵猛烈的反攻以后，
这些反叛者就成了堆积在河坝的尸首。

于是一切又回到了沉默的统治。
这个故事在人们的记忆里象烧过了的炭

渐渐地变成灰色，渐渐地被忘记。
后来我到县城里去进学校，
我曾经在街上的照像馆的玻璃窗内
看见过这些反判者的尸首的照片
（它们已经是引不起人注意的陈旧的装饰）。
他们有成人，也有小孩子，
有的头上围着布，有的赤着脚，
有的闭着眼睛，有的张着口，
仿佛那些顽强的还在疑惑：
为什么他们尽了全力
还是没有把束缚他们的命运冲破？

三月四日

（原载 1942 年 7 月 4 日延安《解放日报》）

四 都 市

呵，都市，你这个怪物！
你这个黑色的大蜘蛛，

你的网伸向四方八面象吸血管，
无数人的饥饿为了你的肚子的饱满！

战时的繁荣。畸形的繁荣。
银行的水门汀建筑高耸入云。
汽车，从上海来的，从南京来的，
照样威风十足的奔驰在重庆这山城。

人。人拉着人。人抬着人。
还有匆匆忙忙在街上走着的人。
每个人的脑子里在转着什么主意？
谁在笑着，满足于自己的胜利？
谁在日夜为生活奔波，喘着气？

惨淡的夜晚里的惨淡的旅馆。
麻将声的统治里，突然穿过一声
“茶房，茶房”和叫“瓜子，香烟”的小贩。
茶房到单身客人的房间问：“先生，
要姑娘吗？干净的，三十块钱一晚。”
我象站在垃圾堆里呼吸。
在垃圾堆里也有人匍匐着找东西吃。

晚报！晚报！晚报报告了武汉的失守。
上面的消息使我颤抖：男女老幼
在人行道上拥挤着，难于插足行走；
黑夜中红色的火光上升，木制房屋的炸裂声，
石制房屋的爆炸声，清彻可闻……

但这并不能破坏这里的日程。
一切照常进行，从白天到夜晚，从夜晚到天明。

对这一切我是如何厌弃！
对我所有住过的都市！

象几何学上的圆周一样的圆的是我的记忆，
从每一点过去引到现在都似乎等距；

北平。我住了很多年还是不喜欢
那一声“您”，那一声“回见”，
还有那在胡同里碰见，对面打千，
还有那打电话问好，问一半天。
还有那有名的三海子公园，八大胡同，厂甸。
还有那新起来的舞场，弹子房和女招待。
这一切存在没有人奇怪。
我却感到这个城在陷落，陷落到地层里去，
它的居民都将被活埋，我也不是例外。
大学教授到定县去讲学才发现
老百姓原来不是吃白面馍而是吃小米饭。
我那些日子过得多么没有意义！
我那些多梦的日子！我那些梦的怪异！
我梦见我站在高台上。整下城在我脚下。
电车在大街上驶行着，发出火花。
我说：“一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但是我失望了：“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突然一阵狂风吹来，把我吹醒。
呵，炮声！南苑北苑的炮声象雷鸣。

响吧！响吧！只有你才能震动这死城！
天津。发臭的墙子河。污秽的三不管。
人家告诉我坐洋车过那里要抓紧帽子，
不然就有人从旁边伸出手来抢去。
工厂的烟囱里的黑烟在空中弥漫。
工女们在黄昏中流出来象沉船的碎片。
日本浪人对着市政府的大门小便。
还未死去的白面儿客在为“冀东政府”请愿。
我要象赶走一群苍蝇似地
来赶走我这些灰色的记忆：
每天晚上我坐在电灯下，坐在藤椅里，
听着与我同类的知识分子的叹气：
“这种小职员的生活再过五年——
只要五年我们就一定被毁坏！”

或者一个单身汉的同事
象问我为什么不喝酒一样地
问我：“你呵，你为什么不恋爱？”

对这一切我是如何厌弃！
对我所有住过的都市！
我的祖国，你的力量在哪里？
你靠什么来抵御敌人，保存自己？
到底谁是你的最忠实的儿女？
你说话呀！
你为什么不说话？
是谁捏住了你的颈子？

长久地长久地我不能睡去。
我象睡在监狱里一样渴求着阳光和空气。
我象睡在医院里一样听厌了呻吟和哭泣。
我又象睡在颠簸的海船上远渡重洋，
我的肠胃在翻动，我的眼睛望着远方。
呵，快些给我一个海港！
快些让我的脚踏在大陆上！

但是远远地远远地
我听见了一种震动大地的声音，
它是那样错杂而又那样和谐，
它是那样古老而又那样年轻。
那是我的祖国在翻身。
那地我们的兵士在攻打着敌人。
那是无数的人民觉醒了，站起来了，
在推动着历史前进。

（选自《夜歌》，1950年1月，文化生活出版社）

平静的海埋藏着波浪

“平静的埋藏着波浪，
鸟雀未飞时收敛着翅膀，
你呵，你为什么这样沉郁？
有些什么难于管束的东西
在你的胸中激荡？”

“我在给我自己筑着堤岸，
让我以后的日子平静地流着，
一直到它流完，
再也不要有什么泛滥。”

“我看见人把猛兽囚在笼子里，
外面再加一铁栏杆，
这一切都是多事，
不如让鹰飞在天空，虎豹奔跑在深山。”

“我就要这样驯服我自己，
从前我完全是自然的儿子，
我做了一切我想做的，
但我给自己带来的不是幸福
而是沉重的，沉重的负担。”

“能够燃烧的总是容易燃烧，
要爆炸的终于将爆炸，
石头被敲打时也会发出火花。”

一九四二年三月八日

（选自《夜歌》，1945年5月，诗文学社）

这里有一个短短的童话

这里有一个短短的童话。
一个想变成人类的女人鱼
借了女巫的魔法失掉了尾巴，
而且和人住在一起后，不久就学会了说话。
她说：“人呵，你们是这样美丽，
你们能够在空气里游戏，
你们又能够用声音交换情感和意义。
请不要责备我为什么这样羞涩，
为什么这样口吃，
因为我还不习惯这一切。”
于是有人走拢去拥抱她，
她全身轻轻地颤抖
而且流出了她第一次的眼泪；
而且接着放开了她，
她又笑出了她第一次的笑。
自从有了笑和泪，
她就真正变成了人类，变成了人的姊妹。

三月十三日

（选自《夜歌》，1945年5月，诗文学社）

什么东西能够永存

什么东西能够永存？

人在日光之下一切劳碌到底有什么益处，
人既然那样快地从摇篮到坟墓？

我的心里有时发出这样的声音，
我知道是那个顶古老，顶丑陋的魔鬼的声音，
虽然它说得那样甜蜜，那样年青。
但当我夜里读着历史，或者其他的书籍，
我仿佛看见了许多高大的碑石，
许多燃烧在时间的黑暗里的火炬。
不管他们是殉道者，科学家，思想家，还是歌者，
我都能够感到他们的心还是活着，
还在跳动，而且发出很大响声，
而且使我们的心的跟它们一起跳动，
而且渐渐地长大了一些。
夜已经很深。一切都归于安静。
只有日夜不息地流着的河水在奔腾，在怒鸣。
我于是有了很大的信心。
我说，只有人的劳作能够永存。

我读着书籍，我的屋子，我的一切用具，
以及我脑子里满满地装着的象蜂房里的蜜一样的东西，

都带着我们的祖先们的智慧和劳力的印记。

三月十五日

(原载 1942 年 4 月 3 日延安《解放日报》)

我想谈说种种纯洁的事情

我想谈说种种纯洁的事情，
我想起了我最早的朋友，最早的爱情。

地上有花。天上有星星。
人——有着心灵。
我知道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永无坚固，
在自然的运行中一切消逝如朝露。
但那些发过光的东西是如此可珍，
而且在它们自己的光辉里获得了永恒。
我曾经和我最早的朋友一起坐在草地上读着书籍，
一起在星空下走着，谈着我们的未来。
对于贫穷的孩子它们是那样富足。
我又曾沉默地爱着一个女孩子，
我是那样喜欢为她做着许多小事情。
没有回答，甚至于没有觉察，
我的爱情已经和十五晚上的月亮一样圆满。
呵，时间的灰尘遮盖了我的心灵，
我太久太久没有想起过他们！
我最早的朋友早已睡在坟墓里了。
我最早的爱人早已作了母亲。
我也再不是一个少年人。

但自然并不因我停止它的运行，
世界上仍然到处有着青春，
到处有着刚开放的心灵。
年轻的同志们，我们一起到野外去吧，
在那柔和的蓝色的天空之下，
我想对你们谈说种种纯洁的事情。

三月十五日

（原载 1942 年 4 月 3 日延安《解放日报》）

多少次呵我离开了

我日常的生活

多少次呵我离开了我日常的生活，
那狭小的生活，那带着尘土的生活，
那发着喧嚣的声音在忙碌的生活，
走到辽远的没有人迹的地方，
把我自己投在草地上，
我象回到了我最宽大的母亲的怀抱里，
她不说一句话，
只是让我在她的怀抱里静静是睡一觉，
然后温柔是沐浴着我，
用河水的声音，用天空，用白云，
一直到完全洗净了我心中的一切琐碎、重压和苦恼，
我象一个新生出来的人……

但很快地我又记起我那日常的生活，
那狭小的生活，那满带着尘土的生活，
那发着喧嚣的声音的忙碌的生活，
我是那样爱它，
我一刻也不能离开它，
我要急急忙忙地走回去，
我要走在那不洁净的街道上，
走在那拥挤的人群中，

我要去和那些汗流满面的人一起劳苦，
一起用自己的手去获得食物，
我要去睡在那低矮的屋顶下，
和我那些兄弟们一起做着梦，
或者一起醒来，唱着各种各样的歌，
我要去走在那些带着武器的兵士们的行列里，
和他们一起去战斗，
一起去争取自由……

呵，我是如此愿意永远和我的兄弟们在一起，
我和他们的命运紧紧地连接着，
没有什么能够分开，没有什么能够破坏，
尽管个人的和平很容易找到，
我是如此不安，如此固执，如此暴躁，
我不能接受它的诱惑和拥抱！

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九日
(原载 1942 年 4 月 3 日延安《解放日报》)

重庆街头所见

喂，你要去搭公共汽车吗？
公共汽车里是常常出笑话的。

话说有一天，天下着雨。
许多人在公共汽车里挤。
一个穿蓝布短褂的“下等人”
居然挤拢了一位绅士的身边。
这位绅士怕挨脏了他的西服
又要花一笔钱送进洗染店，
赶快用雨伞来隔在他们中间。
伞上的雨水往下滴，往下滴，
滴在那个“下等人”的脚上象眼泪。
呵，难道是我自己想哭泣！
我刚来自另外一个地方，
那里农民可以叫我“老何”，
把他的手放在我肩上，
那里我可以和工人一起坐在小饭馆里，
一边吃东西，一边谈笑如兄弟。
而这里——

但这并没有什么好笑，是不是？

且说又一天，天上出大太阳。
公共汽车里更挤得人发狂。
一个农民右手拿着口袋，
左手拿着一只笛子。
我猜想他是个民间音乐家，
背粮食进城来卖了，顺便买个乐器。
但是他多么狼狈！
公共汽车里没有音乐的座位。
他把笛子直拿在胸前，不行，
几乎碰到一位坐着的先生的眼镜。
他把笛子横拿在头上，汽车一颠簸，
笛子又碰到了人，并且突然被谁夺去了，
接着脑壳上又挨了几下冰雹。
他惊异是回过头去。原来背后

有一位老爷穿着西服，系着领带，
在用笛子敲他的头，骂他“混蛋”。
最后笛子被丢到窗外。
有的乘客居然哈哈大笑起来。

但是，你还要上办公室，
你还是赶快去站队，
长蛇一样的队伍
已从街头排到街尾。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四日下午，重庆

（原题《笑话》。原载 1944 年 9 月 16 日重庆《新华日报》）

新中国的梦想

—

日本投降的消息到了延安，
把一个深夜的会议打断。
钟声被惊动了似的狂响。
人们从窑洞流到街道和广场。
火把，行列和叫喊。
秧歌锣鼓，秧歌舞。
人被抬了起来。
男子们也互相拥抱，
胸前的钢笔也被抱断。

也有过早蓄留了胡须的年轻人
兴奋后回到窑洞里点起煤油灯，
低声对我说，好象一声长叹：
“还没有完结呵中国人民的灾难！”

二

没有完结的是重庆的雨天和阴天。

雨天是满街的烂泥。
阴天使人要发疟疾。
何等沉闷的天气！
何等可恶的咬文嚼字：
“是内乱不是内战！”

何等疯狂的波浪！
何等的舵手才能坚决地把握住方向
而又巧妙地向前直航！
历史多次地证明了科学的预见的神奇，
但在险恶的逆流中我们仍容易迷惘。
“人民将赢得战争，
赢得和平，又赢得进步”——
但哪里是和平的阳光？

三

呵，百年来的中国人民的梦想，
或者叫富强，
或者叫少年中国，
或者叫解放，
或者甚至叫不出名字，
只是希望有衣穿，有饭吃
（这也许是太不象希望的希望，
太不象梦想的梦想，
但这又是多么不容易变成现实）……
必须有人来集中他们的意愿，

必须有人来寻找道路！

好长的路！
好曲折的路！
多少人倒下了
而又多少人继续走下来的路！
终于走成了一条异常广阔的路！

新中国呵，
百年来的梦想中的新中国呵，
不管还要经过多少曲折，
你将要在我们这一代出现！
你给了我们最大的鼓舞，
最大的晕眩！

四

是的。还有着狼。
狼还在横行。
狼又可以变狐狸。
中国人民还得小心哩。

五

“中国人民面前现在还有困难，

将来还会有很多困难，
但是中国人民不怕困难！”

何等有力的声音！
何等坚强的信心！

好久好久了
我想作一曲毛泽东之歌，
但如何能找到那样朴素的语言
来歌颂这人民的最好的勤务员？
又如何能找到那样庄严的语言
来叙述他对于人民的无比的贡献？

还是老百姓的心和他最相通，
最先是一个民间歌人
唱起了“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也是一个农民，一个跛了脚的，
和我谈起抗战胜利却掉下眼泪。
为什么呢？他说：“我知道
毛主席要离开延安了，
没有人象他那样对我们好。”

六

他把中国人民的梦想
提高到最美满，
他又以革命的按部就班
使最险恶的路途变成平坦。
五千年累积的智慧，

一百年斗争的英勇，
在他身上成熟，
在他身上集中，
我伟大的民族
应有这样伟大的领袖出现！
多少重大的关键，
多少严格的考验，

他的路线总是胜利的路线！

他又教我们不要骄傲，不要急躁。
百年来的梦想将要在我们这一代实现，
这并不比打倒一个日本法西斯轻便！

从青年到老人，
从都市到乡村，
从先锋队到尚未觉醒者，
都起来呵，
把新中国的基础筑得很坚固，
把地上的荆棘和垃圾通通扫除，
再也没有谁能够毁坏，
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阻碍，
然后田野里长满了五谷，
工厂里机器不住地旋转，
文化象翅膀一样长在每个人身上
又轻又暖，又能飞得远，
然后我们再走呵，
走向更美满的黄金世界……

七

这就是我为什么这样激动。
这就我的杂乱的颂歌。
这还不是一个对于新中国的诞生的庆贺，
这只是一只鸟雀
在黎明之前
用它硬硬的嘴壳敲着人们的窗子，
报告一个消息：

“这一次
再不是我的幻觉。
这一次
真是天快亮了。
起来呵！
起来呵！”

一九四六年，重庆

（原载 1946 年 2 月 20 日《中原》、《希望》、
《文艺杂志》、《文哨》联合特刊第 1 卷第 3 期）

散文

墓

初秋的薄暮。翠岩的横屏环拥出旷大的草地，有常绿的柏树作天幕，曲曲的清溪流泻着幽冷。以外是碎瓷上的图案似的田亩，阡陌高下的毗连着，黄金的稻穗起伏着丰实的波浪，微风传送出成熟的香味，黄昏如晚汐一样淹没了草虫的鸣声，野蜂的翅。快下山的夕阳如柔和的目光，如爱抚的手指从平畴伸过来，从林叶探进来，落在溪边一个小墓碑上，摩着那白色的碑石，仿佛读出上面镌着的朱字：柳氏小女铃铃之墓。

这儿睡着的是一个美丽的灵魂。

这儿睡着的是一个农家的女孩，和她十六载静静的光阴，从那茅檐下过逝的，从那有泥蜂做窠的木窗里过逝的，从俯嚼着地草的羊儿的角尖，和那濯过她的手，回应过她寂寞的捣衣声的池塘里过逝的。

她有黑的眼睛，黑的头发，和浅油黑的肤色。但她的脸颊，她的双手有时是微红的，在走了一段急路的时候，回忆起一个羞涩的梦的时候，或者三月的阳光满满的晒着她的时候。照过她的影子的溪水会告诉你。

她是一个有好心肠的姑娘，她会说极和气的話，常常小心的把自己放在谦卑的地位。亲过她的足的山草会告诉你，被她用死了的蜻蜓宴请过的小蚁会告诉你，她一切小小的伙伴都会告诉你。

是的，她有许多小小的伙伴，她长成一个高高的女郎了不与它们生疏。

她对一朵刚开的花说：“给我讲一个故事，一个快乐的。”对照进她的小窗的星星说：“给我讲一个故事，一个悲哀的。”

当她清早起来到柳树旁的井里去提水，准备帮助她的母亲作晨餐，径间遇着她的伴侣都向她说：“晨安。”她也说：“晨安。”“告诉我们你昨夜做的梦。”她却笑着说：“不告诉你。”

当农事忙的时候，她会给她的父亲把饭送到田间去。

当蚕子初出卵的时候，她会采摘最嫩的桑叶放在篮儿里带回来，用布揩干那上面的露水，而且用刀切成细细的条儿去喂它们。四眠过后，她会用指头捉起一个个肥大的蚕，在光线里透视，“它腹里完全亮了，”然后放到成束的菜子杆上去。

她会同母亲一块儿去把屋后的麻茎割下，放在水里浸着，然后用刀打出白色的麻来。她会吧麻分成极纤微的丝，然后用指头绩成细纱，一圈圈的放满竹筐。

她有一个小手纺车，还是她祖母留传下来的。她常常纺着棉，听那轮子唱着单调的歌，说着永远雷同的故事。她不厌烦，只在心里偷笑着：“真是一个老婆子。”

她是快乐的。她是在寂寞的快乐里长大的。

她是期待甚么的。她有一个秘密的希冀，那希冀于她自己也是秘密的。

她有做梦似的眼睛，常常迷漠的望着高高的天空，或是辽远的，辽远的山以外。

十六岁的春天的风吹着她的衣衫，她的发，她想悄悄的流一会儿泪。银色的月光照着，她想伸出手臂去拥抱它，向它说：“我是太快乐，太快乐。”但又无理由的流下泪。她有一点忧愁在眉尖，有一点伤感在心里。

她用手紧握着每一个新鲜的早晨，而又放开手叹一口气让每一个黄昏过去。

她小小的伴侣们都说她病了，只有它们稍稍关心她，知道她的。“你瞧，她常默默的。”“你说，甚么能使她欢喜？”它们互相耳语着，担心她的健康，担心她郁郁的眸子。

菜圃里的江豆藤还是高高的缘上竹竿，南瓜还是肥硕的压在篱脚下，古老的桂树还是飘着金黄色的香气，这秋天完全如以前的秋天。

铃铃却瘦损了。

她期待的毕竟来了，那伟大的力，那黑暗的手遮到她眼前，冷的呼息透过她的心，那无声的灵语吩咐她睡下安息。“不是你，我期待的不是你，”她心里知道，但不说出。

快下山的夕阳如温暖的红色的唇，刚才吻过那小墓碑上“铃铃”二字的，又落到溪边的柳树下，树下有白藓的石上，石上坐着的年青人雪麟的衣衫上。他有和铃铃一样郁郁的眼睛，迷漠的望着。在那眼睛里展开了满山黄叶的秋天，展开了金风拂着的一泓秋水，展开了随着羊铃声转入深邃的牧女的梦。毕竟来了，铃铃期待的。

在花香与绿阴织成的春夜里，谁曾在梦里摘取过红熟的葡萄似的第一次蜜吻？谁曾梦过燕子化作年青的女郎来入梦，穿着燕翅色的衣衫？谁曾梦过一个不相识的情侣来晤别，在她远嫁的前夕？

一个个春三月的梦呵，都如一片片你偶尔摘下的花瓣，夹在你手携的一册册诗集里，你又偶尔在风雨之夕翻见，仍是盛开时的红艳，与他久别的乡土应该给他一瓶未开封的新酿了。

雪麟见了铃铃的小墓碑，读了碑上的名字，如第一次相见就相悦的男女们，说了温柔的“再会”才分别。

以后他的影子就踟躅在这儿的每一个黄昏里。

他渐渐猜想着这女郎的身世，和她的性情，她在喜好，如我们初认识一个美丽的少女似的。他想到她是在寂寞的屋子里过着晨夕，她最爱着甚么颜色的衣衫，而且当她微笑时脸间就现出酒涡，羞涩的低下头去。他想到她在窗外种着一片地的指甲花，花开时就摘取几朵来用那红汁染她的小指甲，而

这仅仅由于她小孩似的欢喜。

铃铃的伙伴们更会告诉他，当他猜想错了或是遗漏了的时候。

“她会不会喜欢我？”他在溪边散步时偷问那多嘴的流水。

“喜欢你。”他听见轻声的回语。

“她似乎没有朋友？”他又偷问溪边的野菊。

“是的，除了我们。”

于是有一个黄昏里他就遇见了女郎。

“我有没有这样的荣幸，和你说几句话？”

他知道她羞涩的低垂的眼光是说着允许。

他们就并肩沿着小溪散步下去。他向她说他是多大的年龄就离开这儿，这儿是她的乡土也是他的乡土。向她说他到过许多地方，听过许多地方的风雨。向她说江南与河水一样平的堤岸，北国四季都是风吹着沙土。向她说骆驼的铃声，槐花的清芬，红墙黄瓦的宫阙，最后说：“我们的乡土却这样美丽。”

“是的，这样美丽。”他听见轻声的回语。

“完全是崭新的发现。我不曾梦过这小小的地方有这么多的宝藏，不尽的惊异，不尽的欢喜。我真有点骄傲这是我的乡土。——但要请求你很大的谅解，我从前竟没有认识你。”

他看见她羞涩的头低下去。

他们散步到黄昏的深处，散步到夜的阴影里。夜是怎样一个荒唐的絮语的梦呵，但对这一双初认识的男女还是谨慎的劝告他们别去。

他们伸出告别的手来，他们温情的手约了明天的会晤。

有时，他们散步倦了，坐在石上休憩。

“给我讲一个故事，要比黄昏讲得更好。”

他就讲着《小女人鱼》的故事。讲着那最年青，最美丽的人鱼公主怎样爱上那王子，怎样忍受着痛苦，变成一个哑女到人世去。

当他讲到王子和别的女子结婚的那夜，她竟如巫妇所预言的变成了浮沫，铃铃感动得伏到他怀里。

有时，她望着他的眼睛问：

“你在外面爱没有爱过谁？”

“爱过……”他俯吻她，怕她因为这两字生气。

“说。”

“但没有谁爱过我。我都只在心里偷偷的爱着。”

“谁呢？”

“一个穿白衫的玉立亭亭的；一个秋天里穿浅绿色的夹外衣的；一个在夏天的绿杨下穿红杏色的单衫的。”

“是怎样的女郎？”

“穿白衫的有你的身材；穿绿衣的有你的头发；穿红杏衫的有你的眼

睛。”说完了，又俯下吻她。

晚秋的薄暮。田亩里的稻禾早已割下，枯黄的割茎在青天下说着荒凉。草虫的鸣声，野蜂的翅声都已无闻，原野被寂寥笼罩着，夕阳如一枝残忍的笔在溪边描出雪麟的影子，孤独的，瘦长的。

他独语着，微笑着。倦憔悴了。但他做梦似的眼睛却发出异样的光，幸福的光，满足的光，如从 Paradise__发出的。

一九三三年

（选自《画梦录》，1936年7月，文化生活出版社）

秋 海 棠

庭院静静的。仿佛听得见夜是怎样从有蛛网的檐角滑下，落在花砌间纤长的飘带似的兰叶上，微微的颤悸，如刚栖定的蜻蜓的翅，最后静止了。夜遂做成了一湖澄静的柔波，停滞在庭院里，波面浮泛着青色的幽辉。

寂寞的思妇凭倚在阶前的石阑干畔。

夜的颜色，海上的水雾一样的，香炉里氤氲的烟一样的颜色，似尚未染上她沉思的领域，她仍垂手低头的，没有动。但，一缕银的声音从阶角漏出来了，尖锐，碎圆，带着一点阴湿，仿佛从石砌的小穴里用力的挤出，珍珠似的滚在饱和着水泽的绿苔上，而又露似的消失了。没有继续，没有赓和。孤独的早秋的蟋蟀啊。

她举起头。

刚才引起她凄凉之感的菊花的黄色已消隐了，鱼缸里虽仍矗立着假山石庞然的黑影，已不辨它玲珑的蜂穴和上面苍翠的普洱茶。这初秋这夜如一袭藕花色的蝉翼一样的纱衫，飘起淡淡的哀愁。

她更偏起头仰望。

景泰蓝的天空给高耸的梧桐勾绘出团圆的大叶，新月如一只金色的小舟泊在疏疏的枝桠间。粒粒是，怀疑是白色的小花朵从天使的手指间洒出来，而遂宝石似的凝固的嵌在天空里了。但仍闪跳着，发射着晶莹的光，且从冰样的天空里，它们的清芬无声的霰雪一样飘堕。

银河是斜斜的横着。天上的爱情也有隔离吗？黑羽的灵鹊是有福了，年年给相思的牛女架起一度会晤之桥。

她的怀念呢，如迷途的鸟漂流在这叹息的夜之海里，或种记忆，或种希冀如红色的丝缠结在足趾间，轻翅因疲劳而渐沉重，望不见一发青葱的岛屿：能不对这辽远的无望的旅程倦厌吗？

她的头又无力的垂下了。

如想得到扶持似的，她素白的手抚上了石阑干。一缕寒冷如纤细的褐色的小蛇从她指尖直爬入心的深处，徐徐的纤旋的蜷伏成一环，尖瘦的尾如因得到温暖的休憩所翘颤。阶下，一片梧叶悄然下堕，她肩头随着微微耸动，衣角拂着阑干的石棱发出冷的轻响，疑惑是她的灵魂那么无声的坠入黑暗里去了。

她的手又梦幻的抚上鬓发。于是，盘郁在心头的酸辛热热的上升，大颗的泪从眼里滑到美丽的睫毛尖，凝成玲珑的粒，圆的光亮，如青草上的白露，没有微的撼摇就静静的，不可重拾的坠下……

就在这铺满了绿苔，不见砌痕的阶下，秋海棠茁长出来了。两瓣圆圆的鼓着如玫瑰颊间的酒涡，两瓣长长的伸张着如羡慕昆虫们飞游的翅，叶面是绿的，叶背是红的，附生着茸茸的浅毛，朱色的茎斜斜的从石阑干的础下擎

出，如同擎出一个古代的甜美的故事。

（原载 1933 年 8 月《文艺月刊》第 4 卷第 3 期）

雨 前

最后的鸽群带着低弱的笛声在微风里划一个圈子后，也消失了。也许是误认这灰暗的凄冷的天空为夜色的来袭，或是也预感到风雨的将至，遂过早地飞回它们温暖的木舍。

几天的阳光在柳条上撒下的一抹嫩绿，被尘土埋掩得有憔悴色了，是需要一次洗涤。还有干裂的大地和树根也早已期待着雨。

雨却迟疑着。

我怀想着故乡的雷声和雨声。那隆隆的有力的搏击，从山谷返响到山谷，仿佛春之芽就从冻土里震动，惊醒，而怒茁出来。细草样柔的雨声又以温存之手抚摩它，使它簇生油绿的枝叶而开出红色的花。这些怀想如乡愁一样萦绕得使我忧郁了。我心里的气候也和这北方大陆一样缺少雨量，一滴温柔的泪在我枯涩的眼里，如迟疑在这阴沉的天空里的雨点，久不落下。

白色的鸭也似有一点烦躁了，有不洁的颜色的都市的河沟里传出它们焦急的叫声。有的还未厌倦那船一样的徐徐的划行。有的却倒插它们的长颈在水里，红色的蹼趾伸在尾后，不停地扑击着水以支持身体的平衡。不知是在寻找沟底的细微食物，还是贪那深深的水里的寒冷。

有几个已上岸了。在柳树下回来地作绅士的散步，舒息划行的疲劳。然后参差地站着，用嘴细细地抚理它们遍体白色的羽毛，间或又摇动身子或扑展着阔翅，使那缀在羽毛间的水珠坠落。一个已修饰完毕的，弯曲它的颈到背上，长长的红嘴藏没在翅膀里，

静静合上它白色的茸毛间的小黑睛，仿佛准备睡眠。可怜的小动物，你就是这样做你的梦吗？

我想起故乡放雏鸭的人了。一大群鹅黄色的雏鸭游牧在溪流间。清浅的水，两岸青青的草，一根长长的竹竿在牧人的手里。他的小队伍是多么欢欣地发出啁啾声，又多么驯服地随着他的竿头越过一个田野又一个山坡！夜来了，帐幕似的竹篷撑在地上，就是他的家。但这是怎样辽远的想象呵！在这多尘土的国土里，我仅只希望听见一点树叶上的雨声。一点雨声的幽凉滴到我憔悴的梦，也许会长成一树圆圆的绿阴来覆荫我自己。

我仰起头。天空低垂如灰色的雾幕，落下一些寒冷的碎屑到我脸上。一只远来的鹰隼仿佛带着怒愤，对这沉重的天色的怒愤，平张的双翅不动地从天空斜插下，几乎触到河沟对岸的土阜，而又鼓扑着双翅，作出猛烈的声响腾上了。那样巨大的翅使我惊异。

我看见了它两肋间斑白的羽毛。

接着听见了它有力的鸣声，如同一个巨大的心的呼号，或是在黑暗里寻找伴侣的叫唤。

然而雨还是没有来。

一九三三年春，北京

(原载 1933 年 7 月《文艺月刊》第 4 卷第 1 期)

黄 昏

马蹄声，孤独又忧郁地自远至近，洒落在沉默的街上如白色的小花朵。我立住。一乘古旧的黑色马车，空无乘人，纤徐地从我身侧走过。疑惑是载着黄昏，沿途散下它阴暗的影子，遂又自近至远地消失了。

街上愈荒凉。暮色下垂而合闭，柔和地，如从银灰的归翅间坠落一些慵倦于我心上。我傲然，耸耸肩，脚下发出凄异的长叹。

一列整饬的宫墙漫长地立着。不少次，我以目光叩问它，它以叩问回答我：——黄昏的猎人，你寻找着什么？

狂奔的猛兽寻找着壮士的刀，美丽的鸟寻找着牢笼，青春不羁之心寻找着毒色的眼睛。我呢？

我曾有一些带色伤感之黄色的欢乐，如同三月的夜晚的微风飘进我梦里，又飘去了。我醒来，看见第一颗亮着纯洁的爱情的朝露无声地坠地。我又曾有一些寂寞的光阴，在幽暗的窗子下，在长夜的炉火边，我紧闭着门而它们仍然遁逸了。我能忘掉忧郁如忘掉欢乐一样容易吗？

小山巅的亭子因暝色天空的低垂而更圆，而更高高地耸出林木的葱茏间，从它我得到仰望的惆怅。在渺远的昔日，当我身侧尚有一亲切的幽静的伴步者，徘徊在这山麓下，曾不经意地约言：选一个有阳光的清晨登上那山巅去。但随后又不不经意地有废弃了。

这沉默的街，自从再没有那温柔的脚步，遂日更荒凉，而我，竟惆怅又怨抑地，让那亭子永远秘藏着未曾发掘的快乐，不敢独自去攀登我甜密的想象所萦系的道路了。

一九三三年初夏

（选自《画梦录》，1936年7月，文化生活出版社）

独 语

设想独步在荒凉的夜街上，一种枯寂的声响固执地追随着你，如昏黄的灯光下的黑色影子，你不知该对它珍爱还是不能忍耐了：那是你脚步的独语。

人在孤寂时常发出奇异的语言，或是动作。动作也是语言的一种。

决绝地离开了绿蒂的维特¹，独步在阳光与垂柳的堤岸上，如在梦里。诱惑的彩色又激动了他作画家的欲望，遂决心试卜他自己的命运了。他从衣袋里摸出一把小刀子，从垂柳里掷入河水中。

他想：若是能看见它的落下他就将成功一个画家，否则不。那寂寞的一挥手使你感动吗？你了解吗？

我又想起了一个西晋人物，他爱驱车独游，到车辙不通之处就痛哭而返。

绝顶登高，谁不悲慨地一长啸呢？是想以他的声音填满宇宙的寥阔吗？等到追问时怕又只有沉默地低首了。我曾经走进一个古代的建筑，画檐巨柱都争着向我有所诉说，低小的石栏也发出声息，象一些坚忍的沉思的手指在上面呻吟，而我自己倒成了一个化石了。

或是昏黄的灯光下，放在你面前的是一册杰出的书，你将听见里面各个人物的独语。温柔的独语，悲哀的独语，或者狂暴的独语。黑色的门紧闭着：一个永远期待的灵魂死在门内，一个永远找寻的灵魂死在门外。每一个灵魂是一个世界，没有窗户。而可爱的灵魂都是倔强的独语者。

我的思想倒不是在荒野上奔驰。有一所落寞的古老的屋子，画壁漫漶，阶石上铺着白藓，象期待着最后的脚步：当我独自时我就神往了。

真有这样一个所在，或者是在梦里吗？或者不过是两章宿昔嗜爱的诗篇的糅合，没有关联的奇异的糅合；幔子半掩，地板已扫，死者的床榻上长春藤影在爬；死者的魂灵回到他熟悉的屋子里，朋友们在聚餐，嬉笑，都说着“明天明天”，无人记起“昨天”。

这是颓废吗？我能很美丽地想着“死”，反不能美丽地想着“生”吗？

我何以又太息：“去者日以疏，生者日以亲”？是慨叹着我被人忘记了，还是我忘记了人呢？

“这里是你的帽子”，或者“这里是你的纱巾，我们出去走走吧”，我还能说这些惯口的句子。而我那有温和的沉默的朋友，我更记起他：他屋里有一个古怪的抽屉，精致的小信封，装着丁香花，或是不知名的扇形的叶子，象为着分我的寂寞而展示他温柔的记忆。墙上是一张小画片，翻过背面来，写着“月的渔女”。

唉。我尝自忖度：那使人类温暖的，我不是过分缺乏了它就是充溢了它。两者都足以致病的。

印度王子出游，看见生老病死，遂发自度度人的宏愿。我也倒想有一树菩提之荫，坐在下面思索一会儿。虽然我要思索的是另外一个题目。

于是，我的目光在窗上徘徊了。天色象一张阴晦的脸压在窗前，发出令

人窒息的呼吸。这就是我抑郁的缘故吗？而又，在窗格的左角，我发现一个我的独语的窃听者了。象一个鸣蝉蜕弃的躯壳，向上蹲伏着，噤默地。噤默地，和着它一对长长的触须，三对屈曲的瘦腿。我记起了它是我用自己的手描画成的一个昆虫的影子，当它迟徐地爬到我窗纸上，发出孤独的银样的鸣声，在一个过逝的有阳光的秋天里。

一九三四年三月二日

（原载 1934 年 12 月《每周文艺》第 14 期）

梦 后

知是夜，又景物清晰如昼，由于园子里一角白色的花所照耀吗，还是一——我留心的倒是面前的女伴凝睇不语，在她远嫁的前夕。是远远的如古代异域的远嫁啊！长长的赤栏桥高跨白水；去处有丛林茂草，蜜蜂闪耀的翅，圆坟丰碑，历历酋长之墓；水从青青的浅草根暗流着寒冷……

谁又在三月的夜晚，曾梦过穿灰翅色衣衫的女子来入梦，知是燕子所化？

这两个梦萦绕我的想象很久，交缠成了一梦了。后来我见到一幅画，《年轻的殉道女》。轻衫与柔波一色，交叠在胸间的两手被带子缠了又缠，丝发象已化作海藻流了。一圈金环照着她垂闭的眼皮，又滑射到蓝波上。这倒似替我画了昔日的辽远的想象，而我自己的文章反而不能写了。

现在我梦里是一片荒林，木叶尽脱。或是在巫峡旅途间，暗色的天，暗色的水，不知往何处去。醒来，一城暮色恰象我梦里的天地。

把钥匙放进锁穴里，旋起一声轻响，我象打开了自己的狱门，迟疑着，无力去摸索一室之黑暗。我甘愿是一个流浪者，不休止地奔波，在半途倒毙。那倒是轻轻一掷，无从有温柔的回顾了。

开了灯看啊，四壁徒立如墓圻。墓中人不是有时还享有一个精致的古石室吗？

从前我爱搬家，每当郁郁时遂欲有新的迁移。我渴想有一个帐幕，逐水草而居，黑夜来时，在树林里燃起火光。不知何时起世上的事都使我厌倦，遂欲苟简了之了。

“Man delights not me;no,nor woman neither”——，哈孟雷特王子，你笑吗？我在学习着爱自己。对自己我们常感到厌恶。对人，爱更是一种学习，一种极艰难极易失败的学习。也许寂寞使我变坏了。但它教会我如何思索。

我尝窥觑、揣测许多热爱世界的人，他们心里也有时感到寒冷吗？历史伸向无穷象根线，其间我们占有的是很小的一点。这看法是悲观的，但也许从之出发然后世上有可为的事吧。因为，以我的解释，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

唉，“你不曾带着祝福的心想念我吗？”是谁曾向我吐露过这怨语呢，还是我向谁？是的，当我们只想念自己时，世界遂狭小了。

我常半夜失眠，熟悉了许多夜里的声音，近来更增多一种鸟啼。当它的同类都已在巢里梦稳，它却在黑天上飞鸣，有什么不平呢？

我又常恨一人一点不会歌啸，象大江之岸的芦苇，空对东去的怒涛。因之遂羡慕天籁。从前有人隔壁听夫妇二人围棋，精绝，次晨叩之，乃口谈而已。这故事引起我一个寂寞的黑夜的感觉。又有一位古代的隐遁者，常独自围棋，两手分运黑白子相攻伐。有时，唉，有时我真欲向自己作一次滔滔的雄辩了，而出语又欲低泣。

春夏之交多风沙日，冥坐室内，想四壁以外都是荒漠。在万念灰灭时偏又远远地有所神往，仿佛天涯地角尚有一个牵系。古人云，“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使我老的倒是这北方岁月，偶有所思，遂愈觉迟暮了。

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选自《画梦录》，1936年7月，文化生活出版社）

岩

我是从山之国来的，让我向你们讲一个山间的故事。那么你对于山很有情感吗。不要问我，你简直敲到我悲哀的键子上了。我只记得从小起，我的屋前屋后都是山，装饰得童年的天地非常狭小，每每相反的想起平沙列万幕，但总想象不出那样的生活该是如何一个旷野，竟愁我的翅膀将永远飞不过那些岭嶂。如今则另是一种寂寞，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颇起哀思于这个比兴，若说是怀乡倒未必，我的思想空灵得并不归落于实地，只是，我真想再看一看我那屋前屋后的山啊，苍苍的树林不啻一个池塘，该照见我的灵魂十分憔悴吧。然而要紧的是开始我的故事。凡文章最难于一个开始，而且，大陆的居民，我怎样能在你们面前绘出我这故事的背景呢，我怎样能使你们了解我对于这背景所起的情感动的波动呢。

我劝你们坐一次火车，一日夜之程，到五岳归来不看山的东岳去，那虽颇与我家乡的山不同，平地起一个孤独之感，但我很称赏那绝顶上的舍身岩，那样一个好名字好地方，说不准那一天我还要再爬上去，在落日的光辉里和自己的影子踟躅一会，那时宇宙算得甚么呢，泰山等于鸿毛了。其次我喜欢坐在对松亭里看岩半腰的松树，山风吹得它们永远长不大。

是啊，岩半腰的松树，山风吹得你永远长不大，你在我想象里孤立得很，是甚么时候一只飞鸟打这儿过，无意间嘴里掉下一粒种子，遂倔强的长起来了，却为鸦雀们所弃，不来借一枝之巢栖，老鹰在蓝天里盘旋又盘旋，最后情愿止于黑色的岩石，作哲学家的冥想。但不要抖索，如果落了一根针叶总是个损失，我这故事的主人公将在你脚下出现。问他吧，你这与危险共嬉戏者，我看你先以一绳系住腰，再系其一端于树上，然后附岩而下，你有甚么理由轻视你的生命呢，你骄傲的向半空中挥起镰刀，又就近割着青草，青草从你手腕间纷纷下落没有一点声音……我看他殊无回答的工夫，让我老老实实的告诉你们，他乃一无父无母的孩子，就养于其叔父，始而牧猪，继而放牛，许多无辜的挞责创伤了他的心，于是极端的苦辛遂潜匿于一个无语的灵魂。

那么他勇敢的向绝岩夺取的乃不过供牲口齿间之一啖而已。

这道理我无法说明，大概你又是江南人，忘不掉芳草边绵千里的境界，我且引你上岩顶去指点与你看啊，群山起伏，高高下下都是田亩，那里有让你牵牛儿来吃草之地呢？

但是我不愿再往前走了，乱石累累，三五成群，我怀疑你是个诱敌深入的向导，我才不愿迷入你的阵图中，但是，我耳边已隐隐有金鼓杀伐之声，唉，老丈，你引我从那个方向出去呢。不要乱想，此乃一个废圯的寨子，昔日土人筑之以避白莲教者，我们且择一块石头坐下，风吹得我们的衣袖单薄了。我很不喜人类之中有所谓战争，然于异国中古时的骑士与城堡则常起一

种浪漫的怀想，城头上若竖立一杆大旗，那更招展得晴空十分空阔吧，至于此垒乱石以为城，我却嫌太草率了，虽是避难也不应如此，并且，我看你们这地方山势险恶，民风一定剽悍轻生，令我悲哀之至。不，这实在是一个山间的桃源，我想桃源避秦人既然娶妻生子，总不免也会有些小小的不幸。说人生有甚么巨大的悲恸大概是戏剧家的夸张，只是永远被一些小小的不幸缠绕得苦，比如我们的祖先之失掉伊甸就由于一个园子里有了两个人，然而我的意思是说天上未必胜过人间，我且再指点那岩后的山坡与你看呵，白杨多悲风，但见丘与坟，而它们一个个都绿得那样沉默。

还是向前走好了，人生就譬如走路，我的一个朋友曾经说过，举起步子就忘记是在走，至于此岩上之所有我从此一口气告诉你们，刚才问答得殊不称意。这是颓墙，这是碎瓦，都琐琐不足为外人道，但我却颇满意于这荒凉，说不准那一天谢绝人世，归结茅屋于此，最后这是干涸的水池，那立于岩尾的木架则是辘轳，塘水上山的道路，它朽腐的身躯仍然是一个诱惑，会使你失足落下绝岩如一根草，唉，不要提它，我这故事的主人公就苦无工夫来这岩上游玩，常遥望那辘轳而心喜，大概我这故事将有一个悲伤的结局了，但是你瞧，他已牵牛到塘边饮水去了，我们也下岩去吧。

我们也到塘边去。鼯鼠饮河，不过满腹，然而此水毫无流动之致，令我忧愁。小人物呵你立在遥遥的对岸，手中之绳牵得牲口微微喘息，我想起一个故事了，夏夜的塘边，一个过路人坐下濯足，突然被紧握于一只水中之手，力往下曳，此人大概颇有几分胆量，乃自言自语道，天气真热，我脱了衣裳下去游泳一会儿吧，于是遂兔脱而鸟遁了。小人物呵你一定没有听见，我不过惆怅于我幼时的怯弱而已，那时我不敢走夜路，为的怕鬼物在岩边水边幻作一条路来诱引我，直至如今仍无力正视人生之阴影方面，虽说我自信是个彻底怀疑者，人世的羁绊未必能限制我，但从无越轨的行为，一只飞蛾之死就使我心动。唉，暮色竟涂上了我思想的领域，我感觉到人在天地之间孤独得很，目睹同类匍匐将入于井而无从救援，正如对一个书中人物之爱莫能助。无父无母的孩子呵风吹得这黄昏凄冷了，家去吧，我殊不愿再饶舌，我希望合上了眼睛就永远张不开，作一个算命的瞎子给你一句预言：岩边水边切要留心。

我这故事是完了但谁也不会餍足，我并不说人生是无结构的，因为就我所知，实事之象故事乃有过于向壁虚构者，并且我自己起初也拟有一点穿插，大概是关于一位无儿无女的疯了的老太太，最后塘水一段乃为她而描写，但是，我的笔啊，你若在我手中变成乐器，那倒会有一番嘈嘈切切杂错弹吧，不过那时你们必又说道，你的乐器准是龙门之桐且烧焦了尾的，是以有北鄙之音凄且厉，其能久乎，可不是吗，你听你听，我的弦断了。

九月二十八日，成时雨正凄其

（原载 1934 年 11 月《水星》第 1 卷第 2 期）

炉边夜话

“三个少年出去寻找他们的运气，”长乐老爹这样开始了，象是故事的第一句又象是题目，随即停顿着，用他的眼睛掠过半圈子年轻的脸，在火光中它们微红而结实如树上的果子，出满意的沉默。

“三个少年去寻找他们的运气，”声音宏大了些，“你听惯了三兄弟因为争着一美女子，出去寻找奇异的珍宝来做聘礼，或者三个傻女婿带着多少银子，到他乡的路途上去学智慧，会猜我要说的是那一类的故事。是的。不过他们是出去寻找他们的运气。

“那时候的少年是喜欢冒险的，他们说雀儿的翅膀硬了就离开老窠，人站在生长起来的檐下是羞耻。他们常常偷跑到很远的地方去，让妇女们在家中叹息流泪，但男子们并不担忧，知道他们若是回来了就极依恋极忠实于他们的乡土。现在你们却赶了市集就说辛苦，到了冬天就减少做工的时刻，晚上躺在炉边象猫儿。这炉边是应当让比我更老的人来讲故事，比你们更年轻的孩子们来听的。”微红而结实的脸大半低下去了，沉默着，象在惑火光为甚么如此蓬勃又郁结。有一个拾起火钳，重新砌架着烧断了的柴，随即有爆炸声，火高高的飞起。没有低下去的脸大概是属于勇敢者的了，他们仍有这山间民族的纯粹的血液流在脉管内，常神往于他们祖先的事迹，此时正注视着长乐老爹脸上的皱纹与发亮的白胡须。

“总之，有一天这三个少年遇在一起了，”长乐老爹重新开始说，“我们不妨想象是在一个树林内，阳光从密叶间漏下，野鸽子低飞着，他们交换了欢迎语就躺在草地上。第一个是高个儿，有深灰色的眼珠，柔和的语声。第二个最强壮，人家怕他象怕小豹子。第三个特性是没有特性，诚实而敏慧，谦逊而自信，如我们这里普通少年。

“少年们大概最喜欢彼此诉说志愿了，于是我们听见了第一个少年轻轻叹一口气（假若我们是他身旁的树上的叶子），他说：‘我真愿我生在另外一个地方呵。我尊敬这里的一切，但总觉远远处我的乡土在召唤我，我灵魂的乡土。’“人”如植物一样，有它适宜的分布的地图，而“生”却如栽种的手一样盲目，于是我们先天的就有地域错误的了。那么你灵魂的乡土是那儿呢，你们会问我。

我也常问着自己。假若能回答倒好了，只是“人”并未赋有这种选择的预知，我们以为幸福在东方，向之奔逐，却也许正在西方。然而错误的奔逐也是幸福的，因为有希望伴着它。’“‘那么你奔逐的方向？’“‘我想到海上去。青色的海，白色的海，金色的海，我到底知道海是甚么颜色呢，海上的天空又是甚么颜色呢。在那寥阔间也许有长春的岛屿，如蜃气所成的楼阁，其下柔波环绕，古书上所说的弱水三千，或者我应生在那里吧。但这里的人从没有一个见过海的，辽远使我更加渴切了。’“两个听者都以一刻沉默来表示哀怜，他们竟为这低弱的语声所感动，虽说对于这缥缈的向往理论

是应该嘲笑的。最后第二个少年从草地上坐起，责备似的说：‘朋友呵，你应该羞愧你是这山间民族的子孙，日对这些峰岭不能使你强健而沉毅吗？但我却过于暴躁，和平的乡居囚禁着我，我快要鹰隼一样飞了。我将作一个武士。我祈祷山之神，赐伟力于双臂，赐坚固的信念于心，我将宣扬这山间民族的美德于外面世界。朋友呵，强于行为的人是弱于语言的，让我引这句古语来替我的嘴舌谢罪。’他的右手拔着身旁的草，又掷向他的脚尖，但草却就近的纷落地他衣上，如是数次，他乃转身向着第三个少年，此时他正在沉思。

“‘你呢？’”第三个少年翻身立起来，来回走数步，然后坐下，‘自然我也羡慕飞鸟，羡慕水族，但我没有忘记感谢这土地。它给予我们的丰富可以用手来量，用言辞来表示吗？我们可以如幻想的婴孩想离开母亲的乳吗？所以我说，有翅的你就往高处飞，有鳞介的你就到大海去，我祝福你们。我却将从山间到更深的山间去。’”于是这三个少年出去寻找他们的运气。”长乐老爹说到这里就停止了，一双瘦瘠的手掌翻转的烤着火，又按着指骨节作脆响。

大家都等待着，不耐烦的拾起火钳在石头上轻敲（因为这个火炉实际是几个石头砌成的圈子），长乐老爹仍不开口。

“老爹，往下讲吧。”

“这个故事吗，已经讲完了。”

“不是刚开始？”

“是的，”长乐老爹微笑着，“书上的故事大概都是从此以后才正有文章呢，然而让我在这里对一切讲故事者嘲笑一下，你们要知道这三个少年出去后的事只有问他们自己了。”

“但故事总有一个结果。”

“是的，凡事都有一个结果。这故事的结果是三个少年都寻找着了他们的运气。因为往海上去的去了就永没有回来，从军的听说建了无数战功而最终死在战地里，到更深的山间去的那里做了首领，直至老来病危时才把财产散给居民，嘱咐他们送他的棺材回乡土来安葬。若是还要问他的坟在那儿，恕我无从指点给你们看了。”怎么，长乐老爹慢慢的合上眼，把他的头倒在一双瘦瘠的手掌里，而听者也不用笑声来结束这故事。火也低落了。有一个立起来，去抱一些柴来添。有的却注视着长乐老爹头上的白发，记起了老爹自己的许多冒险故事，那获得许多听者的欢迎的，并且想，为甚么他自己回到乡土来了呢，难道是没有寻找着他的运气吗。

十月二十八日

（原载 1934 年 12 月《水星》第 1 卷第 3 期）

伐 木

雾在树林间游行着。乳白的，蠕动的，雾是庞大的神物，是神物的嘘气，替满谷拉起幔子，又游行着，沿着 岩向上升。

上面地名朝天嘴，六月间旅行人走了一段长途后，坐在这嘴上一棵亭亭如车盖的黄桷树下，一边饮着木桶里的施茶，解衣当风，一边望下山谷，满谷的杉树正直，漂亮如年轻男子，使他赞美汉息。

现在它们正雾里被锯伐着。山林的主人以两年或三年的期限卖它们给木商，较大的成材的陆续锯伐去，幼弱的照例留下来，十年后又是一片茂林。

树在锯子下响着快乐的语言，木屑散落在地上的白霜上，相间杂。锯工人们起来，用绳子系在树身上，然后奔到远处去力曳。树倒下了，发出一声快乐的叫喊，一种牺牲自己的快乐，如梦想的孩子离开家，奔向不可知的命运时嘴里所喊出的。做谁家的柱头吗，还是去做谁家的地板，在岁月中老去，在人类的脚下呜泣，不可知。

此处彼处都是锯声，树折声，工人们以辛苦的工作为晨间的祷告，随雾充满山谷，向上升。

不久声音衰歇了，年轻的，出须的，三五成群的坐在断树上，作第一次休息。从怀里摸出短烟管，从悬在腰间的盒子里取出烟叶，火石，火绒。叮，火镰敲在黑色的石上，金花一闪，又叮，火绒点着了；他们仍使用着这古老的取火具，使人想象数千年前第一个人类在旷野上，或是在深林间发现了火，是如何惊奇，随后又如何珍视，崇拜……而他们已淡漠的在巴着烟了。

巴着烟，又谈着话。一个年轻的说起他曾在县城里参加过修马路的工程，过不惯，仍然回乡下来了，说起汽车，一天走几百里路。

“几百里路！”

一个出须的嘴里取出烟管，拍的一声口水，重复着说，分不清是惊奇还是轻蔑。一天走几百里干吗呢，他们和他们的祖先都是一生足迹不出百里，然而对着雾，总使人想象远远的地方，想象那一天走几百里的怪物，也许会从县城奔到乡下，奔到山林，树木都仆下，仆下，让路……

另外一群也在巴着烟谈着话，也许在说一个穷老无归的工人昨夜死在这木厂里，他们商量着替他向厂头讨几块薄木板，钉成匣子，下午散工后送到林外义地里去埋葬。

许许的伐木声又起，树又在对锯齿作一种快乐的抗拒，对坐着的两个工人不言语的拉着送着，作单调的游戏。

白雾消失了，象谁从上面拉去了幔子。

十二月十七日

(原载 1935 年 1 月《水星》第 1 卷第 4 期)

画 梦 录

丁 令 威

丁令威忽然忘了疲倦，翅膀间扇着的简直是快乐的风，随着目光，从天空斜斜的送向辽东城。城是土色的，带子似的绕着屋顶和树木。当他在灵虚山忽然为怀乡的尘念所扰，腾空化为白鹤，阳光在翅膀上抚摩，青色的空气柔软得很，其快乐也和此刻相似吧。但此刻他是急于达到一栖止之点了。

轻巧的停落在城门口的华表柱上。

奔向城门的是一条大街，在这晨光中风平沙静，空无行人，只有屋檐投下有曲线边沿的影子。华表柱的影子在街边折断了又爬上屋瓦去，以一个巨大的长颈鸟像为冠饰。这些建筑这些门户都是他记忆之外的奇特的生长，触醒了时间和知觉，无从去呼唤里面的主人了，丁令威展一展翅。

只有这低矮的土筑的城垣，虽也迭经颓圮迭经修了吧，仍是昔日的位置，姿势，从上面望过是城外的北邙，白杨叶摇着象金属片，添了无数的青草冢了。丁令威引颈而望，寂寞得很，无从向昔日的友伴致问讯之情。生长于土，复归于土，祝福他们的长眠吧：丁令威瞑目微思，难道隐隐有一点失悔在深山中学仙吗？明显的起在意识中的是：“我为甚么要回来呢？”他张开眼睛来寻找回来的原故了：这小城实在荒凉，而在时间中作了长长旅行的人，正如犁过无数次冬天

的荒地的农夫，即在到处是青青之痕了的春天，也不能对大地唤起一个繁荣的感觉。

“然而我想看一看这些后代人呵。我将怎样的感动于你们这些陌生的脸呵，从你们的脸我看得出你们是快乐还是痛苦，是进步了还是堕落了。你们都来，都来……”当思想渐次变为声音时，丁令威忽然惊骇于自己的鹤的语言，从颈间进出长嘴外的高朗然而噪急的长唳，停止了。

但仍是呼唤来了欢迎的人群，从屋里，从小巷里，从街的那头：“吓，这是春天回来的第一只鹤，”

“并且是真正的丹顶鹤，”

“真奇怪，鹤歇在这柱子上，”

并且见了人群还不飞呢。在语声，笑声，折手声里，丁令威悲哀得很，以他鹤的眼睛俯望着有一半圈子人群，不动的，以至使他们从好奇变为愤怒了，以为是不祥的朕兆，扬手发出威吓的驱逐声，最后有一个少年提议去取弓来射他。

弓是精致的黄杨木弓。当少年奋臂拉着弓弦时，指间的羽箭的锋尖在阳光中闪耀，丁令威始从梦幻的状况中醒来，噗噗的鼓翅飞了。

人群的叫声随着丁令威追上天空，他急速的飞着，飞着，绕着这小城画圈子。在他更高的冲天远去之前，又不自禁的发出几声高朗然而噪急的长唳，

若用人类的语言翻译出来，大约是这样：“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

淳于棼

淳于棼弯着腰在槐树下，在隆起如山脉的树根间终于找着了一个圆穴，指头大的泥丸就可封闭，转面告诉他身旁的客人：“这就是梦中乘车进去的路。”

淳于棼惊醒在东厢房的木榻上，窗间炫耀着夕阳的彩色，揉揉眼，看清了执着竹帚的僮仆在扫庭阶，桌上留着饮残的酒樽，他的客人还在洗着足。

“唉，倏忽之间我经历了一生了。”

“做了梦么？”

“很长很长的梦呵。”

从如何被二紫衣使者迎到槐安国去，尚了金枝公主，出守南柯郡，与檀萝国一战打了败仗，直到公主薨后罢郡回朝，如何为谗言所伤，又由前二紫衣使者送了回来：他一面回想一面嗟叹的告诉客人，客人说：“真有这样的事吗！”

“还记得梦中乘车进去的路呢。”

淳于棼蹲着在槐树下，在隆起如山脉的树根间，用他右手的小指头伸进那蚁穴去，崎岖曲折不可通，又用他的嘴唇吹着气，消失在那深邃的黑暗中没有回声。那里面有城郭台殿，有山川草木，他决不怀疑，并且记得，在那国之西有灵龟山，曾很快乐的打了一次猎。也许醒着的现在才正是梦境呢，他突然站立起来了。

槐树高高的，羽状叶密覆在四出的枝条上，象天空。辽远的晚霞闪耀着。淳于棼的想象里蠕动着的是——一匹蚁，细足瘦腰，弱得不可以吹，若是爬行在个龟裂的树皮间看来多么可哀呵。然而以这匹蚁与他相比，淳于棼觉得自己还要渺小，他忘了大小之辨，忘了时间的久暂之辨，这酒醉后的今天下午实在不象倏忽之间的事：

淳于棼大醉在筵席上，自从他使酒忤帅，革职落魄以来这已不是他第一次大醉了，但渐趋衰老的身体不复能支持他的豪侠气概，由两个客人从座间扶下来，躺在东厢房的木榻上，向他说：“你睡吧，我们去喂我们的马，洗足，等你好了一点再走。”

淳于棼徘徊在槐树下，夕阳已消失在黄昏里了，向他身旁的客人说：“在那梦里的国土我竟生了贪恋之心呢。谗言的流布使我郁郁不乐，最后当国王劝我归家时我竟记不起除了那国土我还有乡里，直到他说我本在人间，我蓦然想了一会才明白了。”

“你定是被狐狸或者木妖所蛊惑了，喊仆人们拿斧头来斫掉这棵树吧，”客人说。

白 莲 教 某

白莲教某今晚又出门了。红蜡烛已烧去一寸，两寸，或者三寸，在案上的锡烛台上结一个金色小花朵，没有开放已照亮四壁。

白莲教某正走着怎样的路呢。他的门人坐在床沿，守着临走时的吩咐，“守着烛，别让风吹熄了。”

案上的锡烛台上的小花朵放开了，纷披着金色复瓣，又片片坠落，中心直立着一座尖顶的黑石塔，幽闭着甚么精灵吧，忽然空跌下了，无声的，化作一条长途，仅是望着也使人发愁的长途……

好孩子，别打瞌睡！门人从朦胧中自己惊醒了，站起身来，用剪子绞去半寸烧过的烛心。

从前有一天，白莲教某出门了，屋里留下一个木盆，用另外一个木盆盖着，临走时吩咐：“守着它，别打开看。”

白莲教某的法术远近闻名，来从学的很不少，但长久无所得，又受不惯无理的驱使，都渐次散去了，剩下这最后一个门人，年纪轻，学法的心很诚恳，知道应该忍耐，经过了许多试探，才能获得师傅的欢心和传授。他坐在床沿想。

“别打开看，”这个禁止引动了他的好奇，打开：半盆清水，浮着一只草编的小船，有帆有橈，精致得使人想用手指去玩弄。拨它走动吧。翻了，船里进了水，等待他慌忙的扶正它，再用盆盖上后，他的师傅已带着怒容站在身边了，“怎么不服从我的吩咐！”“我并没有动它。”“你没有动它！刚才在海上翻了船，几乎把我淹死了！”

红蜡烛已烧去两寸，三寸，或者四寸，在案上的锡烛台上站一只黄羽小鸟，举嘴向天，待风鼓翅。白莲教某已走到哪儿呢。走尽长长的路，穿过深的树林，到了奇异的城中的街上吧。那不夜城的街上会有怎样的人，和衣冠，和欢笑。

半盆清水就是他的海。那海上是平静的还是波涛汹涌。独自驾一叶小船。门人想：假若有那种法术。只要有那种法术。

案上的锡烛台上的小鸟鼓翅飞了，随它飞出许多只同样的鸟，变成一些金环，旋舞着，又连接起来成了竖立的长梯，上齐屋顶，一级一级爬上去，一条大路……好孩子，你又打瞌睡，那你就倒在枕上躺一忽吧！门人远远的看见他师傅的背，那微驼的背，在大路上向前走着，不停一停，他赶得乏极了……

当他惊醒在黑暗里时，他明白这一忽瞌睡的过错了，慌忙的在案上摸着取灯，划一根，重点着了独。而他微驼着背的师傅已带着怒容从门外走进来了，“吩咐你别睡觉，你偏睡觉了！”

“我并没有。”

“你并没有！害我在黑暗里走十几里路！”

（原载 1935 年 6 月 16 日《文学季刊》第 2 卷第 2 期）

哀 歌

……象多雾地带的女子的歌声，她歌唱一个充满了哀愁和爱情的古传说，说着一位公主的不幸，被她父亲禁闭在塔里，因为有了爱情__。阿德荔茵或者色尔薇__。奥蕾丽亚或者萝拉__。法兰西女子的名字是柔弱而悦耳的，使人想起纤长的身段，纤长的手指。

西班牙女子的名字呢，闪耀的，神秘的，有黑圈的大眼睛。我不能不对我们这古老的国家抱一种轻微的怨恨了，当我替这篇哀歌里的姊妹选择名字，思索又思索，终于让她们成为三个无名的姊妹。

并且，我为什么看见了一片黑影，感到了一点寒冷呢？因为想起那些寂寞的童时吗？

三十年前。二十年前。直到现在吧。乡村的少女还是禁闭在闺阁里，等待父母之命，媒灼之言。在欧罗巴，虽说有些时候少女也禁闭在修道院里，到了某种年龄才回到家庭和社会来，和我们古老的风习仍然不同。现在，都市的少女对于爱情已有了一些新的模糊的观念了。我们已看见了一些勇敢地走入不幸的叛逆者了。

但我是更感动于那些无望地度着寂寞的光阴，沉默地，在憔悴的朱唇边浮着微笑，属于过去时代的少女的。

我们的祖母，我们的母亲的少女时代已无从想象了，因为即使是想象，也要凭借一点亲切的记忆。我们的姊妹，正如我们，到了一个多变幻的歧途。最使我们怀想的是我们那些年轻的美丽的姑姑，和那消逝了的闺阁生活。呃，我们看见了苍白的脸儿出现在小楼上，向远山，向蓝天和一片白云开着的窗间，已很久了；又看见了纤长的，指甲上染着凤仙花的红汁的手指，在暮色中，缓缓地关了窗门。或是低头坐在小凳上，迎着窗间的光线在刺绣，一个枕套，一幅门帘，厌倦地但又细心地赶着自己的嫁妆。嫁妆早已放满几只箱子了。那些新箱子旁边是一些旧箱子，放着她母亲她祖母的嫁妆。在尺大的袖口上镶着宽花边是祖母时代的衣式。在紧袖口上镶着细圆的缎边是母亲时代的衣式。都早已过时了。当她打开那些箱子，会发出快乐的但又流出眼泪的笑声。停止了我们的想象吧。关我那些姑姑我的记忆是非常简单的。在最年长的姑姑与第二个姑姑间，我只记得前者比较纤长，多病，再也想不起她们面貌的分别了。至于快乐的或者流出眼泪的笑声，我没有听说过。

我倒是看见了她们家里的花园了：清晰，一种朦胧的清晰。石台，瓦盆，各种花草，我不能说出它们的正确的名字。在那时，若把我独自放在那些飘带似的兰叶，乱发似的万年青叶和棕榈叶间，我会发出一种迷失在深林里的叫喊。我倒是有喜欢那花园里的水池，和那乡间少有的三层楼的亭阁。它曾引起我多么次的幻想，多少次幼小的心的激动，却又不肯穿过那阴暗的走廊去攀登。我那些姑姑时常穿过那阴暗的走廊，跑上那曲折的楼梯去远眺吗？时常低着头凭在池边的石栏上，望着水和水里的藻草吗？我没有看见过。她

们的家和我们的家同在一所古宅里。作为分界的堂屋前的石阶，长长的，和那天井，和那会作回声的高墙，都显着一种威吓，一种暗示。而我那比较纤长、多病的姑姑的死耗就由那长长的石阶传递过来。

让我们离开那高大的空漠的古宅吧。一座趋向衰老的宅舍，正如一个趋向衰老的人，是有一种怪僻的捉摸不定的性格的。我们已在一座新筑的寨子上了。我们的家邻着姑姑们的家。在寨尾，成天听得见打石头的声音，工人的声音。我们在修着碉楼，水池。依我祖父的意见，依他那些虫蚀的木板书或者发黄的手抄书的意见，那个方向在那年是不可动工的，因为，依书上的话，犯了三煞。我祖父是一个博学者，知道许多奇异的知识，又坚信着。谁要怀疑那些古老的神秘的知识，去同他辩论吧。而他已在深夜，在焚香的案前诵着一种秘籍作禳解了。诵了许多夜了。使我们迷惑的是那禳解没有效力，首先，一个石匠从岩尾跌下去了，随后，连接地死去了我叔父家一个三岁的妹妹和我那第二个姑姑。

关于第三个姑姑我的记忆是比较悠长，但仍简单的。低头在小楼的窗前描着花样；提着一大圈钥匙在開箱子了，忧郁的微笑伴着独语；坐在灯光下陪老人们打纸叶子牌，一个呵欠。和我那些悠长又单调的童时一同禁闭在那寨子里。高踞在岩上的石筑的寨子，使人想象法兰西或者意大利的古城堡，住着衰落的贵族和有金色头发或者栗色头发的少女，时常用颤抖的升上天空的歌声，歌唱着一个古传说，充满了爱情和哀愁。远远地，教堂的高阁上飘出洪亮，深沉，仿佛从梦里惊醒了钟声，传递过来。但我们的城堡却充满着一种声音上的荒凉。早上，正午，几声长长的鸡啼。青色的檐影爬在城墙上，迟缓地，终于爬过去，落在岩下的田野中了。于是日暮。那是很准确的时计，使我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跑下碉楼去开始我的早课，或者午课，读着那些古老的不好理解的书籍，如我们的父亲我们的祖父的童时一样。而我那第三个姑姑也许正坐在小楼的窗前，厌倦地但又细心地赶着自己的嫁妆吧。她早已许字了人家，依着父母之命，媒灼之言。

一切都会消逝的。一切都应了大卫王指环上的铭语。我们悲哀时那短语使我们快乐，我们快乐时它又使我们悲哀。我们已在异乡度过了一些悠长又单调的岁月了。我们已有了一些关于别的宅舍和少女的记忆了。凭在驶行着的汽船的栏杆上，江风吹着短发，刚从乡村逃出来的少女；或是带着一些模糊的新的观念，随人飘过海外去了又回来的少女。从她们的眼睛，从她们微蹙的眉头，我们猜出了什么呢？想起了我们那些年轻的美丽的姑姑吗？

我们已离家三年，四年，五年了。在长长的旅途的劳顿后，我们回到乡土去了。一个最晴朗的日子。我们十分惊异那些树林，小溪，道路没有变更。我们已走到家宅的门前。门发出衰老的呻吟。已走到小厅里了。那些磨损的漆木椅还是排在条桌的两侧。桌上还是立着一个碎胆瓶。瓶里还是什么也没有插。使我们十分迷惑：是闯入了时间的“过去”，还是那里的一切存在于时间之外。最后，在母亲的鬓发上我们看见几丝银色了。从她激动的不连贯

的絮语里，知道有些老人已从缠绵的病痛归于永息了，有些壮年人在一种不幸的遭遇中离开世间了。就在这种迷惑又感动的情景里，我听见了我那第三个姑姑的最后消息：嫁了，又死了。死了，又被忘让了。但当她的剪影在我们心头浮现出来时，可不是如一位西班牙的散文家所说，我们看见一个花园，一座乡村的树林，和那些蒙着灰尘的小树，和那挂在被冬天的烈风吹斜了的木柱上的灯……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

（原载 1935 年 2 月《水星》第 1 卷第 5 期）

货郎

鼓在货郎手里响了起来。六月天，西斜的阳光照着白墙和墙外的槐树，层层叶子绿得那样深；金属的蝉鸣声突然停止；在这种静寂里，这座大宅第不知存在了若干年了，于旅行的人却会是一个惊奇的发现，这时门半掩着，象刚经过外出的人手轻轻一带。但这挑着黄木箱的货郎从草坡走下来，拐弯，经过一所古墓，不待抬头已知道是柳家庄了，举起手里的小鼓，摇得绷绷的响了起来。

他已走到门前了，趁这时候我们清楚的瞧瞧他：高个儿，晒旧了的宽边草帽下，油黑色的瘦脸上露着筋，长着斑白的须，是在老年人中很难遇到的那种倔强的，有响亮的笑声和好脾气的人。

他用手推开了门。惊骇他那样没有礼貌吗？这不过是最外一道门，白天虚掩着，晚上才关闭，他知道得很清楚，他不是个陌生的来客。瞧他那不慌不忙的神气，挑着黄木箱迈进一个石板铺成的大院子，向前走四五十步，站着望那严闭的两扇大门和门上半锈的铁环，手里的鼓又响了起来。

鼓声是他的招呼，告诉人“林小货来了”。林小货就是他的名字。没有人问他的家在哪儿，家里还有甚么人，他已多大岁数了。

人们都和他太熟识，反而不问这些了，凡是当他从路旁的茅草屋过，农夫农妇都喊他的名字，买几根针，几尺布。于这些大宅第，他象一只来点缀荒凉的候鸟，并且一年不止来一次。但现在门内没有动静。他放下担子，放下鼓，把草帽边垫着阶石坐下，低着头。

他在想甚么呢，这老来还要自谋衣食的人？难道想坐在这门外睡

一觉吗，在这西斜的阳光里？轧轧，一个老女仆随着门开走出来：“林小货吗？来了多久了？”

“刚一会儿。”

“干吗不叫？要是我不出来掐青菜——”

“我刚坐下歇一会儿。我想总会有人出来，这晚半天。”

“老爷往常倒在这时候出来走走——”

“现在不了吗？”

“现在病了。”

“那么，劳您的驾，告诉老太太一声。”

这宅第的主人病了。这消息使他吃惊吗？他倒是有点惘然。

想象那样一个和善的老头儿，拥有富足的田产，度着平静无波浪的生活，算是有福气了，而缺乏一点康健，正如这巨大的宅第缺乏一点热闹的人声。象故事里的员外，晚年才得一位公子。小姐们早出嫁了，公子也在娇养中长大了，但又到远远的地方去了，剩下两个老人和几个仆人。仆人们是不许高声讲话的，他们的脚步差不多是无声的来往在厅里，在走廊间，在楼梯上。这些林小货都知道。并且记得那得善的的老头儿对他毫不拿身份，喜欢和他

攀谈，谈年岁收成，谈县城里的事。他是很难得到县城里去的，因此林小货的话可多了，但他并不厌烦，有时还谈到他的公子。”听说公子很有才学，将来会做大事的。”“要是在从前倒也许——”叹了一口气。

“还不回来娶媳妇吗？”“时常有媒人来说亲呢。”“象老爷这样人家，挑选得太难了。”“倒是他不愿意。孩子们的事情，现在我们不能做主了。”

老女仆重出来了，身边跟一条黄狗。狗也认识林小货，走拢来嗅嗅他的衣角，摇摇尾。

“老太太问有甚么新来的货？”

“哪有甚么好的。要用好的货，老太太早派人到县城里去买了。”但他还是打开了箱子。大概这女仆已受了嘱咐，由她作主的挑了一些东西。林小货是卖不了甚么也得走走。而这些大宅第的主人呢，向来是不缺乏甚么也得买点他的货。

“老太太叫你就在这儿吃晚饭。”

“天还早，多谢了。说我问老爷的病。”

“还到哪儿去？”

“不到哪儿去也得走了。”

我们这倔强的瘦瘦的朋友又戴上他的宽边草帽了。夕阳灿烂。他挑着黄木箱走出门外，陡然觉到自己的衰老和担子的沉重。

将赶到一个市集里去吃晚饭吗？将歇宿在一家小客店里吗？将在木板床上辗转不寐，想着一些从来没有想到的事吗？他已走下草地，拐弯，经过一亩稻田，毫不踟蹰的走到大路上了。他又举起手里的鼓，正如我们向我们的朋友告别时高高举起帽子，摇得绷绷的响了起来。

二月二日

（选自《画梦录》，1936年7月，文化生活出版社）

魔 术 草

魔术书上记有一种神奇的草，无论怎样难开的锁都不能抵抗它。这句话开启了我的幻想。从深山中，采摘者寻着那种草，青青的，放进紧闭的木匣里过了许多日子，变成枯黄的了，乃有无比的魔力。许久来我悲哀得很神秘，仿佛徘徊在自己的门外，象失掉了乐园的人，有时真愿去当一个卖火柴的孩子，在寒夜里，在墙外，划一小朵金色的火花象打开一扇窗子，也许可以窥见幸福眩耀吧。直到现在才明白我找寻的钥匙大概是一根草，一种久已失传的无人认识的草。

许多神奇的法术久都已失传了。当我是一个孩子时，常听说就在附近那个小市集里，在那些破落户与逐什一之利者之中，有一个无家无业的人，成天披着褴褛的衣衫，拖着破鞋，在那条唯一的小街上闲散的走来走去，右手剔着左手里的几个青铜钱，剔着剔着，钱遂增多了。他是如此的获得了每天的糊口之资。“为甚么他还是很穷呢，”我发问了，向一位理发师或者一位鞋匠，他们都是那个奇人的称道者。“那样得来的钱是不能积起来的。只能有一个用一个。”又为甚么呢？慢慢的我懂得那道理了：一个学法术的人必须向他师傅立誓，以一种不幸的缺陷作为取得那秘密的传授的代价，瞎眼，跛足，或者没有儿女。这个解释给我那时的幻想一种警惕，使我对于超人的魔力生了畏惧，同时十分哀怜那们奇异的穷朋友。

但我对于魔术的倾向并未消减，在灯下，在炉火边，我还是热切的听着奇异的传说。我的一位百余年前的远祖就是一个传说里的人物，知道许多法术。清明时节，我曾去扫过他的墓，青石台阶与碑上的雕饰都很古拙，和其他的墓不同，使我感到年代的久远。

那时我最羡慕的一种法术是定身法：以一种魔力使人恍惚觉得身临绝岩或者四面皆水不敢稍动，听说我那位远祖老来拄杖出游，若是没有礼貌的青年人冒了他，就施行这种法术，使他呆立路旁，直到在前途见行人才捎信叫他走。当时的巫师们都很尊敬他。有一次他到某家去看巫师作法事，那些妄人大概不认识这位有名的老头儿，对他有点简慢，于是他悄悄的退出门外，同是院子里的两个大石鼓跳进门去，跳进堂屋去伴着那些巫师一同舞蹈，吓得他们立刻明白了刚才来的是谁。但我那位远祖的一生并没有甚么不幸的缺陷。只是听说晚年来，凡是家中过年杀猪时，都得送他到远远的亲戚家里去，不然，他听见了猪的哀鸣声，心中一动，猪就再也杀不死了。这也许使他厌倦了自己的法术吧。是的，他的心里一定经过了许多思索，经过了许多暗暗的痛苦，所以他的法术没有传授给人就随他葬入墓中去了。但我那时是一个孩子，没有想到这些。只是很神往的听着关于他的传说。除了那些秘密的智识，人们说，他又是一个有正经学问的人，在他家里，一位族中寒微的老先生长期住着，作一部《易经注解》；两位老头儿常在书房里热切的讨论着，

翻着满案的书籍；长夏的下午，家人送上点心，他们竟蘸着一砚墨汁吃了，留下一碟白糖。那位对于《易经》入了魔的老先生，每当他家里有婚嫁之事或者过年，就背着一包袱书，拄着杖回去，走到门外不远的树荫下就坐着歇气，打开书，读到天黑了，只得又走回来，第二天再坐轿子回去。那部《易经注解》终于雕版了。而他的一位远代孙就是我的发蒙先生，曾到京城里来呈献过那部书，会用龟壳卜封。

那部书我曾在箱子里的乱书堆中见过（现在也许已残阙了），但并不怎样注意它。我想获得的是一部魔术书，那时，在乱离中，大人们日夜愁着如何避祸，而我遂自由的迷入了许多神异小说里去，找到了幻想的天地。我最羡慕小说里的一种隐身草，佩了一根就谁也不能看见。

现在，在灯下，在白纸上，我写着一个题目：魔术之起源。我想以一种悲观的思想说明魔术之起来是很自然的，犹于夜间之梦。

至人无梦，那个境界虽然明净得很，于我们凡人却嫌荒凉。而我的笔突然停止在白纸上。“唉，你又在出神了，你的思想又飞到甚么辽远处去了？”“没有甚么，”我回答自己，“我的思想就在这灯光之内。”灯光，白雾似的，划着一圈疆域，象圆墓。我掷下我的笔，这时我真想有一种白莲教的邪术：一盆清水，编草为舟，我到我的海上去遨游。

三月十九日

（原载 1935 年 4 月《水星》第 2 卷第 1 期）

楼

“告诉我那座楼的故事，”我说。我和我的朋友坐在塘边，已把钓丝抛了出去，望着漂在水上的白色浮标。在一个沙漠地方住了几年，我变得固执又伤感，但这个夏天却无法谢绝这位朋友的邀请，他说旅行和多雨的气候会使我柔和，清爽，有生气些，于是我到了他的家乡。

“楼的故事？”

“是的。昨天黄昏我们望见的那座楼。”昨天，我们散步到很远的地方，最后停在一所古庙侧的石桥上。桥上竹林的影子，桥下流水响得凉风生了。我遥指一座矗立于白墙黑瓦的宅第间，夕阳照着的高楼，问那是谁家。关于那座有着故事呢，他说。今天他却忘记了。“我在一个沙漠地方住了几年，那儿风大得很，普通的屋子都没有楼，但我总有一个登高眺远的兴致，所以昨天那样的高楼常出现在我的梦里，可望不可即。”

“你这几句话说得很动人，”他笑了。

“我准备着听一个动人的故事。”

“首先告诉我，你当孩子的时候喜欢钓鱼吗？”

“我不能用一句话答复你。许多事情别人做着，我想象着很喜欢，一到我自己手里就成了一个损失。我永远是个急脾气。从前在家里，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叔叔们常常晚上带着狗和仆人到山林里去打猎，我却毫无那种野孩子气，一次也没有参加，现在回想起来很悲哀，仿佛狂欢之门永远在我面前关闭，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

出黑夜的林子里火把高烧的景象。”

“你大概住在一个语言不通的异国里，而你实在口若悬河。”

“他们也常钓鱼，斜风细雨，戴着斗笠在塘边，不想回家吃饭。

我那时很不了解。天晴日子也有时跟出门去，替他们照管一枝钓竿，但鱼总不来吃我的，我坐在小板凳上无趣极了，再也不愿等下去。”

我那叔叔们真是多才多艺。自己到竹林里去选竿子，用火熏后再倒悬在墙上，下面一块石头；自己扭丝绳；更有趣的是他们逃学的故事。现在让我坐在塘边想他们一会儿吧，趁我身旁的朋友默默不语，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的样子，望着水上。

我的浮标没水了一个。我忙乱地起竿来，一个空钩，上面的饵已不见了。

“你太快了，应该等第三个浮标没水的时候。”

这点我知识我早就知道。但我不是太快了就会太晚了。并且我正关心着那尾受惊的鱼，那细圆的嘴若是挂在我的钩上是多么可怜呵，从此我将用一根针垂钓，你们都别笑我缘木求鱼。

“这里的鱼被钓得很狡猾了。”我的朋友替我把钓丝又抛了出去。

“我准备着听你的故事呢。”

“说是故事，其实很简单的。”他说。“那家姓艾，不知在什么时候，

从什么地方搬到这里来。关于这一姓的来历发生了许多传说。

更奇怪的几代都是单传，于是成了一个孤零的，随时有断绝的忧虑的姓氏了。到了这最末一代名叫艾君谷的，据说从小就很聪慧，只是被娇养了，成为一个走马斗鸡的纨绔子。门下客九流三教都有。

中年无子，却醉心于一种培植园林，建筑宅舍的癖好。每当一次繁重的工程完成时，他又有了新的计划，又得拆毁了再开始，以此耗费了他家产的大半，最后留下他的夫人和一个女儿死去了。我们昨天望见的那个宅第和那座高楼就是他最后的匠心的结构。人们说，要是他活着，准还是不满意的。”

“这是一切悲惨故事的代表，我敢说。我们都有一种建筑空中楼阁的癖好。我从前在家里读书，不知在什么书上遇见了这样一句话，‘仙人好楼居’，引起我许多想象。那时我还是一个孩子。以后，大概那个出名的人类祖先的故事暗示了我，我总常有一个无罪而度迁谪之月的感觉。这并没有一点伤感的成份。我仿佛知道一个真理，唯有在这地上才建筑得起一座乐园，唯有用我们自己的手，但我总甘愿生活在最荒凉的地方，冰天雪地，牧羊十九年，表示我一点忠贞之心。”

“他的夫人和女儿相依为命，过着一种静寂的，倾向衰微的日子，在那所大宅第中。一般人都把那座高楼看作不吉祥的东西。

他的女儿的婚事低不成，高不就，但据说是一个美人呢。”

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的袅袅余音，我敢说，很可以推波助澜，又成一支哀曲。我想起了那位出名的波斯女子，睡在暴虐的苏丹的床上，生命悬于呼吸之间，还能很巧妙的继续她的故事。那是一个很好的态度，使我十分惭愧。我的日子过得很荒芜，在昨天和明天之间我总是徘徊，不能好好地做我的工作。但听呵，我的朋友又开口了：“从前，当她父亲还在时，有人向我家提过亲。我母亲曾到她家里去过，但没有见着，回来说起很好笑，她上楼下楼，象追赶一个羞涩的小动物。那时我很反对这种捉迷藏似的婚姻，遂作罢论了。”现在我这朋友已有一个幸福的家了。

我们都默默地望着水，望着水上的白色浮标，因为一个人坠入沉思的时候，总爱把他的目光固定在一点触目的东西上。但突然我的朋友从梦幻中醒来，举起钓竿，一尾鱼在空中翻露了它的白腹，接着就落在塘边的草地上。可怜的东西，竟不会发出一声最后的叫喊，努力想跳跃也无用了，还是进丝网里去吧。丝网，替代了提篮，装着鱼可以放在水中让它多活一会儿。

“鱼这东西可怜得很，不会发出声音。”

这句话脱口而出，我却不胜悲伤，我们之语言又有什么用处呢，徒然使我苦于一种滔滔不绝的雄辩的倾向。但我的朋友呵，我又开口了：“我有几个得意的题材，几时来编成故事流传后世。其一是疯子。不知怎的我对于那种披发发狂的人很向往。其次大概是个女扮男装的美女子，很早就牵引了我的想象，自从小时起，从老仆人的口中，听了那个流传民间的祝英台的故事。”

“还有呢？”

“还有一个王孙公子，卖身为奴。我并不是说一旦失意，路旁时卖故侯瓜，那大概是个老头儿，怪寒怆的；他却别有一种动机，比如说，银鞍白马，从谁家红楼下过，俯仰之间遂决定了一次豪华的游戏。但我的朋友呵，我有点怀念我那个沙漠地方了，我那北窗下的书桌已尘封了吧。我决定明天动身回去。”

一九三五年四月五日

（原载 1935 年 2 月《水星》第 2 卷第 2 期）

弦

当我忧郁的思索着人的命运时，我想起了弦。有时我们的联想是很微妙的。一下午，我独步在园子里，走进一树绿荫下低垂着头，突然记起了我的乡土，当我从梦幻中醒来时，我深自惊异了，那是一棵和很平常的槐树，没有理由可以引起我对乡土的怀念，后来想，大概我在开始衰老了，已有了一点庭园之思吧。现在我想起了弦。我们乡下，有一个算命的老人，他的肩上是一个蓝布笔墨袋，一张三弦。当他坐在院子里数说着人的吉凶祸福，他的手指就在弦上发出 声，单调，零乱，恰如那种术士语言，但我那时是一个孩子，对那简单的乐器已生了爱好，虽说暗自想，为甚么不是七弦呢，假若多几根弦一定更悦耳的。我很难说我现在想起的弦到底是那老先生手指间的，还是我想象里更繁杂的乐器，但我已开始思索着那位算命老人自己的命运了。

假若我们生长在乡下落寞的古宅里，那么一个老仆，一个货郎，一个偶来寄食的流浪人，于我们是如何亲切呵。我们亲近过他们又忘记了。有一天，我们已不是少年了，偶尔想起了他们，思索着他们的命运。有一天，我们回到那童年的王国去了，在夕阳中漫步着，于是古径间，一个老人出现了。那种坚忍的过着衰微的日子的老人，十年或者二十年于他有甚么改变呢，于是我们喊：“你还认识我吗，算命先生？”他停顿着，抬起头，迟疑的望着我们。“你已不认识我了。你曾经给我算过命呢。”我们说出我们的名字。他首先沉默着，有点儿羞涩，一种温和的老人常有的羞涩，随后絮絮的问起

许多事情。因为我们刚从很远的地方回来。他呢，他刚从一座倾向衰落的大宅第回来。那是我们童时常去的乡邻，现在已觉疏远了，正迟疑着是否再去拜访一次。我们一面回想着过去，一面和这过去的幽灵似的老人走着，问答着。“明天来给我再算一次命吧。”

“你们读书先生早已不相信了。”“不，我相信。”我们怎样向他解释我们这种悲观的神秘倾向呢？我们怎样说服这位对自己的职业失了信心的老人呢？从前，有人嘲笑他时他说：“先生，命是天生的，丝毫不错的，我们照着书上推算呢。”他最喜欢说一个故事，“书上说，从前有两个人，生庚八字完全相同，但一个是宰相，一个是叫化子。甚么道理呢？因为一个是上四刻生，一个是下四刻生。一个时辰还有这样的差别呢。”“那么你算过你自己的命吗？”嘲笑者说。

“先生，”他叹一口气，“我们的命是用不着算的。”现在，他经过了甚么困苦呢，他是在甚么面前低下了他倔强的头呢？他也有一个家吗？在哪儿？我们想问终于又不问了。但他不待问就絮絮的说出许多事故，先后发生在这乡村里的，许多悲哀的或者可笑的故事。只是不说他自己。也许他还说到他刚去过的那座大宅第里已添了一代新人；已没有从前那样富裕了；宅后那座精致的花园已在一种长期的忽略中荒废了。在那花园里曾有我们无数

的足迹，和欢笑，和幻想。我们等待着更悲伤的事变。然而他却停止了，遗漏了我们最关切的消息，那家的那位骄傲又忧郁的独生女，我们童时的公主，曾和我们度过许多快乐的时光而又常折磨着我们小小的心灵的，现在怎样了？嫁了，或者死了，一切少女的两个归结，我们愿意听那一个呢？我们想问终于又不问了。我们一面思索人的命运，一面和这算命老人走着，沉默着，在这夕阳古径间。于是暮色四合。到了一个分歧的路口，我们停顿着，抬起头，迟疑的彼此对望一会儿。“请回去了吧，先生。”于是我们说：再见。

再见：到了分歧的路口，我们曾向多少友伴温柔的又残忍的说

过这句话呢。也许我们曾向我们一生中最亲切的人也这样说了，仅仅由于青春的骄矜，或者夸张，留下无数长长的阴暗的日子，独自过度着。有一天，我们在开始衰老了，偶尔想起了那些辽远的温暖的记忆，我们更加忧郁了，却还是说并不追悔，把一切都交给命运吧。但甚么是命运呢：在老人或者盲人的手指向颤动着的弦。

七月二十三日

（选自《画梦录》，1936年7月，文化生活出版社）

静静的日午

“你听见了汽笛声吗？”柏老太太喊。

“我听见了，在我伸出手刚要把花插进瓶里去的时候，”一个高高的穿白衫的女孩子说。

“我呢，正在我用钥匙开了那个大衣柜的时候，那快乐的尖锐的声音叫起来了。我说它是快乐的，不是吗？它仿佛很高很高的飞上天空，又散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

柏老太太刚从内室走出来。这儿是客厅。这古老的客厅今天现着节日的神气。一大束白色红色的茶花在长桌上的供瓶里。青色的檐影在石阶上。壁钟上十一点三刻。柏老太太在等她的孩子从远方归来，她曾有过几个孩子，但这是她最小的也就是仅存的一个了。

“我从前住在一个北方城市里，”柏老太太说。

垂手听着的女孩子笑了。这位老太太说她的从前总是这样开始的。

“我现在记起了那个城市，”柏老太太坐下一把臂椅。“它是几条铁路的中心。我住的地方白天很清静，到了晚上，常有一声长长的汽笛和一阵铁轨的震动，使我想着很多很多的事情。后来我读了一位法国太太写的一本小书，一个修道院的女孩子在日记写着：车呵，你到过些甚么样的地方？那儿有些甚么样的面孔？带着多么欢欣又忧愁的口气。我觉得我就是那个年轻的苍白的修道女。

那时我读着很多很多的书，读得我的脸有点儿苍白了。

微笑着的女孩子在从这位老太太满是皱纹的脸上想象她年轻时候的苍白。

“我又读过一本书，三位年轻漂亮的俄国小姐住在乡下，常喊着要到她们从前住过的那个大会去，但总没有去，有一天，那位最年轻的小姐忽然向着窗子哭起来了：天呀，意大利文的窗子是甚么，我记不起了。她从前学过意大利文。那时俄国有身分的小姐们都学过外国文，但在乡下，是一点也用不着了。现在我想起那位小姐我还是很喜欢她。你喜欢她吗，孩子？”

“我也许会喜欢她。”

“也许会。你要是读了那本书你一定会。年轻时候有些幻想是很有趣的，我那时希望有条铁路到我家乡，夏天回来，过了夏天就走，顶方便的。现在几里路远就有一个车站，但我已不想到哪儿去了。我那时又希望有一乘马车。”柏老太太停一停，忽然喊：“我叫驾我的马车到车站去，早已去了吗？”

“早已去了。”

“我们不能让他自己走回来。你不知道长途旅行是怎样劳苦，你没有到远方去过。”

“我知道。”

“你怎样会知道的呢？”柏老太太见她低下头了。“是的，你以后也会到远方去。等我的孩子回来和我过了夏天，我们带你一块儿旅行去。我知道你也不满意乡下，和那位俄国小姐一样。有一天，你父亲向我喊：老太太，您说不是吗，我们乡下人用得着读甚么书？你也想学意大利文吗，小姐？你也想读得你的脸和修道女一样苍白吗？”

“柏先生该早已忘记了他的小邻居了。”

“我要向他说你。说你使我温暖的过了许多冬天。我们这样老了的人常是寒冷的，但从你们年轻人身上有时找到了我们那已失去了的自己。”

“老太太，您说我就穿这身衣衫见柏先生吗？”

“我喜欢简单的颜色。白色，或者黑色。白色的衣衫显得你是快乐的，善良的，换上黑色的你就成了一个多思虑的孩子了。”

“那么我倒愿意穿黑色。”

“那么他将捉摸不定你了。他将说：我找不到从前那熟习的门了。从前你是一个简单的快乐的孩子，象一棵小小的常青树。现在你长得这样高了。”柏老太太停一停，忽然喊：“我叫驾我的马车到车站去，早已去了吗？”

“您不是刚问过吗？”

“我的意思是说早应该回来了。”

“也许快回来了。”

柏老太太偏着头听一会儿。忽然喊：“我的孩子，来帮我一下吧，我想起来。”女孩子跑到面前去。

“我有点儿心烦。我想起来走走。”女孩子把手递给她，“你就坐在我侧边吧。我们还是说说话吧。我说我从前住在一个北方城市里，是吗？那时我也有一位小邻居，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我常牵着她的手，望着她那寂寞的大眼睛，想问她，你思索着甚么？寂寞的小孩子常有美丽的想象。我记得我小时候，院子里开着一种象蝴蝶的花，我相信它们是会飞的，常独自守着它们，但它们总不飞，于是我悲哀极了。那位小邻居使我想起自己的童时。后来——”

“后来怎么了？”

“后来她父亲回南去，已经到站了，突然在下车时候跌到铁轨上去了。她和她一家人便都奔丧回去了。”

“真的吗？”

“你以为我在说故事吗？在故事上我们说这太凑巧了。在人事上我们却说这太不凑巧了。为甚么他要在那一班车回去？为甚

么要在那一秒钟下车？一秒钟内有多少可能呢？我觉得时间是不可思议的，可怕的。”

“老太太，”女孩子轻声的但有力的喊了出来。

“是的，为甚么有些古怪的念头跑到我脑子里来了呢？我觉得时间静得

可怕。你听，甚么声间也没有。”

是的，树叶子没有声音，开着的窗子也没有声音。全乡村都仿佛入睡了，在这静静的日午。但突然壁钟响了起来：十二点。

慢慢的，女孩子从柏老太太怀里抬起头来：“我听见了铃声，和马蹄声。”

七月二十七日成

（原载 1935 年 12 月 16 日《文学季刊》第 2 卷第 4 期）

扇上的烟云（《画梦录》代序）

设若少女妆台间没有镜子，
成天凝望悬在壁上的宫扇，
扇上的楼阁如水中倒影，
染着剩粉残泪如烟云……

“你说我们的听觉视觉都有很可怜的限制吗？”

“是的。一夏天，我和一患色盲的人散步在农场上，顺手摘一朵红色的花给他，他说是蓝的。”

“那么你替他悲哀？”

“我倒是替我自己。”

“那么你相信着一些神秘的东西了。”

“我倒是喜欢想象着一些辽远的东西，一些不存在的人物，和许多在人类的地图上找不出名字的国土。我说不清有多少日夜，象故事里所说的一样，对着壁上的画出神遂走入画里去了。但我的墙壁是白色的。不过那金色的门，那不知是乐园还是地狱的门，确曾为我开启过而已。”

“那么你对于人生？”

“对于人生我动心的不过是它的表现。唉，自从我乘桴浮于海，一片风涛把我送到这荒岛上，我是很久很久没有和人攀谈了。

今天我却有一点说话的兴致。”

“那么你就说吧？”

“我说，我说我这些日子来喜欢一半句古人之言。于我如浮云。我喜欢它是我一句文章的好注脚：不知何时起世上的事都使我厌倦。那时我刚倾听了一位丹麦王子的独语，一个真疯，一个佯狂，古今来如此冷落的宇宙都显得十分热闹，一滴之饮遂使我大有醉意，不禁出语惊人了。但我现在要称赞的是这个比喻的纯粹的表现，与它的含义无关。有时我真慨叹着取譬之难。以此长久不能忘记一位匈牙利作者，他的一篇文章里有了两个优美的比喻：在黄昏里，在酒店的窗子下，他说，许多劳苦人低垂着头象一些折了帆折了桅杆的船停泊在静寂的港口；后来他描写一位少女，就只轻轻一句，说她的眼睛亮着象金钥匙。”

“是说它们可以开启乐园或者地狱的门吗？”

“而我有一次低垂着头坐在车窗边，在黄昏里，随手翻完了一册忧郁的传记，于是我抬起头，望着天边的白烟，又思索着那写过一个故事叫作《烟》的人的一生。暮色与暮年。我到哪儿去？旅途的尽头等着我的是什么？我在车厢内各种不同的乘客的脸上得着一个回答了：那些刻满了压倦与不幸的皱纹的脸，谁要静静的多望一会儿都将哭了起来或者发狂的。但是，在那边，有一幅美丽的少女的侧面剪影。暮色作了柔和的背景了。于是我对自己说，

假若没有美丽的少女，世界上是多么寂寞呵。因为从她们，我们有时可以窥见那未被诅咒之前的夏娃的面目。于是我望着天边的云彩，正如那个自言见过天使和精灵的十八世纪的神秘歌人所说，在刹那间捉住了永恒。”

“你那时到哪儿去？你这些话又胡为而来？我一点也不能追踪你思想的道路。”

“于是我很珍惜着我的梦。并且想把它们细细的描画出来。”

“首先我想描画在一个圆窗上。每当清晨良夜，我常打那下面经过，虽没有窥见人影，却听见过白色的花一样的叹息从那里面飘坠下来。但正在我踌躇之间，那个窗子消隐了。我再寻不着了。

后来大概是一枝梦中彩笔，写出一行字给我看：分明一夜文君梦，只有青团扇子知。醒来不胜悲哀，仿佛真有过一段什么故事似的，我从此喜欢在荒凉的地方徘徊了。一夏天，当柔和的夜在街上移动时我走入了一座墓园。猛抬头，原来是一个明月夜，《齐谐》志怪之书里最常出现的境界。我坐在白石上，我的影子象一个黑色的猫。我忍不住伸手去摸它一摸，唉，我还以为是一个苦吟的女鬼遗下的一圈腰带呢，谁知拾起来乃是一把团扇。于是我带回去珍藏着，当我有工作的兴致时就取出来描画我的梦在那上面。”

“现在那扇子呢？”

“当我厌倦了我的乡土到这海上来遨游时，哪还记得把它带在我的身边呢？”

“那么一定遗留在你所从来的那个国土里了。”

“也不一定。”

“那么我将尽我一生之力，飘流到许多大陆上去找它。”

“只怕你找着那扇上的影子早已十分朦胧了。”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夜半

（原载 1936 年 4 月 24 日天津《大公报·文艺》）

《燕泥集》后话

去年《大公报》文艺副刊要我写一点对于新诗的意见或者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是一个很难做的题目。若是非做不可，我的能力也仅能旁侧击一下而已。于是我准备写一篇《无弦琴》，准备开头便说那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古人，说他的墙壁上挂有一张无弦琴，每当春秋佳日，兴会所至，辄取下来抚弄一番。我的意思是说我间或也有一点抚弄之意。但这篇文章终于没有写成，这个事实足以证明渐渐地我那一点抚弄之意也终于消失了。

现在一本小书放在我面前：《汉园集》。翻开：《燕泥集》。

《燕泥集》？这难道是我自己那些情感的灰烬的墓碑吗，这样精致的一个名字又这样生疏？今年春天，之琳来信说我们那本小书不久可以印出，应该在各人的那一部分上题一个名字。我老早便拟有一个名字，但为了某种缘故不能用。之琳乃借我以《燕泥集》三字。我当即回信说，这个名字我很喜欢，因为它使我记起了孩提时的一种欢欣，而且我现在仿佛就是一只燕子，我说不清我飞翔的方向，但早已忘却了我昔日苦心经营的残留在空梁上的泥巢。

是的，我早已忘却了，一直到现在放它在我面前让我凄凉地凭吊着过去的自己，让我重又咀嚼着那些过去的情感，那些忧郁的黄昏和那些夜晚，我独自踟躅在蓝色的天空下，仿佛拾得了一些温柔的白色小花朵，带回去便是一篇诗。但这样的夜晚只和集中的第一辑有关系。对于第一辑中那些短短的歌吟我有一点偏爱——我说偏爱，因为我现在几乎是一个陌生人，我不敢自信我的谛视。然而我从他人的评语里找到了一个字眼，一个理由，快乐。读着那些诗行我感到一种寂寞的快乐，在我的记忆里展开了一个寒冷地方的热带，一个北方的夏夜，使我毫不迟疑地认识我自己，如另外一篇未收入集中的《夏夜》所描写：

说呵，是什么哀怨，什么寒冷摇撼
你的心，如林叶颤抖于月光的摩抚，
摇坠了你眼里纯洁的珍珠，悲伤的露？
——是的，我哭了，因为今夜这样美丽。
你的声音柔美如天使雪白之手臂
触着每秒光阴都成了黄金……

我是一个留连光景的人，我喜欢以我自己的说法来解释那位十八世纪的神秘歌人的名句，在刹那里握住了永恒。第二辑中则是一些不寐的夜晚里的长叹和辗转反侧。一阵远远的铁轨的震动，一声凄厉的汽笛，或者惨白的黎明里一匹驴子的呜咽。阴影那样沉重。又没有一种绝望的静寂。这变徵之音无法继续，我乃寻找着我失掉了的金钥匙，可以开启梦幻的门，让我带着岁

月、烦恼和尘土回到那充满了绿荫的园子里去。我乃找到了一片荒凉。我乃发觉我连一张无弦琴也没有，渐渐地我那抚弄之意也终于消失。

甚至现在我谛视着我昔日苦心经营的泥巢，感到一种陌生人的惊讶。

我是芦苇，不知是一阵何等奇异的风鼓动着，竟发出了声音。风过去了我便沉默。

而且我知道分行的抒写是一种冒险。一篇完美的诗是一个奇迹。我们要用文字制作一个肌肉丰满的形休，其困难正如雕刻师企图在冥顽地抵抗着斧斤的大理石身上表现他的思想和情感。当我们年轻时候，我们心灵的眼睛向着天空，向着爱情，向着人间或者梦中的美完全张开地注视，我们仿佛拾得了一些温柔的白色小花朵，一些珍珠，一些不假人工的宝石。但这算得什么呢，真正的艺术家的条件在于能够自觉的创造。所以不但对于我们同时代的伴侣，就是翻开那些经过了长长的时间的啮损还是盛名未替的古人的著作，我们也会悲哀地喊道：他们写了多少坏诗！艺术是无情的，它要求的挑选的不仅是忠贞。在这中间一定有许多悲剧，一定有许多人象具有征服世界的野心的英雄终于失败了，终于孤独地死在圣赫勒拿岛上。

我并不是在这里作不祥的暗示。对于未来我并不绝望。但我实在有一点悲伤我自己的贫乏，而且当我倾听时，让我诚实地说出来吧，他人的声音也是多么微茫，多么萎靡。

一九三六年六月八日为《新诗》创刊号作，时在天津

（原载 1936 年 10 月《新诗》第 1 期）

梦中道路

从此始感到成人的寂寞，
更喜欢梦中道路的迷离。

《燕泥集》中有一篇以这样两行收尾的短诗。那仿佛是我的情感的界石，从它我带着零落的盛夏的记忆走入了一个荒凉的季节。

那诗篇里的意象的构成基于一次悲哀的经验。那年我回到我的生长地去，象探访一个旧日的友人似地独自走进了我童年的王国，一个柏树林子。在那枝叶覆荫之下有着青草地，有着庄严的坟墓，白色的山羊，草虫的鸣声和翅膀，有着我孩提时的足迹、欢笑和恐惧——那时我独自走进那林子的深处便感到恐惧，一种对于阔大的神秘感觉；但现在，那些巨人似的古木谦逊地低下了头，那压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的影子烟雾一样消散了，“在那带异乡尘土的足下”

这昔日的王国“可悲泣的小”。我痴立了一会儿。我叹息我丧失了许多可珍贵的东西。一直到我重又回到这个沙漠地方来，我才觉得我象印度王子出游，多领悟了一些人生；或者象食了智慧之果而被沦谪的亚当，我失掉了我的伊甸但并不追悔。从此我不复是一个望着天上的星星做梦的人。

我曾有过一段多么热心写诗的时间，虽说多么短促。我倾听着一些飘忽的心灵的语言。我捕捉着一些在刹那间闪出金光的意象。我最大的快乐或酸辛在于一个崭新的文字建筑的完成或失败。这种寂寞中的工作竟成了我的癖好，我不追问是一阵什么风吹着我，在我的空虚里鼓弄出似乎悦耳的声音，我也不反省是何等偶然的遭遇使我开始了抒情的写作。

我们幼时喜欢收藏许多小小的玩具，一个古铜钱，一枚贝壳，一串从旧宫灯上掉下来的珠子，等到我们长大了则更愿意在自己的庭园里亲用手栽植一些珍异的芬芳的花草。

书籍，我亲密的朋友，它第一次走进我的玩具中间是以故事的形式。渐渐地在那些情节和人物之外我能欣赏文字本身的优美了。我能读许多另外的书了。我惊讶，玩味，而且沉迷于文字的彩色，图案，典故的组织，含意的幽深和丰富。在一座小楼上，在簌簌的松涛声里，在静静的长昼或者在灯光前，我自己翻读着破旧的大木箱里的书籍，象寻找着适合口味的食物。

一个新环境的变换使我忘记了我那些寂寞的家居中的伴侣。

我过了一年半的放纵的学校生活。直到一个波浪把我送到异乡的荒城中，我才重获得了我的平静，过分早熟地甘心让自己关闭在孤独里。我不向那些十五六岁的同辈孩子展开我的友谊和欢乐和悲哀，却重又读着许许多多书，读得我的脸变成苍白。这时我才算接触到新文学。我常常独自走到颓圮的城堞上去听着流向黄昏的忧郁的江涛，或者深夜坐在小屋子里听着檐间的残滴，然后在了一本秘藏的小手册上以早期流行的形式写下我那些幼稚和感

情，零碎的思想。

之后我在一个荒凉的海滨住了一年。阔大的天空与新鲜的气息并没有给我什么益处。我象一棵托根在饶薄地方的树子，没有阳光，没有雨露，而我小小的骄傲的枝叶反阻碍了自己的生长。

衰落的北方的旧都成为我的第二乡土，在那寒冷的气候和沙漠似的干涸里我却坚忍地长起来了，开了憔悴的花朵。假若这数载光阴过度在别的地方我不知我会结出何种果实。但那无云的蓝天，那鸽笛，那在夕阳里闪耀着凋残的华丽的宫阙确曾使我作过很多的梦。

Oh dream how sweet, too sweet, too bittersweet,

Whose wakening should have been in paradise.....

我那时温柔而多感地读着克利斯丁娜·乔治娜·罗塞谛和阿尔弗烈·丁尼生的诗。一种悠扬的俚俗的音乐回荡在我心里。我曾在一日夜间以百余行写一个流利的平庸的故事，博得一位朋友称许它的音节，又一位朋友从辽远的南方致我以过分的赞赏。那种未成格调的歌继续了半年。那些脆薄的早落的黄叶只能在炉火里发出一次光亮。直到一个夏天，一个郁热的多雨的季节带着一阵奇异的风抚摩我，摇撼我，摧折我，最后给我留下一片又凄清又艳丽的秋光，我才象一块经过了磨琢的璞玉发出自己的光辉，在我自己的心灵里听到了自然流露的真纯的音籁。阴影一样压在我身上的那些十九世纪的浮夸的情感变为宁静，透明了，我仿佛呼吸着一种新的空气流，一种新的柔和，新的美丽。当清晨，当星夜，我独自凭倚在长长的白石桥上，踟躅在槐荫下，或者瞑坐幽暗的小窗前，常有一些微妙的感觉突然浮起又隐去。我又开始推敲吟哦了。

这才算是我的真正的开始。然而我没有天赋的匠心和忍耐，从这开始便清楚我许多小小建筑的倾斜，坍塌，不值一顾。我自知是一道源头窘的溪水，不会有什么壮观的波澜，而且随时都可干涸。

我仅仅希望制作一些娱悦自己的玩具。这时我读着晚唐五代时期的那些精致的冶艳的诗词，蛊惑于那种憔悴的红颜上的妩媚，又在几位班纳斯派以后的法兰西诗人的篇什中找到了一种同样的迷醉。

《燕泥集》中的第一辑便是这期间内制作的残留。原有的篇什在这三倍以上。这一段短促的日子我颇珍惜，因为我作了许多好梦。

以后我便越过了一个界石，从它带着零落的盛夏的记忆走入荒凉的季节里。

当我从一次出游回到这北方大城，天空在我眼里变了颜色，它再不能引起我想象一些辽远的温柔的东西。我垂下了翅膀。我发出一些“绝望的姿势，绝望的叫喊”。我读着一些现代英美诗人的诗。我听着啄木鸟的声音，听着更柝，而当我徘徊在那重门锁闭的废宫外，我更仿佛听见了低咽哭泣，我不知发自那些被禁锢的幽灵还是发自我心里。

在这阴暗的一年里我另外雕琢出一些短短的散文，我觉得那种不分行的

抒写更适宜于表达我的郁结与颓丧。然而我仍未忘情于这侍奉了许久的女神。我仍想从一条道路返回到昔日的宁静，透明。我凝着忍耐继续写了一点。但愈觉枯窘。我沉默着过了整整一年。假若我重又开始，不知是一种使我自己如何惊讶的歌唱。

有一次我指着温庭筠的四句诗给一位朋友看：

楚水悠悠流如马，
恨紫愁红满平野。
野土千年怨不平，
至今烧作鸳鸯瓦。

我说我喜欢，他却说没有什么好。当时我觉很寂寞。后来我才明白我和那位朋友实在有一点分歧。他是一个深思的人，他要在那空幻的光影里寻一分意义；我呢，我从童时翻读着那小楼上的木箱里的书籍以来便坠入了文字魔障。我喜欢那种锤炼，那种色彩的配合，那种镜花水月。我喜欢读一些唐人的绝句。那譬好一微笑，

一挥手，纵然表达着意思但我欣赏的却是姿态。

我自己的写作也带有这种倾向。我不是从一个概念的闪动去寻找它的形体，浮现在我心灵里的原来就是一些颜色，一些图案。

用我们的口语去表现那些颜色，那图案，真费了我不少苦涩的推敲。我从陈旧的诗文选择着一些可以重新燃烧的字。使用着一些可以引起新的联想的典故。一个小小苦工的完成是我仅有的愉快。但这种愉快不过犹如叹一口轻松的气，因为这刚脱离了我劳瘁的手而竖立的建筑物于我已一点也不新鲜，我熟悉它每一个栋梁，每一个角落，不象在他人的著作里可以找到一种奇异风土的迷醉。

有时我厌弃自己的精致。

现在有些人非难着新诗的晦涩，不知道这种非难有没有我的份儿。除了由于一种根本的混乱或不能驾驭文字的仓皇，我们难于索解的原因不在作品而在我们自己不能追踪作者的想象。有些作者常常省略去那些从意象到意象之间的链锁，有如他越过了河流并不指点给我们一座桥，假若我们没有心灵的翅膀，便无从追踪。

然而这些都与我无关。我倒是有一点厌弃我自己的精致。为什么这样枯窘？为什么我回过头去看见我独自摸索的经历的是这样一条迷离的道路？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九日为《大公报诗刊》第一期作，天津

（原载 1936 年 7 月 19 日天津《大公报·文艺》）

呜咽的扬子江

老是下着雨。我几次路过汉口都遇着连绵的使人发愁的雨，因为都在夏季。但这次特别厌烦，我们已等了三天的川江直航船，听了三天的雨。

在这单调的雨声里，一只下流的，快乐的，带金属声的歌曲忽然唱了起来，从对面广东酒家的话匣子上飘到我们住着的旅馆的楼上，使我起了一种摸弄着微腥的活鱼似的感觉。我从侧面的窗子望出去，一家银行的建筑物遮断了我的视线。空气是十分潮湿。

对于这饱和着过多的水分的空气，过惯了那种大陆气候的人感到十分不舒服。而且，虽然下着雨，屋子里还是闷热。于是我开了那放在地板上的小风扇。

我同行的孩子正在暗自埋怨着我们国家里的交通吧。她是比我更渴切的想早回到家乡，早晤见家中的人们的。

我们都忘记在平汉列车上受的罪了，一天上午，车突然在河南境内的一个小站前停住了，因为前面翻了一列煤车。一直停到黑夜袭来。那种稻谷变成黄金色的六月的太阳使旅客们无辜受了一整天炮烙之刑。三等车厢里倒也安置有风扇。但大概是用来壮观瞻或者作广告的，开的时候很少，车一停便随着关闭了。我的旅伴以一种孩子气的不能忍耐来怨天尤人。我记起了一篇左琴科的讽刺小说，那是极刻薄的形容着帝俄时代的交通的。我向她重述了一遍。也是在车上，旅客们正眺望着窗外的风景，突然发现列车向后方倒开了；原来车掌被风刮去了帽子；倒开到了一个树林前，旅客们都下去替他找寻那顶帽子，寻找了许久许久然后在一个树枝上获得了，然后大家上车继续前进。感谢我们的国家，我最后笑着说，我们总比在那种情形中好得多了。结果我们也继续前进了。

只是到汉口时误了八个钟头，特别快车成了特别慢车。但现在我不仅不借那种天灾人祸来攻击铁路交通，而且开始赞颂了，我说：“二，你还记得你在车上的埋怨吗？我早就说铁路是我们国家里最进步的交通，有一定的班期，有一定的时间，假若长江的船也和火车一样，我们不是已快到家了吗？”

我有一点反复无常。

我在生气，对旅馆里探问船期的人的报告生气。他说今天有一只民生公司的直航船，但不卖票，在上海开船的前两天便停止卖票了。因为有什么考察团到四川去，船上挤满了人。我忽然想起了“四川是民族复兴的根据地”这样一句时髦话。倒霉的是“民族复兴根据地”的人民们，我在心里说，你们都走进那狭的笼里去吧。

“我希望我们的家在外面，”我说出声了。

我们终于在船上了，一只又小又脏的船，然而是在上海直航到重庆的船呀，所以也挤满了人。好在先买有一张房舱票，于是看着我的妹妹安顿在一

间已经住了三个带孩子的女人的房间里，让她去听那“哇啦哇啦”的上海话，闻那人类特有的臭气，然后到大餐间去。因为茶房说那里有我的铺位。到了那里，从旅客们的口中才知道那名叫 Saloon，但既不宽大又不清洁的地方已是很多人的夜寝处了，而且要到晚间才用桌椅做床。旅客中一个瘦长的有高颧骨的年青人和我攀谈起来了，用他那带江苏口音的普通话急遽的，不很清晰的说了一会儿，说在这大餐间里总比在甲板上好得多，不怕下雨。望着他说时噜出嘴角的白色口沫，又转眼望着那挤满在甲板上的用木板做床的铺位和人，蹙一蹙眉头便沉默了。

但接着他又把我介绍给他的同伴，一个绅士式的举动文雅而且微微发胖的人。他说话缓慢，又是江北口音，我能完全了解。他们是同学。是两位今年毕业的教育学士，远远的到贵阳民从教育馆去作事。他们问我时，我说出我已离开了一年的学校的名字。

我们谈到四川的交通，谈到江苏的学校情形，但谈到我所从来的北方的现状和学生运动，我感到很难说话，含糊说了几句便又沉默了。

他们转过身去和别人谈话，我仍坐在餐桌前，但渐渐的人们的谈话声在我耳里消失了意义了，我坠入了沉思。在北方这几年，我把自己关闭在孤独里，于是对于世界上的事都感到淡漠，象屠格涅夫小说里的一位人物，“我除了打喷嚏的时候从来不仰望蓝天”，不过我的“蓝天”应该改为现实生活。我几乎要动手写一部书来证明植物比较人类有更美丽的更自由的生活。然而，依我在另一处的说法是“一片风涛把我送到这荒岛上”，我到一个新环境里去了，与其说那是一个学校，不如说是一家出名的私人营业的现代化的工厂，因为那里大批的制造着中学毕业生。我每天望着那些远远的从广东来的，从南京来的，从河南来的孩子。感到自己是一个帮助欺骗的从犯。我是十分的热情又十分冷淡。于是所谓学生运动来了，我们遂成了暧昧的“第三种人”。但果然没有真正的第三种人的存在：当学生罢课后我们仍然随着钟声到教室里去对墙壁谈话，我们是奉命去以愚顽和可怜感动学生；当军警也把我们的寄宿舍围了两天两夜，连一封信都无法送出去的时候，我们又与学生同罪了。现在却有人问我北方的学生运动……

当我正因咀嚼着这些记忆而感到了微微的不愉快，一个壮健的年青人走到我面前来了：

“先生知道由重庆去成都的汽车情形吗？是不是每天都有？”

“不很清楚。我已有好几年没有回家了。”

“我也有好几年没有回家了。”

从语音可以知道他是我的同乡。从他的光头和松黄色的军裤可以知道他是一个军人。后来他自己说他是一个少尉。

不知怎的又谈到了交通。

“现在已算很有进步了，”他说，“已筑成了很多很多的公路，而且重

庆到成都的铁路就快要动工了。”

“我觉得还不成，先生。比如这天然的交通道路，这条长江，我们都还没有能好好利用。”

“也很有进步。很有进步。我们知道在川河以国人经营的民生公司的船为最好，在宜河以下，国家经营的招商局的船整顿得很好了。假如我这次不是急于回到成都，我决不坐这破外国船。”

他说话时那种自信的态度使我想到了德国的或苏俄的青年。苏俄的青年在西伯利亚的车厢里劝人学哲学也应该到他们国家里去学，不应该到德国去。而德国的青年则参加政府的焚书运动，高唱着保护德国妇女的歌。我不感到欢喜，也不感到悲哀，只是因为自己的过早衰老，对于这种乐观的态度有一点觉得辽远而已。

“我并不是说我们国家里没有进步。什么方面都已有了显明的进步。只是太慢，太慢。比如说这长江里的交通吧，至少应该做到每天有国家经营的船往来，和火车一样有一定的班期，一定的时间。”我停顿了一会儿。“我这次在汉口等四天的船。我仅有一月的时间，准备在来回的路途上费两个礼拜，在家里住两个礼拜，但现在，恐怕只能在家里住十天了。”

“我更只有两个礼拜的假，而且还是从南京到成都。假若不续假，那只有在半途折回了。”

“总可以续假吧？”我没有想到他比我更匆促。

“没有办法便只能续假了。”

他轻轻的叹了一口气。我当时很奇怪从一个军人的口中竟发出了这样一声微微带着感伤的叹息。

我们的谈话完了，我转过头去望望那些三个两个亲密的谈着话的人们，他们从不同的地方来，带着不同的口音，在很短促的时间里便成为熟识的朋友了，虽说几天后到了陆地上仍然是漠不相关的路人。

我去看我的妹妹。她这时也只微蹙着眉头，再没有心绪说埋怨的话了。天气十分的热，旅客象货物包裹一样到处堆积着想起那比较有秩序，比较清洁的三等车厢，简直又要赞颂一番了。但我说着忍耐的话。我说早上一天船便有早到一天的希望，而且今晚船就开了。

我在一篇小故事里曾这样写：“你以为我在说故事吗？在故事上我们说这太凑巧了。在人事上我们说太不凑巧了。”下面我在轻轻的加上一句，“一秒种内有多少可能呢？”

我亲爱的朋友们，关于凑巧不凑巧，我们下次再讨论吧，这只又脏又小的船在开船后的第一晚上，在那该死的一秒钟之内，轻轻的驶行到河中的沙滩上去了，搁浅了。早晨我从梦里，或者说从那四把椅子做成的床里醒来，才发现我们的船象一只死了的蚱蜢被小学生用针钉在他的标本箱里。我们在望不见人家的荒僻的长江中游。两岸是青青的高大芦苇。据说大约在汉口到

宜昌的路程的中点。

全船的人都咒骂着“领江”。但茶房们又说他是一位“第一流的老领江”。于是有一个茶房找出他出乱子的原因了。说他在汉口上船之前和他的太太吵了架。

我们为绝望，烦躁，混乱，和太阳苦了整整两天，然后在第三天上凑巧有一只同公司的宜河船开到了，我们和着行李一齐转过那只船去，到了宜昌又换川河船。经过几次的劳顿后，我们反转对什么都不抱怨了，只是疲乏，疲乏得象一床被抛掷又被践踏过许多次的棉被。

然而在最后这只比较宽，比较清洁的川河船上睡了一夜无梦的觉醒来，清晨的江风，两岸的青山，和快到家乡的欢欣，使我们的精神又恢复了。

船驶到了西陵峡。

第一次入川的处省人都惊讶着山岭的险峻。

那位瘦长的江苏人沿途都翻着地图，问着地名，有时还在一册袖珍日记簿上写一点什么，这时在栏杆上，不住的叹息着。

“这真是伟大。伟大。”

招惹得我那位同乡，那个少尉先生，微笑了：

“你过一会儿看见了巫峡又将怎样赞美呢？”

“难道还要比这更高更险吗？”

“难道还要！我说你听，那真是陡如削壁，山半腰是云雾，云雾上面还是山，我们不伸出头去便望不见天空。”

无尽的山。单调的山。旅客们欣赏的惊讶的眼睛也渐渐的厌倦了。那个微微发胖的江苏人把谈话的题目转到一件事情上，他以为对于四川人那是一个有趣的谈论资料，事情是一个嫁给四川人作太太的女人在成都写了两篇游记，发表在北平的一个刊物上，对四川说了一些坏话，于是首先引起了南京报纸的攻击，后来成都的报纸也响应起来了。害得那位太太又生气又难过，总之从头至尾都是十分无聊的事。然而他却提起了它，意思在听取我和我那位同乡的意见。

“对这件事我没有留意，”我说。“我根本没有见到那什么游记，我平常不看那一类的刊物。至于在南京引起热闹的攻击，我最近倒听见一个人提到过，在我还算是一件新闻。”

“她说四川的鸡蛋没有鸡蛋味，是真的吗？”那瘦长的教育学士笑着说。

“这点我倒还没有发现，虽说在北方住了五六年，我只记得四川的鸡蛋比北方的大一点。”我也笑了。

“四川和四川人并不是没有短处，”我那年青年的同乡带着坚决的口气说了，“但她一点也没有说着。不必提她那些可笑的话，单分析她那种心理就可以发觉都是十分卑劣。她自以为是一个有地位有声望的女人，现在是到荒僻地方去吃苦，于是对环境有点儿不习惯便大发脾气了。那简直是向社会

撒娇，但可惜社会并不是一个女人的丈夫。所以我说，四川的鸡蛋倒有鸡蛋味，四川的水果也有水果味，不过中国这些名人学者都很可怜，就比如她吧，仅仅著过一部鸟儿花儿式的白话高中外国史，而且还把美国整个弄掉了，却到四川大学去作历史系主任。”

“但她著过一篇关于中学生的文章，引起了教育家们的注意，教育部因此通令减少初中的上课钟点，”那个微微发胖的教育学士说。

“所以我说她是向社会撒娇。”

我不能不在这里向我的乡土说一句抱歉的话，对于它我是很淡漠的。或者说几乎忘记了。然而叫我批评我的乡人，我并不是没有话说，我觉得有一个大长处，也有一个大短处。对于阔大的天空和新鲜的气息的向往，奔逐，我们无不勇敢而沉毅。至于短处我可用一件小事来说明。在从前没有法院律师的时候，案件全由县衙门处理，而打官司的仇敌们常住在衙门附近的小店里，彼此都有说有笑，有时还请吃馆子，虽说刚在县官面前，或者明天就在县官面前，彼此很恶毒的很狡诈的想构成对方的死刑罪，善于辞令应酬似乎是四川人的天赋才能。但不幸我生来便缺乏了它，我不是在人面前沉默得那样拙劣，被人误会冷淡骄傲，便是在生疏的人面前吐露出滔滔的心腹话，被人窃笑。以此对于北方人的那种大陆性的朴质与真诚不能不感到十分可亲，十分依恋了。我并不是说北方人绝对的诚实，比如北平的仆人很少替主人买东西不落钱的（那在我们家乡足以作为辞退的理由），但他们欺骗的技术是那样拙劣，有如杜斯退益夫斯基的《诚实的贼》一样可爱。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对于我的乡人便感到不可亲近，但现在，我面前的这位青年人说话这样爽快，眼睛里发出诚实的光辉，我不能不对他十分信任了。也许在这年青的一代人已没有那样短处了吧。我的乡土啊，我有一点儿渴望看见你了。

船驶到了巫峡。

又有许多欣赏家从舱里跑到甲板上来了。

我第一次经过巫峡是在七八岁时，那便留给我一个荒凉的愁苦的记忆，我很想知道在山的那一面有没有人家，是一个什么所在。后来从学校里得来的地理知识给我解答了。那是一个苦瘠的地方，饥饿的地方，没有见过幸福之光的地方。然而也是有人类居住的地方。所以我这时对于旅行家的欢欣，用很冷酷的，带着讥刺，甚至愤怒的眼光去注视，而且我对自己说，假若把他们丢弃在那被他们赞美不已的山上生活一天，他们一定会诅咒，哭泣，变成聪明一点了。

于是，从这狭隘的峡间的急流，我听见了一只呜咽的歌，不平的歌，生存与死亡的歌，期待着自由与幸福的歌。

这天晚上船停泊在巫山县。

第二天下午四点钟的时候便看见×县下面的塔了，我和妹妹早已收拾好行李，焦急的，不安的，说不清是欢喜还是难受的等待着船停。

我们从北平到×县一共走了十四天。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九日，莱阳
(原载 1936 年 10 月《中流》第 1 卷第 4 期)

街

我凄凉地回到了我的乡土。

我说凄凉，因为这个小县城对我冷淡得犹如任何一个陌生地方。若不是靠着一位身在北方的朋友的好心，预先写信告诉他家里收留这个无所依归的还乡人，我准得到旅馆里去咀嚼一夜的茕独。我的家在离县城五十六里的乡下。由于山岭的崎岖险阻，那是一小半天的路程。从前到县城里来寄居的地方，一位孤独的老姨母的几间屋子，已卖给某家公司了，现在正拆毁着那些屋顶，那些墙壁和那些半朽的木门。

什么时候我也能拆毁掉我那些老旧的颓朽的童年记忆呢，即使并不能重新建筑？

我已说不清我第一次从乡下进城是在几岁时候了，那是到亲戚家去，途中经过县城。只有高大的城门给我一个深的印象。此外我倒记得清楚在河中搭白木船的情景，暗色的水慢慢流着，母亲和我坐在轿子里，叫人丢几个青铜钱到河水里去，不知是作为镇压还是别的意思，总之，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忧郁。但这和县城没有关系。

后来我们到县城里住家去了。我们住在祖父和一个商人共有的棕厂里。说是棕厂，实际与普通住家人户不同的，不过存放着许多大捆的棕包而已。而我便和那些愚笨的沉默的棕包一块儿生活着。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并不知道没有温暖，没有欢笑的日子是可以致病的，但我那时已似乎感到心灵上的营养不足了。象一根不见阳光的草，我是那样阴郁，那样萎靡。

所以，在别的孩子们的面前，这个县城也许是热闹，阔大而且快乐的，对于我却显得十分阴暗，十分湫隘，没有声音颜色的荒凉。

当我正神往于那些记忆里的荒凉，黄昏已静静地流泻过来象一条忧郁的河，淹没了这个县城。我踟蹰在一条街上。在我从船上下来，把行李寄放在我那个朋友的家里后，还没有休息到一小时便又走出来了，不是买东西，也不是想去拜访人，就简单地为了要看一看这个县城和这些街。我在北方那个大城里，当黄昏，当深夜，往往喜欢独自踟蹰在那些长长的平直的大街上。我觉得它们是大都市的脉搏。我倾听着它们的颤动。我又想象着白昼和夜里走过这些街上的各种不同的人，而且选择出几个特殊的角色来构成一个悲哀的故事，慢慢地我竟很感动于这种虚幻的情节了，我竟觉得自己便是那故事里的一个人物了，于是叹息着世界上为什么充满了不幸和痛苦。于是我的心胸里仿佛充满了对于人类的热 爱。

但现在，我踟蹰在我帮乡里的一条狭小、多曲折、铺着高低不平的碎石子的街上，仿佛垂头丧气地走进了我的童年。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这是一个卑微无足道的故事。

我十五岁时进了县里的初级中学，即是说在四五年乡居生活之后又来到了县城里。那时候我的祖父和父亲对于学校教育仍抱有怀疑和轻视的态度，他们总相信这种没有皇帝的时代不久便要过去，而还深深地留在他们记忆里的科举制度不久便恢复起来，所以他们固执地关闭他们的子弟在家里读着经史，期待着幻想中的太平。所以从私塾到学校在我并不是一件轻易达到的事。然而由于一位长辈亲戚的援助和我自己的坚决，我终于带着一种模糊的希望，生怯的欢欣，走进了新奇的第一次的学校生活。

学校的地址是从前县考时的考棚。一条又宽又长的石板甬道的两旁，立着有楼的寄宿舍和教室和几株高及瓦檐的孤零的梧桐。

这便是我的新世界。照样的阴暗，湫隘，荒凉。在这几及两百人的人群中我感到的仍是寂寞。

一月后一个更使人感到寂寞的事件展开在我这个新来者的面前。

那时学校里已施行新学制了，但学生们的年龄有很大的差异，大概从十四五岁到二十四五吧。和我同宿舍的有两三个已是成人的高班次的学生。他们对我倒是亲善的；又因为我还幼小，他们似乎有一点忽视我的存在，商量有些秘密的事情并不都避开我。

他们在做着一种活动。在和校外的人联络着攻击那时的校长，并且计议在他免职后拥出某一个人来。于是那们常常两手背在后面迈着方步的校长先生终于免职了。不过委派来继任的并不是拟定的人而是一个第三者。

我们县里除了中学还有一个师范学校。两个学校出来的人们彼此倾轧，争斗，敌视得犹如仇敌。这位新校长不幸是从那师范出来的，于是以这种借口，秘密攻击前校长的人们和他的真正拥护者一致联合起来挽留他，而且发动了一个可怕的风潮。

已记不清是一天的上午还是下午了。新校长和着其他的人一块儿到学校里视事。当他们从那又宽又长的石板甬道上走过，走进了校长室所在的后院，两旁宿舍时暴风雨似地拥出了一群武士，嚷着骂着，又狂奔着，一直奔到后院去闹许久。最后那们可怜的校长交出了校印，在脸上和嘴唇上带着血痕匆匆地逃出校门了。

我没有去亲自欣赏这幕武剧的顶点。我对于这意外的爆发实在有一点惊惶。

武士们都大声地嚷着，笑着，追述着刚才的勇敢：他们围着那位该死的校长在那间屋里，而且用哑铃从玻璃窗掷进去。

接着是他遗留下的行李来替他受惩罚了。箱子在人们的手中破碎犹如一颗板栗。打脱了顶的草帽高高地戴在芭蕉叶上。腰斩后的白绸衫悬在树枝头示众。木板的大本《史记》《汉书》变成无数的白蝴蝶，飘飞在庭院里又栖止在草地上。

以十五岁的孩子的心来接受这种事变，我那时虽没有明显地表示愤怒或憎恶，但越是感到人的不可亲近。对于成人，我是很早很早便带着一种沉默的淡漠去观察，测验，而感到不可信任了。然而这到底是一叶崭新的功课。

并且这一叶崭新的功课还没有完。

当黑夜开始的时候，学校被几十了尖都上好枪刺的兵士包围起来了。搜索的结果，仅有八九个新生还没有逃走，于是被禁锢在一间小屋子里过夜。守卫的兵士带着讥讽的神气吓唬我们，说第二天要带到他们的军长面前去审问，也许还要用鞭子抽打我们。

我们到底是几个孩子，在商量好明天的答语后，便拥挤地安静地睡去了。

第二天早晨下着大雨，一个年轻的旅长来训诫我们一阵，便把我们释放了。我冒着雨跑到我那位老姨母家里去，淋得几乎成了一尾鱼。

这便是第一次学校生活留给我的记忆。

柔和的黑夜已开始街上移动。朦胧的街灯投下黄色的光轮。我到底上哪儿去？我走过这条狭小、多曲折、铺着高低不平的碎石子的街，又走过一座桥，难道我要去拜访我昔日的学校吗？那早已拆毁了。那些衰老的建筑物早已卖给某家银行。而在别的地址建筑起一个新的学校了。我再也不能看见那几株高及瓦檐的孤零的梧桐。我再也不能走上那些半朽的轧轧作响的木楼梯，穿着家里缝好的总是对于宽大的蓝布衫。现在我的面前又是一条不整洁的街。它是这小县城的贫血的脉管，走过我身边的都是一些垂头丧气，失掉了希望，而又仍得负担着劳苦的人。

这是我的乡土。

这是我的凄凉的乡土。

对我那些昔日的同学，虽说我刚才回忆起了他们那次粗暴的发泄，我并不责备他们。假若我现在遇见了他们，在这街上，在这夜色中，我决定当作一种意外的快乐向他们伸出我的手去。我要重新去发现他们的美德。即是当时的他们，留在我记忆中的也有一些是诚实的人。并且，我与其责备他们，毋宁责备那些病菌似的寄生在县里的小教育家。那个常常两手背在后面迈着方步的校长先生，听说现在仍保守着县教育家的地位，而他的一个同党，后来也作过我们的校长的，则听说已流落成一个无赖了。假若我现在遇见了他们，在街上，在这夜色中，我是不是也宽容地向他们伸出手去呢？不，对于他们我有一种无法抑制的嫌恶之感。虽说，我也应该补充一句，与其责备他们，毋宁责备社会。

这由人类组成的社会实在是一个阴暗的，污秽的，悲惨的地狱。我几乎要写一本书来证明其他动物都比人类有一种合理的生活。

理想，爱，品德，美，幸福，以及那些可以使我们悲哀时十分温柔，快乐时流出眼泪的东西，都是在书籍中容易找到，而在真实的人间却比任何珍

贵的物品还要希罕。那些悦耳的名字我在书籍中才第一次遇到。它们于我是那样新鲜，那样陌生，我只敢轻声说出它们的名字。真实的人间教给我的完全是另外一些东西。当我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已完全习惯了那些阴暗，冷酷，卑微。我以为那是人类唯一的粮食，虽然觉得粗粝，苦涩，难于吞咽，我也带着作为一个人手必须有的忍耐和勇敢，吞咽了很久很久。然而后来书籍给我开启了一扇金色的幻想的门。从此我极力忘掉并且忽视这地上的真实。我生活在书上的故事里。我生活在自己的白日梦里。我沉醉，留连于一个不存在的世界里。然而既是梦便有一个醒觉的时候，而我又觉醒得太快。现在叫我相信什么呢？我把我的希望寄放于人类的未来吗？我能够断言未来的人类必有一种合理的幸福的生活，那时再没有人需要翻开这些可怜的书藉，读着这些无尽的谜语吗？我们必须以爱，以热情，以正直和宽大来酬答这人间的寒冷吗？

对人，爱更是一种学习，一种极艰难的极易失败的学习。

我重复着我自己的语言。

一切语言都不过是空洞的声音。

我又踟蹰在这第二条狭小、多曲折、铺着高低不平的碎石子的街上。夜色和黑暗的思想使我感到自己的迷失。我现在到底在哪儿？这是我的乡土？这不是我的乡土？我必须找出一个媒介来证明我和这县城的关。我必须找出一个认识的人。一辆洋车走过我的身边。我说出一个我自己不知道它在哪个方向的地名，我坐了上去。

最后到了一座门前。

这是一个小学，我有一个认识的人在里面。但说不准在这暑假里他已回到乡下去了。

两扇大木门关得十分严密。我起初轻轻地敲门环。随后用手重拍，随后大声叫喊。然后侧耳倾听。里面是黑夜一样安静。

我想一个学校不会没有门房。我想也许有一个旁门，但问侧边的人家，都说没有。

于是，象击碎我所有的沉重的思想似的，我尽量使力地用拳头捶打着门，并且尽大声地叫喊起来。

我摸出口袋里的夜明表：八点钟。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五日夜，莱阳

（原载 1936 年 11 月 29 日天津《大公报·文艺》）

县城风光

濒长江上游的县邑是依山为城：在山麓象一只巨大的脚伸入长流的江水之间，在那斜度减低的脚背上便置放一圈石头垒成的城垣，从江中仰望着臂椅。假若我们还没因饱饜了过去文士们对山水的歌颂，变成纯粹的风景欣赏家，那么望着这些匍匐在自然巨人的脚背上的小城，我们会起一种愁苦的感觉，感到我们是渺小的生物，还没有能用科学，文明，和人力来征服自然。这些山城多半还保留着古代的简陋。三年前，也是在还乡的路程中，我于落日西斜时走进了那个夔府孤城，唐代苦吟诗人杜甫曾寄寓过两年的地方，那些狭隘的青石街道，那些短墙低檐的人户，和那种荒凉，古旧，使我怀疑走入了中世纪。我无可奈何的买了几把黄杨木梳。那种新月形的木梳是那山城唯一的名产，也使人怀想到长得垂地的，如云的，古代女子的黑发。

但溯巫峡而上，一直到我的家乡×县，我们却会叹一口气，感到了一种视线和心境都被拓开了的空旷。两岸的山谦逊的退让出较多的平地。我们对于这种自然的优容，想到很可以用人力来营建来发展成一个大城市。也就是由于这，三十四年前外国人才要求开辟为商埠，而在地图上便有了一个红色的锚形符号，在那些破旧的屋舍间便有了一座宣传欧洲人的王道的教堂。

这个县城在江的北岸，夹着一道山溪，我们可以借用两上堂皇的名词来说明，东边是政治区域，西边是商业区域。旧日的城垣仅只包围着东边那部分。江的南岸是一片更平旷的大坝，曾有人预计随着这县城的发达，那里会开辟一个更繁荣的商场，不过这预言至今尚未应验，隔着浩荡的大江，隔着势欲吞食帆船的白色波涛，我们遥遥望见的仍仅是一片零落的屋舍附寄在那林木葱茏的苍色的山麓下，象一些蚂蚁爬在多毛的熊掌上。那是翠屏山。一个漂亮的名称，列为县志里的十景之一。关于十景，当我在中学里作本县风景记那个课题时倒能逐一举出，现在，恕我淡漠的说，早已忘记了。但从忘记中也有还能忆起的，翠屏山其一。此外在县城西边有一个太白岩，相传李白曾在那里结庐隐居过，但在那岩半腰上实际只有一些庙宇，僧尼，并无任何证物可以说明它与那位饮酒发狂而且做诗的古人有过关系。当我在中学时，春秋旅行常常随同学们爬上那羊肠似的几百级的石梯，最后在那香烛氤氲，几乎使人窒息的庙宇中吃着学校发的三四个鸡蛋糕。那时我虽不鄙薄名胜或风景，名胜或风景却也一点不使我感到快乐。

岩脚下还有一个流杯池，那倒有碑为证，从那被拓印，被风日侵蚀而显得有一点漫漶的石碑上，我们可以读到一篇黄庭坚手写的题记，说他在什么时候经过这里，当时的郡守陪他游燕是如何尽欢。

碑前面是一块大石板，刻着流杯的曲池。后来我在北平南海流水音看见了一个更大的曲池，才想到我家乡的那个胜迹大概是好事者所为，与古碑相映成趣而已。

现在让我又忘掉它们吧。让它们的名字埋在木板县志里再也无人去发掘

吧。然而，十景之外，有一个成为人们所不屑称道的地方却是总难忘怀的，它的名字是红砂碛。

顺江水东流而下，在离开了市廛不久但已听不见市声的时候，我们便发现一个长七里半宽三里的碛岸。铺满了各种颜色各种形状的石子。白色的鹅卵石。玛瑙红的珠子。翡翠绿的耳坠。以及其他无法比拟刻画的琳琅。这在哪一个孩子的眼中不是一片惊心动魄的宝山呢，哪一个孩子路过这里不曾用他小小的手指拾得了一些真纯的无瑕的欢欣呢。而且他们要带回家去珍藏着，作为梦的遗留，在他们灰色的暗淡的童年里永远发出美丽的光辉，好象是大地给与孩子们唯一的恩物，虽说它们不过是冰冷的沉默的小石子。

因为我的家在江的上游，孩子时候很少有机会经过这个碛岸。

就是那仅有的一二次，也由于大人们赶路程的匆促，不愿等待，总是带怅惘之心离开了那片宝藏，其哀醉辛正如一个不幸的君王被强迫的抛弃了他的王国。我常以他日的欢欣安慰自己，我想当我成年时一定要独自跑到那里去尽情的玩整整一天，或者两天。

然而我这次回到家乡并未去偿还那幼年的心愿。我不是怕我这带异乡尘土的成人的足会踏碎了那脆薄的梦，我不相信那璀璨庄严的奇境会因时间之流的磨洗而变成了一片荒凉。这回是由于我自己的匆促。匆促，唉！这个不足作为理由的理由使我们错过了，丧失了，或者驱走了多少当前的快乐呢？我们为什么这样急忙的赶着这短短的路程，从灰色的寂寞伸向永远静默的黑暗的路程？

在县城里我只能有一天半的勾留，我在乡下的家更盼切的等待着我。这是久旱的六月天气。一个荒年的预感压在居民们的心上。萧条的市面向我诉说着商业的凋零。

我不能忍耐这一幅愁眉苦脸。对这县城我虽没有预先存着过高的期望，也曾准备刮目相看，因为已别了三年。而且据说它已从军阀手中解脱了出来。然而，容我只谈论一件细微的事情吧。关于我们这民族，我常有一些思索许久仍无法解释的疑惑，比如植物中有一种草卉名叫罌粟，当我们在田野间看见那美丽的微笑着的红紫色大花朵将发出怎样的赞叹啊，数十年来我们的国人竟有许多嗜食它的果汁而成了难于禁绝的癖好，而且那种吸食的方法，态度……我除了佩服我们的国人深深了解所谓“酒要一口一口的喝”的“生活的艺术”而外再也无法描绘了。我不说这种癖好在我们家乡是如何风行，总之我当孩子时候常常在一些长辈戚族的家中见到。他们是不问世事的隐逸，在抚摩灯盘上的小摆设时象古董收藏者，在精神充满时又成了清谈家。我的祖父是一个痛恶深绝的反对党。我却在那时候便疑惑为什么他们与那直接损害他们的身体健康的仇敌相处得那样亲善。如今在统一的名义之下，我对自己说，这种蔓延的恶习也许已翦除殆尽或者至少已倾向衰歇了。

然而在街上仍容易见到，并且当我被人低声告诉时，我仿佛窥见了一个看不见的巨大而可怕的蜘蛛网，一种更剧烈的白色结晶性的药粉，竟传到这

小城市里而且暗暗流行起来了。据说这种药粉常常被一片小纸包着附贴在女人人们系袜带的大腿间以散播到许多家庭里去。但这些蜜蜂的腿是从什么地方攫取它们来的？为什么从前这山之国里没有这种舶来品现在却骤然流行起来？我只能以带有冷漠的疑惑的目光注视着那张贴在许多高墙上的严厉的“禁毒条例”。

此外还有更要使我感到迷惑而难于解释的事，这些诉说着商业的凋零的小市民竟怀念十年前驻扎在这县城里的那个小军阀了。那是一个很有名的小军阀，伴着他的名字有一些荒唐的事实与传说。

他到了这县城不久便把一圈石头垒成的古城垣拆毁，以从人民的钱袋里搜括来的金钱，以一些天知道从哪儿来的冒牌工程师开始修着马路，那些象毒蟒一样吞噬了穷人们的家的马路。那时候谁也不曾梦到世界上有公家估价收买的办法，穷人们只有看着他们的窝被辙车踏过去，怨着命苦，而有钱的人们却以贿赂使工程师的图纸上的路线拐一个弯，或者稍微斜一下，或者另觅一条新途径，保体他们的家宅和祖坟。所以我们现在走着的是忽高忽低，忽左忽右的马路。若是坐在人力车上，我们便象块巨大的石块，上坡时车夫弓着背慢慢的拉，下坡时他们的脚又象中了魔法一样不能停留。

不过我记得那时富人们也一样蹙着眉头唉声叹气，因为他们虽然可以尽量享用施行贿赂的特权，贿赂要钱，完纳马路捐也要钱。那时的马路捐是一种很重很重的征敛。假苦不是那样重，恐怕在层层分肥之后不能剩余一点钱来使马路向前伸展一尺。

我提起这件事并不是责备那位现在已流落到川省偏僻处的军阀，我倒是想说明他在当时的军人中还算一个维新党。他不仅到了什么地方就拆城墙修马路，而且还礼贤下士。凡是从省外回来的大学生，不管是不是真上过大学，只要穿着一身西服去见他，他便给一个秘书官衔。他先后的姨太太在十人以上；而秘书则恐怕在百人以上。除了另有要职的秘书，大概都无薪俸，只是可以随便叫勤务兵用风雨灯到军部去满满的盛一灯煤油。

他建筑了一个公园一个图书馆来装饰这小县城。那图书馆骄傲的踞蹲在一个很高很高的地方，常时要爬上数十级的使人流汗的石梯，因此冷清得象一座古庙。

他是一个野心家。他设立一个政治训练学校，想把他统治的区域“系统化”起来，就是说一切行政人员都用受过他训练的人。

他对那些未来的县长，教育局长，或团练局长常常举行“精神谈话”。他说他第一步要统一四川，然后顺长江而下，然后将势力向江的南北一分，统一中国。这大概是他礼贤下士的原因。他喜欢人家穿西服，也就是提倡精神振作的意思。为着使这县城里的各色人等短装起来，他曾施行过一种剪刀政策：叫警察们拿着剪刀站在十字街头，遇见着长衫的便上前捉住，剪下那随风飘扬的衣的前后幅。不知为什么这新政策难于彻底实行。总之昙花一现后便停止了。

然而，已很够了，这些已很够使当时的小市民们蹙着眉头唉声叹气了。自我有知以来，我家乡的人们，在我记忆中都带着愁苦的脸，悲伤的叹息，不过那两三年是他们负担捐税最重的时候，而且他们还有着一种心理上的负担，对于那修马路一类新设施的顽固的仇视。

现在为什么他们还对那时候怀念，带着善意的怀念？

是的，那时候这小城市里商业比较繁荣一点。

我不能不用我自己的解释了……人是可怜的动物，善忘的动物。当我们不满意“现在”时往往怀想着“过去”，仿佛我们也曾有过一段好日子，虽说实际同样坏，或者再坏。我们便这样的活下去，而这便是人的历史。

现在让我们在这忽高忽低，忽左忽右的马路上再走一会儿吧，让我们再赏玩一会儿这人间风景。颓旧的墙粉剥落的屋舍间有新筑成的高楼；生意萧条的商店里陈列着从上海来的时货；十几年前在街头流浪的孩子们现在已成了商人或手工人，但他们的孩子又流浪在街头，照样的营养不足，照样的脏。为着忍受“现在”这一份苦痛，我们是得把“过去”的苦痛忘记。好在我们能够忘记。

我记忆里的那一段亲自经历也就有点儿模糊了。

让我以这回忆来结束我们对这县城的巡礼。

那是一个天气很好的九月的下午，当我享受完了一个礼拜日的悠闲回到学校里去，刚刚踏上了校门外的台阶，便听见一阵阵续的机关枪声在河中响起来了，学校的校址临近河岸。最近的交涉冲突我们也稍微知道一点。当我走进饭厅，晚餐已一桌一桌的摆好，突然震撼墙壁屋瓦的炮声怒吼起来了，我们都仓皇的从后门跑出去。在一个低洼的岩脚下我们躲避着。天空蓝得那样安静，但不断的霹雳从山谷反响到山谷。我们看着兵士搬运生锈的大炮到河岸去，一会儿又看着他们搬运受伤的回来。我记不清一直蹲到什么时候我们才回到学校去。但炮声停止后这县城还是在继续着燃烧，巨大的红色火焰在威胁着无言的天空。我们的学校却仅仅毁坏了几个墙壁。那可怖的硫磺弹打在墙壁的石基上没有能够延烧到校内的楼房。

第二天我和同学们出去看了一条街的灰烬。

然而我们又看着一些新的建筑物在那灰烬里茁长起来，渐渐的谁也忘记了那一场巨毁，正如忘记一次偶然的火灾一样。由于消防设备不善，这县城里常有一些大小的火灾发生，依据商人们的说法，这县城是越烧越繁荣。至于那次死亡的人民呢，那更比不上被焚毁的屋舍引人注意了。人这种动物实在是太多太多，天然的天折与人为的杀戮同样永远继续着，永远不足惊奇。

这县城便是那有名的《怒吼吧，中国》的取景地，现在静静的立在特里查可夫所谓中国的伏尔加河的北岸。

十一月一日夜

（原载 1936 年 12 月 1 日《文季月刊》第 2 卷第 1 期）

乡 下

现在我安适的坐在了家里了。我坐在庭前的藤椅上，对着天井里一片青青的兰叶，想起了我对于这个古宅的最初的记忆。那时我不过四五岁吧，也是坐在这庭前，两个短手膀放在小木圈椅的两臂上，只是浮动在眼前的是菊花的黄色。这古宅已有了百岁以上的年龄了，在静静地倾向颓圯，但如这乡下的许多风习法则一样，已开始动摇了，还要坚强的站立很多年。大概是我的祖父的祖父从一个亲戚家把这坐宅买来的吧，在当时这也要算比较奢侈的建筑物了，地上嵌着砖的图案，有十个以上的天井。然而现在只觉有一种阴冷，落寞，衰微的空气而已。

那些臃肿的木楼梯可以通到那有蛛网的废楼，我幼时是不敢独自去攀登的，因为传说在夜里有人听见过妇女的弓鞋在那楼梯上踏出孤寂的声响。

现在我感到这坐宅实在建筑得很古拙，占据着很大的面积，却没有多少舒服爽朗的房间。我最不满意的是那些小得可怜的窗子。当我坐在一间充满了阴影的屋子里，看不见阳光和天空，我便主张把那窗子开大一点了。但我的弟弟告诉我，祖父说那个方向今年是不能动工的，因为不吉祥。我的祖父是博学多能的，在乡间他以精于堪舆和医治眼疾著名。他总诊断我这遗传性的近视为瞳仁放大，给我开着药方，我曾喝过多少次苦药汁啊。

但这倒是一个好譬喻：修改一个窗子也有着困难。

这阴暗低湿的古宅是适宜于疾病的生长的，我这次回来正逢着疟疾的流行。关于疟疾的来源乡间有两种说法，普通是由于饮食，尤其是吃多了鲜水果，而特别厉害的则由于邪鬼。我那刚读满初中二年级的弟弟便为这流行病苦了许久，听说曾吃了一些古怪的药方，请了一次巫婆，并且还向人借来一只据说可以压邪的殉过葬的玉镯在手腕上戴了几天，但都无灵验，结果还是几粒金鸡纳霜一类的疟疾丸治好了。我很想嘲笑的问他学的生理卫生放到哪儿去了，不过我又想，他虽然知道疟疾的成因，但并不是医生，而且一个人在病中是愿意以任何方法达到痊愈的。

至于预防也是很难的。每到黄昏，盛大的蚊子合唱队便在这古宅里游行起来了。我还记得当孩子时候我是多么喜欢用小手掌去打死那栖止在壁上的蚊子啊，而晚上在帐子里，用那两面是玻璃一面是圆门的灯去捕获并烧死它们更使我感到快乐。谁知道在这些要吸我们的血而又哼着难听的歌曲的虫子中，更混杂着它们的更恶劣的族类，那翅上绘着褐色斑纹而且常常骄傲的翘起后脚的，图谋在我们的血液里投下一些疟疾细菌呢。

随着疾病流行在乡间的是中医。这不仅由于人们对中医的信仰，而且是一种事实上的必有的现象。当科学的医药设施还不能普及到乡村的，患病的人除了乞灵于古老的医术而外，是别无办法的。就是在县城里，也难于找出一个真正受过专门训练的医生，而那些冒牌的医院同样误人。

乡下的人们自然是顽固守旧的，但从时间上看，也可以说他们对于新的东西的侵入是慢慢的让步。十几年以前，私塾在乡间还十分流行。因为他们相信县城里的学校不过是乱世的教育制度，那已经倒下的还要重新站起来。他们关闭男孩子在家读经书正如继续替女孩子缠足一样，为的恐怕昔日的一切忽然恢复，大胆的放了足的人要受讥刺和苦痛。那时竟有好事者从川省银币的背面上

的图案推出一个讖言来了，他是多么细心的数过那些围绕着一个篆文“汉”字的小圆圈呵，说民国只有十八年的寿命。在那些到县城里去进了学校的乡下孩子中，有一二个染上了城市里的不良嗜好便夸大的在乡间传说起来了，若是赌钱便说一夜之间输去了家里财产的一半，作为阻止孩子们进学校的借口。然而现在，民国十八年已经过去了很久了，那时相信着谈论着那讖言的人们早早已忘记它了，那时反对着学校教育的人们也让孩子们进学校了。乡村小学已代替了私塾。女孩子们也进学校了，虽说老人们还是怀疑着：女孩子进学校做什么呢。但并不坚决的反对了，因为大家都这样。他们所预期的永远不来，而难于理解的风习少事实却继续的在乡间展开，他们不能不对这个时代这个世界感到十分迷惑了。

但我们能笑他们吗？从来没有人仔细的系统的向他们讲解过这些事情，他们的知识限于过去的经验。

在这里我们可以见到每个问题的复杂性了。即使小学教育已普及到乡村，小孩子们都进了学校，他们在家里想饭后吃水果还是要被阻止的，想在阴暗的屋子里修改一个窗子还是要遇到困难。

而且，即使乡村的成人们也都有一点科学常识了，他们或他们的孩子害病时候仍是只有相信着中医，喝着那些发霉的草木根叶的苦汁的，假若那时还是仅在几个大都市里有着几个外国人主持的医院。

这乡下的人们便生活在迷信和谣言中。

迷信在人类社会里恐怕很难绝迹吧，我们许多行动，许多遵守的风习法则何尝都有着最扣的合理的解释呢，但我们毫不疑的生活着，服从着，甚至发现了一个反抗者大家都向他投掷石头。

至于谣言在都市里是生长得更多而且传播得更快的，不过我们总只觉得乡下的谣言可笑而已。

一天在晚餐的桌上，祖父提到听说县城里在制造着很多的斗和秤，接着愤怒的而又神秘的吐出一句：“谁知道要发生些什么事情？”

父亲是照例的叹一口气作为答应。我抬起眼睛望一下坐在对面的弟弟，觉得我不能不替那些无辜的斗秤解释几句了。

“大概是政府要统一全国的衡量制度吧：我们这里用的斗秤和规定的根本不同。”

但祖父的神气并不以我这解答为然，我只有停止了，一面吃着饭，一面思索着他对这件事感到愤怒和神秘的缘故。所谓法币政策在这乡间是为一般人所不满意的，他们中看见事实，白亮的银币没有了，只剩下一些难看的纸币。现在遗产税所得税这些名词又在他们心中作祟了。也许祖父猜想那新制的斗秤与征税有关系吧，也许他以为政府怕人民不诚实的报出每年所收稻谷的多寡，要用斗来量了再征税吧，但秤又有什么关系呢！

一个简单的消息经过几个人的转述便会变成十分古怪的，同时又有人故意的制造着谣言。在县城里我已隐约地听到一种不安的揣测了，到了乡间则更公开的成为人们的政治闲谈，主要意思是说省内旧日的军人要联合起来排斥外来的势力。

一天我又听到一个还算比较有智识的农人的谈论了，他相信不久外省的军队便会排斥出去，并说某一个失意的军人已回省来了。我只能以事实的真相来打听他的高兴。我说：“那是不能成功的。”

“全省的军队联合起来总打得过。向来外省的军队在川省是驻扎不久的。”

“现在和从前不同；他们既然进来了便不会出去的。”

我除了用这极简单的话说明而外，还能向他说什么呢，我能告诉他我们所居住的省份现在已很荣幸的成了“民族复兴根据地”吗？我能清楚的向他解释这种狭隘的省界观念是应该以国家观念来代替，而对于外省的军队不应该歧视吗？民族，国家，这些名词在乡下的人们听来是没有什么了不得意义的。他们无法想像四川有多少×县大，中国又有多少四川大，更无法了解它们间的关系，所以外省人和外国人在他们心中都不过是从远处来的人而已。

我不能不思索他们歧视外来势力的根本原因了。也许由于许多新设施吧，官府办理任何新设施时向来是不要求人民的了解的，即是说不向人民解释便强制执行的所以甚至于有利于人民的设施也被他们仇视，误解，比如测量土地便以为要没收遗产，调查户口便以为抽壮丁去当兵了。

又比如最近实行的保甲训练也为农民所不欢迎。听说起初每早晨都要去操练，后来因影响到田间工作又改为七天一次了，但去一次便是大半天。当他们劳苦终年还不能得着温饱时，如何能对军事知识发生兴趣呢，那些“立正”、“稍息”的训练并不能使他们的田里多产出一升稻米，徒然占去了他们的工作时间。

农民的生活是很苦的。

在这乡下，与北方的情形不同，自耕农是很少很少的。以农业为生的人多半是佃农。当他愿意耕耘某田主的土地时便写一纸契约为凭，并拿出若干现钱作“押头”，于是便带着他一家人到附属于那份土地的茅舍中去居住了。假若那份土地大，便自己雇长工，假若仅几亩田便只靠全家人操作，夙兴夜寐，春耕夏耘，到了秋收时候，按照契约上规定的数目缴纳稻谷于田主，以

其剩余为全家的衣食。据说古昔的风俗是田主与佃农平分地之所出，但现在即是在丰年，至多可以剩余三分之一而已。逢着荒年，则请田主到田亩间去巡视，按照灾情的轻重减少租谷。

大一点的佃农的生活或许尚觉宽裕。那些耕耘着几亩地的，感谢土地能产出许多种粮食，往往在米饭里夹杂着菜蔬，番薯，豆类，才得一饱。

在这群山起伏之间，高高下下都是水田，以稻米为主要的作物。较平坦地方的田亩是较肥活的，山坡上的则又硠瘠又最怕干旱，六七月间连着几天不下雨便使它的耕种者蹙眉叹气。辛勤的农人们便在这较肥沃的或较硠瘠的土地里象蚂蚁一样工作着，生活着，并繁殖着子孙。一个农人的孩子将永远是农人，除了他改换他的职业，而幸运又帮助他。

至于田主呢，重大的工作便是收着租谷，完纳粮税而已。“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田主们又以纳税的剩余生活着。他们一生的目的不仅在积多一点钱，添置一些田地，作为遗产传给子孙。

大的田主在这县里是很少很少的。中等人家若多几个孩子，分居之后便沦落成农民一样贫穷了，而这些在悠闲舒服的环境中长起来的人又多不能如农民一样辛勤，最后便只有出售好几亩祖业了。

农民和田主阶级的人从体格上便分辨得出，田主们不是肺病患者似的瘦弱，便白胖得如禁闭了几年的囚人，而那壮年的农人都是多么强健啊，站在田野间就仿佛是一些出自名手的雕像。但那些弓一样张着的有力的胳膊将为土地的吝啬而松弛，而萎缩；那些黄铜的肩背将为过重的岁月与不幸负载而变成伛偻；最后那些诚实的坚忍的头将枕着永远的休息，宁静，黑暗而睡在坟墓里。

一天下午，烈火似的夏日的太阳已向西斜坠，我和弟弟和妹妹们从这座宅里动身走向那一里外的“我们的城堡”，那曾关闭过我们的童年的高踞在山上的寨子。道路上铺着的是炎热，没有一丝微风。我们直一个古寺侧的石桥上，从那竹林的荫影和那静止的绿水也得不着一丝凉意。在平坦的地方的田亩里，由于淤泥的深厚或得塘堰里的积水的救助，那些高高的稻茎还是带着丰满的谷粒站立着，等待黄金色的成熟。但山坡上的田亩里的稻茎都已垂倒了头儿，那些未长成的谷粒已变成了白色的空谷。有些禾穗甚至枯焦得象被火烧过一样。

已经很久没有下雨了。今年这山之国里又遇着了旱灾。当家业上还是继续用着古老的稼穡方法时，天然灾害是无法避免的。在这乡下，人们都同时以两种迷信的举动期望着雨的降落：一方面市集上禁止屠宰，想以不杀生去感动或者讨好上天；一方面举行着驱逐旱魃的游行示威。人们都相信有一种满生长着白毛，栖息在山林间，能阻止着雨的降落的旱魃。读过书的人说书上有，农人们则传说有人在树枝上看见过，总之无人怀疑它的存在。于是大家携着打鸟的土枪，结队成群的穿过那些茂盛的山林，吆喝着，鸣着枪，去驱逐那幻想的东西，便算尽了人力了。然而还是不下雨。

塘堰都放干了；溪里露着发渴的白石。

当我们快走到寨子的脚下时，看见田亩里已有几个农夫农妇在割着早熟的稻禾了。穗上的谷粒已经白了一半多，他们仍得默默的弯着腰，流着汗，用手与镰刀去收获那些他们用辛苦培养起来结果却是欺骗的稻禾。我们和他们交换了几句简单的话。当我默默的爬着那座小山的时候，清晰的想起了《创世记》上耶和华临着驱逐亚当出乐园的时候给他的诅咒：

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本是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这几句话是如何简单有力地描写出人的一生啊。然而我们应该把这诅咒掷回去，掷向那该死的人工捏造的耶和华，掷向一切教我们含辛茹苦，忍受终身，至死不发出怨言的宗教。如果人类想在地上有一座乐园，必定得用自己的手来建造。如果人类曾经失去了一座乐园，必定是用手捣毁的。

然而我在我自己的思想里迟疑：如果有一座建筑在死尸上的乐园我是不是愿意进去？带血的手所建筑起来的是不是乐园？而不带血的手又能否建筑成任何一个东西？

黄昏来了，我觉得地球上没有一点声音。

十一月二十五日

（原载 1937 年 3 月《月报》第 1 卷第 3 期）

我们的城堡

站在我们坐宅的门外便可以望见一个突起在丛林间的石筑城堡。它本来蹲踞在一座小山上，或者说一片大的岩石上，但远远看去，竟象是那蓊郁的林木的苍翠把它高高举到天空中去了。

象一个方形的灰白色的楼阁矗立在天空中。但这是它的侧面。它的身体实际是狭小而长的；在它下面几百步之外，在那岩边，一条石板路可以通到县城；曾经有多少人从那路上走过啊，而那些过路人抬头看见这城堡往往喜欢把它比作一只汽船，但比他们见过的那些能驶行到川河里的汽船，这城堡是稍长稍大的，在它里面可以住着六家人户。

它是由我们祖父一辈很亲的六房人合力建筑的。在二十年以前我们家乡开始遭受着匪徒的骚扰，避难者便上洞上寨。所谓洞是借着岩半腰的自然的空穴，筑一道城墙以防御，虽据有天险但很怕长期的围攻，因为粮食与水的来源既完全断绝，而当残酷的敌人应用熏老鼠的方法时又是很难忍受的。寨则大小总是一座城了。

但那些大寨里居住着数十人家，不仅很齐心合力，而且甚至有了匪徒来攻有作内应者的事了。所以我们很亲的六房人便筑了这样一个小城堡。

这城堡实在是狭小的，每家不过有着四间屋子，后面临岩，前面便对着城墙。屋子与城墙之间的几步宽的过道是这城堡中的唯一的街。

我曾先后在它里面关闭了五六年。

冰冷的石头；小的窗户；寂寞的悠长的岁月。

但我是多么清楚的记得那些岁月，那些琐碎不足道的故事，那我曾在它上面跑地无数次的城墙，那水池，和那包着厚铁皮的寨门。我还能一字不错背诵出那刻在门内一边石壁上的铭记的开头两行：

蒲池冈陵惟兹山最险，由山麓以至绝顶，临下而俯视，绝壑万仞，渺莫测其所穷……

在后面“撰并书”之上刻着我一位叔父的名字，最后一行是纪载着时间，民国六年某月某日。我那位叔父在家族间是以善写字和读书读到文理通顺著称的，从前祖父每次提到他便慨叹着科举的废止。然而我那些差不多都是清谈家兼批评家的舅舅却喜欢当着我的面谈论他，讥笑他，挑他的错，成为一种乐事。现在我要说明的是寨子后面虽临着绝岩不过四五丈高，前面不过斜斜的数十级石梯伸到寨门，“绝壑万仞”一类的话实在有点儿夸大。

人的记忆是古怪的。它象一个疏松的网，有时网着的又不过是一些水珠。我再也想不起移居到这新落成的城堡的第一天是在什么季节，并给我一些什么印象了，关于这城堡我最早的记忆是石匠们的凿子声，工人们的打号声，

和高高的用树木札成的楼架。

这时正修着寨门侧的爬壁碉楼和寨尾的水池。匪徒们围攻寨子时总是不顾危险的奔到门前，用煤油燃烧，虽包了铁皮的门也有被毁的可能的，所以在门的侧边不能不补修一个碉楼以资防卫了。

至于水池，和储藏食粮的木仓一样，更是必需的设备，而寨尾的一片空地又恰好凿成一个大的方池。

石匠们用凿子把那些顽强的岩石打成整齐的长石条，工人们便大声的打着号子，流着汗，抬着它们到那摇摇的楼架上去，数丈高的碉楼便渐渐的完成了。

可赞叹的人力在一个六七岁的孩子的眼中第一次显示了它的奇迹。

石匠们去了又来了铁匠。那风箱是怎样呼呼的响而熔炉里又发出怎样高的火光啊，黑色的坚硬的铁投进炉火后用长脚的钳子夹出来便变为红色而柔软了，在砧、锤、和人的手臂合奏的歌声中它们有了新的生命，成了梭镖头上的刀刺或者土炮、土枪。

那个脸上手掌上都带着煤污的铁匠在我记忆里是一个和气的人。他在一-条大路的旁边开着小铁铺，平常制造着的铁器，是锄头、镰刀、火钳、锁和钥匙。虽然有人说他也给小偷们制造一种特为穿墙挖壁的短刀，但那一定是很稀少的，正如替我们城堡里制造杀人的利器一样。

把刀刺装在长木柄上，类乎古代的长矛的武器，我们称为梭镖。夜里在城墙上巡守的人便执着它，防匪徒们偷偷搭着轻便的巨竹制成的长梯爬进城来。女墙上都堆满了石头，也是一种临时应用的武器。至于那些放在墙跟脚，凿有小而深的圆穴，准备用时装上火药、引线，然后点着投下去的石头则有点象炸弹了，虽说我这比拟不啻嘲笑它们的简陋。假若那些原始的武器知道世界上有许多比它们强万倍的同类，一定会十分羞惭的。

后来一种土制的新式兵器来到这城堡里了，我们称为“毛瑟”，大概是摹仿着那个名叫毛瑟的德国人发明的步枪而制造的，不过十分粗劣。但在那时已不易多得的了，每家仅有一枝。

本来寨上是限制着不住外人的，但有一房的亲戚要来寄居，既是亲戚当然便算例外了。他一家人住在岩尾的那个碉楼里。他有着-枝真正的洋枪，我们称它为“九子”，因为可以同时装上九颗子弹，那位微微发胖的老先生宝爱着它犹如生命。他在家时曾被匪徒围攻过，靠着他的奋勇和这个铁的助手竟把匪徒杀退了，随后恐怕再度的被围攻，所以到我们寨上来寄居。

日子缓缓的过去，别处的洞或寨里被攻破的消息继续的传来。

我们不能不有一种经常的警备了。于是每天晚上每家出两个守寨人，分两班守夜，而统领的责任则由六家轮流负担，于是每天晚上，那时节已是寒冷天气吧，城门楼上燃烧着熊熊的火，守寨的大人们和喜欢热闹的孩子们都围火坐着，谈笑或者说故事，对于虚拟中的匪徒的来袭没有一点恐惧，燃烧着的是枝干已被斫伐去，从地下掘出来的蟠曲如蛰龙的树根，而那火光也就

那样郁结。孩子们总要到吃了夜半的点心，守寨人换班后才回去睡觉。

那火光仿佛是我们那些寂寞的岁月中的唯一的温暖，唯一的快乐，照亮了那些黑暗的荒凉的夜，使我现在还能从记忆里去烘烤我这寒冷的手。

那时寨上已有着两家私塾，但我都未附入读书。我家里另为我聘请一位老先生，他就是我的发蒙师，由于他的老迈也由于我的幼小，似乎功课并不认真，我常有时间去观光那两个学堂。有一位先生是很厉害的，绰号“打铁”，我常听见他统治的那间屋子里的夏楚声，夹着号哭的读书声，或者发现我那些顽皮的隔房叔父，兄弟，手里捧着污旧的书本，跪在那挨近厕所的门外。

这些景象是不愉快的，远不如晚上在城门楼上守夜有趣。而在这样的昼与夜的交替之中，时间已逝去了不少，我们已在寨上住了一年多了。还是没有匪徒来侵犯。一天晚上，在我们寨的下面几百步之外的岩边，在那可以通到县城去的石板路上，有一些可疑的人走着了，但是我们发出警问之前，他们便大声的打着招呼，说他们借路过。很显然的他们是匪徒，不过既不侵犯我们，大家主张不加阻碍的让他们走过。第二天听说某家被绑架了。

又过去了不少日子。一天上午，那岩边的大路上又有一群可疑的人缓缓的走过来，象赶了市集回来的人们。我们站在城墙上，指点着那些横在他们肩头的东西，想辨别到底是农人们挑米挑柴的扁提还是枪枝，突然可怕的枪声响了，他们大声的疯狂的喊叫着，奔到寨脚下来了。尖锐的枪弹声从枪弹从屋顶飞过，檐瓦跟着坠落下来。那不过二十几个人的虚张声势的喊叫竟似乎撼摇动了这座石城。守寨人是忙乱的还击着，但城墙很高，又在一座小山上，枪声与喊叫并不是两只翅膀可以抬着他们飞上来的，所以在最初一阵疯狂之后他们的声势便渐渐低落了。

在这时候发生了一幕插戏。匪徒们似乎感到攻破这个寨子的希望已经消失，于是泄气的喊着他们的目的是来复仇，喊着我们那位寄居的亲戚的名字，喊着交出他去。那位微微发胖的老先生听见后十分愤怒了，背上他的枪，要大家开了城门，让他一个人出去拚命。费了许多拦阻，劝解，他才平息了气。

大人们为着孩子们欢喜大胆的乱跑，于是把我们都关闭在寨后一个爬壁碉楼里，由私塾的先生看管。而我就再也不能用眼睛窥伺这战争的开展了。

枪声是时而衰，时而兴奋的响着，到了天黑时才完全停止了。但匪徒们仍围在寨脚下，附近的几家农人的草屋便作了营幕，寨上的人们更防守得严密，恐怕晚上的偷袭。

这一整天战争的结果是一个可怜的石匠受了伤。当他走在城墙上时，一粒枪弹从那开在女墙上的炮眼里飞进去，中在他的一只腿上。他受伤后还跛着从城墙上走下来。

第二天匪徒们派本地的无赖到寨门前来议和，以付与若干钱为解围的条件。最奇怪的是竟磋商定了一个数目。寨上的人们不愿再有可怕的战争，只得承认一个数目，但又怕全数付与后他们食言（匪徒们是并不尊重这类条约或者协定的），所以拖延的付与他们一部分，等待着县城里的援救。那时县

城里已有了一个团练局，援救被匪徒围困的寨子是他们的责任。

和议成功以后虽说寨上的人仍日夜提心吊胆的防守着，但总听不见刺耳的枪声了。匪徒们常常仰起头和守寨人亲善和交谈着。一天晚上，寨里因偶然的不慎，一枝枪走火了，响了一下，匪徒们竟大声的提出质问或者抗议。守寨人的答复是顽皮的孩子放了一个大爆竹。

那偶然的不慎的从枪筒里飞出来的子弹又落在另一个石匠的腿上的。我似乎还听见了他那一声哀号。

一直被围困到第五天，我们盼望的救援才到来了，匪徒们并没有怎样抵抗便开始逃走，一路放火烧了几处房子，那红色的火光仿佛欢送着他们的归去。

解围后我便随着全家的人出走了，奔到外祖母家里去住了一夜。那夜我做了一个可笑的梦，梦见匪徒们打开了门进来，举手枪瞄准，我顺后抓起一脸盆来遮蔽，枪弹在它底发出当的一声。

我还很清晰的记得这个梦。在围城中我并没感到恐惧，从围城逃出来后反有点儿忐忑不安了，尤其是当夜里听见了或远或近的狗吠。

从此我与这城堡分别了三四年。

从此过着流亡的日子，过早的支取了一份人生经验，孤苦，饥寒，忧郁，与人世的白眼。我不想一一的说出那些寄居过的地方，那些陋巷，总之那种不适宜于生长的环境使我变成怯懦而又执拗，无能而又自负，没有信任也没有感谢的漠视着这个充满了人类的世界了。

回到了乡土后我又在外祖母家里寄居了很久。那缺乏人声与温暖的宽大的古宅使那些日子显得十分悠长，悠长。

我已十二岁，大概这时家里的人以为我已年龄不小，应该好好开始读书了吧，于是我又回到久别的城堡里。在那后面的爬壁碉楼里我过了三年家塾生活。第一年书籍并没有和我发生友

谊，不知是它们不愿意亲近我这个野孩子还是我不愿意亲近它们。

但第二年我突然征服了这些脾气古怪，难于记认，更难于使用的方块字，能自己读书，并渐渐的能作不短的文章了。大人们都归功那位懒惰的先生。但这里面的秘密我自己是知道得清楚的。教会我读书的不是那位先生，而是那些绣像绘图的白话旧小说以至于文言的《聊斋志异》。使我作文进步的也不是他的删改，指导，而是那些行间的密圈与文后赞许的批语。

然而我的快乐并不在于作出一篇得密圈和好批语的文章，那不过是功课而已。我最大的享受与娱乐是以做完正课后的光阴去自由的翻阅家中旧书箱藏书，从它们我走入了古代，走入了一些想象里的国土。我几乎忘记了我象一根小草寄生在干渴的岩石上，我不满意的仅仅是家里藏书太少。

这时乡下已比较安靖了，人们象初春的蛰虫一样陆续从洞或寨搬回宽大的坐宅里去了，这城堡只剩下两家长期居住，我家和那位作石壁上的铭记的叔父家。我家由于大人们过分的谨慎小心，而那叔父家则在分家之后尚未建

造坐宅。

于是这城堡象一个隔绝人世的荒岛。

我终日听见的是窗外单调的松涛声，望见的是重叠的由近而远到天际的山岭。我无从想象那山外又白云外是一些什么地方，我的梦也是那样模糊，那样狭小。

但在我的十五岁时我终于象安徒生童话里的那只丑小鸭离开那局促阴暗的乡土飞到外面来了，虽说外面不过是广大的沙漠，我并没有找到一片澄清的绿水可以照见我是一只天鹅。

现在我回到了乡土，我的家早已搬回坐宅，那位叔父也建造好了一所新房，那城堡里只留下一个守门人陪伴着它的荒凉了。

一天下午我带着探访古迹的情怀重去登临一次，我竟无力仔细寻视那些满是尘土的屋子，打开那些堆在楼板上的书箱，或者走到那爬壁碉楼里去坐在那黑漆的长书案前，听着窗外的松涛，思索一会儿我那些昔日。

那些寂寞，悠长，有着苍白色的平静的昔日。

我已永远丧失了它们，但那倒似乎是一片静止的水，可以照见我憔悴的颜色。

（原载 1937 年 3 月 29 日《国闻周报》第 14 卷第 12 期）

私塾师

见着五六岁的孩子，大人们总喜欢逗他一句，问他哪天“穿鼻”。这是把他比作小牛儿，穿他的鼻是送他上学。但说话的人常故意照着字面解释，仿佛私塾里的先生真有那么一根绳子，可以穿过顽皮的孩子的鼻孔，拴在书桌的腿上，象牧人把牵牛的绳子拴在树桩上。

这自然只能用来逗那些还没有上学的孩子。上过学的孩子都知道第一次进私塾的曲礼不过择一个吉日，由大人带着他和香烛和贽见礼到学堂里去，向那帖在墙的红纸写的“至圣先师香位”，也向那先生，磕两个头。香烛是敬神之物；贽见礼是钱，敬先生的；

至于学堂，虽然叫起来很响亮，不过一间大屋而已。这样就开始读书了，没有星期日，也没有国庆和国耻等假日。在我们乡下这叫做“发蒙”。

除了一些单调的不合理的功课，私塾里还施行的体罚。它的名目很多，最普通的是罚跪，打手心，打屁股，敲脑袋，揪耳朵。最普通的工具是先生的手和竹板子。中国大概是一个尚刑之国，从衙门到土匪到旧日的家庭和私塾都很讲究用刑。当小孩的常会听见一句大人人们的口头语，“黄荆棍子出好人”。我曾听过这样一个故事：某一位老先生有一个很愚蠢的儿子，他亲自教他读书。有一天他气极了，用棍在屋里追着打他。那可怜的孩子想从门里逃出去的时候，他用棍子横着拦阻，但那孩子竟突然弯腰从棍子下面逃出去了。于是那位老先生十分惊异，欢喜，认为他那个儿子并不愚蠢。以后更勤苦地教他，结果那孩子也考取了和他一样的功名。也许我们觉得这位老先生很可笑吧。然而在旧日的家庭里，体罚就是一种教育。至于私塾先生，有许多是以严酷出名的，几乎越会打学生便越有人聘请。把一个孩子放在那种环境里，真是穿了他精神上的鼻子了。

但我在私塾里却没有挨过一次打，我从过的几位先生不是很老迈就是很善良。

我的发蒙先生是一个老得不喜欢走动说话的老头儿。岁月已压弯曲了他的背。他会用一个龟壳和几个铜钱卜卦。我曾听见过他卜卦时的祝词，从文王、周公、孔子一直信念到他的一位远祖。他那位远祖曾穷一生的精力著一部易经注解。由于那部书他才成了一名秀才，而且他的生平才有了一件众人皆知的大事：他曾到京城去献过那部书。

那时候从我们家乡到北京，没有汽船，没有铁路，是一半年的旅程。他沿途的经历是一些什么情形呢，可惜我没有听过他亲自的叙述，只是从大人人们的口中，简略地知道他千辛万苦，终于到了京城，但又因为穷，那部书终于没有被皇帝亲眼见到。据说皇帝是不看刻印的书籍的，一定要翰林们抄写出来才能进呈，他既然很贫穷，哪能买通大臣或者请求翰林们呢。不过这一趟辛苦也并非完全白费，他那位远祖进了县里的乡贤祠，而他自己也落了一名恩赐秀才。这和他的希望似乎差得很远。所以这件大事又成了他生平的憾

事。

而且，从此他有半疯狂的精神状态。据说他看见了穿红衣服的女子便会疯疯癫癫，胡言乱语，说她就是他年轻时在京城里遇见过的那位宰相家的小姐。他在京城由献书而郁郁不得意的时候，有一个夜里邻家忽然失了火，他在红色的火光中看见了一位年轻的女郎，从此他记忆里遂刻画着那么一个女子，并且和他幻想里的宰相家的小姐合而为一了。

人们都窃笑他，只要说到他这个故事。但我一点也记不起他有过什么疯狂的举动或者什么异乎常人的地方。我那时才六七岁。

他教我的期间很短，大概不过一年。以后他到哪儿去了呢，在什么时候他才结束了他困顿的一生呢，无人说起。我十几岁时听说他的孙子已在当私塾先生了。也许他已埋葬了好几年了。在家藏的旧书箱里还有着半本他抄写来给我读的唐诗，我翻开了它，看着那些苍老的蜷曲的字便想起他向前俯驼的背。

我的第二个先生虽不更年老却更善良。这是在外祖母家里了。一片黄铜色的阳光铺在剥落在粉墙上。静静的庭院和迟缓的光阴。学堂门外立着一些蜜蜂桶，成天听得见那种营营的飞鸣声。

在这样一个私塾里我已记不清读了一些什么书了，似乎玩的时间比做功课的时间更多。

先生善良得象一个老保姆，大的学生简直有点儿欺侮他，小的学生也毫不畏惧，常常在晚上要求他讲故事。他曾讲述许多故事。我现在还记得一个关于孝子的，说从前有一位孝子，他的母亲病了，梦见神告诉他，要用雷公的胆做药才能医治好；他苦思了很久，居然想出一条妙计，把雷公从天上引诱下来了，擒住了。这类简单的荒诞的故事曾多么迷人呵。现在我已无法想象在那生命之清晨，人的心灵是多么容易对人间的东西开放。

后来，这个私塾迁移地址了，从那古老的坐宅里搬到一所蹲在山脚下的祠堂里。周围是很荒芜。我每次一个人走出门外便提心吊胆，怕在那草丛里看见两头蛇。乡间传说看见了两头蛇是很不祥的，回家便会害大病，不死也要脱一层皮。我也曾在书上读到那个两千年前的故事：楚国孙叔敖有一天出外锄地，看见了两头蛇，他马上用锄头打死了，埋在土中，他怕别人看见了也要遭受不幸；回家后他向着他的母亲哭，从头至尾说了这件不祥的遭遇；他的母亲却说他不会死，因为他在那时候还想到别人；后来他竟做了楚国的宰相。说来很是惭愧，那时候我竟那样怯懦，一点儿没想到效法那位古代贤人，只是准备见着两头蛇便马上应用一种乡下人的方法，把裤腰带解下来拴在身边的一棵树上。据说那就可以使那棵树代人受灾，渐渐衰萎以至枯死。

我的那些比我大几岁的舅舅，也就是我的同学，却比较生性豪放。他们常常斗鸡，斗蟋蟀。两只雄鸡对立在石板铺成的大院子里，颈间的羽毛因发怒而竖立，而成为一个美丽的领环，象两个骄傲的勇敢的将军。在这样对峙比势之后，它们猛烈地奔上前去，猛烈地战斗起来了，互相残忍地用角质的

尖嘴啄着对方头顶上的红色肉冠，一直到彼此都肉破血流，那光荣的冠冕凋残得如一朵萎谢的花，自甘败北的一只才畏缩地退到后方去。有时战斗得很长久，有时退却之后又重新猛烈地攻击起来，仿佛至死不肯认输，必得两方的主人亲自去解开。

我也常是这种决斗的观众之一，但并不感到快乐。似乎也曾疑惑过为什么两只毫无仇怨的雄鸡，仅仅受了主人的嗾使，就会那样拼命地残杀起来。那时我不过是一个七八岁的孩子，不知很多动物都有好斗的天性。

至于蟋蟀那样渺小的东西也那样善斗，却是很使我惊异的。

它们在草丛中唱着多么好听的歌呵。我和我那些舅舅便追踪着那歌声去捕捉它们。

对于这些课外活动，我们的先生毫不阻止，有时还和我们一块儿散步在那有蟋蟀歌唱的草野间。

离开家乡到外省去居住的日子来了。我辍学三年。等到重进私塾时，我那些背诵得很熟的经书几乎全忘了。

又是一个善良的先生。他并不十分衰老，但也总是不走动，不说话。人们都说他有点儿迂。关于他简直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叙述，他是那样呆板，那样平庸，使我过了两年很沉闷的日子。

后来听说他也疯了。

我最后的私塾先生从前曾教过我父亲和叔父们。他年轻时候是很厉害的。有一次他在某家教书，常常打得学生的脑袋发肿，惹得当母亲的忍不住出言语了，说孩子可以打但不应打头部。从此不知他是赌气吗还是什么，再也不打学生了。但在我家里教书的时候他带着一个孙子，有时为着书没有读熟，有时为着替他取开水回来迟了，他还是残酷地鞭打着他。

那简直是一幅地狱里的景象：他右手执着长长的竹板子，脸因盛怒而变成狰狞可怕了；当他咬紧牙齿，用力挥下他的板子，那孩子本能地弯起手臂来遮护头部，板子就落在那瘦瘦的手指上；

孩子呜咽着，颤抖着，不敢躲避，他却继续乱挥着板子，一直打到破裂或折断。

每当这样的暴风雨来临，我总是很不安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不能漠视无睹，又不能讲出一句求情的话。我并不是怕他迁怒于我，我知道那是不会的。他常常向我的祖父和父亲夸奖我，对于我他总是温和的，连轻微的责骂也不曾有过。但我看见一个人用他的手那样残酷地鞭打着别人，我在衷心感到那是十分可怕的，十分丑恶，仿佛他突然变成一匹食肉类的野兽。

他身材高高的，脸色发黑，本来就不使人感到可亲近。

他读过的书很少。他只称赞两部书：《诗经》和《左传》。他老是重复地拖起腔调读那两部书。而我那时候仿佛心灵的眼睛突然睁开了，在家藏的旧书箱里翻出许多书籍，狂热地阅读着，象一个饥饿的人找寻食物。

我实在暗暗地很不佩服我那位先生。

直到一件小事变发生后我才窥见了他生活的悲惨，并且似乎懂得了他那样折磨着他的孙子是一种情感的发泄。那是一个晴朗的上午，我们正在大声地读着书，他突然象受了暴病的袭击似地倒在床上，呻吟着，喘息着，仿佛在和死神挣扎；最后口吐白沫，昏迷过去了。这时大人们也来了。在一阵忙乱惊惶之后，才知道他是发了烟瘾。以前谁也不曾想到他吸鸦片。我祖父很憎恶吸鸦片的人，他到我家来后一直是偷偷地和着开水吞食烟丸子。这天他的孙子去替他取开水，故意很迟才回来，他的瘾又很大，所以这样厉害地发作起来了。

我十五岁才进学校。永别了私塾。在人群中我仍然是一个孤僻的孩子，带着一分儿早熟的忧郁，因为这些阴暗的悠长的岁月的影子是这样严重，没有什么手指能从我心上抹去。

假若我有另外一个童年我准会快乐点。

然而在乡下，我这上学的经历还成了一种被仿效的教育方法，我的一位叔父也要关闭他的孩子们在私塾里，到十五岁才让他们进学校。

（原载《还乡记》，1943年2月，桂林工作社）

老人

我想起了几个老人：

首先出现在我记忆里的是外祖母家的一个老仆。我幼时常寄居在外祖母家里。那是一个巨大的古宅，在苍色的山岩的脚下。

宅后一片竹林，鞭子似的多节的竹根从墙垣间垂下来。下面一个遮满浮萍的废井，已成了青蛙们最好的隐居地方。我怯惧那僻静而又感到一种吸引，因为在那几乎没有人迹的草径间蝴蝶的彩翅翻飞着，而且有着别处罕见的红色和绿色的蜻蜓。我自己也就和那些无人注意的草木一样静静地生长。这巨大的古宅有四个主人：外祖母是很老了；外祖父更常在病中；大的舅舅在县城的中学里；只比我长两岁的第二个舅舅却喜欢跑出门去和一些野孩子玩。

我怎样消磨我的光阴呢？那些锁闭着的院子，那些储藏东西的楼，和那宅后，都是很少去的。那些有着镂成图案的窗户的屋子里又充满了阴影。而且有一次，外祖母打开她多年不用的桌上的梳妆匣，竟发现一条小小的蛇蟠曲在那里面，使我再不敢在屋子里翻弄什么东西。我常常独自游戏在那堂屋门外的阶前。那是一个长长的阶，有着石栏杆，有着黑漆的木凳。站在那里仰起头来便望见三个高悬着的巨大的匾。在那镂空作龙形的边缘，麻雀找着了理想的家，因此间或会从半空掉下一根枯草，一匹羽毛。

但现在这些都成为我记忆里的那个老仆出现的背景。我看见他拿着一把点燃的香从长阶的左端走过来，跨过那两尺多高的专和小孩的腿为难的门坎走进堂屋去，在所有的神龛前的香炉中插上一炷香，然后虔诚地敲响了那圆形的碗形的铜磬。一种清越的银样的声音颤抖着，飘散着，最后消失在这古宅的寂寞里。

这是他清晨和黄昏的一件工作。

他是一个聋子。人们向他说话总是大声地嚷着。他的听觉有时也能抓住几个简单的字音，于是他便微笑了，点着头，满意于自己的领悟或猜度。他自己是几乎不说话的，只是有时为什么事情报告主人，他也大声地嚷着，而且微笑地打着手势。他自己有多大年纪呢，他是什么时候到这古宅里来的呢，无人提起而我也不曾问过。他的白发说出他的年老。他那种繁多然而做得很熟练的日常工作说出他久已是这宅的仆人。

我不知怎样举出他那些日常工作，我在这里列一个长长的表吗，还是随便叙述几件呢。除了早晚烧香而外，每天我们起来看见那些石板铺成的院子象早晨一样袒露着它们的清洁，那完全由于他和一只扫帚的劳动。在厨房里他分得了许多零碎事做，而又独自管理一个为豢养肥猪而设的锅灶。每天早晨他带着一群鸭子出去，牧放在溪流间，到了黄昏他又带着这小队回来。他又常常弯着腰在菜地里。我们在席间吃着他手种的菜蔬。并且，当我们走出大门外去散步，我们看见了向日葵高擎着金黄色的大花朵，种着萝卜的菜

地里浮着一片淡紫色和白色的小十字花。

向日葵是骄傲的，快乐的；萝卜花却那样谦卑。我曾经多么欢喜那大门外的草地啊，古柏树象一个巨人，蓖麻树张着星鱼形的大叶子，还有那披着长发的万年青。但现在这些都成为对于那个勤劳的老人唱出一种合奏的颂歌。

他在我外祖母家当了多少年的仆人呢，是什么时候离开了那古宅呢，我都不能确切地说出。只是当我在另一个环境里消磨我的光阴，听说有一天他突然晕倒在厨房里的锅灶边。苏醒后便自己回家去了。人们这时才想到他的衰老。过了一些日子听说他又回到了那古宅里，照旧做着那些种类繁多的工作。之后，不知是又发生了一次晕倒吗还是别的缘故，他自己又回家了，永远地离开那古宅了。

我在寨上。我生长在冰冷的坚硬的石头间。

大人们更向一个十岁的孩子要求着三十岁的成人的拘束。

但一个老实规矩的孩子有时也会露出顽皮的倾向，犹如大人们有时为了寂寞，会做出一些无聊的甚至损害他人的举动。我就在这种情形下间或捉弄寨上的那个看门人。

他是一个容易发脾气的老人，下巴长着花白的山羊胡子，脑后垂着一个小平髻。他已在我们寨上看了好几年门了。在门洞的旁边他有着一个小屋。他轮流地在各家吃一天饭，但当地方上比较安静，有许多家已搬回坐宅去的时候，他就每月到那几家去领取几升米，自己食。不知由于生性褊急还是人间的贫穷和辛苦使他暴躁，总之他在我的记忆里出现的时候多半是带着怒容坐在寨门前的矮木凳上，嘴里咕噜着，而且用他那长长的烟袋下面的铁的部分敲打着石板铺成的街道。

那已变成黄色的水竹烟袋又是他的手杖，上面装着一个铜的嘴子，下面是一个铁的烟斗。它也就是有时我和他结恨的原因。

我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常把它藏匿起来，害他到处寻找。

有一次我自己做一个名叫水枪的玩具。那是一截底下留有竹节并穿有小孔的竹筒和一只在头上缠裹许多层布的筷子做成的，可以吸进一大杯水，而且压出的时候可以射到很远的地方。已记不清这个武器是否触犯了他，总之，他告诉了我的祖父。我得到的惩罚是两个凿栗，几句叱责，同时这个武器也被祖父夺去，越过城墙，被掷到岩脚下去了。

他后来常从事于一种业余工作：坐在一个特制的木架上，用黄色的稻草和竹麻织着草鞋。在这山路崎岖的乡下，这种简陋然而方便的鞋几乎可以在每个劳动者的脚上见到。他最初的出品是很拙劣的，但渐渐地进步了，他就以三个当百的铜元一双的价格卖给出入于寨中的轿夫，工匠，或者仆人。

我现在仿佛就看见他坐在那样一个木架上。工作使他显得和气一点了。于是在我的想象里出现了另外一个老人，居住在一条大路旁边的茅草屋里，成天织着草鞋，卖给各种职业的过路人。他一人足迹不出十里，而那些他手

织成的草鞋却走了许多地方，遭遇了许多奇事。

我什么时候来开始写这个“草鞋奇遇记”呢。

黄昏了。夜色象一朵花那样柔和地合拢来。我们坐在寨门外的石阶上。远山渐渐从眼前消失了。蝙蝠在我们头上飞着。我们刚从一次寨脚下的漫游回来。我们曾穿过那地上散着松针和松球的树林，经过几家农民的茅草屋，经过麦田和开着花的豌豆地，绕着我们的寨所盘据的小山走了一个大圈子，才带着疲倦爬上这数十级的蜿蜒的石阶，在寨门口坐下来休息。

我，我的祖父，和一个间或到我家来玩几天的老人。

他正在用洪亮的语声和手势描摹着一匹马。仿佛我们面前就站立着一匹棕黄色的高大的马，举起有长的鬃毛的颈子在萧萧长鸣。他有着许多关于马的知识：他善于骑驭，辨别，并医治。

他是一个武秀才。我曾从他听到从前武考的情形：如何舞着大刀，如何举起石磴，如何骑在马背上，奔驰着，突然转身来向靶子射出三枝箭。当他说到射箭的时候，总是用力地弯起两只手臂来作一手执弓一手拉弦的姿势。

我也曾从他听到一些关于武士的传说。在某处的一个古庙此我才想到，除了几位最亲近的朋友而外，少有人知道我是如何迟钝，如何枯窘。

我并不打算在这里解释过去的自己，尤其对于那些微妙的也就是纤弱的情感、思想和感觉。因为现在我已有了这样一种心境，不知应该说是荒凉还是壮健：虽有旧梦，不愿重温。在一年以前我已诚实地说“有时我厌弃我自己的精致”。“因为这种精致”，如上面提到的那篇评论文章里说，“当我们从坏处想，只是颓废主义的一种变相”。那句议论很对，而且我觉得竟可以去掉那个条件子句。我虽不会象一个暴露病患者那样夸示自己的颓废，却也不缺乏一点自知之明，很早很早便感到自己是一个拘谨的颓废者。

或者说一个书斋里的悲观论者。因为这种悲观的来源不在于经历了长长的波澜起伏的人生（当你在那里浮沉并挣扎时是没有闲暇来唱厌倦之歌的），而在于孤独。孤独，是的，是我那时唯一的伴侣。记得那时我偶尔在什么书上读到一位匈牙利思想家的一则语录，大意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使人无聊，一种自己无聊，前者是不可忍耐的庸欲之辈，后者却大半是思想家，艺术家，使我非常感动。仿佛我从此有了一个决心：甘愿生活在最荒凉的地方，冰天雪地，牧羊十九年，表示我一点忠贞之心。

对于谁呢，这忠贞之心？对于人生。对于人生我实在是充满了热情，充满了渴望，因为孤独的墙壁使我隔绝人世，我才“哭泣着它的寒冷。”

对于人生，现在我更要大声地说，我实在是有所爱恋，有所憎恶。并不象在《画梦录》的代序中所说的，对于人生我动心的不过是它的表现。

使我轻易地大胆地写出那句话来的是骄傲。那时我在前面描写过的那个制造中学生的工厂里，很久不曾写文章了。一个夜半我突然重又提起笔来，感到非常悒郁，简直想给全世界的人一个白眼。

我象写诗一样激动地草成了那篇惊心动魄同时语无伦次的对话。

就在不远的后面：我在车厢内各种不同的乘客的脸上得着一个回答了：那些刻满了厌倦与不幸的皱纹的脸，谁要静静地多望一会，都将哭了起来或者发狂的。

就是另外一个完全相反的对于人生的态度。因为对于人间的幸福和欢乐我很能够以背相向，对于人间的不幸和苦痛我的骄傲却只有低下头来变成了愤怒和同情的眼泪。最近一年，我从流散着污秽与腐臭的都市走到乡下，旷野和清洁的空气和鞭子一样打在我身上的事实使我长得强壮起来，我再也不忧郁地偏起颈子望着天空或者墙壁做梦。现在我最关心的是人间的事情。

关于《还乡杂记》

我到了山东半岛上的一个小县里。

离开了我的第二乡土，北平，独自到这个偏僻的辽远的陌生地方来，我几乎是带着一种凄凉的被流放的心境。然而正如故事里所说的奇遇，每个环境都有助于我的长成，在这里我竟发现了我的精神上的新大陆。

从前我象一个衰落时期的王国，它的版图日趋缩小。现在我又渐渐地阔大起来。

因为现在我不只是关心着自己。

因为看着无数的人都辗转于饥寒死亡之中，我忘记了个人的哀乐。

乡下的人们的生活是很苦的。我每天对着一些来自田间的诚

实的青年热情地谈论，我不能不悲哀地想到横在他们脸面前的未来：贫贱和无休息的工作。同时我又想到居住在都市里的人们，和很有力量可以作事情然而不作的人们：

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

这两句话象两条鞭子。但我也想到我自己。在已经逝去了的那样悠长的岁月里，除了彷徨着、打寻着道路之外，我又作了一些什么事情呢？就在现在，我也仅仅能惭愧地记起我那计划中的长篇故事。

这时一位在南方编杂志的朋友来信问我是否可以写一点游记之类的文章。因为暑假中我曾回家一次。这使我突然有了一个很小的暂时的工作计划，想在上课改卷子之余，用几篇散漫的文章描写出我的家乡的一角土地。

这就是《还乡杂记》。一个更偶然的结成的果实。

当我陆续写着，陆续读着它们的时候，我很惊讶。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我的情感粗起来了。它们和《画梦录》中那些雕饰幻想的东西是多么不同啊。粗起来了也好，我接着对自己说，正不必把感情束得细细的象古代美女的腰肢。于是我继续写下去。但这时我又发现对于家乡我的知识竟也可怜得很，最近这十三天的停留也没有获得多少新的。真要描写出那一角土地的各方面不是我的能力所能达到。我只有抄写过去的记忆。

抄写我那些平平无奇的记忆是索然寡味的，不久我就丧失了开头的热心。我所以仍然要完成它，不是为着快乐，是为着履行对自己约定的允诺。

因此这件小工作竟累赘了我一年。一年是很长的，我那个长篇故事也在我心里长得成熟了，我要让那里面的一位最强的反对自杀的人物终于投海自尽，因为一个诚实的人中有用他自己的手割断他的生命，假若不放弃他的个人主义。

“活着终归是可赞美的”

现在让我重复一遍我开头的话吧，假如十年以前有预言家劝我献身文学，并断言除了伏案写文章而外再没有旁的工作于我更合适，更理想，我一定要大声地非笑他。

十年以后呢？我同样不能想象。

不过，我一定要坚决地勇敢地活下去。活着终归是可赞美的，因为可以工作。

一九三七年六月六日深夜，莱阳

（选自《还乡日记》，1939年8月，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

树荫下的默想

我和我的朋友坐在树荫下。六月的黄金色的阳光照耀着。在我们眼前，在苍翠的山岩和一片有灰瓦屋顶的屋舍之间，流着浩浩荡荡的东去的扬子江。我们居高临下。这地方从前叫西山，但自从有了一点人工的装饰，一个运动场，一些花木和假山石和铺道，便成了公园。而且在这凉风时至的岩边有了茶座。

我们就坐在茶座间。一棵枝叶四出的巨大的常绿树荫蔽着。

这种有椭圆形叶子的乔木在我们家乡名黄桷树，常生长在岩边岭上，给行人休憩时以清凉。当我留滞在沙漠似的北方我是多么想念它啊，我以不知道它在植物学上的名字深为遗憾，直到在一本地理书上读到描写我们家乡的文字，在土壤肥沃之后接上一句榕荫四垂，才猜想它一定是那生长在热带的榕树的变种。

现在我就坐在它的树荫下。

而且身边是我常常想念的别了四五年的朋友。

我将怎样称呼我这位朋友呢？我曾在诗中说他常有温和的沉默。有人称他为一个高洁的人。高洁是一个寒冷的形容词，然而他，就对于我而言，是第一个影响到我的生活的朋友。他使我由褊急，孤傲和对于人类的不信任变得比较宽大，比较有同情。就他自己而言，他虽不怎样写诗却是一个诗人。当我和他同在一个北方古城中的会馆里度着许多寂寞的日子，我们是十分亲近；当我们分别后，各自在一边受着苦难，他和肺病斗争而我和孤独，和人间的寒冷，最后开始和不合理的社会斗争，我仍是常常想念他。他是一个非时间和生活上的疏远所能隔绝的朋友。

这次我回到乡下的家里去过完了十三天假日，又到县城里来冒着暑热，等着船。又等了三天的船。正当我十分厌烦的时候，他坐着帆船从他那闭塞的不通邮讯的乡下到县城里来了。

但我们只有着很短促的时间。今天夜里我就将睡在一只船上，明天清晨我就将离开我的家乡。我的旅程的终点乃在辽远的山东半岛的一个小县里。我将完全独自地带着热情和勇敢到那陌生地方去，象一个被放逐的人。

我们说了很多的话，随后是片刻沉默。就在这片刻沉默里，许多记忆，许多感想在我心里浮了起来。

北方的冬天，已经飘飞过雪了。一种奇异悒郁的渴望，那每当我在一个环境里住得稍稍熟习后便欲有新的迁移的渴望，又不可抵御地折磨着我。我写信给我的同乡，说想搬到他们所住的那个会馆里去。回信来了：“等几天再搬来吧，我们现在过着贫穷的日子。”那会馆里几乎全是一些到北方来上学的年轻人，常常因家里的钱寄到得太迟而受窘迫。但我还是搬去了，因为我已不可忍耐地厌倦了那有着熊熊的炉火的大学寄宿舍，和那辉煌的图书馆，和那些放散着死亡的芬芳的书籍。

搬到会馆后我的屋子里没有生炉火，冷得象冰窖。每天餐桌上是一大盆

粗菜豆腐，一碗咸菜和一锅米饭。然而我感到一种新鲜的欢欣。

因为我们过着一种和谐的生活。而我那常有温和的沉默的朋友那时候更常有着温和的微笑。在积寻雪的日子，我往往独自跑出去享受寂寞，回来便坐着写诗。那是一些很幼稚的歌唱，但全靠那位朋友读后的意见和暗示我才自己明白。所以他又是第一个影响到我的写作的的朋友。他使我的写作由浮夸，庸俗和浅薄可笑的感伤变成比较亲切，比较有希望。他自己是不常写作的。但有一次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册手抄本给我看，上面写满了用小诗形式记下来的诗的语言，象一些透明的露珠那样使我不能忘记。到现在我还能背诵出其中的一些：

寂寞的秋

猫儿绕着我的脚前脚后

吹去爬到我书上的虫儿

使它做一个跳岩的梦

迟晚的北方的春天终于来了，或者说已是初夏，因为在那古城里这两个季节是分不清的。每个院子里的槐树已张开了它的伞。他的窗前已牵满了爬山虎的绿叶。我常常坐在他的屋子里闲谈，或者谛视着在那窗纱上抽动着灰色的腿的壁虎。他呢，他望着屋檐下的去年的旧蜂窝想念他的昔日。我们都感到最好以工作来排遣寂寞了。于是我们自己印一种小刊物来督促我们写作。

这小刊物印行了三期便没有继续，因为我被折磨于一种生活上的纠纷，一种燃烧着自己的热情，再也不能安静地提起笔来写一点什么。那郁热的多雨的夏季啊，我第一次背起了爱情的十字架。

我常以我那位朋友的屋子为我的烦恼的托庇所，因为在那里我可以找到平静、友谊和莫逆于心的谈话。有时我们一同缓步在那些曲折的多尘的小胡同里，或者在那开着马樱花的长街上。

一个晚上我们又走进了一个常去的荒凉的园子里。隔着暗暗的湖水，我们停下来遥望对岸的树林。我突然想起了家乡。而他也谈起他将来愿意回到乡下住着，常常坐在屋侧的池塘边的树荫下钓鱼，并且希望那时乡下的交通比较方便，邮差从池塘边走过，时常把远方的信亲交在他手里。

不久他就离开了那个古城，回到混乱的文化落后的家乡去寻找职业。没有发现适宜的工作却发现了肺病。他吐血了。这个悲哀的消息给我带来惊讶，忧虑，我想起了他瘦弱的身体，困难的家庭状况和家乡的那种折磨人的社会环境。

全靠他自己，他和那可怕的疾病斗争了四五年还是坚强地活着。在这中间他还断续地以劳力去换取一种极简单的生活。

在一封信里他写着：“我宁愿挑葱卖蒜，不和那些人往来。”那些人是什么人呢？不待推测，我就想到那是充满各地的闭着眼向社会的上层爬的人们。后来他又寄一些新的小诗给我，当我读到其中的这样一首；

我愿是一个拣水雀儿

在秋天的田坎上

啄雨后的露珠

我起了许多感触。我联想到一位古代的愤世者的话：“世间无一可食，亦无一可言。”

现在我们见面了。他更加瘦弱而我则带着风尘之色。让我们为着想起了那些已经消逝的岁月再沉默一会儿吧，那些寂寞的使人老的岁月。

我已经开始走入衰老的季节了，却又怀着一种很年轻的感觉：仍然不关心我的归宿将在何处，仍然不依恋我的乡土。未必有什么新大陆在遥遥地期待我，但人却甘愿着风涛，带着渴望，独自在无涯的海上航行。

是什么在驱策着我？是什么使我在稍稍安定的生活里便感到十分悒郁？

对于明天我又将离开的乡土，这有着我的家，我的朋友和我的童年的乡土，我真是冷淡得如一个路人吗，我责问着自己。我不自禁地想起一片可哀的景象：干旱的土地；焦枯得象被火烧过的稻禾；默默地弯着腰，流着汗，在田野里劳作的农夫农妇。这在地理书上被称为肥沃的山之国。很久很久以来便已为饥饿、贫穷、暴力和死亡所统治了。无声地统治，无声地倾向死亡。

或许这就是驱使我甘愿在外面流离的原因吧。

是呵，在树荫下，在望着那浩浩荡荡的东去的扬子江的时候，我幻想它是渴望地愤怒地奔向自由的国土，又幻想它在呜咽。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一日下午，莱阳

（原载 1937 年 8 月 1 日《文学杂志》第 1 卷第 4 期）

某县见闻

—

我到电报局发一个电报。我把一张写好电文和号码的信笺从柜台上的小窗户递进去。那坐在办公桌的侧边的职员，一个穿着藏青色西服而且偏分着头发的年青人，接过它去看了一下，便大声的说道：

“济南已经不通电报啦。”

“怎么就会不通呢，我刚才从那边回来？”

“你看那墙上贴的布告吧。”

我真有点儿不相信。那是一九三七年九月，不但济南没有失陷，就是南京，上海，太原都还在我们的军队的手中。于是我走到墙跟前去读那布告。那上面大意是说湖南，湖北，安徽，河南等省调动军队，官电甚忙，暂停收发人民拍往那几省的电报。总之，其中没有山东。

“那上面没有说济南不通，”我走向柜台前去这样说。

“济南不是在湖北吗？”

“谁告诉你济南在湖北？”

“你说在哪一省？”

“山东，”我生气的说了这两个字，仿佛不愿多说了，但接着又补上一句。“假若你不信，你可以拿你那簿子来翻一翻。”

电报终于发了，不过当我走出电报局的大门，走到大街上，我还在想：一个电报局的职员不应该不知道济南在那一省呀。

二在一个亲戚家里，在那阴暗的潮湿的小屋里坐着我，我的一个刚在初中毕业兄弟和两个亲戚。一个已七十多岁了，比我大两辈；一个是平辈，大概比我还年青一点。

我们谈到一种可怕的东西，白面。虽说我还没有看见过那种东西，但回到县里来听得到的消息已很够使我仿佛看见一个暗暗的存在着的可怖的网了。这想象显然与我曾经读过的一本高尔基传记有关系，那上面说旧俄时候的密探势力象一个暗暗的存在着的黑色大蜘蛛网，而沙皇就是那网的中心的大蜘蛛。白面之流入四川据说是最近一两年的事，然而已经造成了一个巨大的细密的网了：除了在城市里“不胫而走”外，它已深入到每一个乡场，而且据说有些乡场上已能自己制造。

我的那位年青的亲戚谈得很起劲。他说他亲眼见过了几十家人因为抽白面而破产，而流落，而倒毙。他说万安桥头晚上站着的那些象上海四马路的野鸡一样的妓女都是抽白面的女人。

我的兄弟的主张是严厉的禁止：完全枪毙。

然而我那位七十多岁的亲戚却提出异议，他说那不过是嗜好罪，不是死罪。

后来我才听说他家里，除了他和他的儿子而外，他的儿媳妇，孙子，孙媳妇，甚至那不过几岁的曾孙都有那种嗜好。

这使我疑惑。严厉的禁毒条例不是贴在城市里和乡场上的墙上吗？不是还有着负禁毒禁烟的责任的机关吗？于是我又隐隐约约的听见这样的话了：还有人从中渔利，从白面贩身上渔利，象挤羊子身上的奶一样，挤干了又放它出去吃草，吃饱了又捉住它来挤。不过这只是一种隐隐约约的流言而已，没有人大声的说出来过，没有人负责的说出来过。唯一的昭昭在人耳目的事实据说是有一次，一个白面贩从监牢里被带出来枪毙，他走过街上的时候大声喊道，“真是不讲理呵，把我的金藤子些拿去了还要枪毙我吗！”

其次是我的一个亲戚告诉我，他有一个远房的侄儿在一个小县里当区长，当了半年就弄了三四千块钱。“怎样弄的呢，一个区区长？”我问。“那地方出烟，他大概是从私烟贩子身上弄来的，”他象说一件极平常的事情那样安静地说。

三

我时常到书铺去看看，由于寂寞。除了一家常到新书的生意较好的书店而外，大点儿的书铺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名字是一个字也不错，但并不是真的支店，只是不知是用什么方法把那招牌取来而已。这两家是几乎不到新书的，因此都很冷落，但我也时常去看看，看那些旧书，间或也挑选那没有读过的买几本。

有时正在我挑选着书的时候，楼上便飘下了打牌声。

这有什么可怪呢，我认识的人便向我说过，他们有时到商务印书馆或者中华书局去打牌。并且他们还说过书店成为麻将俱乐部的原因，那是一种联络，对教育界人士的联络，为着推销他们的教科书。

但我不能不有一点感慨。

我感慨着这些人既不能热情的工作，而又没有正当的娱乐。

我感慨着麻将耗费了中国人的无数时间，无数精力。

当我对成人们不满的时候我常把希望放在下一代人的身上，然而在有着抽白面，抽大烟，打牌，酗酒以及胡里胡涂过日子的成人的家庭里，儿童们能够在身体上精神上都健全的长成起来也实在是难事呀。

有一次我到一个人认识的家里去，又碰上他和他的朋友们在打牌。为着礼貌，我不能不在那屋里坐一会儿。于是我很觉奇怪的注意到那牌桌子侧边的一个用旧报纸盖着的旧网篮子。那里面是装的什么呢，那也许曾装过书籍，旅行的铺盖卷，食物以及破皮鞋之类的网篮？我正在猜想的时候，一个婴孩的哭声从那里面发出来了。

我感到那是一个很好的象征：那个中国婴孩的“摇篮”。

不过我还得说明一句，它还是极少数的幸福者之中的一个，因为它出生在中产人家，不至于饿死，冻死。

四有时我在街上碰见了征发出省的壮丁的行列：穿着褴褛的甚至不能蔽体的衣服，每人手中拿着一个土碗，一双竹筷，默默的走着，象一群乞丐。有时手臂上还系着棕索，一串一串的系着，象一群犯人，那种木然的神气仿

佛说他们对于他们的新环境和行动和未来都莫明其妙。而且仔细的看一下，那长长的行列里有些人是一点儿不“壮”而且尚未成“丁”。

为着解答我的疑惑，一个从乡下来的朋友这样说：

“我们乡下的壮丁是用钱买来的。大家都不愿当壮丁，所以只有一家出点儿钱，凑起来买那些流氓，神，抽白面的去，五块钱一个。”

“五块钱就愿意吗？”

“他们还有逃跑的希望。联保主任就教他们逃跑的方法。”

是的，送到城里来后的壮丁就时常有逃跑的。为着填补名额，城里还闹过几天拉壮丁。据说从乡下来的土头土脑的人走到僻静的巷子里便有被拉的危险。

至于旁的乡下的情形是不是都和我那朋友所说的一样呢？也不一样的。我到乡下去过了一趟后才知道各处有各处的办法。比如有一乡抽壮丁的方法是拈阄。这种极古老的方法是可以使简单的农人无怨言的，除了埋怨他自己的运气。

当我从乡下回到城里来，路上经过一个地方，有一个衣服穿得干净一点的农人向几个人大声的吵着什么，仿佛刚才发生了一件什么严重的事情：

“要还驼的！我说他要还驼的！”

我停下来和他谈了一会儿，才知道他是一个保长，刚才发生的事情是去捉壮丁，打了一场才捉住了，不过被捉住的仍然不服气，又哭又吵，说联保主任收过他十块钱，包不抽他当壮丁。所以这位保长说联保主任一定要把钱还出来。

“你们怎么不到区长那里去告他？”我问。

“告他！我们怎么莫有告他！他约区长筛了七百块钱，专员筛了两千块，什么事都没有了。”

他把数目说得那样确定，仿佛他亲自数过一样。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三日在成都追记

（原载 1938 年 4 月 16 日《工作》第 3 期）

川陕路上杂记

梓 之夜

梓 。一个四川北部的小县城。

没有报纸。没有中级学校。这小县的全县人口约共十七万，而烟民竟约有八千，据说每月县政府要解走公烟卖的钱和灯捐三万多。

旅馆里的客人就可以随便买烟膏来抽。

一天晚上，我睡得很早。上床后听见隔壁房间里有陕西口音的谈话声，呼呼的抽大烟声。继续听下去，还有低下的女人的声音在劝着“吃一口”或者是“再吃一口”。

从那女人的一些零碎的话推测起来，似乎她是因为抽大烟而穷困而开卖淫的。无疑地她现在是被叫来陪烧烟。

那些听不完全的陕西口音谈到了成都的“三益公”，那是在成都最热闹的大街春熙路上的一个古怪的营业场所，里面有着戏院，茶馆，理发店和澡堂。“有一次我去那里洗澡，”有一个在这样带笑带骂地大声地叙述，“我说，喊一个擦背的来吧，他妈的，来了一个是女的！”另外一个说到擦背的男孩子，也带着很猥亵的口气。他说某一个阔人的儿子去洗澡，一次给某一个擦背的男孩子六十块钱。

后来那个陪烧烟的女人似乎要走了，在用低小的撒娇的声音争着钱：“再给我两角钱。”说了许多告哀怜的话才似乎达到目的了。这时那给钱的人开心地说道：“就在这里睡一晚吧，给你五角钱。”“不行，”低小的声音这样回答。“六角钱？”“不行。”“七角钱？”“不行。”“八角钱？”“不行。”……那男子这样开玩笑地象唱一个非常简单而又非常下流的歌似地逗着那女人，结果还是那女人的很低小但听得清楚的声音结束了这对白：“给我两块钱吧。”

那女人终于走了。那屋子里的两三个陕西口音的人说了几句话也都不做声了。最后的两句听得很清楚。一个说：“真是又可怜又可笑。”一个说：“她大概有三十多岁啦。从前两块钱还不行呢。”

夜是凄惨地静。

第二天起来，我好奇地猜测着那两三个陕西人是谁。旅馆里住着好几个陕西人，有的是做生意的，有的穿着漂亮的黄色军服。他们都有着成人的正经的脸。我无法猜测。

白龙江边的两个插曲

白龙江在奔流着。

载着我们和几十箱汽油的汽车驶到这样嘉陵江的支流的岸边停住了。这里叫郭家渡。因为下了几天雨，江水骤然涨高了起来，而且流得很急。

公路得从江面走过去，然而没有桥梁。

四川公路局的先生们是聪明的，他们会用木船来代替桥：汽车坐在船上便可以从江面走来走去了。木船不会自己走动，作为它的人造脚有着木桨，

舵，篙竿和船夫的手臂。在白龙江，还得加上拉纤夫。由于江水奔流得很急，木船必须先让许多拉纤夫背着纤索拉到上游，然后斜斜地划过对岸去。

今天，一个拉纤夫被白龙江吞食了。当我们的汽车到了宝轮院便碰着这样一个悲惨的消息：今天淹死了一个人。到了江边才知道是一个拉纤夫。

我们下了车，站在江边眺望。江水从左前方的山峡间冲出来，由于山势的控制，突然转了一个九十度的角度的大弯，然后伸直地奔向另一山峡。碰着了挨近江边的或隐或现的石头它便发出阴郁的怒吼。

在对岸，三辆载着故宫博物院的古物的汽车停着，象三只愚笨的甲虫。在挨近对岸的那边，一条狭长的沙坝静静地伸入上游，伸入水中。

今天，那个不幸的拉纤夫就是为了一辆载古物的汽车要过河，就是背着纤索走在那条沙坝上，走着，走着，一下失足落到水深处去了。奔流得急的江水带走了他，没有一点声息。没有捞着尸首。他还有年老的父母。他还有妻子和一个小孩。不幸的消息到了他家里，他的父亲用脑袋在石头上撞，他妻子哭着奔到江边，要跳水。

其他的拉纤夫们简单地，零碎地把这些说了出来，似乎心里都填满了悲戚和愤怒。他们一定在想着这种职业的悲惨性。他们每月工资七元至九元。淹死后的抚恤费每人三十元。他们每人穿着一件青布背心，在胸膛的两边现出六个白布做成的字，每边三个：“昭化车站船夫”。

一个年青的小个子粗野地骂着，说他们今天忙得还没有吃晚饭，说那位死者正当他的母亲把午饭送来，他才吃了两口便放下，便去拉纤，便死了。

天色已晚。从远远的山峡间，黄昏象蓝色的薄雾一样慢慢地展开。

我们的汽车还是停在河边。我们到时木船已划过那边了。隔着相当宽阔的河面，我们望见那边的一辆古物汽车象愚笨的甲虫那样蠕动着爬上了木船，那边的一些拉纤夫弯着身子，背着纤索走在那条沙坝上，然后那只木船终于越过疾流和宽阔的河面，斜斜地冲到了这边渡口。

这时我在想着一张旧的成都《新新新闻》上的一条消息。那是关于中英庚款本年度的分配计划的。中间有一项是垫付故宫博物院古物运费六十余万元。

我们的汽车决定开回宝轮院去过夜。宝轮院离郭家渡十里，在申报馆的地图上“保宁院”。在那里的车站的门前挂着这样一个木牌：“四川公路局昭化车站”。但昭化县城还在几十里以外。

白龙江在阴郁地奔流着。

当我正坐在烛光下记着日记，老杨喊我们出去看“啄啄神”。

不远的一家人户的门前已挤满了人。我们从人的肩头间望进去。屋子里摆着两张方桌子；里面的一张上供着一个塑成坐着的姿势的神像，伸着两只胖大的腿和脚，象一个大胖子；外面的一张上点着香烛。桌子的右边，一个男子在做着法事。他穿着蓝布衣服，和普通农民的装束一样，只是头上用红布缠着几片象花冠一样颤动着的白纸。他低着头，躬着背不住地可怕地颤抖。

着，颤抖着，过了许久，然后用手拍着桌子摇着“师道圈”，然后抱着神的右脚，一边用脸去擦，一边继续颤抖，然后跳了几下，用一种奇异的毫无意义的声音唱了起来。在旁边，另外有一个人在翻译着，说的是病人得病的原因。

我们回到栈房后，一个伙计告诉我们那家的小孩病了，所以请“啄啄神”来医治。“‘啄啄神’会检药呢，”他说。“有一次，那个请啄啄神的人正在扶着神的脚检药，一个兵进去看。突然给他一耳光，叫道：‘你不扶着，看它还动不动！’结果它哪里会自己动呢。”他说那个人专靠“啄啄神”吃饭。降神一次可以挣几角钱。“啄啄神”是木头做成的，手脚可以活动。

这使我想起了伊凡诺夫的《当我是一个托钵僧的时候》。当那小说里的主人公第一次公演吞剑的把戏，当剑插入他的喉头，痛得很厉害，当他的班主向他说，“你怎么不向观众笑呢”，他便忍痛做出笑容。

（选自《星火集》，1945年9月，群益出版社）

我歌唱延安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

在青年们的嘴里，耳里，想象里，回忆里，延安象一只崇高的名曲的开端，响着洪亮的动人的音调。

这简短的只有两个字音的名字究竟包括着什么呢？

包括着三个山：西山，清凉山，宝塔山。

包括着两条河：延水，南河。

包括着三个山的中间，在两条河的岸上，一个古老的城和它的人民。

包括着历史和传说：韩琦，范仲淹治理过的宋代的边城；明代以前相当繁荣，回回叛乱以后才衰落下来……假若你去访问清凉山上一个六十岁的老人，虽说他卧病床上也会滔滔不绝地从同治年间谈到现在。但是让我只谈现在吧。

包括着陕甘宁边区政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毛泽东同志。

包括着一些学校：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

包括着不断的进步：

两年以前，“红军”未到的时候，这是一个荒凉的穷苦的城，然而人民的背上压着繁重的捐税，每月每家要出几元或者几十元。现在，商业繁荣了起来，有了三万以上的资本的商号。

一年以前，“红军”已改成了八路军的时候，人口还只有四五千；饭铺只有四五家，使用着木头挖成的碟子，弯的树枝做成的筷子；商店没有招牌，买错了东西很难找到原家去换，因为它们有着同样肮脏，同样破旧的面貌；大礼堂没有凳子，舞台上只有一盏煤汽灯，十几只洋蜡做成的“脚灯”，简单的舞蹈和“活报”。现在，人口增加成一万多；街上充满了饭铺，饭铺里有了叫“蜜汁咕噜”或者“三不粘”的延安特别菜；所有的商店都换上蓝底白字的招牌，浅蓝色的铺板，象换上了新的整齐的衣冠；大礼堂演着三幕戏，放映着有声电影，《夏伯阳》或者《十月革命中的列宁》，而且观众要按门票上的号数入座。

两月以前，当我坐着车子，大睁着眼睛走进这个城的时候……

在这短短的两个月中也有了许多改变了。代替了一下雨便泥泞难走的土路，一条石板铺成的漂亮的街道从南门一直伸到城中央的鼓楼而且还在向前爬行，不久便会伸到北门前去。

这个活着的城象一个活着的人，不断地生长，不断地改变它的面貌。

“延安有什么可写呢？延安只有三个山……”我们这民族的巨人毛泽东同志穿着蓝布制服，坐在一间窑房里的一条小白木桌前，幽默地客气地微笑着向我们说，当我们告诉他想写延安。但是他接着很正经地，很肯定地，虽说仍是客气地加上：“也有一点点儿可写的。”

一点点儿？依据我两个月来的理解，依据我诚实的语音，这个形容词的正确解释应当是“很多很多”。我充满了印象。我充满了感动。然而我首先要大声地说出来的是延安的空气。

自由的空气。宽大的空气。快活的空气。

我走进这个城后首先就嗅着，呼吸着而且满意着这种空气。

这里没有失学或者失业的现象。没有乞丐。没有妓女。对于外面的深怀成见，专门造谣中伤的人们，这里流行着一个非常宽大的称呼：“顽固分子”。

你觉得太宽大了吗？

“是呀，太宽大了！”一位曾经在巴黎生活了十年的女作家大声地叫着说。因为她非常关心延安。因为她听说日本报纸上已登出了这里的后方医院的照片。因为她认为有些不三不四的新闻记者应当加以限制。因为他们有着值一千块钱以上的夜间可以摄影的开麦拉。

但是这对延安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损害，敌人直接地或者间接地买去了一张照片。敌人的特务机关布满华北，敌人买去了众多的华北地形的测量图，然而却买不去更众多的华北的人民，在华北许多城市失陷以后，我们还是陆续地建立起来了许多游击根据地。

你还是认为对外面来的人应当加以限制吗？

“不，我们不愿加一点儿限制，”一位高级工作同志在一个集会里说。“我们认为到延安来的知识分子都是中华民族的精华。假若有一万个科学家，工程师要到延安来，我们就五千个窑洞给他们住。”他说到抗大的名额满后在从这里到西安的沿途的电线杆上都贴着“抗大停止招生”，“抗大停止招生”，但还是有许多青年徒步走来，而且来后还是得到了学习或工作的机会，没有一个人被拒绝回去。他说到认识人不能单看缺点，而且从缺点也可以看出长处：骄傲的人有自信心，可以把计划好的工作交他去做；怯懦的人谨慎，可以当会计；吊儿郎当的人会交际；而普遍认为背景复杂的人多半经验丰富，知道许多理论，总会接近真理，承认真理……

但是，但是这种自由的宽大的空气不会影响到工作的紧张，生活的严肃吗？

“是的，边区讲民主，又讲集中，”一个从友区来的参观者向我们的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同志发问了。“但为什么我们的学校一实行民主便弄得乱七八糟，不能集中呢？”

“是的，边区增进工作效率的方法有突击，竞赛，”另一个参观者，一个友军里的高级政治工作人员，也发问了，“但为什么敝军里采用这些方法不能收到效果，而且大家认为什么飞机，乌龟是骗小孩儿的呢？”

“这大概，这大概，”穿着布制服，麻草鞋，端坐在一条木桌前的成仿吾同志回答，“因为边区有着共产党的存在。有一个号召，党员首先便作起来，便没有问题了。”

为着证实这个解释的正确性，一个同志告诉我这样一个小故事：今年秋天。天气已冷起来了，正在修筑着的汽车路要通过一条小河流。工人们站在河边，望着澄静的寒冷水，有点儿迟疑，政治委员首先赤脚跳下去，大步走着，说“不冷”。于是大家都跳下去。于是大家在淹没脚胫的水中工作，直到起来时有些人的脚上的皮肤裂开了，出着血。

这是一个动人的例子。然而一般地说来，在工作的困难的岸边，并不是一定要共产党员先跳下去然后大家才跳。许多非共产党员也一样紧张地工作着。

那么缺点呢？缺点呢？难道一点儿缺点也没有吗？

“说到缺点我却还没有发现。我才到两天。呼吸着这里的空气我只感到快活。仿佛我曾经常常想象着一个好的社会，好的地方，而现在我就象生活在我的那种想象里了。”

两个月以前，当我在鲁迅艺术学院的一个座谈会上这样结束了我的拙劣的谈话，一位曾经学过两年海军的文学系的同志站起来了：“我们的生活也并不是毫无困难。我们写东西的时候没有桌子，只有一块放在膝头上的木板。下雨的天气，从窑洞里走下山来路非常滑，常常一个一个地跌倒，满身是泥。冬夜里钢笔尖都冻结了，要放在嘴里呵几口气才能写字……”

两个月以后，当我这样素朴地歌唱着延安，我承认我们的生活并不是毫无困难。但比较一年以前，一般的物质生活已有了很大的进步，而且我们成天紧张地快活地工作着，很少的很细微的物质生活上的困难象放在三床鸭绒被下面的几粒豌豆，恐怕真要传说里的公主睡在那上面才会辗转不安。

所以这不能算作延安的缺点。这一点儿也不能使那些深有成见，专门造谣中伤的“顽固分子”满意。因为他们不眼睛，不相信理智，却相信着怪诞的幻想。当八路军在华北建立着，巩固着发展着许多游击根据地的时候，当八路军的兵士们在前线流着血的时候，他们在后方互相做着鬼脸地冷冷地说：“八路军游而不击。”

他们的神经非常锐敏，听到“八路军”便联想到“共产”，便想到他们的银行存折。

那么错误呢？错误呢？难道每一个人没有犯过错误吗？

“错误在延安不能长成起来，”一位诗人同志告诉我。“今年春天。抗大的一个小队里竞赛着内务的整齐。因为被窝厚，不容易折成现直角的方形，有人发明了用牙齿把折痕咬成一条直线的方法。而且有人仿效。这把我气着了，我给毛主席去一封信，我说，假若延安出了几个用牙齿咬被窝的斯塔哈诺夫，不但是中国的笑话，而且是世界的笑话。很快地这种错误便被纠正了。”

所以我说延安这个名字包括着不断的进步。

所以我们成天工作着，笑着，而且歌唱着。

所以一个青年电机工程师不满意地说，“这些人花费太多的时间在唱歌上，但现在还不是唱歌的时候呀。”一年以前，我在外面，我在一本谈延安

的小册子上碰见了这样一个老实人，我笑了，我喜欢他。同时我想，延安的人们那样爱唱歌，大概由于生活太苦。然而我错了，刚刚相反地，是由于生活太快乐。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夜，延安

（原载 1939 年 2 月 16 日《文艺战线》创刊号）

七一五团在大青山

我将叙述人的温度征服了寒冷。我将叙述荒凉的山群和散漫的落后的人民怎样在人力之下变成了坚硬的堡垒。我将叙述战斗和死亡。

我不是叙述几个新的英雄的探险事业，而是叙述一千几百个人完成个政治上的任务，建立大青山抗日根据在。

在我开始我的叙述之前，我亲切地想起了你，七一五团。代替你的正式的番号，我愿意叫你为“年轻的团”。这不是说你的年龄还幼小。我知道你是走过雪山，草地，你经历过许多岁月和战斗。

这由于在一九三九年二月，在河北河间代刘庄，我和你在一起过了一礼拜，而你给了我这样一个印象：你很年轻。你象早晨一样年轻。你象一个十九岁的男孩子一样年轻。你快活，勇敢而且强壮。只有一个年轻的人才能带着欢笑和好脾气去事困难的工作。

而且我想起了你，王向荣同志。你这个二十四岁的团长，你开始献身革命的时候你还是一个小鬼，你还要别人把你抱上马背去。现在你却有着高大的个子，洪亮的声音，充满了健康的血色的脸面。我很奇怪为什么残酷的战斗和艰苦的物质生活都一点儿不能妨害你的生长，你的发育，你的青春的开放。你这个年轻的漂亮的团长，假若把你放在法国的爱情小说里面，放在华丽的宴会中间，你一定要引起许多贵妇人的倾心呢。然而我们不是活在那些无聊的小说里而是活在战争中的中国。而且我们活着不是为了那些卖风情的贵妇人而是为了无数苦痛的，不幸的中国的人民。我们还是这样更好一些。为着要象一个真正的人一样活着，我们在目前还是更愿意吃着小米饭，进行着战斗，而且甚至于缺乏着充分的安稳的睡眠。是的，王向荣同志，你眼皮有一点儿肿，你眼角有一点儿发红，你昨夜一定没有睡得好。昨夜，在两支白洋蜡的光下，你和几位同志对我谈着大青山的情形，一直谈到十二点。而现在，在这早晨，你又在忙着接电话。你在倾听师部参谋长的指示，而且跟着又得把这个指示传给你的一个营。

而且我想起了你，朱辉照同志。你从前是一个矿工而现在是团政治委员。和我谈了一夜还不厌烦，在这早晨，你还要把十万分之一的军事地图在炕席上，让我看一看纸上的大青山，让我看一看哪儿是萨拉齐，哪儿是察素齐，让我看一看那些表示山峦突起的密密的黑线圈间丰的高度，海拔 2615 公尺或者 2539 公尺。你一边指点，一边说，“在包头东北的高山上，可以望见黄河，可以望见黄河南岸的灯火。”

而且我想起了你，你常常低吹着口哨的快活的教育股长，吴融锋同志。我不能忘记那些你对我谈雪山，草地和西康蛮子的夜晚。你说雪山上面积着万年雪，身体不好的人爬到山顶便会呼吸困难，全身发抖，而且倒下死去。你说草地都是山上的平原，里面有着一块一块长着青草的烂泥地，失足到里面便会渐渐陷下去，无法出来。你说男女蛮子都穿着白色或者黑色的羊毛布长袍，吃着青稞面和茶和酥油做成的粘粑，晚上围着屋子中央的火盆睡。你

说他们很珍视珊瑚：一颗珊瑚珠可以换得许多食品。你说女蛮子的牙齿并不刷洗，然而却雪一样白。

而且我想起了你，一营营长傅传作同志。在一个清晨，在村口的一个空场上，全营的干部和战士背着枪和手榴弹和蒿草做的伪装，在你面前站成一个整齐的讲话队形，而你是怎样大声地，有力地对他们讲着话啊。你们将去完成一个紧急的秘密的战斗任务。

你们那样坚决，那样镇定。你们很迅速地开走了，在我的注视之下，在爬在树上，站在屋顶上的老百姓们的注视之下。后来不久，和着胜利的消息一起，传来了你带伤的消息。

而且，最后，我想起了你，我忘记问你的姓名的排长。在深县战斗之后，你失掉了联络。然而经过了十七天，你终于辗转地找到了转移后的部队，终于回到二营里来了，带着七八个同样失掉了联络的弟兄，带着各人的武器。当二营营长询问了你一会儿，拍着你的肩膀叫你赶快去吃饭，把你你身上的盒子和子弹袋解下来放在炕上，而且数着子弹的数目，表示一粒也没有遗失。

我将叙述你们在大青山的故事。我希望我的重述一点儿也不违背你们嘴里所说出的真实。

经过了几天的休息和整顿，经过几夜的充分的睡眠，驻扎在平鲁以西贾家堡一带的七一五团开始了第二次向北方的进军。

坚强的进军。浩浩荡荡的进军。伪装，马匹，武器和人在山谷间流动着，象一条河。一个正确的实现为一个雄壮的行动。普遍的政治动员克服了情绪不高和逃亡。

也许有人想起了第一次进军的经过：在凉城厂汉营遭遇了敌人的九路围攻，全团从一个很小的缺口突围出来，继续行军一天一夜，没有吃一顿饭；在厂汉营北边的马营村又遭遇了敌人的七路围攻，而且遭遇了一整夜的大雨，突围出来后全团在有着半人深的水的河里走着，湿透了所有的衣服；后来，为了迷惑敌人，才向西转移，向南转移，回到了原来的驻扎地。

也许有人想起了第一次进军前的个别分子的动摇：寒冷的传说是怎样苦恼着他们啊，当他们听说在绥远，在冬天，人的鼻子耳朵会冻掉，大地会冻裂到一尺多宽，口沫落地马上就凝结成冰，戴皮手套必须握成拳头，下大雪后积雪会把门完全封住，早晨起来必

须用锄头挖出门来，而且刮着绥远人叫为“白毛旋风”的旋雪的时候，没有了太阳，没有了村子，没有了道路，谁都不能出门行走。

然而这些都已经过去了。这些记忆应该让位给信心和希望。

三个经常保证着部队的胜利的条件，坚决，秘密和迅速，保证着这次进军的胜利。

敌人的眼睛是老鼠的眼睛。敌人的行动是乌龟的行动。

经过了几天的白昼行军，经过了一整晚的夜行军，他们通过了平绥路。

告别了山西，告别了暖和的八月，九月一日，一九三八，他们到达了目的地。

这里是大青山了。连绵的山群。起伏不已的山群。牛车路蜿蜒在山沟里，爬行在水旁的沙滩上，而且曲折地盘旋到山顶。马群，羊群牧放在长着青草的山坡间。黄色的莜麦在开垦不久的肥沃的土地里等待着收割。

这里是大青山了。这是大青山的人民，他们吃着莜面，穿着羊皮，住着土房子或者窑洞（在蒙人的屋子的门外常常放着一个蒙古包，表示他们没有忘记他们是游牧民族的子孙）。寥阔的土地。稀疏的人口。这新来的一团人，这在天亮时突然出现使人不知是从哪来的一团人，必须分散地住到三四十里以外，才能全部都找到了屋子，炕和饮食。

这里的人民好久没有看见过祖国的正规军了，自从傅作义将军退出了绥远，自从这块寒冷的然而肥沃的土地上有了“皇军”，“西北边防自治军”和“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他们，蒙人和汉人，必须在账簿上，书信上，或者货特的发单上写着古怪的新的年号，“成吉思汗七百七十三年”。他们，蒙人和汉人，在日本特务机关的挑拨之下，增加了种族间的隔膜：他们经常地听到那些卑污的阴谋者说着八月十五汉人杀鞑子的故事，说着这样一句古怪的话，“现在不是中华民国的天下，是成吉思汗的天下。”

然而他们知道随着这些变迁而来的是些什么。他们知道“皇军”到一个地方就要“花姑娘”。他们知道身上增加了负担：现在连喂马都要上税。他们知道碰见了“皇军”必须行鞠躬礼，而且有时会被他们当作马，被骑在自己的背上，让他们笑。他们知道包头或者归绥的城内，日本浪人常常把一些商店的主人赶走，把屋子占据去开赌场，澡堂和妓院，而那些“西北边防自治军”常常这样实行着“自治”，睁着眼睛说一只铜戒指是金的，向街上的商店押十块钱，二十块钱。

他们知道土匪比从前更从，更猖獗，常常“请财神”；使用残酷的刑罚，而且一牛车一牛车地拉走妇女。

现在他们实在欢迎着这支祖国的军队，这支说话和气，买东西给钱而且耐烦地讲着抗日道理的军队。他们实在还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军队：住在他们家里象亲人一样亲切，象客人一样客气，而且走的时候把院子，屋子和炕都打扫得干干净净。他们实在还没有听见这些道理：祖国还有广大的土地，众多的强壮的军队，而“皇军”象一条可怜的牛，前面头碰到坚硬的墙壁上，后面被拉住了尾巴，不管怎样发急，怎样拚死拚活，最后它只有白送上一条命（然而他们和那些甘心给他们做奴才的中国人从前都说，“中国完啦”，“中国只有两架破飞机啦”）。

不久之后，他们更崇拜起这支军队来了。

九月三日晚上，就在他们到后的第三天，七一五团攻下了陶林。九月十日晚上，他们攻下了那个有着宽阔的街道和漂亮的商店的乌兰花。跟着来的，不管对日军，对伪军，对土匪，都是一些光荣的胜利的战斗：后窑子战斗，

榆林滩战斗，不拐战斗，苏波盖战斗，陶思浩战斗……

他们传说着二连的战士们都是边长当的，当这一连紧接着了三次硬仗之后。

伪军们更传说着是“神兵”，要在子弹头上涂了黑狗血才可以打得进，传说着八路军作战前先要吞符水……

然而这支军队仍然不过是人。他们仍然会死伤，会肚子饿，会感觉寒冷。当他们走进这寒冷的地域，这寒冷的季节，他们身上还穿着单衣，脚上还穿着草鞋。九月十三日，大青山就飞了第一次雪。他们只有和寒冷斗争。他们还得在寒夜里去攻打敌人。陆续地经过了两个月，由于人民的同情和拥护，由于“动委会”的帮助和动员，全团的人才都穿上了皮衣（用他们自己的话，“一身都是毛了”）。

除了这些新或者旧，好或者坏的羊皮，还有另外许多东西使他们温暖。革命的传统，抗日的理论……而最主要的是建立根据地的艰苦的工作。

首先，以归绥到武川的那条路线为界，这长约千里，宽约三百里的区域被分作两半。团长王向荣带一些干部和战士到东部，团政委朱辉照带一些到西部。东部的主要根据地是陶林，武川间的大滩（就在这里他们建立了一个抗日政权，武川县政府），其次是四个工作区：归绥东北部，陶林西南的索拉特，武川，陶林间的土城子，平绥路南的满汉山。西部的主要根据地是萨拉齐，固阳，武川的交界处，其次是三个工作区：武川西北部，固阳东部，萨拉齐，固阳和包头间。

对于蒙人，他们提出了“蒙汉联合，共同抗日”的口号，揭破了日本特务机关的阴谋，而且和蒙人武装订立着互不侵犯条约。从蒙人也就一样地得到了拥护和帮助。他们给军队送马匹。他们为军队到包头或者归绥城内去买药品，当寄养兵在他们家里，而且遭遇到敌人的搜查，他们说他们家里的人。而那个管东公旗武装的五十三岁的赵太保官府更是怎样快活地，亲切地招待着一个被派去和他接洽的政治工作人员啊：他说他到过北平，南京；敌人请他去作师长他不去；他清楚国际的情势，中日力量的对比；他知道伪自治政府有名无实；他问到八路军从前的经历，而在最后，他承认八路军到了他的区域内，由他供给粮食。

对于土匪他们主要的是争取。对于这些情形复杂的土匪，有的几代人都是以抢劫为生，有的大部分抽大烟而且带着女人，有的上级还好而下级却难于说服。争取是很困难的工作，而且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即使他们都愿意接受收编也无法供给他们的服装，武器和军费。他们只有逼迫土匪到敌人所在的区域去活动，去和敌人作战。

对于由过去的保安队和土匪合编成的伪军，对于这些常常说他们并未忘记祖国，不过反正的时机还没有来到的伪军，七一五团除了必要时的战斗而外，也个别地和他们通信。这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敌人来围攻时他们预先通信。敌人命令他们进攻时他们并不认真打。而且，当一个伪军里的旅接到了

七一五团的信，他们晚上召集团长以上的人关着门读着，商量着，一直考虑了两夜。第三天，一个五十六岁的蓄着长胡子的参谋被派来了。他叫魏世泰。

他从前是归绥城里的中学教员；在伪军里仍然秘密地做着救亡工作；因为收编了不少的土匪，他得到日本特务机关的信任。他谈得那样清楚，那样坚决（“他谈抗战问题比我还强，”朱辉照后来提到他时总喜欢这样说）。他说他们的部队一定要反正过来。他回去不久之后，那一旅的两个团终于反正了：打死了十几个日本人，冲破了敌人的包围，而这个动人的秘密工作者，这个爱国的老战士，就在这次战役中献出了他的生命。

至于敌人——这些侵入亚细亚大陆的海盗们的窘状还需要提到吗？在大青山，在七一五团到了以后，谁不知道他们只不过守着几个城，守着平绥路上的几个车站？

我们的数目很少很少的。他们的可怜的或者可笑的故事却很多很多。

然而我不想在这里叙述。

因为我要叙述的是七一五团和大青山，是七一五团怎样从敌人的统治下夺回了大青山，是大青山的荒凉的山群和散漫的落后人民怎样能结合成了一个坚硬的堡垒，或者说这一块长约千里，宽约三百里的土地，东到陶林，西到包头，固阳，南到平绥路，北到乌兰花，怎样变成了一块不能消化的石头梗塞在日本军阀的喉间。

十二月十九日，七一五团离开了这块土地，然而他留下了二十几次的胜利的战斗的影响，留下了一个抗日根据地的雏形，留下了它的一营，和它在这里新扩大的一千多骑兵，和十个游击队。

我徒然吃力地叙述了我的故事，我徒然让我的想象追随我所听来的事实奔驰了一个寥阔的区域，一个季节，因为我几乎一点儿也没有叙述出你，年轻的快活的七一五团，在那个有着浓厚的色彩的地方，完成着一个伟大的艰苦的任务时所经历的动人的战斗，事件和日常生活。我才知道比较于实际的行动，历史是多么贫乏无味。我才知道比较于活的事实，传说是多么拙笨。我才知道比较于生活本身，想象和推论是多么没有颜色。我才知道与其作一个成功的故事重述者，我还是宁愿作一个生活中的失败的人物。

当我随着你的师部从山西到河北，当你的兄弟七一六团到了那个大平原上便连接地进行了几次残酷的战斗，需要着休息，当你的长官贺将军叹着说，“假若我现在身边有两旅人……”（随着他到河北的作战部队只有七一六团和一个游击支队），我便想到了你，七一五团，我知道你将到来。然而我不知道将在哪一天。二月十日，一九三九，我和政治部在武强东唐旺而师部在半里外的任家庄，拂晓便得到了“战斗准备”的命令。那天炮声是怎样象雷一样

不断地响着呵，而且机关枪声都听得很清楚，而且敌机就在我们的村子的上空回旋，扫射。我们的村子外边在挖着散兵壕。土墙上在挖着枪眼，政

治工作人员和小鬼都背上了手榴弹。因为几里地外战争就在进行着，而且大家知道在那里抵御着敌人的只有一个作战能力不大强的河北本地的游击队，然而敌人并没有攻到我们的村子来。我们仍然在那里睡了安静的一夜。第二天我们才知道敌人的退却是由于你的突然的来到，你的突然的打击。

十五天后，我到你驻扎的村子里去。我才更多知道了一点儿那天的情形，那天早晨你刚从一个多月的长途行军到达了深县北杜庄，刚准备宿营，刚进屋，便发现了敌人的进攻。虽说当时敌情不明，部队又连接着行了三晚的夜行军，一天一夜没有吃饭，你还是英勇地应战了，而且后来敌人增援到两千多人，坦克车装甲车六辆，你还是支持到下午三点才开始脱离战斗。而且脱离战斗的时候，你的一个副班长因为带了伤，独自落在后面，便把一个手榴弹放在腋下，自己拉了引线炸死自己。

九月十一日

（原载 1940 年 2 月 16 日《文艺战线》第 1 卷第 6 期）

一个平常的故事

——答中国青年社的问题：“你怎样来到延安的？”

我来到了延安。难道这真需要一点解释吗？

在开出了许多窑洞的山上，在道路上，在大会中，我可以碰到太多太多的我这样的知识青年。我已经消失在他们里面。虽说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有他的故事，当我和他们一样忙着工作和学习的时候，我为什么要急于来谈说我的？

因为我曾经写了《画梦录》？

这不是一个好理由。那本小书，那本可怜的小书，不过是一个寂寞的孩子为他自己制造的一些玩具。它和延安中间是有着很大的距离，但并不是没有一条相通的道路。

或者因为我来得比较困难，比较晚？是的，我时常感到比我更年轻一些的人要比我幸福一些。我回顾我的过去：我真是一条太长、太寂寞的道路。我幼年时候的同伴们，那些小地主的儿子，现在多半躺在家里抽着鸦片，吃着遗产，和老鼠一样生着孩子。我中学时候的同学们现在多半在精疲力竭地窥伺着、争夺着或者保持着一个小位置。我在大学里所碰到的那些有志之士，从半喜欢做着过舒服的生活的梦，现在大概还是在往那个方向努力。从这样一些人的中间我走着，走着，我总是在心里喊，“我一定要做个榜样！”我感到异常孤独，异常凄凉。来到延安，我时常听见这样一个习惯语：“起模范作用”。有一天，我突然想到它和我自己的那句话

的意思差不多。不过大家说着它的时候，不是带着悲凉的心境而是带着快活的，积极的意味。

当我把这一类的感触告诉一个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同志：“我们不同，”他说。“我们的道路是很容易的，就象自然而然地走到了这里一样。”

是的，他们是成群结队地、手臂挽着手臂地走到这里来的，而我却是孤独地走了来，而且带着一些阴暗的记忆。

我想我大概并不是一个强于思索和反抗的人，总是由于重复又重复的经历，感受，我才得到一个思想；由于过分沉重的压抑，我才开始反叛。

我时常用寂寞这个字眼，我太熟悉它所代表的那种意味、那种境界和那些东西了，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到现在。我怀疑我幼时是一个哑子，我似乎就从来没有和谁谈过一次话，连童话里的小孩子们的那种对动物、对草木的谈话都没有。一直到十二岁我才开始和书本、和一些旧小说说起话来。我时常徘徊在邻居的亲戚家的窗子下，不敢叫一声，不敢说出我的希望，为着借一本书。当我苦于无法借得新的读物，我夜里便在梦中获得了它。但当我正欢欣地翻阅了那丰富的回目，开始读它，我就醒来了，它就从我的手指间消失。对于正面的生活，对于人，我都完全没有怀疑过它们，我以为世界就是这样，我不能想象它还可能更好一点。我承认了它。

十三岁的时候，当我又在私塾里读着家里仅有的另一些旧文学书籍，一

个叔父告诉我一个他辗转听来的道理：地象一个圆球。

我不相信。我的理由是那样可笑。我心里想：我所读过的书上都没有这样说过。“读着《礼记》上的“曲礼”和“文王世子”，我想作一个儿子真麻烦。但我的思想并没有滑到那些礼节好不好、应不应该有上面去，只有接着想，好在现在大家都不照着书上所说的那样做。当我象一个小孩子那样哭泣着，要求着家里让我去上中学，我已经十四岁了。我并不曾明显地想到新式学校比私塾好，仅仅由于一种朦胧的欲求，一种几乎是自然而然的对新环境的渴慕而已。

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时代到来了。由于地域的偏僻，中国的第一次大革命并没有给与我多少影响，它留给我的一些较深的印象不过是五色旗被青天白日旗代替，当地驻军的布告上把“讨贼联军”必成了“国民革命军”，和重庆大屠杀后被难学生家属们寄到我们学校来的红色的传单。我自己另外经历了一点寂寞的事情。这使我象一个小刺猬，被什么东西碰触了一下便蜷缩起来。

我用来保护我自己刺毛的是孤独和书籍。汉斯·安徒生的《小女人鱼》是第一个深深地感动了我的故事。我非常喜欢那用来描写那个最年轻的人鱼公主的两个外国字：beautiful 和 thoughtful。而且她的悲惨的结果使我第一次懂得了自我牺牲。不知这三个思想（美，思索，为了爱的牺牲）是刚好适宜于我吗还是开启了我，我这个异常贫穷的人从此才似乎有了一些可珍贵的东西。我几乎要说就靠这三个思想我才能够走完我的太长、太寂寞的道路，而在这道路的尽头就是延安。但它们也限制了我，它们使我不喜欢我觉得是嚣张的情感和事物。这就是我长久地对政治和斗争冷淡，而且脱脑了人群的原因。我乖僻到不喜欢流行的、大家承认的、甚至于伟大的东西。在上海住了一年，我讨厌体育活动，我没有看一次电影，而且正因为为当时社会科学书很流行，几乎每个同学的案头上都有一两本，我才完全不翻阅它们。在一个夜里，我写了一首短诗，我说我爱渺小的东西而且我甘愿作一个渺小的人。我有点儿惋惜那些少年时期的作品后来被我烧毁了，因为我现在很想看一看我那时是怎样幼稚地说着那种幼稚的思想。那时我十八岁。

这个幼稚的时期继续得相当长久，一直到我二十二岁，也就是一直到我大学二年级。我给我自己制造了一个美丽的、安静的、充

满着寂寞的欢欣的小天地，用一些柔和的诗和散文，用带着颓废的色彩的北平城的背影，用幻想，用青春，而且，让我嘲笑一下那时的我吧，用家里差不多按期寄来的并不怎样美丽的汇票。生活这样的小天地里，我并不感到满足，如我曾经在别处写过的，“每一个夜里我寂寞得与死临近”，而且，“我遗弃了人群而又感到人群所遗弃的悲哀”。我写着一些短短的诗和散文，我希望和我同样寂寞的孩子也能从它们得到一点快乐和抚慰，如同在酸辛的苦涩的生活里得到一点糖果。我觉得这是我仅能作到的对于人类和世界的一点贡献。我没有更大的志愿，更大的野心，因为我象一个无知的孩子，

对于许多事情还没有责任感。

但在这种生活里，新的思想也在开始生长，虽然仍然是不健康的，近乎虚无主义的，在我的思想里它到底是新的。一个阴晦的下午，我独自在一条僻静的街上走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卖报的孩子从我的对面走过来，挂着一个盛报纸的布袋，用可怜的声音叫着一些报纸的名字。我看着他，我忽然想起了我家里的小兄弟。一种复杂的思想掠过我的脑子，我想到他和我的那个兄弟一样年幼，为什么他却要在街头求乞似地叫喊着；我想到人类为什么这样自私自利；我想到难道因为他不是我的兄弟，我就毫不注意，毫不难过地让他从我身边走过去。我忽然决心买一份报给我，因为没有零钱，我给他一块钱让他找。当他到街旁的小铺里去兑换，我又忽然想，难道我真还要他把那点钱找还我吗？于是我跑进胡同里，一直跑回了住的地方。一种沉重的难过压在我心里，我哭泣了一会儿。

当我恢复了平静，我却责备自己是一个傻子，因为我想那个诚实的孩子一定在那条街上寻找着我，焦急地而又疑惧地。我不安了许久。我后来想写一个故事来说明一个新生长起来的思想。一个乖僻的年轻人在一些陌生的地方流浪了许多年，最后在一个城市里得了沉重的肺病。他家里人的得到了消息，远远地跑去看护他，而且偷偷地为他哭泣。但他并不感谢他们，反而被触怒了似地说：“正因为每个母亲只爱她子，每个哥哥只帮助他的弟弟，人间才如此寒冷，使我到处遇到残忍和淡漠，使我重病着而且快要死去。”我的生活限制着我的思想更进一步。我不知道人间之所以缺乏着人间爱，基本上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我不知道唯有完成了社会的改革之后，整个人类的改革才可能进行，而在进行着社会的改革的当中，一部分人类已经改变了他们自己。而且我是那样谦逊，或者说那样怯懦，我没有想到我把所感到的大声叫出来：“这个世界不对！”更没有想到我的声音也可以成为力量。

但我终于从幼稚走向成熟。我丧失了我的充满着寂寞的欢欣的小天地。我的翅膀折断。我从空中坠落到地上。我晚上的梦也变了颜色：从前，一片发着柔和的光辉的白色的花，一道从青草间流着的溪水，或者一个穿着燕子的羽毛一样颜色的衣衫的少女；而现在，一座空洞的房子，一个愁人的雨天，或者一条长长的灰色的路，我走得非常疲乏而又仍走着的路。

我曾经把我的这个改变比作印度王子的出游。在这两个时期的中间，我的确有过一次旅行。然而现在想来，并不是从那次旅行我才看见了人间的不幸，因为它并没有使我遭遇到什么特殊的事件，还是从小以来的生活经验的堆积使我在这时达到了一个突变。

我到底不是一个思想家，我十几年的经历，感受，似乎还比不上人家一天的出游。现实的荆棘从来就不断地刺伤着我，不过因为是比较轻微的刺伤，我这个年幼的堂·吉诃德才能够昂着走了一些日子。而且在北平的那几年，我接触的现实是那样狭小，一个小职员的家庭，一个被弃的少妇，一些迷失了的知识分子。而更深入地走到我生活里来的不过是带着不幸的阴影，带着

眼泪的爱情。我不夸大，也不减轻这第一次爱情给我思想上的影响。爱情，这响着温柔的、幸福的声音的，在现实里并不完全美好。对于一个小小的幻想家，它更几乎是一阵猛烈的摇撼，一阵打击。我象一只受了伤的兽，哭泣着而且带着愤怒，因为我想不出它有着什么意义（直到后来我把人间的不幸的根源找了出来，我才知道在不合理的社会里难于有圆满的爱情）。然而在另一个意义上它的确教育了我。

唯有自己遭遇过不幸的人才能够真正地同情别人的不幸，而一个知识分子，我想诚意地说了出来反而并不是可羞耻的，更要不幸降临到他身上他才知道它的沉重。在以前，虽说我感到我随时可以为别人牺牲，我至多至多只是消极地做到不损害人，不自私自利，对于人我仍然是漠不关心的。在这以后，我才如我在别处写过的，“对于人间的快乐和幸福我很能够以背相向，对于人间的苦痛和不幸我的骄傲只有低下头来化作眼泪。”我的偏爱的读物也从象征主义的诗歌、柔和法兰西风的小说换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受难的灵魂们的呻吟。虽说我自己写的东西仍然远离现实，象霍普特曼的《寂寞的人们》中的那个失掉了丈夫的爱情的妻子，一边痛苦到用针尖刺着她自己的手指都不能感到疼痛，一边还对她的婆婆谈说她的幼年的梦想，又象那为着同情当妻的人的痛苦而决定放弃爱情的女客人，在黄昏里，对她将要别离的爱人，在钢琴上弹着悲哀的小曲。

我到天津的一个中学去教书。在那教员宿舍里，生活比在大学寄宿舍里还要阴暗。那里充满了愤懑而又软弱无力的牢骚，大家都不满于那种工厂式的管理和剥削，然而又只能止于不满。我开始感到生活的可怕：它有时候会把人压得发狂。一个独身者在吃饭的时候对我叹息说：“我们太圣洁了，将来进不了天国的。”他本来可以到旁的地方去做事情，但他又不愿离开这个都市和它所有的电影院，溜冰场，网球场和抽水马桶。因为一个同事病了，一个比较起来还算很强壮的人竟斯底里地哭了起来。当他早晨看见阔人们的子弟坐着汽车来上学，他总是对我说：“他们一定觉得我们还不如他们家里的汽车夫！”或者，“我们有一天会被他们的汽车压死的！”他是我在那种环境里的唯一的朋友，唯一互相影响又互相鼓励的人。在黄昏中，看着远远的烟囱，看着放工回来的小女工沿着那从都市的中心流出来的污秽的河水的旁边走了过来，我们开始谈说着资本主义的罪恶。在我的班上，一个买办的儿子白天听我讲授着白话文，而晚上回到家里，又从他的家庭教师读古老的经书。我对我的工作和生活渐渐地感到了羞耻。我仿佛看见了我将被毁坏。而在这时候，学生运动起来了。它更使我们处于一个非常难堪的尴尬的地位，在学生和学校的中间，我们是可怜的不幸的第三者。当“五·二八”那天，游行的队伍一阵暴风雨似地冲到了我们的宿舍外边的操场上，欢迎着我们学校的学生们参加，热烈地开着会，呼口号，那象一堆突然燃烧起来的红色的火，照亮了我生活的阴暗，然而我却只能远远地从寒冷的角落望着它，因为虽然我和他们同样年轻，同样热情，我已经不是一个学生而是一个被雇

佣者。

我总是带着感谢记起山东半岛上的一个小县，在那里我的反抗思想才象果子一样成熟，我才清楚地想到一个诚实的人除了自杀便只有放弃他的孤独和冷漠，走向人群，走向斗争。我才肯定地想到人间的不幸多半是人的手制造出来的，因此可能而且应该用人的手去毁掉。在那个有着“模范县”的称号的地方，农民是那样穷苦，几乎要缴纳土地的收入的一半于捐税。那些在农村里生长起来的青年，那些在他们的前面只有小学教师的位置、每月十二块钱的薪水和无望的生活等待着的师范学生，经常吃着小米，四等黑面，番薯，却对于知识那样热心，象一些新的兵士研究着各种武器的性能和使用方法。而且他们那样关心着政治，有几个因为到邻县去作救亡的宣传而被逮捕。和他们在一起，我感到我并不是孤独的。我和他们一样充满了信心和希望。我的情感粗了起来，也就是强壮了起来。当我看见了一些丧失了土地的农民带着一束农具从邻县赶来做收获的零工，清早站在人的市场一样的田野里等待着雇主，晚上为着省一点宿店的钱而睡在我们学校门前的石桥上，又到青岛去看见一排一排的别墅在冬天里空着，锁着，我非常明显地感到了这个对比所代表着的意义。我把我这点感触写了一首短诗，我写着：“从此我要叭叭喳喳发议论”，就是说从此我要以我所能运用的文字为武器去斗争，如莱蒙托夫的诗句所说的，让我的歌唱变成鞭。

抗战来了。对于我它来得正是时候，因为我不复是一个脸色苍白的梦想者，也不复是一个怯懦的人，我已经象一个成人一样有了责任感，我相信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做一些事情。我回到四川。

我发现我的家乡仍然那样落后，这十分需要着启蒙的工作。在我教着书的一个县里的学校里，教员们几乎成天打着麻将。当上海失陷、南京失陷的消息出现在报纸上，他们也显得不安而且叹息，但仍然关心他们的职业和薪金更甚于关心抗战。那个五十多岁的半聋的校长，一个从前在日本学工程的，在教员休息室公开地说中国打不赢日本。但是，他接着补救几句，中国还是不会亡。他说从历史上看来，中国没有灭亡过。当大家问他元代和清代算不算异民族统治，他才装着没有听见，停止了她的政论。而且我不喜欢我班上的许多学生那样安静，那样老成。他们对于学生是有着许多意见的，然而他们却很少正面地提出来。我甚至于有一次对快要毕业的那一班说：“我看你们比我还世故。”我希望他们多管一些事情，首先从学校里管起。我并不是单责备他们，我没有忘记文化的落后，军阀官僚的统治，革命的低潮，职业和生活对于知识分子的威胁都帮助了某一部分人所施行的训练，那种使年轻人丧失了理想、热情和勇敢的训练。我只是希望能够见到一种蓬勃的气象，一种活跃。后来一件小事情使我感到我需要离开那个环境，我到底不是一个艰苦卓绝的战斗者。我自己还需要伙伴，需要鼓舞和抚慰。一个比较热情的学生写了一篇文章，慨叹着县里的人对于抗战漠不关心，学校里的一位主任劝他不要发表，并且说：“你责备别人，应该先从自己做起。”他真的就请

假回乡下去作宣传工作，而且不久以后，带着一笔募捐来的钱回到了学校，这时候那个主任对我说到他，就只轻轻的一句：“我看他有点神经病。”

我到了成都，我想在大一点的地方或者我可能多做一点事情。

我教着书，写着杂文，而且做一个小刊物的发行人。我和一个朋友每月上印刷所去校对；我几十份几十份地把它寄发到外县去，送到许多书店里去；我月底自己带着折子到处去算账。我的文章抨击到浓厚的读经空气，歧视妇女和虐待儿童的封建思想的残余，暗暗地进行着的麻醉年轻人的脑子的的工作，知识分子的向上爬的人生观……但当我的笔碰触到那个在北平参加“更生文化座谈会”的周作人，却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一个到希腊去考过古的人，他老早就劝我不要写杂文，还是写“正经的创作”，而且因为我不接受，他后来便嘲笑我将成为一个青年运动家，社会运动家，在这时竟根据我那篇文章断言我一定要短命。我所接近的那些人，连朋友在内，几乎就没有一个赞同我的，不是说我刻薄，就是火气过重。这使我感到异常寂寞，我写了《成都，让我把你摇醒》。象鼓励自己似的，我说：

我象盲人的眼睛终于睁开，
从黑暗的深处看见光明，
那巨大的光明呵，向我走来，
向我的国家走来……

这时，一个在旁的地方的朋友，一个从前喜欢周作人的作品的人，却在一篇文章里取消了他对他的好感和敬意，说他愿意把刊物上的那和汉奸、日本人坐在一起的周作人的像擦掉，而且当他提到我的时候，他说我不应该再称呼自己为一个个人主义者（一直到这时候我还间或又喜欢称呼自己为一个个人主义者，罗曼·罗兰所辩护过的那种个人主义者），因为我是有着我的伙伴的，不过在另外一个地方。是的，我应该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我应该到前线去。即使我不能拿起武器和兵士们站在一起射击敌人，我也应该去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而且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这样可以减少一点我自己的惭愧，同时也可以使后方过着舒服的生活的先生们思索一下，看他们会不会笑那些随时准备牺牲生命的兵士们也是头脑晕眩或者火气过重。

我来到了延安。

我是想经过它到华北战场去。我还不知道我自己需要从它受教育。我那时是那样狂妄，当我坐着川陕公路上的汽车向这个年轻人的圣城进发，我竟想到了倍纳德·萧离开苏维埃联邦时的一句话：“请你们容许我仍然保留批评的自由。”但到了这里，我却充满了感动，充满了印象。我想到应该接受批评的是我自己而不是这个进行着艰苦的伟大的改革的地方。我举起我的手致敬。我写了《我歌唱延安》。

现在，从华北战场回来后，我已经在这里住了十个月。在这里，因为生活里充满着光明和快乐，时间象一支柔和的歌曲一样过逝得容易而又迅速，

而且我现在以我的工作来歌唱它，以我生活在这里来作为对于它的辩护，而不仅仅以文字。在这里，当我带着热情和梦想谈说着人类和未来，再也不会有人暗暗地嘲笑。在这里，

我这个思想迟钝而且感情脆弱的人从环境，从人，从工作学习了许许多多，有了从来不曾有过的迅速的进步，完全告别了我过去的那种不健康不快乐的思想，而且象一个小齿轮在一个巨大的机械里和其它无数的齿轮一样快活地规律地旋转着，旋转着。我已经消失在它们里面。

一九四 年五月八日

（原载 1940 年 8 月 5 日《中国青年》第 2 卷第 10 期）

饥饿

—

我和一个朋友到少城公园去练习骑自行车。在那种太阳还没有出来的夏天的早晨，街道静静的，两旁的商店都还上着铺板，象在睡早觉。当我们进了公园的门，走到那个大的运动场去，已经有人在骑着车兜圈子了，然而我们却找不到那每天早晨租车子给我们，包我们学会的人。我们去早了一点。

我们到附近的一家茶馆里去，要了两碗不放茶叶的白开水。成都是一个奇怪的地方，这样早就有人坐在茶馆里了。这家茶馆还附设一个射箭场，平常往那旁边过，我总是看见有穿着道地的中式服装的男子或者打扮得象姨太太的女子站在那里拉着弓，让长长的箭飞到那有红色靶子的木板上去。我总是直觉地讨厌这类地方，这类人。现在还好，那场子上是寂静的。我们坐在一个小而矮的茶几的两旁，揭开了那平常挡茶叶的碗盖，喝着水。

一个卖糖糕的小贩从我们的茶座前走过。我叫他停了下来。

我想起我们应该吃一点早点了。这种用大米面蒸的糖糕，白色的，圆形的，而且蒸得顶上裂开了的，在我县城里的小贩们的口中被喊作“白糖碗糕”。当他们用一种清脆的甜的叫卖声喊着从街上跑过，那曾经是怎样诱惑过那时的小孩子的我呵。而现在我却淡然地看着他用筷子把它们从洋铁桶里夹出，一个一个地送到我们桌上的仰翻着的碗盖里。

在这中间，一个糖糕掉了一小块到地上去了。使我很惊讶的是刚好有一个小女孩子走过，她突然弯下腰去，从地上把它拾起来放进嘴里，又很快地走过去了。

她瘦瘦的，不过十岁左右那样，穿着一件洗得很旧，然而相当清洁的浅蓝色的布衣服，左手提着一个旧得颜色发黑的空空的竹篮子，她走得那样快，而且没有回头望我们，仿佛羞涩于做了这样一件事情。那一小块白色的糖糕是很小很小的，比一颗米饭都大不了多少。

我仿佛第一次看见了饥饿，它以这样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子的形象出现，反而列使我感到颤栗。但是我又象看见了一个庄严的景象。我沉默着，什么也没有想，什么也没有对我那个朋友说，虽然在平常我们是很喜欢为一些无论大或小的的问题争吵的。

和平的城，有着和平的居民的城呵，在这早晨的静寂的白色的光辉中你睡得很好，你不知道我已经窥见了你的一个可怕的秘密。

二

又是少城公园附近，我和一个朋友坐在一家饭馆的楼下的散座间吃午饭。在成都的那些小饭馆里吃饭，夏天总是有那种流浪在街头的小孩子，穿着褴褛的衣服，拿着一把破蒲扇，突然跑进来站在你背后，用力给你打起扇来。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情我是感到非常难堪的，我拒绝了他们，然而那一顿饭还是吃得非常苦，总是感到他们的饥饿的眼睛盯在我的背上，而我吃着东西就象是做着什么不可饶恕的坏事情一样。过久了一点，我也就习惯于用

一两句话拒绝或者给一点钱，要他们走开，而且那种难堪的感觉也跟着就过去，能够欣赏菜的味道，吃得饱饱的了。人有时候就是这样的。

这一次我们开头又是这样地遣开了那些野孩子。但在吃完了饭以后，我们从桌子的旁边站起来，准备付钱，有三个那种小孩子突然跑来，猛烈地扑到我们的桌子前。我以为他们是为了争抢。

但当他们没有遭遇阻拦地得到他们所要的东西，他们都马上安静了下来，由一个岁数大一点的把小洋铁桶里的剩饭倒在那些有残菜的盘子里，用筷子拌了一会儿，然后分成平均的三份，大家开始吃起来。

“你们是弟兄吗？”我问他们。

“不是，”那个我估计是哥哥的孩子回答。

我站着不走了。我想多知道一点他们的情况。我又问：“你家里是做什么的？”

“我爸爸拉车子。”

“他不管你吃饭吗？”

“他自己都还不够吃呢。”

很快地我想起了有一次我坐着人力车到哪里去，那个车夫在经过一家什么店铺的时候突然把车子放下来，跑进去过了一会，然后出来再拉我走。我问他买什么，他说他的大烟瘾发了，去吞了几颗烟泡。我想起了这个诚实的中年人，仿佛他就是这些孩子的父亲。

我温和地看着他们吃完这顿可怜的午餐，使他们一直没有受到堂倌的打扰。当我走出那家饭馆的门，我的心里象被什么堵塞着，又是一句话也没有说。假若说那满满地堵塞着我的心的是一种还没有变成眼泪的哭泣，那就不仅仅是悲恸着人间竟象是一座地狱，而更重要的是仿佛从那种卑微的不幸当中我得到了安慰，因为我看见了饥饿是怎样把人们联合起来，象亲爱的兄弟们一样。

三

在一个大学的教员宿舍里，大家闲谈着。一个到英国去过的人谈着伦敦的剧院，谈着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在舞台上出现的时候的那种人工的暴风雨。一个刚来到成都的穿着闪闪发光的绸衣的人突然问我们到某条街去过没有，我说没有，而且不知道那条街为什么那样重要。他似乎很惊讶我在成都住了半年连这一条街都不知道。他告诉我那是一条住着最下等的妓女的街，他已经去看过，而且劝我们似地说：“应该去看看。”而且再加上一句：“我是天堂的生活也要去看看，地狱的生活也要去看看。”

我突然记起了上面的那两个小事件。我仿佛在想，要控诉人类的社会的无理还不容易吗？还要到处去找证据吗？而且我不满意于他只是什么也要去看看。

我没有把这些说出来，只是从此我就不喜欢那种穿着光亮的而且发出响声的丝织品的衣服的人，不喜欢那些心安理得地讲克罗采或者教希腊文的教

授们，而且不满意我的有些在文学上讲究风格和趣味，而上馆子吃东西也老是选择又选择，觉得这样不好吃那样也不好吃的朋友。我知道他们不应该太受责备，然而我那时是那样过激，就象一个发现了自己的弱点往往责备得过于苛刻那样地，我写着：“与其做那样的人我还不如去当洗衣匠，因为洗衣匠能够把脏的衣服洗得雪白，而这些人却会把纯洁的东西弄污秽。”

四

完全是另外的时候，另外的地方，另外的人。

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平汉路之前，我随着一支军队停顿在一个小村子里。我和一个在文学事业上是朋友、在革命事业上是同志的人住在一起。这个下午我们到附近的一个镇子上去了回来，他一定要我们绕道经过旁边那一片白杨树林而不走那条直的大车路，他说他很想到那林子里去走一走。

但当我们穿进了那些落尽了叶子，向明净的冬天的天空直直地伸着它们的赤裸而且光滑的身体的白杨树中间，在那冻结得硬硬的，没有野草也没有路径的土地上慢慢地走着，他却又不知道是嘲讽他自己吗还是嘲讽我似地说：“你不欣赏这样好的风景吗？但是，我愿意用这样的好风景去换两个烧饼。”

我对这样一个同志也间或有一些小小的不满。当他不愿意吃那种陈旧的或者甚至于带着砂的小米煮出的饭和那种用水煮的又苦又酸的干菜，而情愿饿一顿，我总是照例地一句话也不说地在他面前把它们吃下去。

那时我更喜欢另外一个青年的同志，这个在北平的“一二九”

运动中挨过到他们学校去逮捕人的警察的鞭打，也跟着游行的队伍去撞过北平的城门的人，有一次叹息着对我说：“中国人的平均的生活水准实在太低了，我们只应该取这样的一份。”

我是那种并没有经历过最本质地折磨着肉体 and 精神的饥饿的人，因此有时对于生活的贫穷和艰苦还带着一种非无产阶级的漠视的高傲态度，不象那个同志那样朴素地暴露出他的弱点。其实他那时的愿望，想用烧饼去代替小米饭的愿望，不也就是一个值得同情的并不奢侈的愿望吗？

在前方，生活是比较苦一些，但是我恐怕仍然不能说我已经深深地尝味过了饥饿。有时过封锁线而饿一夜一天，那总是疲乏掩盖了饥饿，而且总是睡了一觉起来，部队里的小米饭就送到我们的炕上来了。我记得我们吃过的最坏的菜是那种完全用青色的葱煮的汤，最难吃的饭是那种紫色的看着颜色不错而放进嘴里去象嚼着泥土一样的高粱蒸的窝窝头。这算得什么呢？

五

我是一个多梦的人。罗曼·罗兰说：“人的精神上有这样大的对于幸福的渴望，当实际上没有可享时，那就一定要想法来创造。”

当创造也不可能的时候，人有时就用梦来代替。而且我这并不是一种比喻的说法，我是指那种在黑夜的睡觉里出现的真正的梦。

梦其实也是一种生活和思想意识的反映。假若把我所有的梦分类一下，我就会发现有两类新梦是从前所没有做过的。一种是政治性的，还有一种是饥饿性的。当我在前方骑马把一只手臂摔得脱了臼，被医生接好了而还需要放在绷带里休养的时候，我梦见了牛奶，我梦见在一个高大的、白色的、有嘴有柄的瑞典瓷罐子里盛着满满的牛奶，而且我执着柄把它倾倒在杯子里去的时候，它是浓浓的，冒着热气，上面还浮着一层薄的油皮。然而还没有开始喝它就醒了。这一类的梦我是间或又做的。最近我又梦见我经过一间放着许多糕点的屋子，我竟至于不自禁地去拿一些来放进我的衣服的口袋里，而且接着我又仿佛坐在一个筵席上，吃着许多盘美味的菜。这样的关于饮食的梦，嘴馋的梦，是不是有人会笑呢？我想假若我的梦从那种比特殊的，少数人才会有的梦渐渐地变得接近了大多数的中国人的梦，贫穷者的梦，饥饿者的梦，那一点也没有什么可羞耻。在我们的队伍里，也许还有着那种天使一般带着雪白的翅膀飞来的人吧，而我却总是对于那些卑微的、带着不美丽的苦难的烙印、用粗糙的甚至于流着血的双足从不平坦的道路上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人感到更亲近，更象同母所生的弟兄，虽然我和这些一边做着关于未来的黄金的梦，一边忍受着当前的最平凡的饥饿和贫穷的人共命运的时间并不太久，而在过去，我长期地感觉到的饥饿是那种另外的，比较起来不足道的，只能作为一种比喻的说的饥饿——对于人间的爱的饥饿。

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七日上午

（原载 1941 年 11 月 15 日《谷雨》创刊号）

《夜歌和白天的歌》初版后记

这是我的第二个诗集。抗战以来所写的短诗大部分都在这里了。其所以还有少数未能收入者，因为全部原稿并不在手边，这是根据大后方的朋友们替我保存的作品编起来的。

我的第一个诗集即《预言》。那是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七年写的。那个集子其实应该另外取个名字，叫做《云》。因为那些诗差不多都是飘在空中的东西，也因为《云》是那里面的最后一篇。在那篇诗里面，我说我曾经自以为是波德莱尔散文诗中那个说着“我爱云，我爱那飘忽的云”的远方人，但后来由于看见了农村和都市的不平，看见了农民的没有土地，我却下了这样的决心：

从此我要叽叽喳喳发议论：
我情愿有一个茅草的屋顶，
不爱云，不爱月亮，
也不爱星星。

不久抗战爆发了。我写着杂文和报告。我差不多放弃了写诗（《成都，让我把你摇醒》是一个偶然的例外）。但后来，主要是一九四一年，我又写起诗来了。我写得很容易，很快，往往是白天忙是于一些旁的事情，而在晚上或清晨有所感触，即挥笔写成。这个集子中的大部分诗都是在这种情形下写的。

这个集子的全名应该是《夜歌和白天的歌》。这除了表示有些是晚上写的，有些是白天写的而外，还可以说明其中有一个旧我与一个新我在矛盾着，争吵着，排挤着。

创作者不一定发表他的理论，但是他总有一个理论在支持着他的写作，这个创作理论的正确或错误直接影响到他的实践与成就。抗战以前，我写我那些《云》的时候，我的见解是文艺什么也不为，只为了抒写自己，抒写自己的幻想、感觉、情感。后来由于现实的教训，我才知道人不应该也不可能那样盲目地，自私地活着，我就否定了那种为个人而艺术的错误见解。抗战以后，我也的确有过用文艺去服务民族解放战争的决心与尝试。但由于我有些根本问题在思想上尚未得到解决，一碰到困难我就动摇了，打折扣了，以至后来变相的为个人而艺术的倾向又抬头了。那是我在前方跑了一阵，打算专门写报告的计划失败之后。那时我在创作上又碰到了苦闷。报告写得自己不满意，而又回到一个学校里教书，似乎没有什么可报告的了。在这种情形下我才又考虑到写诗。记得当时也还有一点自知之明，我明白我的感情还相当旧，对于新的生活又不深知，写诗也仍然有困难。但接着我又退让了一步。我说，就写我自己这种新旧矛盾的情感也还是有意义的。这样一来，就又回复到主要是抒写个人的倾向了。

《夜歌》就是在这理论的支持之下写起来的。所以里面流露出许多伤感、

脆弱、空想的情感。现在时过境迁，更主要地是我经过了最近两年来思想上的变化，这些夜歌和白天的歌又和我隔得相当辽远了。当我这次把你它编成集子，重读一遍时，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这个时代，这个国家，所发生过的各种事情，人民，和他们的受难，觉醒，斗争，所完成着的各种英雄主义的业绩，保留在我的诗里面的为什么这样少呵。这是一个轰轰烈烈的世界，而我的歌声在这个世界里却显得何等的无力，何等的不和谐！

——《谈写诗》

而且当时为什么要那样反复地说着那些感伤、脆弱、空想的话呵。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值得那样缠绵悱恻，一唱三叹呵。现在自己读来不但不大同情，而且有些感到厌烦与可羞了。

现在看来，这真似乎是毫无道理的，在愤慨于成都还是沉沉地睡着的时候，我一方面说要把它摇醒，一方面却又还在想着马雅可夫斯基对叶赛宁的自杀的非难，“死是容易的，活着却更难”。这是何等明显地表示出旧的知识分子的矛盾、可笑。这篇诗固然是我参加革命以前写的，但在以后写的诗里面，类似这种矛盾、可笑的地方也还是不少。

正因为还有着很多的感伤、脆弱，我才那样反复地强调温情与快乐。想到列宁的时候，也是想到其最适合于当时的我的地方，“心境并不是小事情呀”，或者“我们必须梦想”。整个的列宁，当然并不只是这样的。明知要求着温情是可羞的，然而又说不能抛弃这种想法。为什么不能抛弃呢？正是说明自己还没有经过认真的锻炼和改造。

我所强调的快乐也是相当空洞的。对于一个从旧社会里走到革命队伍中来的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思想上的教育与行动上的实践，使他的思想情感得到改造，达到和劳动群众打成一片，那他就会忧国忧民，而不忧己忧私了。只是强调乐观的重要，或者发挥所谓通过痛苦的快乐，那是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的。

空洞地抽象地谈着快乐，美丽，纯洁，光明，人类，善良的人等等，这也是我这些诗的一个特点。这主要地是由于还没有真正看见并理解新生活，新的人的缘故。过去的书本的影响还浓厚地笼罩着当时的我。其实新的劳动人民的美德和伟大，早已超过了那些过去的作者们所想象与所赞美的了。而我还重复着那些老话，那些琐碎的或者并不很正确的老话。当劳动人民及其先锋队战场，在农村，在工厂，在其他种种岗位上创造着新的世界，新的历史的时候，我想象的“我那些兄弟们”还是旧的人民，“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或者，“睡在那低矮的屋檐下”。

这些，都说明我还没有在思想上与在生活上真正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虽说我已走到劳动人民的队伍中，愿意与他们同甘苦，共命运，一起为着理想的社会而奋斗，我的思想中还保存着浓厚的旧日的生活与教育给予的影响，我不知道还有许多东西应该抛弃，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来代替它们。相

反地，我当时把它们理想化，以为它们与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并无不合之处。现在好在有这本诗集为证，所谓事实胜于雄辩了。

在一九四二年春天以后，我就没有再写诗了。有许多比写诗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而其中最主要的是从一些具体问题与具体工作去学习理论，检讨与改造自己。我们民族的灾难是如此深重，她的每一个忠实的儿女都应该担负起双倍的担子。一个人不能成天只是唱歌。许多事情我都要去学习做。我过去的生活、知识、能力、经验，都实在太狭隘了。而在一切事情之中，有一个最紧急的事情则是思想上武装自己。就是写诗吧，要使你的歌唱不是一种浪费或多余，而与劳动人民的事业血肉相连，成为其中的一个部分，也非从学习理论与参加实践着手不可。

在写这些短诗的中间，我还计划写一篇较长的诗，并写了几个断片，即《北中国在燃烧》。那是企图把我在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三九年从四川到陕西、山西、河北所看到的，感到的写出来，其中贯串以一个知识分子的思想情感的矛盾与变化。因为缺乏充分的写作时间，动手写了两次，都只写了很少几节。第一次是刚从前方回来不久，只是打算记录一些印象。第二次却计划扩大了，风格也不同了一些。这篇诗我却写得比较吃力，比较慢。后来停顿了下来，也是因为不满意于其内容上旧知识分子气太浓厚，而且在形式上也发生了疑惑与动摇。我担心那种欧化的形式无法达到比较广大的读者中间去。但用一种什么样的形式来代替它，则到现在这还是一个未能很好地解决的问题。

正因为这些诗发泄了旧的知识分子的伤感、脆弱与空想的情感，而又带有一种否定这些情感并要求再进一步的倾向（虽说这种否定是无力的，这种要求是空洞的），它们在知识青年中得到了一些同感者，爱好者。最近还有一个热心的多次朗诵过我的诗的人从远地给我来了一封信，说我的作品引着一些青年走上了“生活的正路”。在过去，我得到这样的信是往往当作一种鼓励来接受的。现在，我却是既有些怀疑，又有些忧虑。这样的东西难道还能引人走上生活的正路吗？我想，也许对于一些还未振奋起来的人，这些诗也并不是毫无一点鼓动的作用。但可忧虑者，则是在鼓动他们的时候我又给予了他们一些不健康的有害的思想情感的感染。我自己就深深地感到过去的文学作品一方面帮助了我，一方面又给予了我许多累赘。这也是一个沉痛的经验教训。

但愿读我这个集子者，带着一种严格的批判的态度来读；而偏爱我的作品者，超越过这本书，超越过两年以前的我，走向前去！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一日，重庆

（原载《夜歌》，1945年5月，诗文学社）